

馮自由著

革命逸史

第二集

蔣中正



628.04

773-1

2-2

馮自由著

革命逸史

(第二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3 2167 4180 5

本書第二集大意

一、本書第二集係將香港大風旬刊及十日刊三年來所載革命逸史重新整理彙集而成。並根據事實時期人物三者分別先後另行編排。

一、本書可與中華民國十七年出版之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中二編互相印證參考。蓋開國前革命史乃記載每次革命運動之本末。而本書則特重個人傳記及軼事。足以補開國前革命史所未及。

一、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下編編輯早已就緒。各地人士時有敦促出版之函牘見寄。著者以環境及時勢關係未能早付剞劂。良用歉然。今特從下編內抽出可以發表之事實。先在本書次第披露。以供快靚。

一、本書所載史料。除就著者記憶力所及分別錄出外。其餘概以己亥年（一八九八）出版之香港中國日報。及著者少年珍藏之筆記函牘民元臨時稽勛局調查表冊為底本。惟掛一漏萬。仍恐不免。內外諸老友倘能列舉所知。匡其不逮。無任歡迎。

一、本書第二集尚不及著者身歷及見聞種種事實十之二三。此後仍當陸續紀述。彙編付梓。以補前史所及。

一、本書所載均屬最有根據及最有價值之正史材料。以民國至今尚缺乏清季革命時代的正史之公佈。故暫以革命逸史名之。

革命逸史第二集序

作正史難。作逸史尤難，正史或出官修，或撰自私家。前者集日曆實錄而成書。事遠則徵佐體求。時近則筆削多諱。體例多因襲。取材資官書。博則不得其要。簡則不周於事。敘述無法。褒貶失中者。往往有之。若夫一家之學。宜或勝之。然才學識德。不必皆備於一人。又求開明之方略。中興之謀諫。制作之因革。帷幄之獻替。蓋有非躬預則不能盡悉者矣。自由少承庭誥。躬參締創。並世著賢勳夙。大抵皆其共患難締縈紆之儔侶。早長稽勳局。周歷各行省。勸之身與各役諸勳舊。據事直錄。初無忌憚愛憎之私橫於其間。一紀以前。草辛亥前開國革命史數百萬言。考民國開國前史實者。翕然宗之。抑余聞自由所見聞蒐蓄之史料。尤什百倍前書。其前書不克盡收者。則讓之革命逸史。此其第二編也。繼此將續成問世。讀自由茲編者。念締造之艱難，知繼承之不易。將欲歷覽前事。恢張大猷。知必有取於是。斯則自由造編之意。撰述此書之弘願。而亦余所樂爲一言。以綴名篇末爲幸者也。

民國三十年春張繼序於陪都

自題革命逸史十首

仲尼當阨春秋作。左邱失明國語成。我志未酬愧死友。寫將逸史寄平生。
趙宣受惡稱賢相。崔杼防民號賊臣。千古是非公論在。景陽綱目畏何人。
子房辟穀從黃石。少伯扁舟泛五湖。若使當年工述作。不勞遷固遠操觚。
前代傳聞有異辭。卽今親見亦支離。何如締造艱難輩。各述行藏盡所知。
總理重陽唱大風。予生十四便從公。與中會設橫濱日。我是馬前一小童。
本，與余父發起興中會於橫濱，余時年十四，奉父命宣誓入會，並司傳遞書信之役。

開智錄倡平等說。國民報擊自由鐘。二四六年亡國痛。青年思想自陶融。余於庚子冬與鄭貫公馮斯樂等發刊開智錄於橫濱。辛丑夏與戔元丞沈翔雲王龍惠秦力山等發刊國民報於東京，壬寅春與章太炎秦力山馬君武等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六年紀念會。總理亦具名爲贊成人，是秋秦毓璽葉潤等組織青年會，余亦發起人之一。

重光漢業扶中國。善誘僑胞說大同。北美南洋司木鐸。空文差幸奏膚功。癸卯余在香港中國報駐東通信員，是秋復兼任美洲大同報通信員，此外檀香山陸記報及新加坡閩南報均藉余傳達消息。

同盟大會溯先河。七載經營倭傑多。若把關中比香港。不才豈敢望蕭河。乙巳秋同盟會成立，總理卽派余赴香港主持報務黨務軍務，庚戌復派余赴北美主持加拿大天漢報及舊金山大同報，兼籌募起義餉捐。

元年忝掌稽勳局。晚歲重修革命編。自信董南能直筆。開基功業此書傳。
數典忘先大有人。沐猴蒙馬更紛紛。一篇實錄皆身歷。啓導青年認國魂。

目錄

孫眉公事略	一〇
孫總理信奉耶穌教之經過	一〇
孫總理被困倫敦使館之清吏筆記	一九
老興中會員謝纘泰	二二
程奎光事略	二六
程璧光與革命黨之關係	二八
康門十三太保與革命黨	三二
記章太炎與余訂交始末	三六
女醫士張竹君	四一
洪秀全演義作者黃世仲	四六
「革命軍」作者鄒容	五一
興國洲人曹亞伯	五八
日知會首領劉敬安	六三

劉敬安與劉家運	六七
記上海志士與革命運動	七四
孫總理癸卯遊美補述	〇一
新湖南作者楊篤生	一三五
猛回頭作者陳天華	一二九
留歐學界與同盟會	一三三
二民主義與三民主義	一四二
中國同盟會史略	一四六
水牛將軍田桐	一五九
田桐史略補述	一六三
楊卓霖	一七五
新福州建設人黃乃裳	一七四
鑑湖女俠秋瑾	一七七
丙午靖州禹之謨之獄	一八三
胡漢民入黨時紀實	一九一
鄧師爺十國請醫生	一九三

謝逸橋事略	一九五
東軍都督許雲秋	一九九
心社創作人劉思復	二〇七
國會議員流血第一人任漢持	二一二
南軍都督王和順	二一六
香港陳揚三家與革命黨	二二二
新世紀主人張靜江	二二七
祀劉光漢變節始末	二三三
光復軍司令李燮和	二三四
民國前之李登同	三三八
廣東戲劇家與革命運動	三四一
緬甸華僑與中國革命	三四七
南洋請教員之笑話	三六一
上海神州日報小史	三六三
謝英伯之齟齬	三七〇
新小生李是男	三七三

關外大俠蔣大同	二七六
湖南都督焦達峯	二八〇
鄺佐治	二八七
溫生財	二九〇
清季之西北革命運動	二九六
鄂黨三盜金	三〇三
女監學榮陸監印官	三〇八
彭家珍事略	三一三
旅美華僑組織空軍始末記	三一六
粵記者陳耿夫被害始末	三二〇
唐沙川之生平	三二六
章太炎陰司聽訟述異	三三四

革命逸史(第二集)

孫眉公事略

孫德彰，原名眉，字壽屏，廣東香山縣翠亨鄉人。孫總理（以下簡稱總理）之長兄也。居檀香山時，中外人士皆稱之曰阿眉，鮮有知其名德彰者。眉公三字，則於丁未年（一九〇七）自檀香山歸國後，同志以其年高德劭，始尊稱之。父名達成，早歲業農，妻同邑掃田鄉楊氏女，爲室，閱十載而生德彰。德彰幼聰敏好動，讀書鄉塾時，性頗強悍不羈。稍長，遂成公以鄉人多赴夏威夷羣島營工商業。楊夫人之弟文納適由檀島返粵，乃使德彰從其母舅赴檀謀生，藉藉世故。時夏威夷尙係獨立國，爲土人君主制，各島之農工墾植貿易事業，大都由中日二人經營之。德彰至檀，初爲鄉人傭作，旋以舅氏楊文納之助，自向當地政府領地開墾。數年後更租得茂宜島荒地千數百畝，廣事畜牧墾植，又在茄荷蕃埠設一商肆，爲銷售農牧出產品機關。因而漸致富厚。丁丑年（一八七七）夏威夷政府以德彰經營農牧之成效卓著，特許以多招華水來檀，大興墾務之權利。德彰遂於同粵娶婦之便，在翠亨鄉招徠鄉人赴檀工作，一時應者甚衆，同時更租一大帆船，載此項移民數百人以往，在檀之老華僑莫不驚其魄力之偉大焉。次

辛戌寅（一八九七）德彰以所業日進，乃函請達成公挈楊太夫人及幼弟赴檀就養。達成公無意遠遊，祇命總理隨楊太夫人前往，時總理年僅十三而已。德彰初命總理在荷荷雷埠商肆習懋遷術，旋知總理有志求學，乃遣赴檀山正埠教會學校習英文。癸未年（一八九三）總理以受耶穌教薰陶多載，漸篤信教義，毅然欲受洗禮。德彰聞之，恐總理日趨洋化，遂使回粵專攻國學，以補不足，且分授財產一部以策勵之。總理回粵後，與邑人陸皓東同致力國學，藉有進益。既於鄉人迷信偶像事，攻擊不遺餘力。某日，鄉中北帝廟及天后廟之偶像先後被毀，鄉人指為總理及皓東所為，羣向達成公責難，達成公乃遣總理至香港就學以避之。德彰得父書，遂召總理赴檀免禍，並令退還所給財產以示懲戒，總理無異言。居久之，以屈處荷荷雷小肆，其志不伸，遂自赴檀山正埠，擬取道歸國，德彰親往慰留，且以不給旅費難之。總理仍求助於授業師美教士美蘭諦文，美教士慨然贈以美金三百，總理始獲成行。既而德彰深悔督責總理過嚴，即以鉅資寄達成公助總理向學。戊子年（一八九八）春達成公病故，德彰於數月前聞父病重，已回粵奉侍湯藥，至是對於總理愛護備至，凡總理所需學資，均允源源供給，故總理在粵港肄業醫學多年，用度寬裕，皆德彰所給予者也。

癸巳年（一八九三）夏威夷羣島土人大舉革命，土王拒戰不利，被逼退位，遂改君主制為共和。德彰往日思想頑固，側重保守，至是耳濡目染，心理為之一變，每聞鄉人自祖國來，報告總理時作歌頌太平天國及反清復國言論，咸不以為異。戚族中有恫以抄滅家族等辭，促其勸

阻總理行動者，概一笑置之。甲午（一八九四）中日開戰，清軍連戰俱敗，總理以國勢危殆，非傾覆異族政府，改組民主政治，不足以圖匡救。遂於是年秋冬間赴夏威夷，向舊日親友募集義款，企圖大舉。抵檀後先蒞茂宜牧場，就商於乃兄，德彰嘉其志大言大，首贊成之。且劉撥財產一部爲助，復致書檀山正埠親友爲總理先容。於是莊埠有志僑商何寬、鄧蔭南、李昌、鄭金、鄭照、李祿、劉壽、劉祥、程蔚、黃亮、鍾木質、曹采、劉緯、陳南、許直臣、宋居仁諸人，遂先後加入總理所倡設之興中會，並募得義捐數萬元。總理得款後，乃於是年十一月歸香港大舉進行。旅檀同志鄧蔭南、陳南、宋居仁等亦先後回國參預義舉。德彰大有力焉。乙未（一八九五）九月，廣州第十次革命之雄圖，既以事前失敗。總理初立命根本，組織橫濱興中會。旅起檀島晤德彰商再舉計畫，德彰慰勉有加，且屬勿餒初志。未幾楊太夫人偕總理盧夫人及其子科亦由鄉人陸文燦護送至檀，言均居茂宜牧場。德彰語總理，謂在檀同志新遭失敗，人懷懷疑，籌款宜徐圖機會，此時應先向他處發展，乃湯爲力。總理深以爲然。因有美洲及英國之行。至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總理遂有被囚倫敦清使館之一幕。

己亥年（一八九九）總理以康徒梁啟超、韓文舉、歐榘甲等漸贊成革命，往返頗密，因有聯合組黨之舉。事爲康有爲所知，立派門人葉覺邁攜款赴日本，勸令啟超即赴檀島開辦保皇會。啟超不得已遵命赴檀，瀕行約總理共商國事。矢言合作到底，以檀島爲興中會發源地，力托總理爲介紹同志。總理坦然不疑，乃作書爲介紹於德彰及諸友。是歲十二月，啟超抵檀，持總

理介紹書見僑商李昌、鄭金、何寬、卓海諸人，備受歡迎，旋赴茂宜島訪德彰及其戚屬楊文納、譚允等。德彰待優渥，且令其子阿昌執弟子禮，復購啓超乘馬遍遊牧場，經日始畢。啓超驚其規模之偉大，撫德彰背曰：人稱石爲茂宜王，今乃知爲名不虛傳。德彰聞之大樂。啓超乘便漸以組織保皇會之說進，謂名爲保皇，實則革命，與啓弟之宗旨實殊途同歸。德彰人素趨直，且誤爲預得總理同意，遂允竭力助其成事。故在檀舊與中會員李昌、黃亮、鍾木賢等亦同入彀中，前後捐助漢口起事軍餉逾華銀十萬元，德彰更令其子阿昌隨啓超至日負笈於康徒所設之大學校。總理在日聞之，勇馳書責啓超失信背義，並勸德彰及諸友勿爲所愚。然德彰及在檀與中會員受毒已深，久未覺悟，其後孫昌至日留學雖由總理代管學費，然仍申受命。與檀僑子弟羅昌（羅登桂之子）、何聖（何蕙珍女士之弟）、梁文賢（梁蔭南之弟）等同肄業東京大同學校，總理亦不能禁之也。時啓超前後有多函致德彰備陳籌款保皇各事，茲擇錄二通如次：

（原函現由馮自由保藏）

（其一）孫瞻率兄同志閣下，拜別以來，忽經旬日，每念厚誼，未嘗或忘。近日北京事勢危急，各國西報日日鳴言必當救皇上廢西法，而唐山來書，南方預備既足，亦指日起事，此誠今日最大機會也。弟因現辦外交之事甚要，欲急往美，查擬升號搭阿士梯耶前往，因太急不能得船位，而昨日多力船來，接有香港星加坡兩電，皆催弟即刻回唐，又別有一電催會項也。弟尚未定行止，然弟意究以往美爲要，因唐山事有弟不爲多，無弟不爲少，美國事則借

弟就近前往乃可也。故現時仍往美爲多。阿昌隨行之議既決，望閣下卽遣其尅日前來大埠，以便同往，弟約在二十號之船必啓行矣。今日得接德初兄來書，內附閣下所惠隆儀五十元，謝謝！閣下前爲公事，既已如此出力，復多所餽贈，於弟誠不敢當也。本月四號大埠本會請酒，集者百三十餘人，道威值理數名皆到，是日共加捐六千餘金，今日鍾本賢黃亮又各加捐三千元。（四號之會兩位已各加捐千元）可謂踴躍之至。人心如此，大事何患不成？望告各同志卽將會款迅速收集，急需匯歸，以應急需，是所切盼。此請義安！太夫人尊前望代弟請安！楊文納兄譚允兄處望代傳電問候。弟啓超頓首。七月七號。

〔其二〕孫眉仁兄同志：阿昌到埠得接手書，欣悉一切。弟本擬搭二十號之船往金山，乃於本具唐山金山船同時到埠，接有星加坡電文兩封，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皆催弟卽日歸國辦事，不可少延貽誤。弟看此情形，必是起義在即，有用着弟之處，再四籌度，不能不改而東歸，決於明日搭日本丸東返矣。弟此行歸去，必以逸仙，隨機應變，務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問必能做到也。至弟既東行，行蹤無定，所有阿昌相隨之議，似可作罷論。蓋東方無甚可隔見識之事，而阿昌現正就學之年，似仍當令其入書館，勝於東歸也。此子循良，弟甚愛之，望其勉學成就，他日共事之日正長也。至於令姪及各同志捐項，仍望趕收趕匯，因唐山急催弟歸，其事機之急可知，其需款之急更可知矣。匆匆手此告別，卽頌義安！楊文納譚允諸兄望打網線代弟問好告別。弟啓超頓首。七月十七日。

夏威夷羣島自戊戌年（一八九八）已合併於美國，美取保護制度，置總督一員治理之。己亥年秋冬間，檀島疫癘盛行，當地政府乃火焚疫癘區，以杜傳染，居民多被驅逐市外。華僑以財產損失不貲，咸怨恨祖國政府之護不力。啓超、檀府，距火焚華埠事未遠，聞者惑於擁護清帝變法維新，足以保護海外僑民權利之說，以爲起兵勤王一途，實較革命排滿爲事半功倍。故於啓超之倡設保皇會，多踴躍參加，而舊與中會員尤稱得力，德彰亦其中之一人也。及庚子（一九〇〇）後，康梁師徒歛財之真相，逐漸暴露，信期日見消失，於是在檀之舊與中會員，多深悔前誤，頗有以總理前此介紹非人爲辭者。阿昌在日本一年，德彰卽召之回檀，旋遣赴美國加省習醫。癸卯年（一九〇四）秋總理自日重蒞檀島，時保皇會勢力已漸衰弱，其黨新中國報對總理所主張大肆排擊，總理乃假舊與中會員程蔚南所設檀山新報，親撰論文以駁斥之，革命黨勢因之復振。旋往茂宜島與家人團聚，舊時親友以總理深諳醫術，每有疾病，輒就之求診，總理初以此道荒疏爲辭卻之。德彰謂既是醫生，毋庸固執；總理遵命行之，就診者莫不著手回春，衆咸驚爲神奇。其時楊太夫人語總理曰：革命目的在救人，行醫目的亦在救人，等是救人，孰必東奔西跑，自尋煩惱？德彰曰：行醫祇能救少數人，革命則能救多數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自應始終一貫，豈可輕易變更，前功盡棄。聞者咸奉爲至言。然德彰是時之經濟狀況，已大不若前此之豐裕，蓋美國治檀後，對於各島農牧租地條例施以種種限制，茂宜牧場收入遠不如前，故總理於是冬美國之行，德彰不能多所供應。瀕行除給予少數川資外，另

賜龍涎香一枝，備旅途不時之需。次年總理至紐約時，嘗以龍涎香求售濟慈，卽此物也。又德彰與舅氏楊文納均以總理從事革命有年，仍以未加入最老革命團體之洪門爲憾事，力勸總理從速入闈拜盟，以加強革命同志之合作。大總理欣然從之。卽邀洪門叔父鍾水養之紹介，加入檀島之致公堂爲會員。及抵舊金山，保皇黨徒竟勾結美國關員阻其登岸，賴舊金山致公總堂幹事黃三德唐瓊昌等仗義代延律師向美政府抗爭，始獲安然入境。事後人咸佩德彰文納之有先見之明焉。

甲辰乙巳間（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夏威夷政府改訂祖地年限條例，依新章於舊租地者極爲不利。德彰乃延律師抗爭，此案至丁未年（一九〇七）春始由法院判決，舊租地者敗訴。德彰以是損失不貲。茂宜牧場同時須歸還政府，德彰不得已於是年秋借老友楊德初歸香港，寓中國報社，由馮自由招待一切。旋赴越南河內與總理籌商善後方法。時總理方經營欽廉及鎮南兩軍事，需款孔殷，故不能爲乃兄之助，德彰遂決意將夏威夷數十年經營之事業全歸收束。且迎旅檀眷屬移香港九龍城，稅屋以居，楊太夫人及總理盧夫人等與焉。時陳少白已以數年協助富商陳廣西楊西巖等反對粵漢鐵路官辦之故，獲得酬勞費千元。卽用此款購置龍牛池灣荒地千數畝，經營別墅，（事詳革命逸史）所剩餘地甚廣。及遇德彰乃欲售與餘地之半爲開闢農場之需，許其俟結束在檀餘產之資匯到，然後償付地價。德彰甚德之。遂與楊德初及其鄉人等營建廬舍，及從事種植果菜飼養雞豚等工作。雖土木繕任職介理學，亦多躬自爲之。蓋其

多才多藝，勤儉耐勞，自初蒞檀時已然耳。未幾德彰得檀友誼，知餘產所得僅足清付訟費，大爲失望。少白聞之，仍重申前約。德彰呵之曰：君辦理中國日報時，吾得舍弟借食臨款助君多次，今君乃忍以莠莠之數相逼耶？言時聲色俱厲。少白氣爲之懾。退而語陳景華馮自由曰：弟是華盛頓，兄是拿破侖，華盛頓，可容易商量，拿破侖則真無法處付耳。由是雙方感情日劣，經馮自由周旋其間，事乃寢息。

己酉年（一九〇九）冬同盟會運動廣州新軍反正，將次成熟，決意在粵大舉。時担任製造青天白日之革命旗幟者有二處，一在香港灣仔東海旁街七十六號四樓馮寓，李自平、陳淑子、盧桂屏諸女士仕之。一在牛池灣德彰農場，德彰及德初等任之。事爲隱居陳少白所聞，慮同此惹起本地警吏干涉，牽累地產所有主，乃再三向德彰警告制止。德彰不憤，遂將布料縫製軍件，盡移至馮宅合力縫製，數日內成三色旗百餘幅，是即庚戌年（一九一〇）倪曉典率廣州新軍起義一役所用之旗幟也。經此役後，德彰在九龍一帶，漸與秘密會黨交結。辛亥年（一九一〇）春更大開門戶，廣事招徠，從者日衆，當地政府乃下令使之離境。於是德彰遂以農場還諸少白，自與楊德初赴廣州灣，易名黃鎮東，以廣州灣三泰利號爲通信處。嘗致函加拿大雲高華埠大漢日報馮自由求助，馮以公款濟之。德彰居廣州灣時仍宣傳革命，未招黨人，高雷土人入會者更踴趾相接。至是歲九月粵省光復，始返國。

辛亥廣州光復之後，胡漢民陳炯明迭任都督，一部同盟會員及華僑之不嫌於譏諷者，乃有

恢復舊與中會之議，羣擁德彰爲首領，以與軍政當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頗爲所用。實則辛亥以前舊與中會員之參預其事者，殆無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陳炯明屢言辭都督職，於是粵省黨人軍人及各社團各自選舉都督，電請孫大總統委任，中以舉德彰者爲最多。南京總統府收受此項電文，前後凡百數十通。孫大總統乃電復粵各界，解釋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辭極剴切，衆乃無言。未幾，德彰自粵赴寧，擬向孫大總統面陳粵政得失，從者有失意軍人黃士龍等數千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讓位袁世凱之失策，並指摘粵省胡陳二督施政之謬誤，對於胡漢民尤責難有加。孫大總統惟力勸其從此勿預政事，息影林泉，以娛暮景而已。癸丑秋各省討袁軍旣敗挫，總理亡命東瀛，德彰亦自鄉移居澳門，自是惓惓國是，鬱鬱不樂。民國四年以病卒於澳門旅次。遺一子，卽阿昌，號振興，於民國六年總理率海軍南下護法後數月，在黃埔海面爲海軍所誤殺。

孫總理信奉耶穌教之經過

孫總理幼名德明，字日新，別號帝象。其帝象二字之稱謂，乃由其母楊太夫人平日信奉鄉人所崇祀之神祇有所謂北方真武玄天上帝者，因此名賜之。粵俗婦女迷信神權至深，凡兒童出世未久，其父母即使膜拜所信奉之男女神像或木石等類，稱爲誼父母。粵語謂之拜契菩薩。總理所居香山縣東鎮翠亨鄉有神廟二，曰北帝，曰天后。楊太夫人不能免俗，故以其子拜契北帝爲誼男，此帝象得名所由來也。總理十三歲，爲清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年），是歲夏五月，隨侍楊太夫人赴夏滅夷島，就其拜兄德彰以居。次年，德彰遣其入檀香山止埠英國基督教會小學肄業，十七歲壬午（一八八二年），轉學於美頓教會高等學校，校長爲美國教會網紀慎會所設，校中教員及官教師美蘭諦文等均器重總理學行，莫不循循善誘。總理久受宗教教義薰陶，信道漸篤。至翌年春夏間遂有尅日受洗禮之議。事爲兄德彰所聞，深恐乃弟沾染洋化，遂給資令總理歸國補習國學，總理欣然從之。

是歲夏六月，總理歸自海外，學識長進，尤憎惡偶像，每過廟宇，輒指之曰淫祀。鄉人有陸中桂號皓東者，與總理爲總角交，既重聚，契洽逾恆。總理時偕皓東過北帝廟，見有向偶像頂禮者，恆曉以本偶無知，勸勿妄信，鄉中兒童紛然和之。某日，天后廟中神像面部因年久

深痕剝落，鄉人疑爲總理所毀，大譁，以無左證，未更責難。無何，總理毅然欲破除鄉人迷信，與船東調入北帝廟，戲折北帝偶像，二尊亦難毀，他偶像三具，蓋以示衆，稱不違爲世間害，而鄉人視之，大爲駭異，羣狗總理，父楚賊公，罰罪孽，孽勢洶洶。遂成公怒，擬杖笞總理，總理因避，遂移港，皓東亦赴上海。

總理既至香港，初在拔萃書院肄業，課餘復從倫敦會長老區鳳輝補習英文，復結識美國宣教師喜嘉理博士。喜教師學華傳道多年，足跡遍廣東各縣，識總理未久，見其熱誠，磨磨其理，而未受洗，遂力勸其早日受禮，奉教，以爲崇信。總理從之，數月後，總理業嗜好友陸皓東同受洗，禮於網紀慎禮拜堂，總理署名日新，皓東署名中桂，其施受洗禮者，卽爲喜嘉理牧師。總理初號日新，原取大學榜之盤銘，謂日新又日新之義，一厥後，其師友區鳳輝，遂改號逸仙。後數年，先後從學於廣州博濟醫院及香港雅麗氏醫院，皆以此名符之。總理之肄業博濟醫院，亦由喜嘉理教師紹介入學。

甲申（一九〇四年）春，總理轉學於香港真仁書院，每星期廿恆坐隣，近道濟會堂，聽王煜初及師再教，時其况德彰，接交書，知總理有毀鄉中神像事，屢函招總理，俾其親視，以累災，且留總理居茂宜高商肆，習醫術，欲以少折其氣。總理存肆數月，以其志不伸，毅然自赴檀山，並稟稟拜返國。過檀時，嘗向舊業師美教士美蘭講文求勤。美嘉其有志，贈以驅儀三百，總理始獲展行，既歸國。

孫總理信來耶穌教之經過

在求學及行醫期內，先後結識基督教同志，有區鳳墀、鄭士良、楊襄甫、陳雲白、何啓、左斗、山、王贊甫諸人。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廣州之役，亦得其効。及是役失敗之後，奔走海外各地，恆得教友之助，在日本橫濱，有譚果、趙明、樂趙輝、琴管源傳（且齋森）等。美國有司徒南達、黃旭昇、毛文明、伍盤照、伍子衡、鄧幹隆、鄺華法、黃佩泉等，星加坡有林文慶、黃康衛、鄭聘廷等，皆以基督教徒之誼，先後對於總理有所盡力者也。據丙申（光緒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總理在倫敦清使館脫險後，致書區鳳墀，詳述被難經過，有一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幸蒙中使安然安慰，自念無愛色，不期然而然，自云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等語。於此可見總理信奉基督教之真斑。

考總理之信教，完全出於基督教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義，為進步的及革新的。與世俗之墨守舊章思想陳腐迥然不同。余在日本及美洲與總理相處多年，入見其除假座基督教堂講演革命外，足跡從未踏禮拜堂一步。間有中西教士與之討論宗教問題，則總理議論風生，激烈舉新舊宗派歷史及經典，詳徵博引，透開異常。聞者均無以難之。此可見總理對於宗教學識之淵博，殊非常人所及矣。且又總理自倡導革命以來，所設學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等團體，其規約均冠以誓天發誓字樣，是亦一種宗教宣誓的儀式，蓋從基督教受洗之禮脫胎而來也。

關於總理信教之經過，有喜嘉理博士民國元年紀述云載於美國網紀儻會月刊一篇因所述總
 理受洗奉教始末詳其洵為最有價值之史料。又丙申麥樂總總領僑致香港廣鳳埠書亦亦應證
 明總理信教事實與理至誠實分別釋疑如次。對云我對香山，爭言業已辭清，實與其
 對者為美國喜嘉理牧師關於總理信教之經過云云，不以辭論其非，其言甚詳，其言甚詳，其言甚詳。

近數月來報章雜誌，於當代律律逸仙先生之絕載，詳且夥，然亦有與事實相背者。

者，未免為齊東野語之類也。余因憶及曩者與先生之交誼，略述一二，不能盡焉，蓋亦可藉是
 以窺逸聖之風範矣。

一、一九〇九年秋逸仙先生與先生初交，蔡與先生初交謀面，蔡與先生初交謀面，蔡與先生初交謀面。

檀香山歸。檀香山之其兄營業之遠也。先生德冠遊，肄業檀埠，數年，蔡與先生初交謀面。

繼晤未以，蔡與先生初交謀面。先生答云：「基督之遺，余所崇奉，特尚未知答教耳。」

蔡詢其故，則曰：「待暇耳。」蔡固無不可也。嗣後數月，果守禮奉教，蔡身親其事。其受禮於
 地，在香港舊設亞華人學堂中，蔡與先生初交謀面。

將來之中華其國臨時第一本總統，蔡與先生初交謀面。

自是以後，先生移居該學堂之五樓，同室者，倘有英德華人，與之大美學書公會之舊書者，
 蔡則居於三樓，時相往返，甚愛重之。先生之離港也，始則肄業於英國聖公會學堂，後乃轉入
 莫仁書院。一九〇四年，余與英人某，偕先生赴香山縣，觀其釣游地焉。未行，先生與余等備

願書若干，擬於途中分售於其人，遂經滬限，主筆奮願，因暫駐滬。詎先生導余等途，余舉國旅館，聞膳宿之費，日僅三四角，其費與共，自澳門發行，二十日，及抵先生家，不煩聚其優待，其居室殿御，以知其為殿裕之家，資產在粵人以上，始由其兄營業發達之既，獲也。曾余於客居數日之棟，亦嘗中晤其夫，亦甚薄，當晤其好客之情，況及今思之，猶歷歷如在目前焉。

宗、先律既束身信筆，即熱心為基督傳教，美未幾，其友二處，一為感戰，亦慮心奉教，夫居命日宗教自由之世，而言皈依基督，固固不足為，當其情教，與今迥異，明認基督教者，其殊極多。觀。蓋明認基督者，其感戰與為，以較人，其感戰有戒，然先生熱心，力於傳教，他導其友，人，使爭得不出於信仰之途，其感戰之友，感戰之深，甚可憐，其感戰，亦彼僑居海外者七百萬華人，皆表同情於其排滿之主，張肉，其感戰，亦彼僑居海外者七百萬華人，動。雖然，已感戰相印矣。嗚呼，中國能自專制政體，一變而為民主政體，非其感動力之偉大，精有濟乎。余亦世謂之。余因謝又，與武，二、不論，蓋。洗洗熱心宗教，百折不磨，其奉教之初，其兄聞而嚴責之，謂苟不，與基督教，絕。不復寄銀資助，喜。長，勉。德，願其夷然處之，不以稍奪其志，力傳基督之道，開像。偶之非，婉婉，不，其足，得之，不，莫，所，乃促之赴檀香山，伴言有業務相託，實則欲其離。中國也，既抵檀島，其兄迫，阻，又不予，使無以為，資，其竟不，其初志也。僑居之中，華僑徒，其廉，其，為，歸國，又學習，道，蓋彼時，其傳道之志，固甚堅。

地。向使當日香港城附近之地，設有完善之神學院，俾得入院授以相當之課程，豈有不出資爲之補助。則孫中山先生者，殆必爲當代著名之宜教師矣。以我熱忱毅力，必能吸引多數人歸慕基督；無如事不由此，陸路數月，而年輪加長矣。乃擬答此而學醫，又以為傳道而外，倘能行醫，曠爲功於社會，奈詢其請，以爲作介紹書於救爾醫博士，其爲說項減輕其學費，當時學醫之費，至罕以二千元矣。先生就學約二年餘，復返香港，時香港醫學堂已廢，乃大面肄習焉。其前所學者，皆用華文，至是始習英文，凡關西醫學，命十餘年，當衆講義，兼更，而歸美之學，其精論，皆務術與之結合，其謀進行。越至今日，蓋因蓋孫君學業，既卒業醫科，爰於澳門開設藥局，規模頗宏，歐陸中國人之富於貴者，皆樂於贊助之。數年後，以經濟困難，遂爾閉門。時余方在美備遊。樂因九四年，奈返香港，先生偕倫敦會長老過訪，全見其神采煥發，溫和平莊敬，依然曩時態，曠焉。若倫敦會長某畏德者，以喜於德京翰林，以執華英教授者三年，草當指先生願謂余曰：汝果操何術而獲是爲塞，吾徒乎。聞蓋先生當時已深爲名流，傾注所器重，頗有左右焉。世之概以此長老之病由非此問也。人譯者按：斯言倫敦會長老，即羅風輝也。

之靈後，此數期，謀於廣洲舉義，其書機散露而潰，尊命盡出，據西奔，其先生幸脫虎口，而遂潛徙之株連被戮者，若蘇、於、是、生、漂、泊、一、身、無、國、可、歸、良、請、政、憲、順、網、密、布、莫、必、欲、得、之、而、甘、心、弔、驚、風、賊、浪、中、日、迎、帖、危、迫、蘆、瀕、死、亡、者、幾、矣、幸、於、漢、國、難、難、學、論、之、時、多、爲、清、使、勸、給、免、誤

入牢籠。械歸有日矣。一班狐假虎威之盜吏，將藉此爲博取富貴之捷徑，輪逢天降，得讓英氛。廉鄴黎轉社通籍，廉德黎者，洗生舊從之肄業，得耗後，竭力爲之營救。旋得英烈沙士勃雷侯之援手，乃獲釋。當時余雖推書校，猶得洗生答復。既出陷阱，遂不復公然至香港，即稱駕日本，亦必銷聲匿跡，不令人知。蓋兩地政府，皆極力保護，得已而禁其入境焉。

○前條忽光陰，數年矣，天涯地角，音信闕疏。至廿九年，始歸舊金山重遇之。先生謂余曰：中國痼疾已深，除推翻帝政外，別無挽救之法。余解志曰：君曩者主張之改革，當中國與巴探行矣。其美性雖不樂聞此語，滿清惡政府，必置可使復存。直每冬季，余保遇之於紐約華法所設禮拜堂，形容枯槁，國驕黃髮銳之氣已銷。然於基督教道，則復虔敬如初。當時余職司募捐，將於香港建堂，承其介紹某君。則今任國務總理唐紹儀之戚屬也。聞余往訪，或能得其協助云。

○任學何事，必須籌籌經濟，先生提倡革命十餘年來，常求籌集款項，而僑美之華人，類能願承其意。其慨然以鉅資相助者，第一次舉事，統籌經費，以暨夏威夷壽島與香港旗供應者，僑民之樂爲接濟，所在皆是。其指足於撤內地人民也。素同是華人，而衛生革命之志，獨能購丸死而不變，是仙故歟？蓋以篤教地之言論，大都尊真人道，惡暴斥爾惡之先生，既歸聞而心醉。夏威夷之驅逐女燕，以其所身親目視者，昔者夏威夷女燕之罪狀，走燕若清帝室之甚，迎而猶力免。其難，則中國人民對於清朝之苛制虐政，其可爲忍，終古而余奮起以圖自救耶？此先生之所以鼓吹

革命，又以愛同族之心深，所以冒萬險而絕無退志也。

今者民國成立，先生竟解大總統之任，而躬行揖讓之事，其高尚誠樸之胸襟，與天下以共見，洵不愧為忠直之基。但按私情而論，先生此舉，固非余所心喜，然先生固非途遇世也。更辦拓其計劃，造民圖前途之幸福，則先生一日生於世，其於中華民國史上，必放一日之祥光異彩，其任職與否，絲毫無所榮辱，而胸襟中華之潛勢力，正以是而不可限量。嗚呼！千百年來，積逐國外，投荒萬里，纒然其無告之遺民，而無返顧，遽行締造民國之劫，基業受臨時大總統之任，前請內閣亦為所撼動而反正，旋轉乾坤之總量，惟先生其誰任之？其中華民國自貶昭垂永久，炳耀萬國，皆由其之克己恆忍，始終不渝，汲汲為同胞謀福利，絕不計一身之利害得失，而有所欣戚也。向也余固切望其萬成傳道之健將，以救多數垂危之靈，今見其效忠上帝，履務祖國，解危機於倒懸，時景運之更新，循是前雖，洽四百兆人而共受提攜，余心亦滋慰矣。

孫總理倫敦被難後致馮鳳樓書

啓者：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地獄，寸有餘日，擬將弟細綁，乘夜下船，秘運出境，浮船已貫備，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楚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今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忖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息於外與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戶俱閉，嚴

密翼常為維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之一款傳遞食物各件，然前已托之傳書已為所賣，將書交與衙內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範更為加密，而可為我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為我傳書。次早他入房中，適防守偶疏，得乘間與神關說，果得允肯。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幸前時將名片寫定數言，未曾搜出，即交此傳出與簡地利（即康德黎）萬臣兩節。他等一聞此事，着功異常，即報捕房，即報外郎。而初時尚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為癡狂者，使館全推並無其事，他等初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運往別處，初報亦不甚信。迨後彼二隊力證其事之不謬，報館始為聽揚。而全國震動，歐洲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想香港當時亦必傳揚其事，倫敦幾擊鼓噪，有街坊欲號召人拆碎清使衙門堵劫沙侯行致蓋即釋放不察然恐嚇使臣以籌議出英境，使館始懼而欲以此計餘日間他館與北電報來往不絕，我數計斤肉量任彼千劫百計而謀耳。幸天祗有意，人謀不滅，雖清虜陰謀，終與我柯，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冠其勝朝之名，從茲盡喪矣。前弟親擬暫住數月，以交此地，廣豪榮弟遭此大故，如蕩子還家，世罕復獲，此皆天父大恩，予輩輩先生進之以道，帝賜教言，遂俾從神道而入，始則弟幸甚，養生幸甚，學道一日。

孫文孫總理被囚倫敦使館之清吏筆記

孫文孫總理丙申（一八九九年）倫敦使館被囚一節，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前編已敘述甚詳。查當日任駐英公使為吳人翼，使館職員有翼心渡（號仙舟，翼之姪也），吳宗濂（揭青，江蘇嘉定人）等。吳宗濂於民國後曾任駐荷蘭公使。格里諸人，均曾奔走於誘禁總理及預備層船解送回國諸事。吳宗濂於民國後曾任駐荷蘭公使。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著有隨船筆記一書，錄載當時清吏對於此事之計劃及一切布置，頗為詳盡。余於庚午七月繼著開國前革命史時，曾託友人伯植之（燕）向吳宗濂借讀，藉供史料之顧欠，未得，無從選錄。近由他友多方覓得劇書，特將書中關於此事之記事全文錄出覽贈，亦清代官樣文章之趣聞也。亟為照錄如左。吳宗濂於一八九九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秘大臣楊子濤星使函稱，粵省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奉總署電符，確查該犯行踪，並飭電知翼星使援香港緬甸交犯約，轉懇英國代拿等因。並附節略敘其面貌年歲籍貫。八月十九日復准通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即華八月廿七日）由紐約搭船至英國梨華埔海口登陸。時星使臥病已久，神志甚清，當遣參贊馬格里（英人）蒞詢英外部，擬援香港及緬甸交犯約，請拿該犯。外部答二約祇能

行於安南緬甸，不能施之他處，遂意代擊，必爲刑司駁阻。皇德之猶子仙舟，心滿乃僱包探赴梨華埔守候。旋據該探密報，孫交剪髮作洋裝，於八月三十四日登陸，即日乘火車至倫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隨行。九月初四日孫文行經使署之門，遇學生朱志田（學生者使館學生也），要詢其有無粵人在署，朱曰有之。孫即請見，乃入署門，不廳事，四等翻譯官鄧琴齋刺史廷鏗，粵產也，遂與接談。該犯以異也，遇同鄉者分外愜意，自言姓陳，號載之，繼出鎖及冰觀時，刺史索觀，則鑰有英文排塊之孫字，刺史恍然。不動聲色，約孫翌日再來，同赴河口探望粵商，刺史底諺。孫去，急密告仙舟，轉稟星使，星使與馬格里王賜九兩參贊密上辦法。嶺曰唾掌。初五午節孫某買買來，飯後，鄧刺使請孫登樓，先至首層，觀星憲之前客廳，簽押至二層，入李春伯明府寢室，坐談良久。適馬參贊到，刺史遂係孫曰，君能再上一層，觀房乎？孫曰甚好。遂刺史拾級而升。馬參贊在側引導，始知預備之空房內，僅開門侍密牀。鄧指曰，此即弟房，請君先進，孫剛涉足，馬參贊即將房門掩閉，告曰，奉有總署外駐美樓子清星密電，捉緊要犯孫文，爾即是也。既經到此，請暫留一日一夜，靜候總署回電。孫見已識破，無可如何，唯唯應命，星使遂飭鄧刺史武弁更換早謝邦所造假學生宋芝因及洋僕二名，日夜輪守。初七日接總署回電，力囑慎密辦理，不可爲人所知，致被回噬。如何措手，悉聽主裁。初八日星使囑宗濂代擬電稿，言惟有專雇一船運解粵省，否則祇可釋放，派探密跟，窮其所往，請祇遵。此電去後，總

署無後。十三日星使又發電云：釋放宜早，免有痕跡，仍無復電。時署外已有入日夜守伺。十六日英國格羅字報忽刊其事，不直使署所為，謂他報訪事人接蹤來訪，鄧刺史力辯其無，馬列參贊直認不諱。翌晨各報刊布，指為使署拐騙監禁，譯然四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續為圖畫，謂者之亦有以此事構題，將印大字告白，兜銷報章者。使館門口自朝至暮，長集聚衆至數百。英外部沙侯署聞消息，即來請參贊去，告以中外交犯約，曾經前大臣議而未成，則刻既無約可援，如解犯潛過英地，殊與公例不符，宜將孫文即日解釋。馬參贊諾諾連聲而退，不意即回稟星使，不移時而外部總辦及巡捕頭果皆戾止，索領孫文。馬參贊遂將孫文放出，交該總辦及巡捕頭，由後門坐車而去。蓋避前門聚觀之衆也。是夜各報刊有孫文對答之辭，殊形荒謬。據謂鄧星使告以擬將其裝入箱中，運至船去，或先行毒死，儼華戮屍，此皆該犯臆造，藉以駭聽聞也。西國外無此等刑法，見此數語，益笑虛國之教化毫無。十八日接總署覆電，內稱僱船解粵甚是，電款亦盈餘，即令匯豐撥解等因。惜當時孫文已為英廷索去，無可挽回。當即極贊電復，十九日仙舟接短，玉洋僕食耳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着伊送信，然優給金錢，伊皆一律繳呈馬格里參贊，未得分文。嗣孫復許酬金五百鎊，送一密信，並囑其事後離開使署，隨孫度日。因故伊甘冒非法，以海信密報孫文坎特立門，蘇兩英醫，兩英醫即在外設法，派人伺守，並報外部及巡捕房，各報聞悉，遂亦附和作不平鳴，致其署不能將孫文釋放之局勝。馬參贊當時恫嚇，謂如有走漏風聲，當送官嚴辦，予是以照實供明。

聽候懲治云云。袖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贊，馬參贊無計可施，徒形憤憤，各報議論紛紛，痛斥馬參贊及中國使署者又數日，而孫則致函英報，徧謝英廷、英報、英民，文過飾非，傾動衆聽。英國議紳之不明事理者，日繁以詰責政府，擬請轉令使館不得再用馬格植。幸沙侯賴顧全大體，屏言解紛，星使又無所見聞，得以怡然養病。更幸外部允照星使增會中所請各節，移知香港總督，嚴查不法，以戢亂謀，而杜後患。即日由星憲咨報總署，此案遂結。然傳遞密信之始僕，孫文酬正有英金三十萬鎊，控諸刑罰，又不得直。至今迄不肯服。孫逆亦以港督懸有厲禁，不敢回華，以身試法。反故轍轉竄匿矣。滙迹東瀛，而我中國東南半壁，即藉託得以謠安，則我星憲翼公之一紙公文，保塗者誠大而遠哉。粵民有知，尙其鑄像以視池可。時光緒三十五年八月嘉定吳宗濂進識於漢學鐵路局之卒隱廬。

按鄧廷鏗號琴齋，廣東三水縣人，乙未前孫總理在廣州行營嘗與鄧有一面之雅，故丙申運遊倫敦，以他鄉遇故，自容易受騙。鄧後任廣州某報記者，自稱環球三編客。蓋鄧時與生平會三度環遊世界之經驗炫耀人前也。辛亥革命後，鄧於民元三月嘗詣南京臨時大總統府投刺謁孫總理。總統府副官某等知其曾陷害總理，欲治以漢奸之罪，特向總理請示。總理曰：策天仗義，各爲其主，已過之事，無庸深究，彼來求官，但不手之官是矣。節於副官譏毀鄧出府尋庶免發生危險，是可見總理器量之廣，殊非常人所及也。

老興中會員謝纘泰

謝纘泰，字日昌，號康如，廣東開平縣人。生長澳洲雪梨埠，其父日昌，在澳洲經商數十年，有商店曰泰益號，營出入口貨貿易。少屬洪門黨籍，夙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纘泰幼承家訓，恆以繼述父志爲務。歲丁亥（一八八七年），年十六，隨父歸香港，肄業於皇仁書院，漸結識同志楊衢雲、周超岳、陳芝、羅文玉、黃國瑜、劉燕賓、胡幹芝等十六人。在庚午（一八九四）中日戰役前二年，已設一書報社於香港白子里一號二樓，名曰輔仁文社。以其時風氣閉塞，未敢公然造反抗清，僅與少數友好秘密商議而已。乙未（一八九五年）春孫總理自檀香山返國，欲聯合各地同志在粵舉義，纘泰與楊衢雲首贊其議，遂於是歲正月二十七日創設總機關於香港士丹頓街十三號，定名曰興中會。其誓詞曰：「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衆以孫總理駐粵專任策動軍事，楊衢雲留港任計劃餉糈，纘泰與何啓任對外交涉事務，定期九月重陽日發難於廣州。不幸期前事洩，陸皓東等五人死之。孫楊先後出亡海外，獨纘泰留港辦理善後。庚子（一八九九年）正月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蓮珊）因與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聯名通電，反對清太后廢立光緒，爲清廷下令緝緝。元善逃至澳門，復爲清吏捏以捲逃公祭之罪，下諸葡國監獄。纘泰與元善素不相識，因聞其事於興中會員徐善亭，遂力託香

港天足會長英婦黎脫爾設法營救，黎復請香港總督卜力夫人相助，澳門葡督得港督電，立將元善釋放出獄。元善得免於引渡清吏者，續泰仗義之力也。是歲春夏間孫總理企圖在惠州起兵，自日本來往南京，道經香港者數次，屢召集重要黨員楊衢雲，陳少白，鄭弼臣等，至舟中會議軍務，續泰與焉。迨閏八月惠州三洲田之義師轉戰敗退，粵督德壽及所部將弁咸集矢於楊衢雲，遂於是年十一月賄買兇徒陳林，刺殺衢雲於香港結志街五十二號英文教書館，續泰乃募集義捐撫卹衢雲遺族，復助香港警吏搜羅清吏派兇暗殺證據。粵吏李家焯等卒以此事免職。續泰有友李紀室者，香港富商也，從續泰言加入興中會，庚子惠州之役，及黨中言論機關之中國日報，咸得其贊助。紀室素有大志，自惠州義師敗挫，久欲再圖大舉，一雪前恥，續泰父日昌有老友洪全福，原名春魁，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之從姪也，幼隨天王於廣西，起義後轉戰湘、鄂、皖、浙諸省，晉封左天將，翼王，三千歲。天國敗，逃香港，備洋船爲庖丁，掛名於香港義和行船館，航海四十載，春秋已高，不克任勞，隱居香港，懸壺自贍。續泰知其不忘天國，雄心猶在，特介紹與紀室相識，紀室以全福爲可用，以革命軍大將軍一職畀之，並出巨資助其大舉。全福提議籌措軍餉五十萬元，續泰亦提議推舉老博士容閱爲起兵後臨時政府大總統，紀室均無異議。旋設總機關於德忌笠街二十號頂樓，顏曰和記棧，復派梁慕元、李植生等，設辦事處於廣州市同興街信義洋貨店及河南繼業公司和記公司芳村德國教堂等處，定期於壬寅（一九〇二年）十二月除夕佔領省城，宣佈共和政治。詎事機不密，事前爲清吏偵悉，城內外各機關悉

被查封，黨員梁慕媛等就逮者十餘人，全局因而瓦解。同時駐香港黨員被拘者數人。續泰與其友南華早報記者英人克銀漢，力請英政府拒絕粵吏引渡國事犯之請求，卒由倫敦殖民部電令開釋，續泰之力爲多焉。自此役失敗後，續泰父日晷憤懣成疾，癸卯（一九〇三年）逝於香港，年七十二。續泰後助克銀漢任南華早報編輯，專在論鼓吹改革，不再與軍事。民十三追述其生平，筆之於書，題曰中華民族革命祕史，於與中會成立始末，紀錄頗詳，刊諸南華早報，惟無中文譯本。晚年銳意經營農礦事業，以緝於資本，無所進展。嘗屢向國民政府建議，請將楊衢雲遺體自香港灣葬內，以慰忠魂。迄今未償所願。本年四月一日病終於香港灣仔軒經詩道二三九號本宅，年六十六，遺三子二女。

程奎的事略

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與中會廣州之失敗，黨人殉義者四人，世稱朱、丘、陸、程四烈士。程，即香山程奎光也。奎光，字仁敦，號星堂。有昆弟四，伯早歿，仲恆徵，叔恆啓，名壁光。奎光其季也。壁光少入福建馬江水師學堂，既畢業，派赴英國充海軍學生，歸國後廣丙艦管帶，屬廣東水師。奎光賴乃兄提挈，亦入馬江學堂習駕駛術，隨擢鎮濤艦管帶。時清政不綱，南洋水師自甲申（一八八四年）敗沒於法艦隊，當局不思振拔，腐敗如故。壁光奎光咸怒然憂之。奎光尤義憤填膺，隱然有脫離異族政府之志。歲癸巳（一八九三年）孫總理在粵開設東西藥房，嘗假城南廣雅書局內抗風軒爲同志聚談所，同志亦列、鄭士良、陸皓東、魏友琴諸人常蒞其間，議論時政得失。壁光兄弟與總理有鄉誼，且同主張改革，遂亦引爲同調。及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啓釁，壁光奉調率廣東水師北上，仍任廣丙兵艦管帶。大東溝之戰，清軍敗績，廣丙亦沉沒，壁光緣是落職歸粵。時總方從檀香山回國，發起與中會以從事革命活動，奎光亦得力黨員之一。及聞壁光鬱鬱居鄉，乃使奎光力勸其兄參加義舉，壁光意甚猶豫，乃弟勸以利害，壁光知不能卻，始簽誓約而出，其意未釋然也。是歲秋，黨人決於九月重陽日大舉，奎光任運動水師之責，其坐駕艦鎮濤與安瀾同稱粵水師之巨擘，故水師大兵

弁多帖然。究範。詎是役以期前事洩失敗，清吏得聞謀密報，先後捕獲陸皓東、朱貴全、丘、程耀辰、程懷、程次、梁榮等五十餘人。繼又圍搜奎寓所。奎光時患痔疾甚劇，兵警以其供職水師，許其乘肩輿坐馬桶而行。及抵營務處時，痔瘡潰裂，腸出四五寸，血流被體，見者莫不酸鼻。清吏以其身任職官，令以軍棍以刑逼供，奎光大罵滿奴可殺不絕。答至軍棍六百，卒氣絕而死。事後粵督譚鍾麟奏報拿獲黨人一摺，僅言擒斬陸皓東等三人，獨於杖斃奎光事，無一字及之。殆以軍棍斃人爲私刑，故諱言之也。奎光死時，璧光已避地南洋檳榔嶼，得免株連。然由怨總理頗深，久久不與總理生關係。至民七，海軍南下護法，始稍釋前嫌，相好如初。奎光婦何姓，於其夫殉難時，慷慨自經以從。無子，以仲兄恆徵之五子耀椿爲嗣。

程璧光、革命黨之關係

程璧光，字玉堂，廣東香山縣人，少聰穎好學，性強項，弱冠由清廷派赴英國充海軍學生。既畢業成績冠儕輩，數年後循資格陞任廣東水師廣丙軍艦管帶。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之役，日本海軍陷劉公島，廣丙與來遠、定遠、威遠、靖遠醫艦先後沈沒，璧光倖不死。戰後落職回粵，鬱鬱無以爲生。先是孫繼瑛在癸巳（一八九三年）創設廣州沙基東西藥房懸壺濟世，嘗假城南內雅書局內抗風軒爲同志談話所，常到敘談者有尤列、鄭士良、陸皓東、魏友琴、程耀宸諸人。璧光及其弟奎光與總理爲密識，且有鄉誼，故亦常蒞其間，相與批評。政得失，引爲同調。及次年璧光失職歸鄉，總理方從檀香山回國，發起與中會，以從事革命活動，奎光亦爲得力會員之一。總理聞璧光落魄返里，遂和奎光約會於西關某機關，語之曰：清廷喪師失地，均由政治不良所致，君身預戰事，自無不知，吾今願天應人，提倡大義，君前年亦贊同此議，即請宣誓入會，共成美舉云云。璧光聞言，意甚猶豫，良久不欲署名，總理遂託故離席，密使奎光向乃兄說辭。奎光曰：此地乃造反大營，吾兄到此，已知一切機密，各人何能任兄徒然外出，弟已入會多時，缺以身許國，兄亦斷不能置身事外，請即毅然入會，勿再遲疑。璧光度不能免，乃援筆書誓而出，其意未釋然也。嗣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重陽大舉之計劃失

敗，總理及楊衢雲、鄭士良等相繼出亡。在粵黨人被捕殉義者，有陸皓東、朱貴全、丘四、程奎光、程耀宸等五人，卽世所稱朱、丘、陸、程一案是也。奎光時任廣東水師統帶，被逮時解卒促之行，家人曰伊病脫肛，腸將出五寸，寸步不能移矣。解卒曰，乘轎坐馬桶中何害。奎光被解至營務處受軍棍六百死，其妻亦自縊。璧光懼禍及己，乃避地南洋檳榔嶼，任梅縣富商謝夢池家，夢池卽其後同盟會員謝逸樵、良牧昆仲之伯父也。璧光由是怨總理頗深，遂不再與黨人發生關係。明年李鴻章奉使赴歐，道過檳榔嶼，謝夢池招待甚殷，璧光亦與同席。鴻章詢璧光何故南來。璧光曰，甲午之役全軍覆沒，朝廷方降罪矣。鴻章曰，此大事於一人何尤。且歸，吾當爲君電解之。璧光以是歸國，得復職於海軍衙門。辛亥奉清廷命赴英國監督新造軍艦工程，是歲八月武昌革命軍興，朱幾孫總辦膺選臨時大總統，璧光率艦在英。孫總理以電邀之，璧光踟躕甚久。至南北統一政府成立後，始率海圻艦回華。黎元洪於前清甲午前後曾供職水師，隸璧光麾下，極爲相得，至是對璧光格外推崇，禮遇甚優。袁世凱帝制不成，以愛憤死，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璧光受任海軍總長。民七夏秋間段祺瑞使督軍團叛變，張勳入京復辟之變，元洪被迫退位。璧光不直段張輩所爲，因率海軍抵滬，備國家之緩急。段祺瑞既離滬，張勳，孫總理登電勸告，使擁護約法，誅劔叛逆以補過，祺瑞卒不之省。總理乃使謝良牧以世誼謁璧光，謂總理決欲赴粵護法，擬迎元洪南下，請璧光領導海軍參加義舉，海軍餉由總理籌備等語。璧光喜，遂親謁總理坦然釋前憾，約於七月二十六日同發表宣

言，否認國會解散後之非法政府，率海圻肇和等艦駛粵。當將發之夕，程夫人哭於上海環龍路孫宅之門，不令璧光赴粵，曰吾叔死於君，吾嬭死於君，其又欲吾夫死耶？璧光不爲所奪，毅然就道。總理既抵粵，乃與國會議員電請黎元洪南下復職，元洪不應，國會議員乃選舉總理爲軍政府大元帥，代行總統職權。民七桂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等私欲與北方軍閥議和，以犧牲護法爲條件，以璧光擁護軍政府最力，忌之特深。會廣東省議會有選舉璧光爲省長之議，駐粵滇軍各將領亦贊成之，陸莫等乃陰使兇徒，狙擊璧光於海珠對岸，璧光死焉。自是桂軍閥縱肆日甚，而軍政府亦漸改組大元帥制爲總裁制矣。事後軍政府及粵人公葬璧光於海珠公園，並爲建設銅像，以垂久遠。今日遊人過海珠公園，見有巍峨銅像矗立其間，卽璧光也。

康門十三太保與革命黨

戊戌（一八九七）政變後一年，即己亥年春，康有爲已由日本渡美洲，其徒梁啓超、韓文舉、區鳳甲等留居日本，在橫濱發行清議報旬刊，攻擊清西后那拉氏及譽揚清帝光緒，不遺餘力，是歲春夏間，日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設宴饗孫總理及陳少白、梁啓超、宮崎寅藏、柏原文太郎數人於早稻田私邸，轉爲孫梁二人介紹，欲使孫康二派聯合爲一，共任國是。梁啓超初識孫總理，對於總理言論，異常傾倒，大有相見恨晚之概。由是孫派之楊衢雲、陳少白、尤列，康派之梁啓超、區鳳甲、梁子剛、張智若、羅伯雅諸人，時相往還，頓形密切。一時孫康合作之聲浪，轟傳於東京橫濱之間。梁復先後介紹章炳麟、唐才常、周孝懷、錢恂等與孫總理相見，孫章二人之訂交，卽梁爲之媒也。孫總理以梁等漸傾心革命，遂有聯合兩黨進行革命之計劃。旅日康徒半贊成之。兩黨有志者協議公推孫總理爲兩黨合併後之會長，梁爲副會長。梁語總理曰，如此則置康先生於何地？總理曰，弟子爲會長，爲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梁悅服。於是由梁草擬一上南海先生書，文長數千言，略謂「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爲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啓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等

語。署者同門十三人。書去後，各地康徒爲之嘩然，指此十三人爲逆徒，唾之曰十三太保。是歲秋啓超至香港嘗訪陳少白，殷殷談兩黨合併事，並推陳及徐勳以草聯合章程。徐陽爲贊成，而陰實反對，因與奕孟華各馳函星加坡，向康有爲告變，謂卑如蠶入行者罔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康有爲初得十三人勸退書，已怒不可遏，及得徐奕二人函，乃立派葉覺邁攜款赴日，勒令啓超即往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不許稽遲。復令區雲甲赴美囑往舊金山文與報主筆。康聞徒侶向視其師如帝天，及尙康有爲答書嚴辭申斥，不准所請。復因梁區二人先後遞逼離日，此十三人之團體遂無形消滅，而孫康合作之局亦隨而瓦解矣。梁啓超於瀕行日，向向孫總理約共謀國事，矢誓合作到底。並托總理介紹檀香山之與中會同志相見，總理坦然不疑。孰知梁啓超抵檀後，竟食言而肥，遽侵奪與中會之地盤，據爲保皇會。有耶？事詳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茲不贅述。查當日署以致康有爲勸退書之十三太保姓名，詢諸與此事有關係之康徒，多已不復記憶。以余所知，此十三人實爲梁啓超、韓文舉、區編甲、羅普、羅伯雅、張智若、李敬通、陳侶笙、梁子剛、譚柏玉、黃爲之、唐才常、林述唐等。其中祇有梁啓超、韓文舉、區編甲、羅普、羅伯雅五人爲康有爲在廣州長興學舍及萬木草堂講學時代之嫡傳弟子，其餘八人特慕名拜門而已。韓文舉，字樹園，番禺人，品學俱優，迭任上海時務報，澳門知新報，神州東亞報，橫濱清議，報羣民叢報各報主筆，自號捫蝨談虎客，鼓吹民族主義最力。梁啓超在新民叢報間有排滿言論，以畏憚其師實備，往往假借捫蝨談虎錄欄中發表之。韓在民

國後，隱居鄉井，以教讀自給，聞今尚生存，年已七十餘矣。區榮甲，字雲樞，歸善人，少與邑中秘密會黨遊，持論激烈，行文高古，嘗在清溪報痛論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理，康有爲斥爲大逆不道，勒令赴美，及至舊金山，初運動洪門致公堂創設大同日報，嘗撰廣東獨立脫離滿清羈絆之說，文長六七萬言，頗受世人歡迎。民叢報特彙集作單行本行世，卽名著新廣東一是也。癸卯（一九〇三）孫總理自檀香山蒞美，保皇黨勾結稅關黨徒阻其登陸，致公堂幹事黃三德唐瓊昌等，延美律師那文向美京力爭，總理賴以安然入境。區以致公堂尊禮總理，大起猜忌，遽於大同報著論，誣稱孫某藉革命行騙及極言洪門中人優禮歡迎之非是。致公堂大憤，立對區下逐客令。總理乃命馮自由在留東同志中物色主筆承乏，馮自由遂以劉成禹應之。區自出大同報後，內受同門指摘，外爲革命黨呵斥，嘗一度赴星加坡爲保皇黨報效目，亦不得已，遂匿跡家園，鬱鬱以終。羅普，字孝高，順德人，門麥孟華之妹婿也。戊戌東渡遊學，吾國學生入早稻田專門學校（時尙未改稱大學）者，羅爲第一人。易西服後，仍留餘髮不去，故百號披髮生。新民叢報社出版之新小說月刊中，有假名羽衣女士著長篇小說，曰東歐女豪傑，敘述俄國虛無黨謀刺專制君主，爲國犧牲，及女傑蘇菲亞之慷慨義烈，繪聲繪影，極盡宣揚歌頌之能事，最爲膾炙人口者，卽出羅氏手筆。民二，梁啓超任財政部長，羅嘗一度任廣東省府某廳長。及國民政府成立後，財政部稅務署長謝作楷延羅充任秘書。其女公子某，歐洲畢業歸國，以共產黨嫌疑被拘入獄，經多方營救始免，洵足繼承乃父昔年表彰蘇菲亞之素志矣。

羅伯雅、張智若二人，任事沈毅，在康徒中以交通會黨綠林著稱，主任孫康合作之說亦最力。李敬通、陳侶笙均清議報及新民叢報編輯員。梁子剛、譚柏笙爲橫濱福和商店少東主，冀爲之爲橫濱廣萬泰商店少東主，三人皆富家子，好作高論，無所表見。唐才常字佛塵，湖廣瀏陽人，於戊戌與梁啓超同執長沙時務學堂教鞭，由梁介入康門，與康有爲本無深切之關係。林述唐名錫圭，湘陰人，乃時務學堂學生，己亥秋，偕秦力山、蔡松坡等同遊日本，肄業於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才識幹練，與湘鄂哥老會素有淵源，同學以其有類水滸傳中林冲，咸以豹子頭稱之。東渡後數月，唐才常謀在湘鄂二省大舉，力邀林回國相助進行，桂遂約集學界同志粵人黎科，鄂人傅慈祥、吳祿貞、戴元丞，閩人鄭葆晟，燕人蔡丞煜，湘人秦力山、李炳寰、蔡鍾浩，田邦璇等結伴赴鄂。梁啓超特在紅葉館設筵祖餞，並邀孫理、陳少白、沈翔雲、宮崎寅藏、平山周諸人作陪。庚子（一八八九）九月，漢口自立軍之活動，以林聯絡會黨之力爲多。其失敗之原因，卽因倚賴康梁接濟餉項，以致愆期失事，唐林均以身殉。事後秦力山等咸歸咎康梁師徒吞款害公，紛紛宣告斷絕關係，是卽唐林見欺於康梁之惡果也。當己亥年康門十三太保與孫總理往還最密，相與高談革命之時，梁啓超有親筆致孫總理函札多件，現存余手，是爲孫總理在癸卯年寓橫濱時交余保全者，選錄二通如左：

其一，逸仙仁兄鑒：前日承惠書，弟已入東京。昨晚八點鐘如復來濱，知足下又枉駕報館，失迎爲罪。又承今日賜饋，本當趨陪，惟今晚六點鐘有他友之約，日前已應允去，不

能不住。尊席只得恭辭，望見諒爲盼。下午三點點，欲造尊寓，談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並約楊君衢雲同談尤妙。此請

大安

弟卓頓首

其二，捧讀來示，欣悉一切。弟自問前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至於辦事宗旨，弟以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見也。與君雖相見數次，究未能各傾肺腑，今約會晤，甚善甚善。惟弟寓狹隘，室中前後左右皆學生，不願暢談。若枉駕，祈於下禮拜三日上午三點鐘到上野精養軒小酌敘談爲盼。此請大安。弟名心印，十八。

記章太炎與余訂交始末

余之識章太炎先在於己亥（一八九九年）夏間，其時梁任公函托橫濱八同學校，選擇優級生至東京小石川區梁宅講授中國文史學，余及馮斯樂、曾廣勤、鄭雲漢四人預焉，時余年十八耳。太炎蒞東京亦下榻梁宅，是爲余二人訂交之始。先是太炎於丙申戊戌（一八九七年至一八九九年）間，嘗爲上海時務報撰文。會戊戌八月，清室政變，黨獄大興，凡前與時務報有連者，咸在緝之列。太炎因是避居台灣，依日本詩人山根虎雄以居。間在台北新報爲文勸告康梁辨別種族，勿再效忠虜主，自貽伊戚。任公力主辦清議報於橫濱，與孫總理過從頗密，漸醉心民族道理，得太炎書，乃函約赴日，謂將介紹孫某同計議國是。太炎聞之甚喜，因有扶桑之行。太炎與孫總理訂交即在此時。余與太炎同居梁宅十日，晨夕聆教，獲益良多，惜余當日猶未諳國語，恆假筆談。意猶憶太炎於縱論黃梨州王船山二人學術筆談末，附語曰：「足下聰穎如此，卓公之衣鉢有傳矣。」云云。庸詎知數載後，余與任公因政見衝突，師徒遽成永不解之仇敵耶。壬寅（一九〇二年）春，太炎以廁名上海張園國會案，爲蘇撫恩銘指名通緝，遂再東渡。受任廣智書局修纂，與余同稅居東京牛込區旅舍。太炎夙患羊癩疾，有一次自外返寓，甫入門即昏厥仆地，余爲之延醫診治，一日而愈。時余爲廣智書局翻譯日本帝國大學教授

德國那特經博士著「政治學」一書，全文四十萬言。太炎爲余潤辭。維時講學初興，新學界對於日文名詞，煞費斟酌。如社會一字，嚴幾道譯作羣，奈則譯作人羣或羣體；經濟二字，有人譯作生計或財政，余則勉從東譯。太炎於此本置一辭。然社會經濟二語，今已成爲吾國通名詞矣。是年三月，太炎、余及秦力山、馬君武、朱菱溪、周宏業、王家駒、陳猶龍、王思誠、李華輝九人，於明崇禎帝殉國忌日，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孫總理梁任公署名爲贊成人。是爲吾國留東學界組織愛國團體之濫觴。開會前一日，日政府徇清公使蔡鈞要求，遽以強力制止；太炎及余等均被日警署傳往嚴辭詰誠。屆期上野精養軒之預定會場有無數警吏監視，孫總理及留學生數百人來會皆不得入。孫總理乃面邀太炎及余等數發起人至橫濱水渠樓召集華僑與中會會員及中和堂會員多人補行紀念式。是夕觥籌交錯，席間孫總理倡議各敬太炎酒一杯，凡七十餘杯，太炎亦不覺醉。此會雖以外力壓迫，未始如期舉行，然大義所被，深入人心，太炎之有造於青年學子，非淺鮮也。

癸丑（一九〇三年）上海蘇報案起，太炎以序鄒容著革命軍及駁康有爲政見書，被判監禁三載。及丙午（一九〇六年）獄滿，同盟會本部預派黨員迎至東京，聘充民報總撰述。時余已至香港主中國日報筆政。其間函牘往還，叨教不少。丁未（一九〇七年）夏秋間，善黨謀在粵南大舉，初擬從日本僱船運械，欽州防城附近之白龍港接濟黨人起義，時孫總理方駐越南河內主持大計。擔任欽廉軍事之主將爲王和順，擔任在日僱船購械之責者爲日人同志萱野長

知，余則駐香港專司籌運餉械及傳達消息任務。正進行間，太炎任民報社偶聞日人平山和田等言，謂吾黨所購槍械屬明治十八年式，陳舊不堪作戰。遽用民報社名以明電告香港中國日報，謂械劣難用，請停止另購。余得電，乃轉告孫總理。總理以專屬軍事祕密，而太炎竟以明碼出之，深爲不懌。故其自傳中有一「不期東京日本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贖運輸之計劃，爲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而武器不來」之記事。（事詳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載王和順、董秋事略）然據此事經過而言，當時吾黨雖有運械至白龍港之計劃，但後經孫總理、王和順、董野長知及余等再四研究，以欽州黨人無法與日本通電，自不能依時接卸船械，而香港與欽州經由河內輾轉傳遞消息，亦必遲延時日，貽誤戎機，遂廢此策不用，而改從運械至惠州汕尾卸岸之議。是即丁未八月汕尾一役，黨人許雪秋等接收而未得手之武器也。故平情論事，責太炎以不諳軍事，目昧發電則可，若加以洩漏祕密破壞戎機等辭，則容有未當。蓋太炎生平秉性剛直，稍有感觸，輒一吐爲快。願以書生而預軍事，則無心之失，自不可免。況此役運械至欽州海岸之原定計劃早已拋棄，更不能爲太炎咎也。

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孫總理遣使迎太至總統府。余與太炎不相見者九載，至是始復聚首話舊，互夢當年亡國紀念會之十發起人，則化爲異物。殆及半數。至民二十四年六月，太炎亦逝，則存者僅余等二三人耳。當民十三年春，國民黨改組容共，余以反赤被譴去粵。全黨騷然，太炎怒焉憂之，乃約余及馬君武、田梓琴、居覺生、劉禹生、茅詠薰、周道腴、謝良牧、

魚子靜、管鵬、但植之等十一人，於是冬曾於上海南陽橋寓所，主張集合同盟舊人商討護黨救國之策。各方老友聞而感奮，三年後遂有實行清黨之舉。是則太炎以德望感人之方爲不少也。民二十年九一八禍作，余時居哈爾濱，倉皇去滿，抵滬，具告太炎以當局不抵抗情況。太炎大憤，移書則責典兵者立功自贖。及民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變起，皆形焦灼。以當局舉甚不定，乃自北上，教北方諸將以恢復失地及備邊守險之策。以主者陽奉陰違，惘然返滬，自是日以國事爲念，居恆書空咄咄，如有所失。卒從李印泉言，移家吳門，以講學自遣。民二十四年一月二日，爲其六十八歲壽辰，各省同盟老友，不期而集蘇城，同伸慶祝者二百餘人。咸謂非太炎之德望，不足以聚無數之破銅爛鐵於一堂。宴飲時，余出近作時事詩若干首（略載大風旬刊第五十五號），太炎頗爲稱許，笑謂是與飲冰室詩集先後媲美，蓋軍申三十八年前在日同居梁宅時之舊話也。是日稱觴後，太炎忽在禮堂昏厥，須臾清醒，衆從後掖之。太炎反顧曰，我非孫鳳鳴，爾非張溥泉，况又無汪精衛在前，何故抱我弗釋耶。仍歡笑如故，余以太炎於病後，猶作此雅謔，絕不料其壽之不永也。不圖是年六月十四日，太炎遽捐館舍，國喪典型，萬方同慨。余時輓之曰：「大軍已潰八公山，憐當局責重憂深，雪恥不忘王丞相。與子昔倡亡國會，嘆此日人凋邦萃，傷心重作漢遺民。」聞太炎於未病時，已預作遺言，謂設使異族入中夏，後世子孫，永不得受其官祿。又在逝世前一月，嘗致書蔣委員長痛陳抗戰禦侮上計，辭甚激切。蔣委員長特復書慰之，其瞻瞻於宗國之安危有如是焉。太炎歿後二年，事變叢

生·果不出太炎所料。幸而敵愾同仇，舉國一致，最後勝利，爲期不遠。太炎其或可以瞑目矣乎！

女醫士張竹君

凡言清季之女志士，不能不推廣東女醫士張竹君爲首屈一指。竹君，番禺人，父曾任顯宦，有兄弟姊妹多人。稍長從父命肄業於廣州多寶大街柔濟醫院附設之夏葛女醫學堂，校爲美國長老會所設，學科完善，修業期爲四年。以粵人婦女之從事醫術及接生者，多出其門。竹君少聰穎好學，尤善交際，諸外籍女護員咸優異之。庚子（一九〇〇年）以優等畢業，遂懸壺行世。是時粵中風氣尙極閉塞，世俗多不信醫。獨竹君生涯鼎盛，每日來往柔濟醫院及出入城南城西，恆西服革履，乘四夫肩扛之西式藤製肩輿，前呼後擁，容態凜然。路人爲之側目。故當時有謂竹君在轎上觀英文書時，其書實爲上下倒置者，殆好事者故甚其辭耳。竹君以所業張，乃於醫室之外附設福音堂一所，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廣招親友多人，在內宣揚基督教福音，間或批評時政，鼓吹維新學說。於越城中教育界及報界中人大爲傾倒。每週宣講聖經時，座中智識階級及非基督教徒幾佔過半數，其號召之能有可鍾也。又富紳巨賈內眷與竹君作通家好者，尤不乏人。凡年齡相類者稱曰乾姊妹，粵語謂之契姊妹，年齡高者稱曰乾爸爸，乾媽媽（粵語謂之契爺契娘），年齡幼稚者稱曰乾兒乾女。粵語謂之契子契女。由是契爺契子契女之稱，洋洋盈耳。蓋竹君以體弱多病，欲持不嫁主義，故善人呼之爲父而不願人

呼之爲母也。在諸友好中，以住居河南鹽龍里之李二少奶最爲相善。二少奶名徐佩萱，卽豪紳李慶春之孀媳也。性剛俠，好施與，其子李強、李雄均稱竹君爲契爺，竹君每有與創，恆齎珍飾以助無吝色。竹君初募資建褱福醫院於荔枝灣，繼任河南柳波橋側設南福醫院，各耗資巨萬，李二少奶之力爲多焉。竹君行道一年，初在河南北兩醫院倡立演說會，繼設育賢女學爲全粵女學之先聲。一時粵中名士如俞伯揚、周自齊、莊炳漢、王亦鶴、桂廷鑾、梁新武、張嵩雲諸人咸奔走其門，隱居執新學界之牛耳。諸志士中時在褱福南福兩醫院作座上客者有三人，胡衍鴻、程子儀、朱通孺是也。胡字展堂，後別號漢民，時任嶺海報主筆。凡在報界揄揚竹君之文字，多出其手。程爲將弁學堂畢業生，與鈕永建同硯，陶模督粵時任練兵教員。朱爲興中會員朱淇之姪，與革命保皇二黨中人均有往還。竹君每當夏秋兩季，常僱一大花舫（粵語謂之紫洞艇）於河旁，爲避暑納涼之所，胡、程、朱三人日至舟中談笑，視爲故常。是歲史烈士暨如之妹懷然，以避香港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之婚來粵，因與竹君有同硯之誼，故下榻褱福醫院。蓋自堅如庚子殉義之後，陳少白迭向懷然乞婚多次，堅如之兄古愚，以少白早年已納婦生子，表示異議。且授意陳婦美嬌昌言反對，故懷然特他適避之。懷然居粵數月，旋患時疫甚重，唯竹君潛護備至，卒以不起，殮葬及善後諸事，咸由竹君及毛文敏（後改名文明，連縣人，）朱通孺等任之，懷然屢勸堅如義舉，沈毅勇敢，不讓乃兄。一旦戕於大災，滋可惜也。竹君往還紳富中有盧賓岐者，東莞人也，其子少岐少有大志，與竹君相談時事，過從至密，

因有定婚之議。少岐久擬東渡留學，以厄於家庭不果，賴竹君慨然假以旅費二百元，乃得成行。少岐去後半載，竹君忽因事與盧府中人發生嫌隙，遂與少岐日漸疏遠，婚約遂亦無形解散。同時有馬君武者，桂林人，而康氏萬木草堂弟子也，能文章，美詞藻，從廣西至粵攻讀法文。聞竹君在教會演講福音，語涉時政，異常崇拜。自是每次福音堂佈教，恆有馬之足跡，漸露愛戀之意。盧少岐遇之，輒視爲情敵。一日，馬忽在張之客室取去張之詩扇一柄，張四覓無著，旋得馬之法文求婚書，情辭懇切，張不能從，乃以素持獨立主義一語拒之。未幾，馬亦赴日本留學，嘗作張竹君傳登諸橫濱新聞叢報，附以七絕詩一首，舉揚備至。有「女權波浪兼天湧，獨立神州樹一軍」之句。此辛丑壬寅間（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事也。時胡漢民尙在廣州，備聞其詳，嘗語人謂此一幕劇爲驢馬爭璋，可謂詭而虐矣。壬寅廣州有女教育家名杜清持者，適志士曹駕歐，與杜鹿笙杜枚叔爲兄弟行。時與其妹月波創設廣東女學堂於西關，汪千仞、王亦鶴、何子徒、謝英伯、莫天一等均任校董。月波與香港中國日報記者陳詩仲訂婚約，以是粵垣及香港各報時載杜氏姊妹投稿，文名頗著。某兵領海報忽有「杜清持程度優於張竹君」一語之揭載，竹君閱之大憤，乃向胡漢民責難。胡謂出於編輯人之無心，而竹君謂事出有意，雙方爭執漸激，二人友誼遂生裂痕。未幾胡以官費東渡習速成師範，事乃寢息。竹君在粵懸壺數年，以答責學生伍廟藩黃素波二人事發生風潮，經紳商界多方調停始解。甲辰（一九〇四年）伍黃二生赴日本，肄業橫濱山手共立女子中學。竹君亦捨棄所設廣州兩醫院，遷寓

上海日勇割基業。居滬未久，紳商學各界咸歡迎之，尤以哈爾沃人羅迦陵女士及伍廷芳夫義。富商李平書等爲最稱得力，因尊羅迦陵及伍夫人曰誼母，李平書曰誼父。先後倡建醫院數所，其號召之能力殊不亞在廣州時也。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武昌革命軍起，革命黨首領黃克強在香港聞訊，急挈徐宗漢女士赴上海，謀設法入鄂，徐宗漢即前與竹君相善之李二沙奶，原名佩萱，曾於四年前加入同盟會，極努力於革命工作。辛亥三月黃花崗之役，因爲黃克強侍奉湯壽潛，遂嫁黃爲室。及相偕滬，以清吏搜索沿江口庫極嚴，不易偷渡。知竹君在滬交游至廣，爰向竹君求援，竹君乃組織紅十字救傷隊，以外人士結隊往漢口救傷爲名，使黃克強偕喬裝隊員，徐宗漢則充看護婦，因得避免各關津騷擾。九月初七日到達漢口，竹君之力也。民元南京政府成立之前數日，余由美國歸滬，旋詣西華德路訪黃克強，適竹君與胡漢民徐宗漢等均在此。余於壬寅自日本返粵，以盧少岐之函介，與竹君有一面之識，若胡漢民則與竹君爲多年故交，白壬寅因報載紀事發生誤會，至是始和好如初焉。民元以後，竹君仍居上海星加坡路治舊業，惟韜光斂迹，絕不在社會上顯其頭角。時有人見自陪侍伍廷芳夫人觀劇而已。某歲粵人徐甘棠與女醫士羅秀雲一雙老夫婦，在上海東亞酒樓舉行婚禮，延鄰富約及竹君爲伴郎伴娘，新夫婦及男孀相皆年在五十以外，滬報稱爲雙絕。按竹君在廣州成名，實遠在庚子辛丑間，當時一般志士咸稱之曰知女界之梁啓超，其力可見。憶戊申（一九〇八年）夏，陳璧君自南洋東渡留學，途次香港，余招待之於中國報。璧君偶言在檳榔嶼時久耳張竹君名，渴思一

見。某某等告以胡漢民與竹君交厚一段因果，璧君謂竹君不知具同魔力，乃令漢民傾倒若是。即就余書案匆匆作一長函致漢民，托余付郵。後數月漢民從星加坡至港，余問以璧君書作何語。漢民但搖首答曰，璧君真荒唐而已。是又可見竹君魔力之一斑焉。

洪秀全演義作者黃世仲

番禺黃世仲，字小配，別號禺山世次郎。少穎悟好學，讀書過目成誦。弱冠後，以居鄉不得志，偕乃兄伯耀奔後渡南洋謀生，初至吉隆坡，充某賭館書記，華僑各工界團體以不能文，多禮賁之。時閩商邱菽園發刊天南新報於星洲，鼓吹維新學說，風動一時。世仲於工作餘暇，常投稿該報發抒所見，輒被採錄，文名由是漸顯。庚子辛丑（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間，尤利創設中和堂於南洋英屬各埠，工界從之者如歸市，世仲弟兄預焉。中和堂固與中會之別派，其樓頂高懸青天白日旗，揭演革命排滿，至為明顯。世仲遂亦傾心民族主義，尤喜讀香港中國日報，恆不放手。壬寅（一九一二）冬以尤列紹介，歸香港仕中國日報記者，適是歲除夕洪全福、梁慕光、李紀堂等倡議廣州之計劃失敗，黨人梁慕義等殉難者十餘人。廣州嶺海報主筆胡衍鶚、津瑞（藉題對革命黨大肆抨擊，世仲著書斥之，持矛刺眉，異常透關，雙方文戰月餘始息。癸卯（一九一〇三年）康有為排斥仇滿之政見書出世，中國日報與章太炎先後為文駁之，中國報文字亦出世仲手筆。是年鄭貫公身創世界公益報於香港，世仲辭退中國報席，以防其成。其後貫公復發刊廣東報及有所謂報等，世仲均與其事，乙巳（一九一五年）廣州志士潘達微等組織時事畫報，世仲為撰「廿載繁華夢」小說，書中演述富紳周長官途及家庭瑣事，繪聲

繪影，極盡能事，大受社會欣賞。在清季出版之社會小說名著中，此書實爲巨擘。丁未（一九〇七年）世仲自創小報曰少年報，亦提倡民族主義，刊行一載而止。世仲所著洪秀全演義，卽先後登載於有所謂及少年報。戊申（一九〇八年）七月復由中國報以單行本出世，是書係撫拾太平天國遺事軼聞及故老傳說，徵三國演義體編演而成，洋洋三十萬言，章太炎爲之序。出版後風行海內外，南洋美洲各地華僑幾於家喻戶曉，且有編作戲劇者，其發揮種族觀念之影響，可謂至深且巨，乙巳八月馮自由奉孫總理命，自日本至香港組織同盟會，未幾孫總理亦赴南洋，舟過香港，馮自由引世仲及鄭貫公登法輪謁之，二人同時宣誓入會。世仲旋被選爲香港分部交際員。丙午幹事部改選，復被選爲庶務員，於會黨運動及文字宣傳，至爲盡力。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興，九月十八日粵省宣告獨立，各路民軍雲集廣州，世仲與各民軍首領向多意氣相投，因得被委充民團局長一職。時驕兵悍將，扈非常，各將領中間有攜手鎗炸彈至財政司署逼索軍餉者，當局以民團局駕御無方，成爲世仲詬病。壬子三月南北統一告成，胡漢民隨孫總理歸廣東，都督陳炯明棄職他適，瀕行署軍令曰：「黃世仲侵吞軍餉，應卽鎗決，以肅軍紀」等語。簽後置公案上，留交新任執行。胡漢民就新職後，遂如陳令行之，聞者多爲呼冤不置。蓋陳炯明於民元二月，嘗向南京政府電薦世仲爲廣南都督以自代，及將去職時，竟以侵吞軍餉罪名拘禁世仲於獄。未經法院審訊，遽假胡漢民手殺之，而後反覆如出兩人，民黨中人咸爲扼腕。陳少白曰：世仲宜勞革命有年，功大罪小，陳炯明入黨日淺，或不知其過去歷史；

胡漢民宜無不知，就職時應即移交法院依律審訊，以昭公允。倘情罪確實，亦當計功減罪，未置諸重典，乃漢民竟甘仕陳炯明之劊子手而不辭，殊不可解云云。此言不爲無理。先是世仲既長民團局，以生平好用機智，頗得民軍諸首領擁戴，由是恆假各路民軍以自重，屢向當局逼索餉械，當局不勝其擾，有識者已爲世仲危。某日世仲爲其子娶婦，大張筵席，某某等報載各路民軍首領紛紛饋送賀禮，窮奢極侈，所值不貲。及世仲伏法，身後絕非富有，衆疑始解。世仲之兄伯耀亦南洋中和堂會員，嘗任星洲南報及香港各報記者，以機智遠不如乃弟，民國後碌碌無聞，不用所終。

附章太炎撰洪秀全演義序

演義之萌芽，蓋起於戰國，今觀晚唐譚子說上世故事，多根本經典，而以己義飾增，或言或事，率多數倍。若六韜之託於太公，若素問之託於岐伯，則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諸儒因之爲大學衍義；演事者，則小說家之能事，根據舊史，觀其會通，察其情偽。惟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談巷語，亦使田家孺子知有秦漢至今帝王師相之業；不然，則中夏齊氏之不知國故，將與印度同列，然則演事者雖多皮傳，而存古之功亦大矣。禹山世次郎作洪秀全演義，蓋比物斯志者也。余維滿洲入據中國全土，且三百年，自鄭氏亡而僞業定，其間非無故家遺民拚刃致果，然不能聲罪以致討伐，虜未大創，旋踵即休。徵洪王，則三才毀而九法斁。洪王起於三七之際，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圖籍十二年。旋旄所，

執訊獲醜，十有六省，功雖不就，亦雁行於明祖。其時朝政雖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觀者。若石達開、林啓榮、李秀成之徒，方之徐達常遇春，當有過之。虜廷官書雖載，既非翔實，盜僧主入，不時以惡言相詆，近時始有蒐集故事，爲太平天國戰史者，文辭駿驟，庶足以潛德幽光，然非里巷細人所識。夫國家種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祀者愈廣。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豬奴皆知之，正賴演義爲之宣昭令聞。次郎爲此，其遺事得之故老，文亦通俗，自茲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當與尊念葛岳二公相等。昔人有言：舜創人也，余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復有洪王作也。丙午九月章炳麟序。

附黃世仲洪秀全演義自序

余嘗謂中國無史。蓋謂三代直道，業蕩然無存，後儒矯揉，祇能爲媚上文章，而不得爲史筆之傳記也。當一代鼎革，必有無量英雄齊起，乃倡爲成王敗寇之謬說，編若者爲正統，若者爲僭國，若者爲僞朝，吾誠不解其故。良由專制君主享無上尊榮，梟雄者輩即以元勳佐命的名號，分藩食采的銜爵，誘其僚屬，相助相爭。彼夫民族的大義，民權的公理，固非其所知，而後儒編修前史，皆承令於當王，遂曲筆取媚，視其版圖廣狹爲國之正僭，視其受位久暫爲君之真僞。夫三國時代，陳壽司馬光者，見晉武宋太與曹操若也，則上曹下蜀，習鑿齒朱熹者，見夫晉元宋高與劉備若也，則上蜀下曹，而求如世家陳涉，本紀項羽，殆罕觀焉。是綱也，鑑也，目也，祇一朝君子之家譜耳。史云乎哉！是以英雄神聖，自古而今，

其奮然舉義爲種族爭爲國民死者，類湮沒而弗彰也。藉有之矣，其不譽之爲僞王與貶之爲匪逆，其又幾何？吾觀洪氏之起義師，不數年天下響應，發廣西，趨兩湖，克三吳，竟長江之極，下敗閩、浙、燕、齊、晉、汴，林鳳翔叱咤之所及，望者如歸。其間若馮雲山、錢東平之觀變沉機，若李秀成、石達開之智勇器量，若陳玉成、林啓榮、蕭朝貴之勇毅精銳，人材彬彬，同應漢運，卽漢、唐、宋、明之開國名世，足多乎！當其定鼎金陵，宣布新國，雅待文明風氣之先，君臣則以兄弟平等，男女則以官位平權，凡舉國政戎機，去專制獨權，必集君臣會議，復除錮閉陋習，首與歐美大國遣使通商，文物燦然，規模大備。視秦、漢、宋、明政體，又寧多讓乎！惜夫天未祚漢，饑疫洊臻，而貪榮慕祿，戕同媚異之徒，又從而摧之，遂致所事不終，半道失敗，智者方憫焉。而四十年來書腐亡國，肆口雌黃，髮逆洪匪之稱，猶不絕耳，殆由曾氏大事記一出，而媚當王，遂忘種族。旣紀事乖違，而李秀成供狀一書，復竄改而爲之黑白，遂使積憤百年亡國之慘，起而與民壽命之英雄，各國所矚其爲獨立相，迫使通商者，至本國人士獨反相沿而自污之，怪哉！吾蓄慮積憤，亦旣有年，童時與高曾父老談論洪朝，每有所聞，輒筆記之。泊大乙未之秋，識×山上人於羊垣某寺中，適一年廣州光復黨人起義，相與談論時局，遂述及洪朝往事，如敬家珍，並囑余爲之書。余諾焉而叩之，則王人洪朝侍王幕府也。積是所聞旣夥，而今也文明東渡，民族主義旣明，如太平天國戰史，楊輔清福州供詞，及日人滿清紀事諸書，相繼出現，益知昔之貶洪王曰逆曰匪者，皆戕同媚

異忘國頌仇之輩，以狃於成王敗寇之說，故顛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筆之傳記也。爰蒐搜舊聞，並師諸說，及風流餘韻之猶存者，悉記之。經三年，冊是書乃成，其中近三十萬言，皆洪氏一朝之實錄，即以傳漢天之光榮。吾同胞觀之，當知雖無老成，尙有典型，祖宗文物，猶未泯也，亦偉矣乎。時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季夏禺山黃小配序。

「革命軍」作者鄒容

鄒容，蔚丹，四川巴縣人，父業商，家頗豐裕。少聰穎，年十二，五經、四書及史記、漢書，已琅琅上口。父許爲科甲中人，使專攻制藝，然性弗喜，課餘輒從事彫刻，所作頗影篆名手，人以爲天才。父怒，輒施以夏楚，然雅弗喜科舉，倔強猶昔，殆天性然也。父令從成都名宿呂翼文學，益通曉經訓說文，所學乃愈猛進，惟好非薄古人，攻駁程朱及清儒學說，弗體無完膚。呂翼文恐爲所累，擯出門牆。時清廷漸倡新學，蜀吏遣派學生赴日本留學，絡繹於道，鄒亦於蔚丹口笈東渡，時爲壬寅（一九〇二年）春，蔚丹年十八歲矣。既蒞東京，初就神田區同文書院習東文，校爲東亞同文會專爲中國學生而設，一教授彼邦文字及初級科學，以備考入專門學校之預科學校也。時廣州時敏學堂所派學生黎勇錫（仲實）陳美昌（匡一）等，亦在該書院肄業。是歲夏某日余因事詣該書院訪諸同鄉，蔚丹知余嘗偕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支那亡國紀念會，爰托黎勇錫陳美昌等介余相見，互述所志，至爲歡洽，時蔚丹猶未認識太炎也。是秋余以事返粵，蔚丹殷殷送余至橫濱船埠，不圖自是遂成永訣矣。癸丑（一九〇三年）春，留東學界以俄人進兵滿洲，清廷有與俄政府私立撤兵條款之議，大爲震動，特開拒俄大會，公電清廷宣言否認新約，並組織拒俄義勇隊，以備歸國從戎。推藍天蔚爲學生軍總教官，鈕永建

湯燦爲歸國請願代表。蔚丹亦發起大會之一人，且任義勇隊員，翌日從衆會操，赤幾。日政府徇清公使蔡鈞之求，勒令義勇隊解散，蔚丹大憤，適陸軍學生監督姚文夫有姦私事，穢騰學界，蔚丹于上燈後，遂偕友好翁浩王孝緝張繼等五人，排闥入姚寓，批頰數下，持勇刃斷其辮髮，懸諸駿河台留學生會館正梁，聞者極快。事後姚文夫籲求日警逮捕行兇者，蔚丹乃偕張繼等歸上海避之。時章太炎方主講愛國學社，日以文章氣節相砥礪，聲動一時。張繼、蔚丹皆見，太炎一見奇之，許爲少年英俊，稱之曰小友。遇蔚丹有問，請益事，輒循循導之。蔚丹居愛國學社未久，深悟清政府之不足恃，且傷內外志士之不脫奴隸根性，於是發憤草革命專一書，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祛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凡二萬餘言。書成，就太炎求修飾。太炎自語雖淺直，然感動普通社會，非如是不可，遂爲作序，以廣其傳。同志金天翹、蔡寅、陶廣熊等共任刊資，於是年五月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五月十四日蘇報且作「謀革命軍」一文以闡揚之，並爲新書介紹一則。書出後，舉世爲之轟動。同時章太炎所著駁康有爲政見書亦先後出版，與革命軍相呼應，蔚丹遂益知名於時。又有蘇報者，衡山人陳範（夢坡）所主辦，先持緩進主義而漸及激烈主義，縱論橫議，學子宗之，隱然執全國新學界之牛耳。主筆爲長沙章行嚴（士釗），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而從遊章太炎於愛國學社者也。一日蔚丹與張繼、章士釗同在愛國學社締談，太炎乘興挈蔚丹等出飲酒四馬路九華樓，相與縱談天下大事。酒酣，太炎昌言吾

四人既僂刀事，應不分老幼，結爲兄弟。張繼和之，四人遂一拜而定。蔚丹其季弟也。太炎其後因有一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瀘州，快剪刀除辮，乾牛肉作饌，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祇兩頭一之句。無何，清商約大臣呂海寰及蘇撫恩壽以黨人嘯聚上海租界，公然倡亂爲名，屢照會租界英吏，指名要求逮捕革命黨人，及封禁愛國學社蘇報社等團體。英吏竟徇所請，於是歲閏五月初六日分派警探搜索章炳麟、鄒容、蔡元培、吳敬恆四人。適鄒、蔡、吳三人均外出，祇捕去章一人，蔚丹在外聞訊，乃自往租界捕房投到，此癸卯上海大黨獄所由起也。案發後數日，清政府特派知府孫建臣及上海縣汪瑤廷延外籍律師與太炎蔚丹等對簿於會審公廨。蔚丹供稱團匪巴縣人，年十九歲，初來滬以廣方言聲，後至日本東京留學，因憤滿人專制，故有革命軍之作，今年四五月間請假來滬，聞人言公堂出票拘我，故自到捕房投到云云。太炎供辭詳見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茲不贅述。清吏初要求駐滬各國領事引渡章、鄒二人甚力，上海工部局以保障租界內居民生命自由爲趨，堅決拒之。清政府乃轉求駐京各國公使，各使亦以不能侵越領事權限對。此案經會審公廨切訛多次，中西職員僉以關係重大，無法判決，卒將全案移送北京外交部與各國公使直接辦理，然亦延擱多日，迄無辦法。滬上黨人所延律師乃聲稱章鄒等不得罪名，入繫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均屬不合，要求立將控案註銷，以崇法治。故滬上忽有釋放章鄒之風說。清政府深恐此案徒勞無功，遂允採納英使意見，從寬辦結。卒由上海會審公廨宣判章太炎監禁西牢三年，鄒容監禁二年。此驚天動地之大訟案，遂輕

輕告一結束。獄既定，太炎、蔚丹同在獄中罰作苦工。蔚丹年少性剛，往往不耐獄卒侵凌，時相齟齬。又以喫麥飯不飽，益不能平，太炎乃爲之日講佛典，更授以因明、入正理論。日：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在獄歲餘，卒以憤激內熱致疾，太炎屢請獄吏爲延中西醫診治，皆弗效。至乙巳（一九〇五年）正月，勢漸沉重，延綿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竟以不起，年二十一歲矣。翌晨太炎往視，撫尸痛哭，目終不瞑。時距出獄期僅七十日，世人咸疑清吏設法死之。上海劉三（季平）乃收其骨，窆葬滬西華涇鄉黃葉樓旁，同志鮮有知者。自蔚丹不獄後，所著革命軍風行海內外，銷售逾百十萬冊，佔清季革命羣書銷場第一位。各地書肆以避關郵檢查故，多易名販運，或稱革命先鋒，或稱圖存篇，或稱救世真言，或與章太炎駁康有爲政見書並列，而顯稱曰章鄒合刻。此書文辭不如太炎之駁康書，論理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徒以通俗淺顯，適洽當時社會需要，幾於人手一編，卒賴其言爲驅胡廷國之本，功不在孫、黃、章諸公下也。辛亥武昌革命軍興，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孫大總統追念前勛，贈蔚丹大將軍。四川軍政府以禮招其魂以歸。民十一年冬，章太炎始由劉三探知蔚丹葬所，遂同諸友好贖資爲修治墓道。民十三年四月某炎、于右任、張繼、田桐、劉三等二十餘人同詣華涇鄉舉行公祭，太炎更爲作表刻石焉。今太炎、田桐、劉三先後隨蔚丹於地下矣。國事如斯，安得爾方抗戰健兒及後方公務員，皆如昔年革命軍馬前卒鄒容者耶？附錄太炎撰革命軍序文如次：

蜀鄒容爲革命軍方二十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迴避。然

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止唱者，而莫與爲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墜吾實事。夫中國吞噬於逆胡，已二百六十二年矣，幸割之酷，詐暴之工，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尙有呂留良、曾靜齋、周華等持正義以震聾俗，自爾遂寂泊無聞。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爲敵者，會李鴻、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爲人策使，顧勿問其是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士也。其所操持，不浴國而金幣餘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几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謬戾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卽以身家殉滿洲，繼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他，悖德逆倫，並爲一談，牢不可破。故雖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非洪氏之敗，不盡由計劃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爲難耳！今風氣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爲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爲溫藉，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歸味而不知語言，主文諷切，勿爲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義師再舉，其必墮於衆口之不便，概可知矣。今爲書，壹以叫喚恣言，發其慚恚，雖歸味若唯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祇悔，以是爲義師先聲，庶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反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快發智識，則其化遠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聞之，同族相伐，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割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

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畧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章炳麟序

興國州人曹亞伯

曹亞伯，湖北武昌興國州（民國改稱陽新縣）人，太平天國用兵湘鄂時，興國州人膽募者極衆，而立功亦至偉。劉成岳著太平天國戰史題詞，有「興國州人策異勳」一句，即指此事。亞伯賦性率直，嫉惡如仇，自幼居鄉，每聆鄉中（老述太平軍當年起兵殺賊遺事）輒眉飛色舞，油然而萌種族思想。稍長肄業兩湖書院，時任書院山長，爲梁鼎芬，嘗仰承鄂督張之洞意旨，日以誘導學生效忠滿清爲事。亞伯以諸生多熱中利祿，不脫奴隸根性，遂呵之曰：「無氣骨」，或曰「走狗奴才」。同學中惡其好使氣罵人，或以「曹瘋子」三字報之。癸卯甲辰間（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亞伯初結識武昌基督教聖公會牧師胡蘭亭黃吉亭等，胡均有心革命，常於說教講道時，假基督捨身救世等語爲宣傳革命資料。亞伯與之志同道合，遂亦皈依基督教。未幾相與發起一革命團體，名曰日知會。其會所均附設於武昌、漢口、長沙等處之聖公會內。一時湘鄂兩省志士，如鄂之劉貞一、馮特民、季雨霖、朱子龍、吳貢三、李亞東、梁鐘漢、石志泉、張難先、吳崑、殷子衡、吳兆麟；湘之黃軫（後更名興字克強）、劉揆一、禹之謨、宋教仁、易本義、陳天華、胡漢諸人，咸陸續附入焉。甲辰九月黃克強、馬福益、劉揆一等謀在湖南起事，亞伯至長沙助之，不幸期前事洩，黃克強潛避於長沙吉長巷聖公會黃吉

亭寓所。後乃乘二人肩輿，垂下轎簾，亞伯與張繼二人各懷手槍，緊隨其後，卒獲脫險。乙巳（一九〇五年）冬，省志士雲集日本東京，亞伯與焉。是歲七月孫總理自歐洲抵日本，遂與黃克強聯合旅日全國各派革命黨人組織中國同盟會，第一次成立會假座赤坂檜町黑龍會所，馮自由預約亞伯赴會。當各寫盟書時，亞伯自書籍貫曰興國州。有廣西人某不知有興國州地名，以爲鬼戲。亞伯曰：「君不知太平天國大敗清軍時有興國州人包打洪山之事乎？」（專員劉著太平天國戰史）若興國州人，你們兩廣的天王洪秀全焉能安然在金陵登基也。」衆笑解之。丙午（一九〇六年）夏秋間，亞伯自日本赴英國遊學，道經香港，偕張繼訪馮自由於中。日報，馮自由請其任駐英義務通信員，亞伯慨然不辭。在倫敦數年，日操其不規則之英語，向外人宣傳中國革命，孜孜不倦。己酉（一九〇九年）孫總理自南洋赴英倫。亞伯介紹吳敬恆入同盟會，且向留英同志籌款八十金鎊助總理旅費。及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總理復至倫敦，嘗邀亞伯與吳敬恆結伴歸國，亞伯以辭。民元夏秋間，鄂省民黨有國民黨與共和黨兩派之爭，共和黨孫武一派以素與都督黎元洪有好感，頗佔優勢。適亞伯自英回，黎元洪與彼爲舊識，特邀入幕府贊勳機要，國民黨乃大得其助。其後卒爲共和黨所擠，不安於位。民二贛寧討袁軍失敗後，亞伯東度謁孫總理，參加中華革命黨之討袁工作。民二中華革命黨既成立，陳炯明等在南洋表示異議，另創水利速成社以相對抗，孫總理乃派亞伯及陳耿夫二人至南洋各埠，向華僑黨員宣佈改組宗旨。民六六月總統黎元洪被督軍團逼脅解散國會，國人犬憤，孫總理在上海方圖起兵。

護法，而繼於經費，會有素與亞伯相識之美籍某國醫士告亞伯曰：如孫公有起兵護法之決心，某國願助資百萬。亞伯以告總理，總理大悅，惟囑亞伯堅守秘密。亞伯曰：吾乃基督教徒，豈指天爲誓。自是每營夕陽西下，亞伯恆偕女友吳口口乘馬車遊行各馬路兜風，順道至虹口某醫士寓所擲去大皮篋一具，其中纍纍皆各國鈔票，外人雖偵伺嚴密，無疑之者。未幾遂有程璧光率海軍南下及廣州召集非常國會之舉，亞伯之力爲多焉。事後亞伯擬措資創辦亞林臭藥水廠，求助於總理，總理助以萬元，卽酬其是役奔走之勞也。此事已隔多年，亞伯以信誓旦旦，諱莫如深，有時酒後狂醉，始爲老友道之。民十十月總理督師北伐，駐節桂林，亞伯隨行。嘗因細故與參軍某不協，某令侍役勿爲其供食，亞伯大窘，陳少白憐之，乃使就食於己室，少白每日例與總理同桌而食，至是乃特爲亞伯設供，禮之逾恆。某以是遷怒於少白，亞伯意不自安，遂偕少白先後返廣州，逢人必訴某氏兄弟閉塞賢路，妨害大局等事，聞者多爲不平。時陳炯明方經力抑制北伐軍進展，知亞伯與某氏兄弟有隙，且素得海軍將領溫樹德等心，遂多方聯絡，備致推崇，懷德惠海軍將士宣言中止北伐，謂「某氏歷年攬權伐異，妨功害能，吾等非釜底抽薪，不足以保全總理。」亞伯感之，以告少白，少白曰：「北伐關係大局安危，君與某氏發生惡感，乃屬私事，安能因私害公！」馮自由適在座，亦謂亞伯曰：「陳派謀不利於總理，盡人皆知，君萬勿捲入漩渦，爲君計，應立卽避嫌離粵，庶免危險。」亞伯憤然顧余曰：「卻是你從前介紹我入同盟會之過，今日他們如此忘恩負義，我倘有不測，惟君是問。」少白與馮自由

力勸之。亞伯卒從陳馮等言，快快歸滬。行後不及兩月，而陳部叛變圍攻總統府之禍作矣。亞伯自是厭聞時政，以亞林臭藥水廠售諸五洲大藥房，在崑山購地數十畝經營農業，差足自給。民十五國民革命軍入江蘇，亞伯號召鄉民起義於崑山，附近各鄉聞風響應，革命軍某文隊疑亞伯屬投機分子，誘禁之於上海司令部。亞伯移書上海交涉使郭泰祺求援，郭以告蔣總司令，蔣立下令開釋。亞伯既脫罪，謂國民黨改組後，一般青年多數典忘祖，鄙視一輩，皆由不知革命歷史所致，遂發憤搜集其多年珍藏之日知會文書筆記，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等等，編輯成書，題曰「武昌革命真史」，凡數十萬言，民十八特託中華書局舊友陸某代其發行。出版未久，在京鄂人吳某等謂曹著批評起義人物過於露骨，且抹煞起義之各團體，而獨歸功於日知會，有失公道，遂聯名呈請黨部禁止發行，并沒收之，中華書局因之損失不貲。亞伯受此打擊，決意擺脫世事，專心學佛，且禁絕葷腥，盡改其平日好使氣罵人之故態。嘗語人曰：「吾輩革命黨人作孽過重，惟有竭誠念佛，足以懺悔一切，死後庶免淪入畜生道。」等語。大有拋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概。民二十五元旦嘗至蘇州章太炎宅祝壽，人見其鬚長盈尺，道貌盎然，迥非昔比。民二十六秋日軍犯滬，崑山附近戰區，迭受日機轟炸，亞伯猶念佛農舍，不願遷避。至十月某日滬報忽載其圓寂消息。時在崑山失陷之前半月。生平友好以交通阻塞，無從弔唁，咸爲哀悼不置。然亞伯能於所居未淪陷前作大解脫，得免身受阿鼻地獄之慘，當是佛學有得之效，不可謂非幸事也。

日知會首領劉敬安

辛亥武昌義師之發動，衆咸歸功於同盟會員所組織之共進會及文學社，而不知共進會及文學社，成立之前八九年，已有一日知會爲之先導。日知會蓋庚子唐才富有票一役失敗後湘鄂二省之革命策源地也。發起日知會之主動人曰劉敬安，籍湖北安陸府潛江縣，生於清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年），原名貞一，敬安其字，又號靜菴，皈依基督教時道號保羅，系出世家，有兄弟四人，敬安居長，少有志新學，尤熱心救世，稍長卽投身武昌基督教聖公會爲信徒，隱然以普渡衆生爲己任。癸卯甲辰間（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以國是非，決非和平手段所能匡救，遂另創日知會爲革命運動機關。其地址卽附設於武昌高家巷聖公會之內，表面爲閱書報社，實則藉以散布各種革命書報於軍學紳商各界，而謀軍事上之活動。所散布之宣傳品，有章太炎著駁康有爲政見書，鄒容著革命軍，陳天華著猛回頭，警世鐘，吳之銓著孔孟心肝等等。復設印刷所於黃州，凡運動革命之出版品，皆使同志殷子衡、吳之銓（貢三）等廣爲印送。以學界易於散播，兵士傳播頗難，故每於夜間或兵士出動之時，由營中同志祕置革命小冊於各兵士之床，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猶以爲未足，更設法求入南湖馬隊營營長黎元洪部爲書記，以故兵營中大小消息莫不知之。其分會及書報社遍設於鄂省之黃岡、湖南之長沙、江西之九江

等處。武昌聖公會牧師胡蘭亭及長沙聖公會牧師黃華亭、九江聖公會牧師胡厚齋均力助其事，而收效益巨。各地先後入會者，鄂省有殷子衡、朱子龍、吳峴、馮特民、季雨霖、李亞東、張難先、張統、宛思演、劉堯激、熊十力、郝可權、徐叔淵、趙光華、熊飛宇、曹亞伯、梁鍾漢、吳貢三、石志泉諸人，湘省有黃克強、宋教仁、胡瑛、陳天華、易本義、劉揆一、禹之謨諸人，贛省有李獻彬、陳義山、查冠英、黃茂才、劉慶雲、楊器之諸人，皆各省紳商軍學各界之有爲青年也。甲辰黃克強、劉揆一等謀起義於長沙，言長卷之聖公會所亦爲秘密運動機關之一。及十月十日在萬壽宮轟炸湘省大吏之計劃不幸期前失敗，克強匿於聖公會，賴黃華亭、曹亞伯庇護之力間關出險，而在鄂之經營不免大受影響，然其志不爲少懈。於宣傳基督福音及革命真旨外，更兼任聖公會所設之武昌文華學院漢文教授以自掩。嗣乙巳（一九〇五年）秋京同盟會本部成立，留東日知會會員先後加入，武昌日知會亦遵命改組爲同盟會鄂分會，由是進行愈力。軍學兩界之同情者絡繹於途。每逢星期假日，兵士學生至會所閱報者，座爲之滿，陸續簽寫誓約者爲數不下萬人，丙午（一九〇六年）春以軍界運動漸告成熟，欲在鄂省乘時大舉，特派同志吳峴（壽天）至香港謁黃克強求接濟餉糈，適黃克強赴南洋未返，馮自由乃歎吳於中國日報，使在港候之。兩月後克強始返，以南洋之款未能遽集，遂遣吳回鄂，囑轉告誓爲忍耐，須候華僑方面籌得巨餉乃可發動。是年夏孫總理以法國當局有贊助中國革命之表示，特派廖仲愷駐天津，佐法武官布加卑繙譯中國各省革命消息，復派山西人喬義生隨法武官

歐極樂 (Captain Osei) 巡遊長江沿岸各省調查革命黨實力。是歲五月初八日，歐極樂等抵武昌，敬安預得電訊，乃率會員多人渡江至漢口迎之，既蒞會所，軍學兩界到場歡迎者千數百人，極形擁擠。歐演講法國革命之往史及中國不得不革命之理由，聽者莫不感動。散會時并拍照紀念。昨巡警道馮啓鈞之密探亦雜入叢中，因得盡覘其實，以在場多軍界人物，未敢盪浪舉發。是歲十月，奔鄉醴陵革命軍猝然起事，與清軍劇戰經月而敗，黨人蕭克昌、蔡兆南、劉道一、馮之謨等死之。清吏藉此大興黨獄，武昌日知會職員劉敬安、朱子龍、殷子衡諸人，均在懸賞緝之列。日知會會員中有郭堯階者，醉心利祿，遽向馮警道告密，馮遂會同總兵張彪於十月二十九日率兵四五百人圍搜聖公會堂及各員住所，先後逮捕敬安及朱子龍、梁鍾漢、胡瑛、李亞東、季雨霖、吳貢三、殷衡、張難先等九人，並檢出名冊四本，牽連軍學兩界甚衆，敬安之父及兄弟亦被拘繫獄。鄂督張之洞派武昌府趙楚江，督署委員鄭保琛及江夏縣夏口廳等在武昌府衙門五福堂嚴刑取供，敬安等均供認實行革命不諱，惟對於清吏強指劉敬安即萍醴黨案有關之哥老會頭目劉敬安一語堅不承認。清吏逼令敬安供招，迭用藤條笞背一千四百下，血肉橫飛，肉盡骨見，死而復生者數次。刑訊後，同獄股子衡嘗用白布手巾拭其背血，留作紀念。閱一年為敬安所見，乃題數語於血巾上，曰「褫刑傷血，承思淚，傷大病枕，汝實吾患難中之紀念品，而亦實吾紀念之恩膏之一要件也。吾安忍棄之，吾焉得不留之。戊申重陽之後一日保羅誌於湖北之模範監獄中」云云。九人下獄後迭經嚴刑逼供，時聞有斬決之訊。聖

公會黃吉亭牧師，乃請美人孟良佐牧師及吳德施主教致電北京美國公使樂克帝，向清政府極力營救，而同志吳祿貞、程家樾時在北京，亦屢向慶王肅王條陳，主張勿殺黨人，以免加增漢滿種族惡感。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外交部遂電知鄂督，有「關於聖公會之日知會劉敬安等從緩辦理」之一語，此案延至第二年丁未（一九〇七年）五月始確定罪名，敬安與胡瑛均定永遠監禁，餘人則分別監禁十五年或十年不等。敬安在獄時信奉耶穌教者頗不乏人。岡獄之殷子衡一日叩敬安曰，連夜聞君祈禱之聲何爲。敬安曰，維摩詰病在斗室，佛法及於三千大千世界，耶穌降生馬槽，福音遍傳，南北二極；予持耶穌之名，求救中國之苦，身在縲紲，心在天堂，汝未觀新舊二約乎？三界唯我，有所歸依，卽不亂也。自度度人，汝其急信道以求解脫患難中之業障乎？予衡聞言五體投地，自此日從敬安學道，於極苦中求至樂。（以上數語出自子衡獄中日記）同獄有因弄醴黨案入獄之湘人歐陽道垠，豪傑士也，性剛直而不能下人，見敬安等研究福音，早晚禱告，頗以爲異，敬安乃不惜瘡音苦口，開導以基督設教真理，歐陽豁然領悟，日就敬安請益，如親師長。是年六月敬安大病，垂危床褥七十餘日，賴從其學道之諸友獄卒等殷勤奉侍，潛餽藥餌，得不死。病愈後乃與同獄胡瑛、吳貞三、李亞東等秘密組織「中華鐵血軍於獄中，陰與日知會會員變名分設之各種機關通聲氣，實爲日知會破案後革命運動之中堅。迨辛亥夏舊疾復發，是年十月十六日竟死於武昌模範監獄。獄吏及衆囚久受其熏陶，愛敬如慈父，死時皆

撫尸痛哭，且遣使飛報聖公會，中西牧師聞耗哀痛，迅至獄中，昇屍至武昌聖馬可堂厚殮之。入棺之頃，敬安老母痛不欲生，見屍幾不辨爲其子之真相。蓋骨瘦如柴，年僅三旬餘，而鬚髮盡白，其爲國所受之苦，可以想見。敬安死後三月，而武昌革命軍起，中華民國由斯產生，敬安有靈，其可瞑目耶。

劉敬安與劉家運

余與鄂省日知會首領劉敬安從無一面之識，昔在清季丙午（一九〇六）嘗由曹亞伯介紹，與敬安及日知會幹事馮特民通書二次，敬安署名或稱敬菴，或稱靜菴，向未簽署家運二字。余當時固不知敬安有家運之別號也。是歲十一月鄂吏假搜捕萍醴起事餘黨名目，且懸重賞購緝劉家運。及敬安被逮，清吏強逼其供認劉家運，而敬安始終否認之；究竟敬安是否卽家運，余及當日湘鄂諸同志黃克強、宋教仁等多未知其實。民元後曹亞伯語余，謂敬安與家運同爲一人，其所著武昌革命真史，內載殷子衡獄中日記，有「劉公敬安名貞一，道號保羅，家運其別字也」等語。亞伯與敬安同屬日知會主要人物，子衡更與敬安同獄多載，均稱家運二字爲敬安別號，由是黨人中編述史傳者，遂認敬安家運同是一人，一見於孫總理自傳，二見於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及大風旬刊十六期所載革命逸史，三見於劉揆一著黃興紀傳。民二十八年九月余忽接日知會老友吳崑（壽天，又號壽田）從宜晉來書，力言敬安與家運非同一人。囑爲更正，原書照錄如左：

自由老兄先生有道，別十餘年矣，動定如何？深爲系念！近閱大風報，知老兄尙殷殷於革命史之紀述，紀實闡幽，其盛事也。惟家運一篇實不可不以更正。蓋劉靜菴與劉家運本是

兩人，因劉家運有賞金五千元，當時官吏遂以劉靜菴代之。事後劉家運又由湖南捕獲送鄂，曾與同監之殷君十恆（此人尚在）晤談兩次，以後則不知其下落。此事敵友張石隸先作劉靜菴碑陰，言之甚詳，已囑其直寄一份與老兄一閱，便知其真相矣。特此上頌著安。弟壽田吳崑謹啓，八月二十九日。

吳崑即拙著所載丙午年回劉敬安派赴香港訪謁黃克強，余嘗招待之於中國日報。月之老友也。民二會當選衆議院議員，自民十二國會非法解散後，即已不通音信。近忽移書爲故友劉敬安闡以真相，洵於黨史補益不鮮。張難先與敬安爲同獄九君子之一，其言至有根據。吳書來後不及半月，張難先所撰烈士劉靜菴先生墓碑及碑陰二文亦至，更足證明家運爲湖南哥老會黨要頭目，與敬安非同一人，爰亟爲錄出，以正前誤。

烈士劉靜菴生墓碑及碑陰（已刻）

清光緒三十一年冬湖廣總督張之洞，令按察使梁鼎芬會司道七八輩鞠囚，時一囚慷慨言中國危殆，觸鼎芬怒，笞之；囚怒，詈鼎芬，鼎芬怒，益笞，囚益益詈，鼎芬益益笞，囚自首至踵趾盡寸膚完，瀕死者數，稍蘇，仍戟手罵不絕，當時號爲鐵漢。卽辛亥前吾鄂革命黨首領潛江劉靜菴先生也。先生少隨父琪讀，縱觀六經諸子，並究心閩洛姚江，旁逮內典道藏，罔不學，學俱有心得。稍長，見中原多故，投鄂軍爲管帶黎元洪司書記，欲假軍隙作根基進行改革，有呂大森、胡瑛、朱元成、何季廷等設機關於武昌，名曰科學補習所，以愚官府耳目。先

生與宋鈍初先後入所，急謀聯合湘省，期於清那拉后壽節舉義。亡何湘軍潰，破獲機關，得鄂中祕密，湘撫飛章報鄂督接洽，時甲辰十月，鼎芬方官武昌知府，承旨封科學補習所而逮捕黨人，先生亦被逐於黎氏。旋清廷命鐵良南下搜括財賦，先生聞之怒，密令胡瑛、王漢偵刺之，不中而漢死，先生益憤，復勾合同志圖再舉。先是美教堂設有日知會，卽教士閱報所也。先生素善其會長胡蘭亭，因緣爲會中司理，將藉其地爲機關，集同志。會例星期演講，先生每登壇，痛述大局危亡狀，以輸其革命誠義。不數月，軍學界大感動，相率入會者達數千人。更設東遊預備科及江漢公學，廣事號召，至於教會之閱報室，遂變爲革命黨之根據地矣。湖北黨務自科學補習所撓敗，經先生呼籲，聲勢復振。孫總理在海外聞訊，大喜，爰派黃岡吳同志峴，與法國同志歐幾羅，來鄂視察，以期大舉。歡迎時，歐幾羅不知有暗探，倡言中國應如何從事革命，語瞬息傳遍，當路側目。時丙午五月也。及秋萍醴事起，勢綦張，孫總理在任京，謂時不可失，派胡瑛、朱元成、梁鍾漢等同鄂，晤靜菴，謀響應。適無賴郭堯階者，以遊學識胡瑛，偵悉內情，告密於巡警道馮啓鈞，馮捕先生及胡瑛、朱元成、梁鍾漢、季雨霖、李亞東、殷子恆、吳保春並難先九人，以擧賞金。初鄂督得諜報，云長江下游匪首爲劉家運，因懸賞萬金緝，郭卽指先生爲家運賀之，先生急走黃陂，遷騎追及執還，對簿之日，鼎芬、啓鈞必欲先生自承爲家運，並迫供同黨。先生名貞一，字靜菴，一字敬菴，在軍名大雄，故始終違拒，第本已爲革命黨，不涉誰何。後家運被獲，與殷子恆同監，實另一人也。卒羅織成獄，十二月二十

六日已部署行刑矣。忽聖公會教士，羣起聲先生冤於領事公使，爲直於內外部，下鄂督，得不死，仍判以永遠監禁。竟於辛亥五月瘦斃獄中，年二十七，距起義方三月，嗚呼痛矣。先生之在獄也，學行益進，禁卒囚徒俱感化，願爲弟子者數輩。一日納一囚，猙獰兇悍，吏卒畏憚，移與居，久之，和易過他囚。先生平居不苟語言，儀止莊肅，賓朋過從，雖最輕佻者亦莫不敬容相對。以國難不娶，沒後，令以弟子應松嗣。去年湖北省政府政務會議議決，公葬先生於武昌東郊伏虎山之麓。系曰：使公遲數月死，得見專制推翻，吾輩亦有歸矣。噫嘻矣耶！聊壽貞石，以爲吾黨紀。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一日，沔陽張難先撰此書，大冶許長清刻石。

碑陰（待刻）

靜菴烈士碑文刻竣後，覺有一事，猶須詳說者，如海內刊物，多誤言劉家運即劉靜菴是也。此事一見於中山先生之自傳，見於劉揆一先生之貞與紀傳，其他以訛傳訛者，尤指不勝屈。茲事弗辨，則後世幾只知有劉家運，而儕劉靜菴於烏有虛無之列，或渾渾菴菴家運爲一人。因孫劉之言論有力，而訛傳周徧海內故也。今試以致誤之由，一一剖白之以明真象。丙午冬余輩八人被逮，微聞官府指逮捕之劉靜菴即家運，俱驚愕，以靜菴向無此名之比對簿之按察使梁鼎芬必欲靜菴自承爲家運，靜菴抵死不承，只慷慨自承爲革命黨耳。先是湖督張之洞據直督袁世凱電，謂得日本探報稱，江上下游巨匪爲劉家運，適萍醴獄興，之洞舉家運、胡瑛、朱子龍等併案立格偵緝。有同邑郭堯階者，因友人之介紹識余，厭其儂薄也，輕之，惟索嚴拒其

往還。會余方組織科學補習所，因緣得識俱瑛、宋教仁，東渡留學，與教仁尤暱，堯階歸國，教仁抵書靜菴爲之延譽，且謂湖北黨務須與商洽。余戒靜菴無輕信，謂堯階浮薄，非可與計大事者，靜菴以余繩人刻，置之，堯階好冶遊，真日商四千金，控訴夏口廳，拘其兄追比，堯階計無出，見名捕劉永運懸賞萬金，胡瑛、朱子龍各數千，心動，時湖北黨魁羣望屬靜菴。自歐幾羅來後，風聲益大，賞緝中雖無靜菴名，然官廳與社會之注目均在靜菴，靜菴不自安，遂匿黃陂，堯階即詎靜菴爲家運，告密巡警道馮啓鈞，導索黃陂村中。其實家運乃哥黨渠魁，久居溢長江上下游者也。胡瑛、朱子龍、梁鍾漢適至中山先生命回鄂，謀響應堯階，其謀報均來自日本。弄體事起倉卒，湖北黨人未嘗濡迹其中，故賞緝牘中無靜菴名，堯階深悉黨部內情，以姓同事同時牽合而株連之，於是搆成冤獄，未幾家運在湖南被捕，遞解來鄂，與殷子恆同錮一處，數月提付他所，竟不知所終。一時士論，謂家運既不自破捕，湘，則靜菴與家運顯是兩人。承吏旨者，既欲誣指靜菴爲家運，靜菴焉死不承，乃復酷刑毒逼，案牘盈尺，不料家運竟獲，則官廳之誣陷何以自解，且恐吾曹廉其隱而窘之，乃謀竄取家運移置他監爲名，即牽連別案置之死以滅其跡，此當日官吏移甲換乙手段，儻不憚技，以規避處分者也。余撰靜菴碑文，雖知事實經過如此，然局外言人人殊，密不能不存慎，論事。邀集同黨之見在者，李君亞東、梁君瑞堂、劉君保春、殷君子恆，並請日知會與靜菴同屆數年之胡蘭亭、葉吉亭兩會定，及歷來參預日知科學兩團體之曹君亞伯、丙午夏與歐陽鑄鑄備來之吳君岷、吳君明、吳君明，我自中

山所來，從未見靜菴有家運名。胡君曰，余與靜菴朝夕相處，烏有此種。而嚴君並謂家運實別一人，與我同監，隨取丁未二月十四日漢報一紙宣示，標題爲湘省又獲劉家運，其言曰：去歲在黃陂拿獲之劉家運，研訊數次，自供爲敬菴，僅認爲革命黨，不認爲劉家運。現聞湘省又拿獲一劉家運，究竟孰真孰僞，將來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由此觀之，可想見當日之官吏張皇失措，不料不以詭謀消滅其事矣。此外諸同志均不認靜菴有此名。靜菴本烈丈夫，既已承爲革命黨，當無佯生餘地，其名果爲家運，又何苦志死茹刑，爲此無意識之狡展耶？且靜菴學人，其原名或曰大雄，或曰真一，而字則爲靜菴，或敬菴，俱寓有深意，何取此凡俚之家運二字。是年在文華書院書一聯曰：「大塊噫氣嗟勞苦，帝天無言遂生成。」自署丙午年重陽前一日敬菴劉子書。又前三日書一聯，署曰靜菴書。現在前聯存文華校長盧春榮家，後聯存胭脂巷張祿侯家，有目共睹。黨爲應付環境計，常有變姓名以避偵伺之法，靜菴既身爲領袖，其化名當秘示親切會中之黨員，以便應付事機，何以會中會外任有機要者，概無一人知之耶？據上種種爲證，則靜菴家運迥屬二人，已無絲毫疑問。維孫劉等紀載訛誤之由來，有說明之必要也。吾鄂自來風氣，尤抵恥華聲，厭標榜，本誠實面，不爲時賢所注意，匪第丙午爲然，即辛亥上年，譚人鳳奉派來鄂，視察黨務，謂王玄奔蔣翊武如田舍翁，李長齡若老學究，羅良駭似執待子，即可見黨人彼此之意態矣。鄂中內地黨人多自困爾來，丙午以前咸無赫赫名，萍醴事起牽涉及鄂，聲譽始大，故傳者祇能舉萍案之名名之，初無暇詳夫實在也。日復一日，誰以傳訛，

於靜菴之名爲家運二字所奪，以轟轟烈烈之奇男子，因名字之訛誤，幾成爲全身疑案，詎非吾輩極痛心之甚乎，所以余於靜菴之名，急於別白糾正，不絲毫就也。碑文體尙簡要，未克詳述，因復列碎陰如右，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夏張難先補記於東湖之恩舊者。

記上海志士與革命運動

廣學會及大同報

上海爲我國內外之交通孔道，自海禁以後，各國教士絡繹來中土宣傳基督教義，羣以上海租界爲樞紐。英美二國人士李提摩太、林樂知、李佳白等特創設廣學會及大同學會學文化組織，專繙譯基督教經典及歐美史地科學等一切關於文化之書籍。如泰西新史覽要、普法戰史、格致彙編之類，無慮數百種。國人之談新學者，莫不奉爲津梁。廣州雙門底之聖教書樓，卽以販賣廣學會出版書報爲營業，孫總理及康有爲之倡導維新，大都得力於是。及甲午戰後，士大夫漸知變法之急務，此項譯本尤風行一時。故自西歐之文化東漸而言，廣學會及大同學會繙譯之功，實爲不朽。又該會附刊有大同報一種，係週刊或旬刊，亦爲我國最老之刊物。出世數十年，未嘗或輟。於啓導新知，甚有價值。

時務報及昌言報

時務報旬刊出版於丙申年（一八九六），爲汪康年、梁啓超、夏曾佑、章炳麟等所創，專提倡變法，批評時政，議論新穎，轟動一時。吾國雜誌之倡導改革者，該報實爲先河。該報經理人爲汪康年，號穰卿，嘗發刊上海中外日報，清代名進士也。社論除梁啓超、章炳麟外，尙

有康有爲弟子麥孟華、徐勤、劉楨麟諸人。所撰述文字，大都驚世駭俗，頑固士紳多爲側目。羣炳麟於乙未年（一八九五）嘗入康有爲所設之強學會，故梁啓超邀與同事。是時孫總理陳少白與康梁師徒同倡新學，尙無革命保皇之派別，故丁酉年（一八九七）橫濱華僑鄭汝馨、馮鏡如等創辦學校，求師於孫總理，總理爲薦梁啓超，梁以學不能行，乃改推徐勤自代焉。繼時務報而起者，尙有康廣仁、吳介石、陳繼儼等所設之澳門知新報，及韓文舉、韓翼首等所設之滄戶東亞報，與時務報同一論調，主筆政者，皆康門徒侶也。時務報出版二載，以汪康年、梁啓超二人互爭主權，聚訟不休，結果爲汪所勝，遂易名昌言報，章炳麟仍任筆政如故。會戊戌（一八九八）變政，康有爲恃清帝勢力，遽以明令派梁啓超赴滬督辦官報，欲收舊時務報爲官報。梁未行而禍作，卽昌言報亦不免於封禁，汪章諸人咸避地隱匿。是年冬，梁復發刊清議報於橫濱，大唱勤王之論，是爲庚子（一八九九）年唐才常漢口富有票一役之導線。

經元善之獄

戊戌政變後，清廷遂有廢立清帝光緒之議，至己亥（一八九九）冬此說愈盛，清廷竟以是徵求各督撫意見，賴江督覆電，有「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難防」語，而光緒之位得以保全。時滬上志士深染康梁餘毒，尙不知革命排滿爲何物，甫聞廢立之說，卽號召紳商學各界開會反對，以經元善、蔡元培、黃炎培等爲之倡。衆主張聯名致電清廷抗爭廢立，推上海電報局總辦浙人經元善（字蓮珊）領銜，電文署名者凡一百三十二人。清廷令捕元善，署名者咸

樓樓自危，元善亡走澳門，清廷復照會澳門葡督拘捕，葡督詢其請，禁之於澳門，續與革命黨謝纘泰代表來香港總督下力向葡督營救，始免於難。此庚子年（一九〇〇）正月事也。正氣會及自立軍

己亥冬湘人唐才常與康有爲啜啓超諸人決議在長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運動各省會黨及革命黨之資，才常任之。向海外華僑募集餉精，濟義師之責，康梁師徒任之。才常應請各方，至有權術。劉康梁曰勤王，對留學生則曰保國保種，故各方咸爲之用。留東學生先後歸國參加者，有林錫圭、秦力山、吳祿貞、戡元丞、沈翔雲、黎科、傅慈祥、蔡丞煜、劉伯剛、吳念慈、李炳寰、蔡鍾浩、田邦璿等二十餘人。才常初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假用曰入田野橋次名義，榜其名曰重文學社，陰則組織正氣會爲策動機關。手訂章程二十餘條，文中有一非我種類其心必異，及「君臣之義如何能廢」等句。旋又易其名曰自立會，稱其軍曰自立軍。進行年戰，成效漸著。湘、鄂、皖、贛之哥老會類目多與聯絡，所富，票散放於沿江各省者爲數甚夥，勢力日益膨脹。康康梁所許軍資多爲少數保皇會首領中飽耗，屢電催海外接濟，均爽約不至。才常初定七月十五日各路並舉，以餉精不足，於是數數展期以遷就之，日久風聲外洩，延至是月二十八日，而漢口自立軍之總機，部遂被清吏大舉搜索，才常及同黨二十餘人死焉。餘黨紛紛逃避海外，駐滬辦事處之東文學社旋亦瓦解。

張園之國會

尋常於舉敗之前一月，嘗於六月間假庚子拳匪事變人民類自行保種激國爲辭，邀請龍上楷代名流開大會於於張園，美其名曰國會。蒞會者有容閔、嚴復、章炳麟、文廷式、葉瀚、張通、譚、吳葆初、朱恕、龍、譚、沈、馬、畢、戩、元、丞、狄、葆賢等數百人。公推香山容閔爲會長，侯官嚴復、副會長，才常爲總幹事，林錫圭、沈、龍、譚、狄、葆賢爲幹事。成立後大出清吏之忌，以等值拳禍猖獗，無暇禁阻。上海各日報中爲之鼓吹者有同文滬報，是報即章文學社教習日人田野橋次所設，才常等在滬活動甚得其力。時國會中參加分子至爲複雜，除才常及其密友數人外，鮮不得參預自立軍機密者，餘人大都震於國會民權之新說，乘興來會，非有如何確足之宗旨也。逮開會後，首招畢永年章炳麟二人之反對，永年以鄉韻力勸才常斷絕康有爲關係。才常利保皇會資，堅不肯。相與辯論一日夜，失聲而去。炳麟才常不啻一面排牆一面勤土，既不承認滿政府，又稱擁戴光緒皇帝，實屬大相矛盾，決無成事之理。因宣言脫社，勤辦與絕。未幾漢口自立軍事敗，參與國會諸首要咸被清吏指名通緝，容閔、嚴復以爲先後出亡英美避之。

龔超之獄

唐才常既敗，富有票餘黨多逃亡上海、香港、澳門及日本各埠，中有湖南人龔超者，前爲長沙時務學堂學生，是殺與唐才中，何來保等企圖起事，失敗後聞逃滬，庚子年十一月初一日爲清總兵顏某派人誘至華界，即被拘禁於中，事爲龔友偵知，乃向租界工部局及英領事

求助。英官以清吏此舉影響租界主權及居民治安，遂在會審公廨提出抗議，李將龔超提回租界審訊。清吏始終諉過於顏總兵部下之兵弁，謂顏並無捕襲之意，此乃顏部欲得千金賞格，故貪利爲之，顏絕不知情云云。結果龔超遂獲釋放出獄，是爲租界英吏庇護國事犯之濫觴。龔旋赴香港，易名蘇子山，壬寅年（一九〇二）十二月嘗與洪全福、梁務光等謀在廣州大舉，除夕事洩，被逮判監禁二十年，迄辛亥革命始獲開釋。

國民報及大陸報

辛丑年（一九〇一）春夏間，留東志士秦力山、沈翔雲、賡元丞、楊庭棟、楊蔭杭、雷審、王寵惠、馮自由諸人發刊國民報月刊於東京，鼓吹民族主義，不遺餘力。留學界公然倡導急激言論者，此爲嚆矢。是報每期輸入上海逾二千份，影響於東南各省青年，爲力至巨。惟是報僅出至第四期，卽以款絀停版。明年壬寅賡元丞與日人下田歌子合資創設新社於上海，專以譯著新學書籍及販賣科學儀器爲宗旨；同時復刊印大陸報月刊，以繼承國民報之統緒。是報主張改革，雖不如國民報之激烈，而排斥康梁之保皇邪說，尤有過之。主筆政者，除秦力山、楊蔭杭、楊庭棟、雷審等外，更加入陳冷等數人。是時滬上日報雜誌之言激烈論者，祇一大陸報而已。是報亦僅出至十數期而止。

壬癸兩年之政治集會

壬寅癸卯（一九〇三）兩年間，滬上人士之國家觀念，日漸激發，如桂撫王之春有借法款

假法款以平亂之議，及俄人要求簽訂滿洲退兵新約。寓滬各省紳商志士輒在張園開會反對，或聯電北京政府抗爭，或謂政府懲革負責官吏，或主張罷市罷工，以民氣爲後盾，或乘機向翼族政府請願實行立憲，以禦外侮。慷慨激昂，洶動一世。癸卯四月各省紳商志士初在張園召集拒俄大會，有主張編練義勇隊以響應日本留學界者。及聞清廷密電各督撫查拿義勇隊代表，羣以憤無可洩，一般輿論遂日趨激烈，革命排滿之聲浪，因而響徹雲表。其初各界人士自發起拒俄大會後，旋即組織四民公會以資號召，繼乃易名國民公會。最初主動者爲吳敬恆、馮鏡如、陳範、龍澤厚、鄒容、黃宗仰諸人，凡維新志士多列名焉。原無所謂派別。至五月間康徒龍澤厚忽倡議易名曰國民議政會，主張乘勢向清廷請願立憲，於是馮鏡如首陳意見脫會，鄒容、吳敬恆及愛國學社諸人皆表示不肯加入，而國民議政會遂成無形的解散。然是時清吏對於預會諸人，固一律目爲革命黨，並無緩進急激之分。未幾清商約大臣呂海寰函告蘇撫恩壽，謂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衆滋事，名爲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迅將爲首之人密拿嚴辦等語。蘇撫乃飭上海道向各國領事照會拿人，各國領事已簽名認可；爲公共租界工部局不予贊成。故此案得以暫時延擱。

中國教育會及愛國學社

中國教育會成立於壬寅年秋冬間，地址在上海北泥城橋福源里，卽今跑馬廳對面。發起人爲馮滬志、章炳麟、蔡元培、吳敬恆、蔣維喬、葉瀚、黃宗仰、汪德淵等。衆推黃宗仰（號烏

目山僧）任會長，章蔡等皆爲董事。此會之宗旨，在於改良教育及編訂完善之教科書，並仿通
信教授法，刊行叢報。正規畫閱，而駐日清公使蔡鈞阻遏留學生入學，及上海南洋公學南京陸
師學堂等禁制學生言，各事紛繼發生。各處學生均不逼退學，同向中國教育會求助。黃、章、
蔡、吳諸人乃另開設愛國學社以容納之。各地退學生及有志之士署名學籍者凡一百三十二人，
學社對於諸生之言論絕對放任，故師生皆議論時政，敢言一忌。一改官立學堂所爲，隱然成爲
東南各省學界之革命大本營焉。教育會於學社之外，復設愛國女學堂。以湘人陳範之女公子
擗芬爲校長，與男校互相犄角，各放異采。癸卯五月愛國學社與中國教育會忽以權限問題，生
告分裂，會員有從中竭力調停者，因章炳麟主張對於學生漸加以制裁，而吳敬恆則左袒學生，
意見各殊，卒難復合。而教育會會員之中教職者遂多謝去。學社經費原募諸寓滬熱心紳商，而
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尤佔巨額，一旦內部破裂，遂有岌岌動搖之勢，同志莫不引爲憾事。

章鄒二氏之名著

愛國學社開設後，章炳麟任講授國文，發揮民族主義，語爲激烈，講稿時在叢報發表，漸
爲清吏一忌。會蜀人鄒容以在京以陸軍學生監督姚某有姦私事，偕五人闖入其室，持利剪割
去其辮髮，被控，逃至上海，訪炳麟於愛國學社，二人一覽如故，容遂下榻社中，各爲高論，
容稱炳麟爲東帝，而自稱爲西帝。容篋中有留東時所撰「革命軍」稿，就正於炳麟，炳麟擊節
稱賞，卽爲作序，使黃宗仰、金天翮、蔡寅、陶廣熊等指資刊行之。先是康有爲於遊歐美後，

嘗有一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一行世，排斥革命仇滿之說，不遺餘力。炳麟因撰一駁康有為政見書以關之，至是亦與革命軍同時付梓。書出風行一時，讀者無不感動，清吏因之大震。未幾，此一名著遂與蘇報同成租界會審公廨最大訟案之好資料。

章鄒案及蘇報案

蘇報爲陳範創辦。陳湖南衡山人，號夢坡，歷任江西知縣，因教案落職，移居上海，主持是報已有月載，初提倡保皇變法之說，繼以清政不綱，未由挽救，乃進而揭發革命，爲天下倡。所延聘記者有吳敬恆、章行嚴、汪文溥諸人，持論激烈，清吏視之有同蛇蝎，初由江督恩壽向上海道署名游首其，第一次名單有蔡元培、吳敬恆、章炳麟、鈕永建、湯橋、馮鏡如、龍澤厚等多名，以上部局拒絕簽字而止。未幾兩江總督魏光燾迭奉清廷嚴諭，有一上海愛國黨倡言革命，該督形同尊噴之語。乃派道員俞明震至滬查辦。復向各領事提出第二次名單，內有蔡元培、章炳麟、陳範、吳敬恆、鄒容、黑宗仰六人名字。工部局仍表示異議。明震乃問計法律顧問英人擔文律師，擔文教以訴諸法律。於是江督魏光燾代表清政府爲原告，控訴蔡、章、陳、吳、鄒、黃、龍諸人於會審公廨，工部局不能拒，乃於閏五月初六日出票拘人，被控諸人預知消息，走出避之。元培赴青島，敬恆赴英倫，陳範、陳攝芬、汪文溥、黃宗仰相繼赴日本，炳麟不肯去。曰，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拘拿，今爲第六次矣。及西捕至愛國學社，問誰爲章某之炳麟，在客室中，自指其鼻曰，我即是。欣然隨之去。炳麟自獄中作函告

容，令自行投到。當晚鄒容乃自首。時中新各報多持反對論調，新聞報尤譏笑炳麟之不去爲慮。炳麟自獄作答之，有一志在流血性分既定，及一休矣新聞報記者，請看數百隻後銅像巍峨高出雲表，爲我爲爾」等語。同時另人隊西捕搜錄報社，捕司賬員程吉甫一名，復到派克路第七〇二號女報館，捕陳範之子仲彞及女報辦專員錢允生二名。又在福州路捕去龍厚一名。蘇報社即被封禁，愛國學社亦解散。閏五月十四日第一次開審，原告爲清政府，承審員爲清知府孫廷臣上海縣汪瑤廷及英國副領事迪比南。清政府所延律師爲吉柏及哈華托二人，章鄒等同以亦延律師博易及瓊斯二人代爲抗辯。清政府所控罪狀，乃摘取「蘇報」論說及「革命軍」一駁康爲政見書」中語句。在中國視爲大逆不道，譯成英文則平淡無奇。經數次研訊，中英議員以章鄒二人問題太大，一時未易判決。乃先將無緊之陳仲彞、程吉甫、錢允生三人開釋。除外龍厚一名，清吏以爲庚子漢口富有票案要犯，要求解往湖北訊辦。英領事以龍業已囹囚數月，應從寬辦理，遂准其交保釋放。

章鄒案國際交涉

清政府於此案之起初，要求將章鄒等六人提歸內地辦理。上海工部局以維持租界內治外法權及居民生命爲理由，力持異議。及經會審公廨開訊，被告律師質問原告究係何人，議員孫建臣稱章鄒等係奉旨着江蘇巡撫飭令拘拿等語。被告律師乃得爲言曰：以堂堂中國政府，乃認私人於屬下之低級法庭而受其裁判耶？孫議員不能答。從二十七日第一次審訊後，案遂擱置。蓋

清政府欲用外交手段，向北以英公使直接交涉，請求引渡章鄒二人，以正典刑也。由是此案竟成國際上之大問題。清外部與英使間交涉多次，英使均以英律保護政治犯爲辭，迄未解決。於是被告律師乃向會審公廨聲稱，章鄒等不得罪名，久繫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屬不合，要求立將控案註銷。故是時滬上忽有釋放章鄒之風說。因是清政府深恐此案徒勞無功，卒允採以英使意見，從寬辦和。至甲辰年（一九〇四）四月，遂由會審公廨判決炳麟監禁二年，鄒谷監禁二年，均對作苦工，在獄內滿，逐出租外。鄒容年少性躁，不禁虐待，於獄前一月病故。炳麟素研究佛學，又有酒癮，至丙午年（一九〇六）五月初八日出獄。屆時派滬同心蔡元培、葉瀚等及東京同盟會代表龔鏗百諸人，均至西牢守候歡迎。卽赴吳淞登輪東渡，旋任民報總撰述。

書報業及學校之發達

癸卯年上海及蘇浙各地革命書報業及愛國學校最發達之時期，留日學界出版物，如新廣東、湖北學生界、漢聲、湖南、遊學譯編、新湖南、江蘇、浙江潮等，皆以上海爲尾閭。滬人自行編印者，除革命軍及馭康君爲政見書外，則有庚帝魂、蘇報彙紀、檣書、俄羅斯大風潮、孫逸仙、沈蕙、攘書、中國民族志、清祕史、女小鐘、三十三年落花夢、二十世紀大舞台、國民日日報彙編、自由血諸種。各書局如鏡今書局、東大陸圖書局、國學社、新民叢報支店等，均不惜資本，各徵求此類譯本著述，以投時好。就有鏡今書局陳競者，甘肅秦州

人，爲名進士，久官知縣，以不嫌於清政，罷官來滬，創辦書局。並時出資協助革命刊物，卒因是破產，抑鬱以死。又有香山人徐敬吾者，專以出售革命書報爲業，常偕其女寶娥在味莼園及青蓮閣等處演說革命，聽者如堵，書報藉此暢銷，時人以徐嘗撰『野雞大王』之微號，寶娥亦有辯才，其父之得力助手也。自愛國學社開設後，蘇浙各地志士繼起辦學者風起雲湧，愛國女學自校長陳攝芬赴日，仍由蔣維喬、鍾憲鬯、王季同諸人維持，中國教育會卽遷入其內，保留餘緒。癸卯冬蔡元培自青島返滬，仍假該校所爲活動機關焉。上海附近之華涇鄉有麗澤學堂，主持者爲劉季平（又名劉三）、劉東海（季平從兄）、秦鏗鏗、費公熙諸人。校址卽假劉季平所居宅。甲辰春以事解散，其學生一部改組爲青年學社，校址在上海新開路。是年冬學社因萬福華行刺王之春一案橫被牽涉，卒被封閉。江蘇常熟及吳江之同里均設有中國教育會支部，常熟支部創辦塔後小學，丁初我、徐覺我、殷次伊等主持之。殷次伊於章鄒案起時憤而自殺，塔後小學隨而歇業。同里支部創辦自治學社，附設兵操。金天翹、柳棄疾、林蟬、陶賡熊等主持之。金天翹同時復設明華女學，規模悉仿愛國。湘鄉張通典之女公子弘楚、駕美、振亞，及陽湖孫濟扶等，皆出身此校，聲譽頗著。紹興東浦有熱誠小學堂，爲徐錫麟所辦，內附兵式體操。嘉興有演說教育二會，均敎家熊所辦，暗鼓吹革命。此外金華有萃新旬報，蘇州有吳中公學社，杭州有杭州公學社及白話報，各鄉村市鎮新建學校亦多濡染愛國思潮，羣以議論時政爲風尚。雖或命運不長，旋起旋驟，然有助於革命波濤之澎湃。

決非淺鮮。

國民日日報之繼起

蘇報案發生後，寓滬志士多避居他處，各懷戒心。革命喉舌，因之緘默者千載。及是年十月，遂有章行猷、張繼、謝曉石、何梅士、陳去病諸人發刊國民日日報，爲捲土重來之計。是報發行人爲廣東東莞人盧相生，自幼生長香港，係英商海軍工程畢業之留學生，在滬任西報主筆有年。時創辦諸人慮招清吏干涉，故用盧名。英領事註冊。是報言論與蘇報同，而篇幅及取材則較蘇報爲新穎，執筆者除章、張、何、陳等外，尚有蘇曼殊、陳由己、柳棄疾、金大翻諸人。版本久，大受社會歡迎。數月後，盧相生發生意，竟致涉訟。香港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因同黨內鬩，有礙大局，特親赴上海設法和解。復有同志葉蘭、馮鏡如、王慕陶、連夢青等奔走調處，卒由雙方各允息事而止。是報經此風潮，任出資者咸爲失望，卒致無法復版，聞者惜之。

俄事警聞及警鐘報

癸卯冬，蔡元培自青島回滬，適俄人進兵奉天，舉國騷然，因與同志劉光漢、陳成全、葉瀚、王季同、陳去病、林繹諸人發起對俄同志會，又刊行日報一紙，名曰俄事警聞，專錄載俄兵侵滿消息，及排解清政府外交之失敗，以喚起國人之注意。地址在福州路工部局東白之惠福里，旋更擴大篇幅，改名警鐘日報。劉光漢、汪德淵、孫寰鏡、柳棄疾等同任撰述。言論益見

精采，實繼承蘇報及國民日日報之統緒。出版數月，銷路日廣，旋以批評清廷外交失地，持論過激，至乙巳年（一九〇五）二月二十日遂爲德國領事照會當道強行封禁，並有令拘捕汪筆劉光漢，光漢預匿他處得免。

華興會與萬福華刺王案

甲辰（一九〇四）春，湘省革命黨人黃興（原名軫）、劉揆一、馬福益等組織華興會，定期是冬十月十日，清西后六十生辰，襲取長沙省城，分五路大舉。不幸事洩失敗，興、揆一等先後逃滬，設秘密機關於新開路新馬路餘慶里，企圖再舉。寓滬各省革命黨員多出入其間，皖人萬福華其一也，時福華聞前桂撫王之春有勾結俄人侵略東三省之舉，異常悲憤，乃向友人假得手鎗一枝，日欲伺隙狙擊之春，以警兇頑。初潛伏跑馬廳新馬路昌壽里王寓所左右多日，迄無下手機會。乃於十月十三日，冒王友趙某名義，邀之春會飲於福州路金谷香西菜館。之春依時赴約，甫入門，福華大罵王賣國之罪，即舉手槍擊之，以不諳先撥機制然後放槍之法，攀機十餘次，均無子彈射出，遂爲西捕所擒，被繫於老捕房。越日，黨人章行嚴聞訊往捕房慰問，捕房因得跟踪至餘慶里機關大事搜索，在寓之黃興、蘇鵬、張繼、薛大可、章勤士、徐佛蘇、郭人漳、林萬里、朱啓陶、陳天華等十餘人盡被捕去，就中有道員郭人漳方就江西新都統之職，是日適在路上與舊友張繼、趙世暄、黃興三人相遇。張繼即邀之至餘慶里敘談，故亦同時被捕。案發後，旋得贖撫夏時來電爲郭人漳解救，上海道袁海觀亦親訪英領事要求釋放，因

是郭等十餘人遂得不問事由全數開釋。先是湘、鄂、寧各督撫均有文電至滬通緝黃興，且附以照像，故會審時輿詭稱爲安徽教員李有慶，西吏猶持與之照片對照。以有鬚無鬚之別，疑惑不定。幸一華人通譯事先詭稱所搜出黨人名冊，爲日用飯菜賬簿，卽時拋棄，無從證實，始得無事。興等以滬上不能立足，乃先後避往日本。

光復會之活動

癸卯夏秋間，留東學界所組織之軍國民教育會，以清廷禁阻學生結隊拒俄，遂決計推舉會員中在本省有相當力量者爲實行員，使歸國從事實行工作。湘人黃興、皖人程家禔、浙人龔寶銓數人，卽歸國實行員之最重要分子也。寶銓既返國，初組織暗殺團，謀狙擊一二滿清大吏，以張聲勢，久久未得機會。至甲辰秋乃招集江、浙、皖數省同志擴大爲革命黨集團，會蔡元培從青島歸上海，覘知其事，乃求入其會，願與合作，團員非常歡迎。於是更將規章詳加修訂，定名曰光復會，羣推元培爲會長，時元培仍居愛國女學堂，故會中事務，多在愛國女學取決之。寶銓與會稽人陶成章爲莫逆交，諗知成章從事聯絡浙省秘密會黨工作有年，與各會黨首領淵源甚厚，故力邀成章入會。成章從之。由是紹興商學界及各屬會黨頭目相與訂盟者，絡繹不絕，成章之力爲多焉。是歲十月，黃興、馬福益等謀在湘省大舉，元培預使成章等計畫在浙響應，及黃興等於期前事洩失敗，浙事遂亦爲中止。是冬光復會始在滬正式成立，章炳麟時在獄中，嘗致書元培等策勳之。十二月紹興人徐錫麟偶過上海，見元培於愛國女學，遂亦入會。

錫麟素有大志，訂盟後隱然以匡復爲己任。時以元培專心學術，不耐人事煩擾，致會務岌岌大進。展。乃獨歸紹興創辦大通學堂，成章、寶銓亦有力會員呂熊祥、韓卓、蔡元康（元培族弟）諸人均入紹興佐之。由是光復會之大本營遂由上海移於紹興，旗幟爲之一新，及乙巳年（一九〇五）七月各派革命黨合組中國同盟會於東京，光復會員亦爲主要發起人。故成立之初，即由皖人吳春陽薦蔡元培爲上海分會長，未幾陶成章、劉光漢亦任民報編輯。春陽、成章、光漢皆光復會舊也。同盟會成立後三月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界大憤，陳天華於十一月十二日，憤投大森灣自殺，同盟會員秋瑾、易本義一派主張全體歸國，另在上海辦學。胡漢民、汪兆銘一派主張求學官忍辱負重，力反對之。於是秋瑾憤然歸國，與諸同志創設中華公學與吳淞，旋由徐錫麟引入光復會，時瑾方在滬組織中國女報，又中華公學教員陳伯平等視屋於虹口祥慶里爲活動機關。錫麟已正實行捐官攜王計畫，無暇兼顧大通學堂，遂學校務及全浙軍務悉委瑾代之，相約光復軍在皖浙二省同時發難。瑾於是入紹興主持一切。及丁未（一九〇七）五月，錫麟在安慶事敗，瑾於六月亦爲清吏擒殺，光復會自是一蹶不振，事詳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編。

上海及江蘇同盟會

乙巳同盟會成立之初，即已指定蔡元培爲上海分會長兼主盟員，旋以元培將赴德國留學，會務不能有所進展。丙午（一九〇六）春，同盟會本部乃派高劍公（後更名旭，號天梅，金山

人。爲江蘇分會長，合上海江蘇二分會爲一機關。初創辦健行公學於西門小菜場寧康里爲革命運動樞紐，司事者有朱葆康（字少屏，上海人。）柳葉疾（字亞子，吳江人。）陳陶怡（原名劍，後陶也，號道一，金山人。）沈礪（字道非，松江人。）陳去病（字佩忍，吳江人。）吳修源（號信三，松江人。）諸人。繼又開設會所於寧康里某號，距健行公學不百步。其屋初爲志夏築養病之所，故即以夏寓名之。第一次會議蒞會者，有蔡元培、劉光漢、張昭漢、湘鄉張通典（女公子）等三十餘人。第二次會議則假座新開路辛家花園，梁喬山、譚心休、龔鍊白（字鐵錚，庚子富有稟案龔超之弟，湘鄉人）等與焉。健行公學實承愛國學社之統緒，高、柳、陳、朱、沈、吳等皆任講師。以黃帝魂、法國革命史、蕩虜叢書等爲教材，學生頗感功。以是歡迎章炳麟出獄及赴華涇鄉爲鄒容烈士墓紀念碑行開幕禮，均有健行學生參與焉。丙午丁未間（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孫總理常來往日本南洋，舟過滬江時，每由在法租界公董局服務之法國友人向同傳音訊，於是劍公、葆康、陶怡、亞子諸人，恆至吳淞舟中相見，發請示進行方法。又東京出版之民報、街報、洞庭波、鵲聲、漢幟各刊物，亦以健行公學爲總匯。陳陶怡每携至福州路奇芳茶樓茗博書，與徐敬吾所設之書肆成犄角，圍觀者如堵牆。敬吾之女公子與婁女士早已病故，敬吾之宣傳力因之大減削矣。後數月，外間頗有清吏與封禁健行公學之謠詠，衆以夏寓接近健行公學，不速遷，恐有一網打盡之禍。丙午秋，乃徙於八仙橋鼎吉里四號，仍標曰夏寓，所以避耳目也。其初寓居鼎吉里者爲劍公、陳陶怡、柳

葉疾三人，後以健行校務來往不便，而湘同志寧調元（字太一，醴陵人。）陳家鼎（字漢元，寧鄉人。）傳專（字鈍根，醴陵人。）適有事來上海，乃以相屬焉。後數月寧等東渡，則劉光漢、蘇曼殊入居之。同時吳淞中國公學亦設有同盟會機關，梁喬山、譚心休、馬君武等主持之。故章炳麟出獄，即迎至公學下榻焉。及明年丁未夏徐錫麟秋瑾事起，清吏照會滬租界當局大索黨人，人心爲之洶洶，諸同志多他適避之。健行公學始解散，鼎吉里四號機關亦取消，自是丁未至庚戌（一九一〇）之三四年間，同盟會在上海之黨務幾完全停頓，長江沿岸各省之革命工作亦無所進展。其後陳其美出而重張旗鼓，始自空言而漸進於實行，而黨勢爲之一振焉。

競業旬報及神州報

同盟會成立後一二年，寓滬同志發刊報紙者有數種：一爲丙午年秋瑾女士所主辦之女報，此報出世爲期甚短，故功用不廣。二爲競業旬報，出版於丙午年夏秋間，館址設在鐵馬路愛而近路慶祥里，主持者爲傅鈍根、謝詒莊、丁慧仙、胡適等數人。時香港中國日報嘗委託競業旬報以滙電報告新聞事務。適是歲十月，萍鄉醴陵革命軍起，謠傳已攻破長沙省城。傅鈍根謝詒莊等信以爲實，竟電中國日報謂革命軍克復長沙。中國日報遂特發號外，宣揚革命軍勝利。後乃知爲不確，大爲保皇報所指摘，誠趣聞也，三爲神州日報，出版於丁未年二月二十日，主持者爲于右任（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楊守仁（字篤生，湖南常德人）、汪允中（名德淵，歙縣人）、葉仲裕、金懷秋、王无生諸人。是報鑒於往日蘇報及國民日日報之覆轍，對於時政之

批評，慣用旁敲側擊之文字，故不易爲清吏所挑剔。刊行未及一載，以鄰居失火，不幸殃及，全館悉付一炬。楊守仁緣電桿而下得免。事獲于右任以無力恢復辭退，仍由楊守仁、葉德裕、汪允中諸人設法重整旗鼓。逾年楊守仁渡英倫留學，葉德裕以病自沈於江。舊日發起人留者，僅汪允中王无生數人耳。是報支持至民國後數年，易主多次，論調亦變化無常。其文章最精彩者，爲關於辛亥年三月黃花岡一役之發難紀事及諸烈士傳記，與後起之民立報，可稱一時瑜亮。

陳其美之革命運動

上海同盟會自丁未健行公學及夏寓相繼取消後，江浙黨務因之擱淺者三載。及戊申（一九〇八）春，陳其美（字英士，吳興人）自日本歸國，始漸著手於黨務工作。其美素有大志，嘗於丙午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旋入東斌學校習軍事，及履滬，乃糾合同志創辦中國日報及民聲叢報爲言論機關，旋設秘密事務所於馬霍路德福里，江浙革命黨人之往來海上咸駐足其間。同志多以梁山泊三字名之。至明年己酉（一九〇九）夏，會務益振，其美遂時約江浙兩省同志在事務所商議大舉計劃，時同志劉光漢、汪公權郎舅已投降清江督端方，充當密探，方由日本返國未久，常至事務所中訪友，藉以探取消息。諸同志以光漢爲本黨心腹健將，無疑之者。某次秘密議決定大舉進行方略，光漢亦列席，遂以見聞所得報告端方。端方據以照會租界當局派警吏查抄德福里機關。其美以外出得免，在寓者三人，周淡游、褚慧僧（輔成）喬裝工人走

脫，祇張恭一人被捕。張字同伯，金華人，爲浙江龍華會首領，秋瑾之左右手也。被逮後，移禁南京獄，平陽黨首領王金壽偵知爲光漢所爲，怒挾鎗訪之，責其變節賣友，將處以死刑。光漢跪地乞命，謂必以一己生命保全張恭。恭因得改繫上元獄，倖一死。光漢由是不敢再至上海。汪公權以爲無慮，仍時至滬刺探黨人祕密，卒爲王金鎗斃示儆。案發後，金發乃偕其同事一人遁地香港，匿于灣仔東海旁馮寓，此已酉冬間事者。其美經此事變，江浙大舉計畫遂以中輟，至辛亥中部同盟會成立，始作捲土重來之計。

民呼民吁民立三報之經過

于右任自廣州日報火辭退後，旋向滬寓股商龐青城、柏小魚、張人傑諸人募集資本，另創民呼日報，號稱「招足股額六萬元」。館址設在山東路一百五十六號。其籌備始於甲午八月，至明己酉三月二十六日始告出版。其所宣佈之主見，曰：本報實行大聲疾呼爲民請命之宗旨，曰本報爲純全社會上之事業，對於內政外交力持正誼，無所瞻徇。曰本報博徵海內外名人各種著作，以收集思廣益之效，擔任著譯者，除右任自任社長外，尙有范光啓、吳宗慈、王无生、戴天仇、周錫二諸人，銷路之盛，漸駕各老報而上之。報中言論，對於時政得失及官吏貪污，時下嚴厲之批評，尤於陝西、甘肅二省當局多所指摘。以是大憲清吏之嫉視。出版後四月，迭次發生訟案，一爲陝甘總督毛某飭滬蔡某控告該報，筆于右任、陳飛卿助辦甘肅賑賑公所有知解賑款情事，令向會審公廨澈底查究。二爲皖省鐵路公司協理朱雲錦控民呼報毀謗名

譽案。三爲已故上海道蔡鈞之子國楨控民呼報，謂其毀壞故父生前名譽案。四爲新軍協統陳德龍控民呼報毀壞名譽案。四案連續發生，于陳二人以此被羈捕房月餘，經會審公廨十四次研訊結果，是歲七月二十四日卒由中西職員宣判，謂「民呼報館不安本分，迭被控發，念係初犯，姑予從輕議結。于右任實非安分之徒，姑念振款清繳，尙未侵吞，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須再行押辦，判逐出租界。陳飛卿應併飭具安分結存案。嗣後如有借開報館不安本分憑空誣毀情事，定當重辦，不得仍援民呼之案爲例」云云。同時租界工部局復徇清吏所求，將民呼報之發行權強行取消，而民呼報遂無法復版。事後滬上各報咸著論斥責會審公廨判辭之失當，清吏無如之何。民呼報既閉歇，于右任乃於同年八月中旬，另發刊民呼報，以繼其統緒。且在法國駐滬領事館註冊，以避清吏魚肉。館址仍在山東歸舊地，宣言以提倡國民精神痛陳民生利病保存國粹講求實學爲宗旨。名義上以朱少屏爲發行人，范光啓（字鴻仙，安徽人）爲社長，景耀月（字帝召，山西人）、王允生、周錫三等任撰述。所撰發刊辭出帝召手筆，辭語典雅，頗爲當日士林傳誦。時日人方銳意侵略滿蒙，清廷拱手讓人，事事屈伏，故民呼報時對國人大聲疾呼，痛斥日人之陰謀。出世甫兩月有餘，是歲十月初七日遂爲駐滬日領事三穗照會滬蔡道，將民呼報暫行封禁，並傳該報主筆范光啓訊究。該日領所指出民呼報傷害中日二國邦交之言論凡六十二則，如：中國之危機，及錦齊鐵路與遠東和平，外交回顧之惋惜，國民之自覺，伊藤噩耗雜感，滿洲痛史之鱗爪等篇。雖一字之微，亦指爲有關日本國全體之名譽。此案研訊多

次，日領否認爲原告，而使蘇、松、太追蔡某任之。審訊時，日領復要求正副領事同列席會審，照例有權會審。英、美、德二國領事均以事不干己規避不出，故讞員寶子觀惟日領之命是聽。滬上之英文報如字林西報、捷報等皆著詞批評清吏處；此案之不公，及日領之無理取鬧。清吏及日領逼於輿論，始決將此案從輕判結，是歲十一月十七日宣判大意云：「民吁報所載論說多係臆測造謠，實於中日邦交有損，該報發封業經多日，此案自未便久懸，到案主筆范鴻仙並非該報緊要之人，從寬判將報永遠停止出版。所有主筆人等均免于深究，該報機器以後不准作印刷報章之用」等語。於是民吁報竟遭永遠封禁。計自出世以迄被封，爲期不過四十餘日而已。民吁報停歇後十月，于右任以同志龐青城、沈縵寰、孫性康、陳其夫、周覺等之助，復募集資本十萬元，由發起人先認定三萬元，另組織民立報與國民正當的言論機關，館址設於三茅閣橋。原定是年八月二十八日民吁報被封一週年紀念日出版，嗣以籌備不及，乃改遷九月初九日。時清廷以預備施行立憲爲號召，海外及各省革命黨員多駐足申江，伺隙而動，故任民立報撰述者：宋教仁（遜初）、呂志伊（天民）、景耀月、談善吾（老談）、范光啓、王无生、徐血兒諸人。濟濟英才，可稱一時之盛。越年辛亥三月，黃興等攻粵督署失敗，譏聲震於全國，民立報益振以有辭，崇論閎議，大爲黨人張目。及是歲八月，武昌革命軍興，宋教仁、呂志伊、于右任、景耀月、范光啓等均出任軍政府要職。民立報中樞，幾爲之一空。其後支持至民國二年秋，各省討袁軍敗績，以不禁袁世凱暴政之壓迫，自行停版。

中部同盟會設長江革命

同盟會事例，海內外各地概設分會。咸直隸本鎮或總理。及戊申孫總理駐節星加坡，乃特設南洋支部，以統御英荷兩屬各分會。己酉年冬復添設南洋支部於香港，以籌劃西南各省軍事。庚戌正月，廣州新軍反正一役，即南方支部所策動也。新軍之役既敗，南支部諸首要多星散，黃興、胡漢民赴南洋，馮自由赴北美加拿大，趙聲、譚人鳳赴日本。是歲六月譚人鳳、宋教仁、趙聲、林時爽、居正、張明亭等邀集在日本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長，開會於小石川區左仲遠（原名陳猶龍，字桃癡，庚子唐才常案有名。寓那）。宋教仁建議組織中部同盟會，以策動長江各省革命工作。譚人鳳力聽其議入衆贊成之。宋教仁旋返滬，與陳其美、章梓、鄭贊成等計劃進行。是年冬，黃興、趙聲、胡漢民等根據檳榔嶼幹部大會原議，決定在粵大舉。譚人鳳、趙聲主張從速設置中部同盟會，集合長江各省同志以響應廣東義師。宋遂推舉譚人鳳攜資赴上海、南京、九江、漢口、長沙各地，從事此項工作。人鳳於辛亥正月初旬抵滬，即傳黃興命，督促宋教仁、陳其美、章梓、鄭贊成等分途進行。繼赴漢口長沙，晤居正、孫武、焦達峯、謝介偕、曾伯興、劉承烈諸人，均令著手積極籌備，與粵軍協同動作。是歲三月中旬，人鳳再蒞上海，時宋教仁、陳其美等籌備組織中部同盟會已漸就緒。人鳳以粵省軍事發動在即，未及開成立會，即邀教仁、其美、呂志伊赴香港參加義舉。未幾，黃興等以倉卒發攻督署失敗，人鳳等乃歸滬，仍繼續長江革命工作。是歲五月下旬，譚人鳳復至漢口，與居正、孫武、

焦達峯、楊任、謝介僧、鄧永成、曾伯興等重商湘鄂大舉計畫，旋借會伯興蒞滬，訪宋教仁、陳其美等報告長江各省運動成績。遂於閏六月初六日假座湖州會館，開中部同盟會成立會，蔡爾蒞會同志凡三十三人。衆推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及某某四人，分任庶務、文事、會計、交際等部長。定議由江、浙、皖、贛、鄂、湘、川、陝八省聯合大舉，各自分途進行，而統籌於中部同盟會。是日到會簽名册今尙由楊譜笙鄭重保存，照錄如下：

宋教仁 湖南常德府桃源縣人 上海三茅閣橋民立報

陳其美 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 上海湖州旅滬公學

涂道潛 四川夔府雲陽縣人 吳淞中國公學

鄧道藩 四川綏定府新寧縣人 吳淞中國公學

陶詠南 四川夔府雲陽縣人 吳淞中國公學

陳勒生 福建侯官人 上海新關發存票處

史家驊 福建閩縣人 上海新關發存票處

鄭螺生 福建 南洋毗叻分會

李孝章 福建 南洋毗叻分會

王源水 福建 南洋毗叻分會

王開塵 福建 南洋毗叻分會

王謫廬	福建閩縣人
張仁鑑	四川重慶府涪州人
潘祖彝	福建南平人
林琛	福建閩縣人
李洽	湖南新化人
梁葵	湖南邵陽人
李光德	江蘇無錫人
倪緯漢	安徽無爲人
范光啓(鴻仙)	安徽合肥人
姚志強	浙江烏程人
楊兆崑(譜笙)	浙江烏程人
呂志伊	雲南思茅人
江鏡清	浙江奉化人
胡朝陽	浙江奉化人
章梓	江蘇上元人
張卓身	浙江平湖人

上海四馬路三山會館
吳淞中國公學
靜安寺路海關造冊處
福州南台建言報館
長沙南陽街作民譯社
吳淞中國公學
無錫觀前街七號
民立報館
民立報館
湖州旅滬公學
湖州旅滬公學
民立報
上海新學會社
新學會社
三馬路國民社
西門外膠安里三號

周日宣

浙江奉化人

城內東門

曾傑

湖南新化人

長沙貢院東街南陽印局

沈珉

江蘇嘉定人

譚人鳳(雪髯)

湖南新化人

北浙江路晉壽里三十五號通信名用雪髯

陳毅君

湖南邵陽人

北浙江路晉壽里三十五號

陳道

湖南湘鄉人

中部同盟會既成立，會員對於長江各省之革命工作，益趨積極。至七月中旬，鄂省軍界同志運動已臻成熟，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遂派居正、楊玉如赴滬購辦手鎗，并邀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蒞漢口主持大計。時黃興尙在香港，居正等抵滬，即在馬霍路陳其美寓所召集會議。蒞會者除參加成立會諸人外，于右任、熊克武、陳方度、柳聘儂、梁維嶽、譚心休等預焉。是會決定南京上海與鄂省同時發動，並派呂志伊赴香港請黃興速來。居正等留滬旬餘，以陳其美代辦手鎗尙未齊備，乃遣楊玉如先歸。越數日而鄂省同志迫不及待，武昌南湖礮營之礮聲轟然震全國矣。於是黃興、居正、譚人鳳、宋教仁等兼程赴鄂督師進取。陳其美、李燮和、章梓、林述慶、姚志強、俞燁、龔寶銓等聯絡上海、吳淞、杭州、鎮江、南京等處防軍先後反正，以響應之。是則中部同盟會策動之力爲多焉。

上海光復及滬軍都督

擔任上海光復之任務者二人：陳其美與李燮和是也。其美從事浙江革命工作最載，與各地防軍及曾黨素有淵源。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人，亦同盟會員，先後嘗參加甲辰長沙華興會及丙午萍鄉醴陵二役，後至南洋荷屬文島雙溪烈埠，充華僑學校教員。戊申，陶成章在南洋發起光復會，端賴其力。辛亥，黃花岡一役之前，黃興邀其歸國參預義舉。燮和偕陳方度至廣州而事敗。黃興遂遣之赴滬，使聯絡駐紮上海、吳淞、南京各處湘籍防軍相繼反正。及武昌革命軍興，燮和運動益力，上海防軍及駐吳淞之黎天才部多受其部勒，準備尅期發動。其美聞江南製造局已有防軍一部聯絡就緒，遂迫不及待，使高爾登、楊譜笙於九月十三日率民軍敢死隊進攻製造局，局中駐軍贊拒各半，一時未能攻下。其美乃謂各同志停攻，而自徒手進製造局，向反抗軍隊開導。衆力阻，不聽。果爲清軍扣留，用鐵索鎖禁於柱上一夜。燮和聞警，乃令所預約之防營管帶陳漢欽立向製造局猛攻，出其美於險，各同志仍在小東門內海防廳內開會，議組織滬軍都督府。各防軍初擬推燮和爲都督，陳漢欽爲上海總司令。後以燮和與其美意見不洽，紳商各界多屬意其美，陳漢欽從中排解，力勸燮和退讓，以免內鬩。時駐吳淞粵軍濟字營早受燮和約束，亦同日反正，燮和乃讓都督於其美，自領所部移駐吳淞，另設軍政分府，稱吳淞都督。尋改稱光復軍司令。至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始解職閒居。其美既在滬軍都督，有所憑藉，遂力助蘇州、杭州、鎮江、南京各地議軍之發動。復建議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由各省代表推定伍廷芳溫宗堯爲臨時外交代表，其後各省代表之選舉大元帥副元帥，及中

華民政臨時政府之成立。孫中山先生之當選臨時大總統，其美與有力焉。

孫總理癸卯遊美補述

孫總理於癸卯甲辰（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兩年間第二次遊歷美國情形，余前於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革命逸史》二書先後敘述頗詳，世之編史者以余當時爲總理駐日代表並兼任香港中國日報及舊金山大同日報通信記者，見聞較任何人爲翔實，故多採用余著爲藍本。惟余近獲久居檀香山及舊金山兩處老友之各種紀錄，乃知往日所載猶未詳盡，應有補正之必要。就中亟宜補述者，有檀香山之黨務運動，及總理抵舊金山被稅關留時基督徒伍盤照等仗義協助入境之事實。其應訂正及聲者，則有總理所持之人美護照，爲夏威夷島土生證書，及被美海關留木屋多日二事。蓋余昔年以事關總理尊嚴，且易發生誤會，故關於利用夏威夷土生證書事，未便率爾直述，而被海關留時限，亦諱言爲祇一二日。今據當年協助總理入美之舊金山中西日報民二十四年六月九日版所載，則對於總理利用夏威夷土生證書事已明白記述，且援孔子微服過宋之義。總理生平爲救國而奔走革命事業，從權行事，不止一次。如戊申（一九〇八）年總理遊暹羅時，暹政府令其即日離境。賴美國公使出而斡旋，得改爲一星期，卽利用此土生證書之效果也。若囑留海關木屋多日事，乃美人於一般華僑之苛例，是爲吾國人之莫大恥辱，固非爲總理一人而設。事實具全，無庸曲諱。爰補述及訂正當日事實如後，亦史家應

有之責也。

檀香山黨務之復興

癸卯年（一九〇三）夏秋間，孫總理自越南抵日本橫濱，時距東京拒俄義勇隊及上海蘇報黨風潮未遠，與此案有關之陳範、黃宗仰、陳擲芬諸人及各省激烈分子，多逃亡至日，咸就總商討革命進行方針。總理以國內民智日開，機會漸臻成熟，乃於東京青山創設革命軍事學校，以收容各省有志軍事之青年，並決計再遊美國，籌措餉糈，以備大舉發難。是歲秋冬間，從日本抵檀香山。此輩為其多年舊遊及與中會發源之地，其兄德彰向在鄰近之茂宜島經營畜牧，故親朋故舊至夥。惟是處黨務自經己亥年（一八九九）梁啓超到此提倡保皇會之後，與中會員以梁持總理介紹函為餌，多為所惑，（事詳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投身保皇會籍者，頗不乏人。因是與中會之團體，久已蕩然無存，會員中能終始不變者，祇有鄭金、鄭照、李昌、程蔚南、許直臣、何寬、李安邦等十數人，然亦囿於保皇會之聲勢，莫敢或抗，惟鹹口結舌，以期待總理重來而已。總理在乙未年（一八九五）冬間廣州失敗後，祇來檀一次，故此度重來，已相隔九載，大有今非昔比之感。時保皇會有機關報名新中國報，其主筆為前澳門知新報記者陳儀儼，號儀侃，康有為之高足弟也。聞總理之來，恐保皇會之基礎為之動搖，乃於報上醜詆革命黨，且及總理個人，舊與中會員鄭金、李昌等異常憤激。程蔚南與總理舊有戚誼，時在檀主辦一毫無宗旨之舊式報紙，名隆記報，又名檀山新報。總理乃使程改組該報為

黨報，以筆政乏人，遂親自撰文與新中國報大開筆戰，並致書馮自由，使代延聘前香港中國日報記者陳詩仲來檀任總編輯。檀島黨人自有此報爲喉舌，旗幟爲之一新，而會務亦稍稍復振。

希墟埠黨部之成立

夏威夷羣島除檀香山正埠外，以希墟埠爲較巨，其地以有火山之名勝，遊客至衆，商業亦頗繁盛。華人居此者約數千人，就中屬基督教徒者不少。有華人基督教禮拜堂一，主持者爲宣教師毛文明（原名文敏）。庚子年（一九〇〇）九月轟炸廣東督署一役，嘗與史堅如共事之與中會員也。時在該埠任職播道之間，或宣傳革命，深得華僑信仰。聞總理抵檀，乃發起歡迎會，請總理來埠講演國事。總理欣然蒞止，文明與該埠著名農業家黎協假日本戲院請總理演說，華僑聽者數百人，座無餘隙。旋由文明介紹黎協、黃振、盧球、李華根、古賀、劉安、楊吉、鄭仲、黃義、鄭鑿、林弼南、唐安諸人入會，將原日之演說會改爲黨部，希墟埠之有革命團體自此始。

孫總理之駁保皇報文

總理自希墟返檀後，會務日見起色，時任檀埠基督教禮拜堂牧師者爲黃旭昇，向有志革命，與毛文明有感誼，總理至是大得其助。李昌、鄭金等乃假西人戲院請總理演講三日，聽者異常踴躍，先後得新會員楊銳、會長福等多人。前時誤入保皇會之與中會員多覺悟來歸，保皇

勢方因之未受影響。陳儀侃爲挽回頹勢計，乃日在新中國報造作誹語，向革命黨挑戰。時隆記報所聘記者尙未抵檀，總理於是彙集新中國報兩月來排斥革命之口實，撰一駁保皇報文以斥之。是爲總理生平在報上撰作長文之開始，後竟得民元前九年之隆記報錄載如下：

駁保皇報（載癸卯年冬檀香山隆記報）

陽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檀埠保皇報刊有敬告保皇會同志書，此書出於該報主筆陳儀侃之手，而託他人之名，欲間接而駁僕日前之書也。書中所載語無倫次，義相矛盾，可知作者以論理學（Logic）一無所知，於政治學更懵然罔覺。所言事實多有不符，所引西事牽強附會，本不欲推求詳辯。然其似是而非之理，最易惑人，故條駁之，以塞毒竅，而辟謬論。彼開口便曰愛國，試問其所愛之國，爲大清國乎？抑中華國乎？若所愛之國爲大清國，則不當有「今則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之一語，自其口出。若彼所愛之國爲中華國，則不當以保皇爲愛國之政策，蓋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實害國也。彼又曰「中國之瓜分在於旦夕，外人窺伺，乘間即發。各國指認之地，照會政府不得讓與別人」云云。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無振作也，人民不奮發也。政府若有振作，則強橫如俄羅斯，殘暴如土耳其，外人不取側目也。人民能奮發，則微小如巴拿馬，激烈如蘇威亞，列強向之承認也。蓋今日國際惟有勢力強權，不講道德仁義也。滿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嘗之區盡失，發祥之地已亡，覆且日削百里，月失數城，終底於盡而已。尙有一線生機之可望者，惟人民之發奮耳。若人心已醒，發

奮爲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廢將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國將欽我敬我之不暇，尙何有礙
同瓜分之專議！既識引管子之作內政以寄軍令，何以偏阻漢人行革命復祖邦？今日之作內
政，從何下手，必先驅除客帝，復我政權，始能免其今日簽一約割山東，明日押一款賣兩廣
也？彼滿清政府不特簽約款以割我賣我也，且爲外人平靖地方，然後送之。廣東之新安縣
廣州灣，已然之事也。倘無滿清政府爲之助桀爲虐，吾民猶得便宜行事，可以拚一死以殉吾
之榮梓。彼外國知吾民之不易與，不能垂手而得尺寸之地，則彼雖貪慾無厭，猶有戒心也。
今有滿清政府爲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膏予取予攜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
倒滿清政府，則無挽救之法也。乃彼書生之見，畏葸存心，不識時勢，不達事體，動輒惡送
人之怒。不知我愈畏縮，則彼愈窺伺，我能發奮，則彼反敬畏，豈有逢人之怒之理談？如其
不信，吾請陳儀侃日日向外人叩頭，日日向外人乞憐，試能止外人之不照會清廷以索地否？
清國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會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與俄國爲最親嬖矣。
然而據其發祥之地者則俄也，不逢人之怒莫過於今日之清帝后，以儀侃之見解，則必能免於
瓜分矣。信乎否乎？既知中華亡國二百六十年矣，不圖恢復，猶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復，言革
命，是誠何心哉？彼固立心以殉清朝之節，清亡與亡，清奴與奴，洵大清之忠臣義士矣。其
如漢族何！而猶囂囂然執毋寧二字以罵人爲白奴，是真強辭奪理矣。彼曰「革命之說原本大
易」，又曰「中國固始終不能免於革命」，其言是矣，其乃何以又曰「中國今民智爲萌芽時

代」。夫大易者，中國最古之書，孔子繫辭稱湯武革命，順乎天也，豈由湯武至於今，歷三千餘朝之革命，而猶得謂之萌芽時代耶？其所以引法國三大革命曰：「經盧騷、達爾文、福祿特爾諸大哲提倡建設，」而不知達爾文乃英人，當法國第一次革命之時，彼尙未出世，當第二次革命之時，彼尙未成學，當第三次革命之時，彼尙未聞名於世。其第一矣出版之著作名曰「生物本源」，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當時英國博物家尚多非其說之不經，十餘年後始見重於英之學者，又十餘年後始見稱於世人。今該主筆恃大書曰：「達爾文有與提倡法國三次革命之功」，彼所指之達爾文，是達爾文之前身乎？想該主筆必精通三世書矣，否則何以知之耶？又云：「法國死於革命者一千二百萬人」該主筆常譏吾人革命不起於京師，想亦熟聞法之三大革命皆發於巴黎矣。而巴黎之外無死於革命者，試問巴黎當時人口幾何，作者知之乎？且巴黎雖經三次之革命，而未遇揚州十日之屠，無廣州洗城之慘，孰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於革命，三次計之，亦不足此數，毋乃該主筆以一人輪轉數千次計之乎！若此，則非吾所敢知也。彼既曰：「革命之結果爲民主政體也」，胡又曰：「有建設者謂之有意識之破壞，無建設者謂之無意識之破壞，彼等是否自建設吾不敢知」云云。夫革命者，破壞也。民主政體者，建設也。既明於革命之後，定爲民主政體矣，非意識而何？曰「政」，曰「體」，非建設而何？該主筆以一手之筆，一時之言，其矛盾有如是，斯亦奇矣！彼又嘗謂中國人無自由民權之性質，僕曾力斥其謬，引中國鄉族之自治，如自行斷訟，自行保衛，

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雖不及西政之美，然可證中國人稟有民權之性質也。又中國之向來不受政府之干涉，來往自如，出入不問，婚姻生死，報於官，戶口門牌籍註於冊，甚至兩鄉械鬥，爲所欲爲，此本於自由之性質也。彼則反唇相稽曰：「此野蠻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乎彼言。彼既云「性質矣，夫天生自然謂之「性」，純樸不文謂之「質」，有此野蠻之自由則便有自由性質也，何得謂無。夫性質與事體異，發現於外謂之事體，稟賦於中謂之性質，中國民權自由之事體，未及西國之有條不紊，界限秩然，然何得概謂之無自由民權之性質乎？惟中國今日富於此野蠻之自由，則他日容易變爲文明之自由，倘無此性質何由而變，是猶琢玉必其具有玉質，乃能琢之成玉器，若無其琢，雖琢無成也。彼又曰：「中國人富於服從權勢之性質，而非富於服從法律之性質」，試問無權勢何以行法律乎？今如檀島，若政府無權勢以拘禁處罰犯法之人，其法律尙成爲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體也，權勢者，治之用也。體用相因，不相判也，今該主筆強別服從法律與服從權勢而爲二事，是可知彼於政治之學毫無所知也。彼又曰：「立憲者過渡之時代也，其和者最後之結果也」，此又可見彼不知立憲爲何物，而牽強附會也。夫憲法者，西語曰 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經，非革命不能改也。過渡者，西語曰 Transition，乃變更之謂也，此二名謂皆從西文譯出，中國無此成語也。該主筆強不知以爲知，而妄曰 Contribution。乃 Transition 時代，一何可笑也！推彼之語，必當先經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

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爲破天荒者則焉耳，若世間已有其事，且行已收大效者，則我可以取法而爲後來居上也。試觀中國向未有火車，近日始興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則中國今日爲火車萌芽之時代，當用英美數十年前之舊物，然後漸漸更換新物，至最終之結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車，方合進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間有如是之愚乎！今彼以君主立憲爲過渡之時代，以民主立憲爲最終之結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壞，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爲便耶？夫破壞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隨其所擇，如過渡焉，以其滯乎中流，何不一掉而登彼岸，爲一勞永逸之計也。使該主筆若不知民主爲最終之結果，其倡君主立憲猶可也，乃彼既知爲美政，而又認爲最終之結果，胡爲如此矯強支離多端辯難也。得勿以此事雖善，誠爲救中國之良劑。但其始不倡於吾師，其終亦不成於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讓他人爲之，故必竭力阻止，以致不成而後已，是重私心而忘公義也。彼又曰「會外人意，革命黨非洪門會中人何以鬪羊城，謀惠州，而利用洪門之勢力。」不知革命黨與洪門志同道合，聲應氣求，合力舉義，責有應盡，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門之宗旨，而令洪門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又僕前書所指以滿州之野番，尙能享皇帝之權，而彼則曰：「豈不見各國憲法之」云云。僕以坤乃當今清國專制之皇權，而彼引各國憲法以答，真強爲

比例，擬於不倫矣。彼又曰：「所謂保皇者，自我保之，主權在我，非彼保我，不得爲滿奴」云云，此眞夢夢也。今光緒皇帝儼然在北京，日日詔見臣工，日日宴會公使，有時遊頤和園，有時看西洋戲，何嘗受彼之保，其言之離事實，何相遠之甚也。彼又曰：「今則驅除異族謂之光復舊物，不得謂之革命」，此拾人之唾餘，知其一不得其二者也。其書中最得力者，爲託某氏之言，曰：「弟前十年固爲彼會中人，今已改入保皇會矣」云云，其是否屬實，姑毋庸辯。但據其所述誓詞，則知彼門外漢，亦升堂而入於室者也。不然，豈有下喬木而入幽谷者哉！不觀其他之人保皇會者乎？多以保皇爲借名而誤入者也。該主筆又從而引伸其說曰：「蒙古與滿洲且不辨」云云。僕雖目不識丁，而地輿之學，敢信尙不至此。惟見彼有「蒙滿東三省諸地在俄人勢力範圍」云云，蒙者蒙古也，滿者滿洲也，豈於蒙滿之外更有一東三省乎？該主筆自稱深通於十洲大勢，何以於彼清國之形勢，尙有此言也。可知其平日荒唐謬妄，強不知以爲知，夜郎自大，目中無人，真不值識者一哂。僕非文士，本不欲與入股書生爭一日之長，與筆墨之戰。但以彼無根之學，以訛傳訛，惑世誣民，遺害非淺，故不得已而駁斥之。倘彼具有天良，當知慚愧，早自悔悟，毋再現其醜也。又其人存心刻忍，觀其所論蘇報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災樂禍之心，毫無拯弱扶危之念，與保皇會友「前打電求救之意，亦大相背反。其手段之醜，心地之毒，門戶之見，胸度之狹，於此可見一斑。今特揭而出之，以質諸世之公論者。

入美手續之籌備

總理時於黨務餘暇，特至茂宜島牧場，謁其母楊太夫人及乃兄德彰等，九年關別，一家團聚，喜可知也。惟是時德彰所經營之牧場，因夏威夷政府改土地法，取消私有制度之故，大受損失，已不若往年之豐裕。故對於總理遊美之旅費，不能多所供給，惟贈以龍涎香一枝，備旅途中因乏時需要而已。其母舅楊、納以總理丙申年（一八九六）第一次遊美，成績不佳，實由缺乏同志相助，因力勸總理在檀加入洪門會黨，以加強革命黨之勢力。且謂現時保皇黨機關林立於美洲各埠，倘不與洪門人士合作，勢難與之抗衡。尤可慮者，在檀康徒陳儀侃等挾近來爾報筆戰之嫌，難免設法運動美國關員妨阻登陸，故宜取得一夏威夷土生證書，以備不虞等語。德彰亦以為然。總理久有參加洪門之心，對此毫無異議，惟於取用土生證書一節，頗以為不當。文納謂「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權達變，如伍員喬裝出關，孔子微服過宋，皆是此議。此舉以救國為目的，何必拘泥」云云。總理卒從其言。乃由德彰轉托老年同鄉故人，向茂宜島當局代為證明，並取得此項證書為入美登岸之需。及總理重蒞檀島，遂覓洪門前輩叔父鍾水養向洪門致公堂介紹入關，（著者按，革命逸史第一集第二五頁誤載鍾水養反對總理加入洪門，特此更正。又洪門稱入會曰入關。）致公堂職員中有身跨保皇會籍者，對於總理之加盟，表示反對。鍾水養曰：「洪門宗旨，在於反清復明。孫某未入洪門，已實行洪門宗旨多年，此等人願招納之不暇，何可拒之門外。」反對者不能對，致公堂於是擇日為總理演特別開檯戲。（洪門

稱拜盟曰演戲）同時拜盟者六十餘人，由主盟員某大佬封總理爲洪棍。洪門軍職，例分洪棍、紙扇、草鞋三級。洪棍，卽元帥之別名也。總理拜盟後十餘日，卽首途赴美，頗行時移書陳少白馮自由二人，使在香港日本二地多寄文稿於隆記報，以助其聲勢。其後陳詩仲因註香港美領事拒發入檀之主筆護照，改就星加坡圖南日報之聘。隆記報始終未待國內文人來主筆政，僅由旅檀之華僑學^生同志教員代理編輯而已。後一年，在檀黨員會長福等更將該報大加擴充，改名民生日報，延張澤黎（號孺伯）充任記者，與新中國報記者梁文卿（號秋水）續開筆戰，是時檀埠之革命黨勢已蒸蒸日上，迥非二三年前之比矣。

舊金山登陸時之被阻

是歲臘月總理舟抵美國舊金山港，關員登輪查驗旅客護照。見有孫逸仙之名，卽謂此人爲中國亂黨，應暫留船上聽候訊問，不得登岸。據美海關事例，凡華人旅客所持入境護照有疑闕者，關員先令羈留原船候訊，訊後認爲不正當者，卽令由原船撥回出發地點，其仍有疑闕者，則於原船開行時改禁碼頭上海關附設之木屋。經關員二次審訊，乃定准許入境與否，如判決撥回，始由移民局長明告本人以撥回之原因，並限本人於十日內向華盛頓工商部上訴。如本人敗訴，則仍須候所搭之原船回美時，乃由原船撥回，故被禁華人往往羈留木屋至數月之久，是卽美對吾華人施行多年之特別苛例也。先是檀島保皇黨陳儀侃等探聞總理赴美有期，預遣知舊金山同黨使設法阻止總理入境，以爲黨爭之報復。舊金山保皇黨員告清領事何祐（香港何

啓律師之親族），何欲藉此向清廷邀功，乃關照美海關，謂有中國亂黨孫某將於某日搭某船抵美，請禁阻其入境，以全清美二國邦交等語。美關員惑其言，因有阻止總理登陸之舉。及查總理所持護照爲夏威夷土生證書，夏威夷爲美屬土，依律不得阻止入境。關員以告何祐，何力言孫某係生長廣東香山縣，所持護照，必爲僞造，仍請美海關盡力禁阻。當總理被困船上時，船上海員多屬惠州籍之洪門會員，聞總理遭難，咸爲不平，羣向總理慰問致敬，且饋贈食品不絕。故總理亦不覺其苦。及改竊碼頭上木屋，與陸上友朋消息隔絕，無法通信，深爲憂，其困狀可想見矣。

基督教友及致公堂之助力

總理困居木屋數日，經移民局訊問後，竟被判令出境，候原船撥回檀島，因之焦灼異常，徬徨無計。忽親被禁鄉人中所閱中西日報有總理伍盤照字樣，偶憶盤照爲著名之基督教學者，素以說教及辦報蜚聲於時。乙未年（一八九五）亡命出國時，粵中教友左斗山、楊襄甫二人嘗作函爲之介紹，此函尙存行篋未用，此時大可用之。乃草一函，求一賣報西童帶往沙加緬都報中西日報，外書伍盤照博士收啓。另有英文「到奉帶書人七角五分」字樣，盤照拆視，內稱「現有十萬火急要事待商，請即來木屋相見勿延」之語。盤照久聞總理盛名，即往移民局請准當局，得入木屋晉謁總理。相見之下，握手甚歡。總理謂此來被清領事函報稅關指爲亂賊，如准之入美，有礙地方治安，因此被判出境。現距十日上訴之限期已近，特求各教友援手等

語。並將多年前左斗山、楊襄甫等署名之介紹函交盤照帶回，函面寫司徒南達牧師伍盤照博士同啓。內言「攜此信之人，忠心爲國，請盡力相助」云云。信末不書年月日，盤照當允在外設法，維持介函訪司徒南達。南達認識爲左、楊二人親筆，遂招集各教友籌商營救方法。僉謂各教友俱有家屬在內地，此事只可暗助，不便明幫。孫君既言曾加入洪門團體，應即通知本埠致公堂，請其出名向美京工商部上訴。盤照謂此事既由何領事主動，我如上訴，彼必稟請公使出頭橫阻，不若我先往詢何領事，并勸其不必再稟公使，免傷同鄉感情云云。蓋盤照是時兼充領事署顧問，年受領事大馬費一百元，何領事如有重要對外事件，多向其諮詢辦理也。及赴領事查詢此事底蘊，何領事否認受人囑託，諱稱此舉乃奉清政府命令而爲。盤照曰，孫某係革命黨，不能指爲亂賊。現有同鄉多人決定向美京上訴，請勿稟報公使，以免激動衆怒。何領事曰，君言吾亦可行，但君爲吾顧問，應小心行事。盤照遂往訪致公堂英文書記唐瓊昌，告以總理被美海關禁阻入境及羈留木屋之經過，並謂擬總理談話，自承爲洪門會員，故致公堂宜卽設法營救，以盡手足相助之誼等語。舊金山致公堂爲全美各埠洪門分堂之總部，宗旨雖號稱反清復明，然以代遠年湮，會中分子多已喪失本來面目，其任事職員身跨保皇籍者亦不乏人，獨總堂大佬（主盟員之稱）黃三德及英文書記唐瓊昌主持熱心革命，尤欽佩總理言行。嗣聞總理入境受阻，大爲憤激，瓊昌卽借盤照同訪致公堂顧問美律師那文，請其依法相助；復往木屋叩總理以此案詳情。遂由那文向移民局聲明卽向華盛頓工部部上訴，並依五百元保證金之移

民法例。當由致公堂以士波福街樓讓向保軍公司具保五百元，擔保總理出外聽候美京判決。同時致公堂職員及基督教徒之有志者多赴碼頭歡迎脫難，藉表敬意，總理羈留木屋多日，至是始獲恢復自由。自丙申年（一八九六）被困倫敦清使館以來，此爲第二次之蒙難。

辦黨及籌餉之成績

總理脫難後，黃三德、唐瓊昌等招待殷勤，即在致公堂會所下榻，日間則時至中西日報川廣，與致公堂職員及基督教徒司徒南達、伍子衍、鄭華太、雷清學、鄧幹隆諸人極爲相得。三星期後，美工商部之判決文已到，略爲「孫某既持有夏威夷島出生證書，當然取得美國公民所享受之居留權利，絕無可以撥送出境之理由」等語。於是清領事及保皇黨徒之中傷計劃因之粉碎無餘矣。時中西日報司事伍子衍以該報缺乏駐香港訪員，求總理推薦。總理以陳少白、鄭貫公二人對。先是總理在檀時已預印就革命軍需債券若干，爲到美募餉之需。嗣抵舊金山，始知華僑風氣尙極閉塞，其稍開通者非屬保皇會員，卽爲基督教徒，乃商諸黃三德、伍盤照等，擬措費印刷鄭容著革命軍一萬一千冊，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僑胞，以廣宣傳。黃伍等均表同情，并由中西日報擔任排印，訂價五百元。書成後，總理以所訂五百元印費無從籌措，乃請致公堂報效寄書郵資，而中西日報則不收印費，作爲捐贈。黃伍等慨然從之。全美華僑得此有力宣傳品之啓導，不及半載，知識爲之大進，此書之力爲多焉。同時總理更欲藉此擴張黨勢，擬先從具有新思想之基督教徒入手，乃召集教友之有志者，假士作頓街長老會正道會所開救國會。衆

推鄰華汰博士爲主席，鄰爲有名學者，娶美女爲室，時任加省大學教授，對於總理主張異常傾倒。是日總理於說明革命主義之後，提議請座衆購買革命軍需債券，謂「此券規定實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憑券即還本息一百元。凡購券者即爲與中會員，成功後可享受國家各項優先利權」云云，各教友於購券事，均甚贊成，惟聞凡購券者即爲與中會員一節，多談虎色變。謂吾輩各有身家在內地，助款則可，入會則不必，總理乃謂此舉志在籌餉，入會與否，一惟尊便。此項債券票面並不寫姓名，可勿過慮。衆無異言。於是各教友先購券，得美金二千七百餘元。就中以華生隆瑞司理雷清學所捐二百元爲最多，福和號廚子劉伯所捐十元爲最少。各債券均假中西日報內室填寫號數，並由總理簽署英文「孫逸仙」三字於下，右側加蓋「孫文之章」四字方印。第一號至第十號爲伍盤照所得。未幾鄰華汰復在下技利埠募得一千三百餘元。其後總理借黃三總周遊美國各地，即恃此款爲旅途之需。總理原欲在美奠立與中會基礎，惟結果所得，正式宣誓入會者祇有鄰華汰一人，殊非初意所及料。關於總理入美被阻及發售軍需債券情形與債券樣式，以中西日報經理伍于衍近日所報告爲最詳，爰節錄於後，藉資參考。

自由先生惠鑒，承惠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并垂詢中山先生一九〇三年抵美被囚於碼頭木屋詳情，不勝謝謝。查當年記載此事之報紙，因本埠地震災劫，已蕩然無存。一九三五年，本埠聖瑪利公園所建孫公銅像舉行開幕禮時，敝報嘗有「四十年前禁入境而今享得像巍峨」之句。其時江尼古西報訪員來詢前事，愚以所能記憶者告之，該訪員亦謂西報因震災

一無所存。愚所未忘者，孫公由檀到美被禁於碼頭木屋間，僑界雖有知之者。孫公因素聞伍盤照之名，遂寫一函托西董送來本報，函面寫英又到奉銀七毫五仙。愚得函即交盤照，內稱「現被移民局批撥山境，請來木屋相見字樣。盤照乃向移民局討情，得入木屋相見。據孫公云，被清領事指爲亂黨，有害地方治安，不准入境，並將左斗山，楊襄甫等簽名之函交盤照帶回。函面寫司徒南達牧師伍盤照博士同啓，內言：携此信之人忠心爲國請力助之等字，並不書年月日。愚與司徒牧師認明確是左君簽筆，因即招集教友籌商。僉稱教實人士各有身家在內地，可以暗助，不可明幫。孫公既向盤照言已入洪門致公堂，應請致公堂出名上訴工商部爲佳。盤照謂此事既由領事主動，我如上訴，彼必稟報公使，多生枝節。不如我先往詢何領事，並勸其不必再稟公使云云。及盤照往領事署，何領事對此事直認不諱，謂曾接政府來電，稱孫氏某月日到檀，某月日由檀附某船來美，飭即知會海關勿令其登岸等語。盤照謂孫氏係革命黨，屬內事犯，不能指爲亂賊。現有某大團體助其向美京上訴，請勿稟報公使，致將風潮擴大。何領事曰，此議可行。但君爲吾顧問，應小心行事爲要。盤照遂往訪致公堂出番唐瓊曰，告以一切經過。隨偕任見該堂常年顧問那文律師，請其援手。那文於是同往木屋向孫公探詢底蘊，即向移民局聲明向工商部上訴。略謂「孫某乃檀香山籍民，因在中國提倡革命，故被本國政府指名通緝。今中國領事阻其入境，實屬損害檀籍人居留美國之權利，及違背美國容留國事犯之法例」云云。當由致公堂以樓業向保單公司具保五百元保出

候判。孫公於是每日傳食於中西日報，夜則在致公堂會所寢宿，約越三星期，工商部始電令舊金山移民局放行。事後孫公仍居此間，曾委敵報刊印鄒容革命軍一萬一千冊，訂明印費五百元，印就後，孫公謂分寄美洲南洋各埠之郵費及包紙已由致公堂擔任報效，印費一項亦請中西日報捐助，共成美舉。愚與盤照從之。孫公復向各教友發售革命軍籌備券，約得二千七百餘金。該券號數即在敵報內房填寫，由一號至十號爲伍盤照，由二百六十九號至二百七十九號爲伍于衍。因愚欲取最後之號券故也。其後在埠與中會會長鄒華汰又在卜技利埠募得一千三百餘金，孫公復勸吾加捐以取最後之券。故四一四及四一五兩號亦爲吾所得。惟各人所得債券，有因懼政府搜獲株連而不敢留存者，有經本埠地震巨災而被燬者，吾所存四一四號及四一五號之二券，係放入「味根」書內攜回中國，後復帶之返美者，茲隨函寄呈影印二份，亦一有價值之紀念品也。

尊著紀載周詳，可稱信史，讀之獲益良多。惟據愚所知，書中有數細則與當年微有不同，請條舉爲兄言之。第六章五十一頁及第九章一四九頁云「中山二次遊美，保皇黨嗾使回黨之海關譯員阻其登岸，被留烟台埃倫木屋者一日，幸賴美國致公總堂總理黃三德大同日報總理唐瓊昌之助，以五千元保出候訊」。又第二十章一六〇頁云「舊金山致公堂得檀香山致公堂電，謂孫大哥於某日搭某船來美，囑鄭重招待，黃三德、唐瓊昌等前往接船，知被保皇黨暗算，乃延律師那文以五千元向稅關保出候訊」等語。關於孫被困木屋及各人營救情形，

前已詳述，可勿贅言。其應訂正者，（一）美國移民律無五千元具保之條，祇有具保不過五百元之句，故篇中五千元之誤。（二）當是五百元美鈔民局建築新外人羈留所於烟治埃倫，又名天使島者，始於一九一〇年，孫公於一九〇三年被困之木屋係在舊日碼頭原址，若干年後始移往烟治埃倫，故「烟治埃倫」一語似應刪去。（三）阻止孫公登岸者，係清領事何祐，保皇黨實無阻止他人之勢力，尊著云云，未免太視保皇黨勢力過高。（四）尊著謂孫公被留木屋者逾日，其羈留若干時日，愚雖無從記憶，但美船慣例，至少停泊碼頭數日，然後開行。將行之日，始將待訊之船客搬上碼頭木屋。再經關員查訊，乃判定能否入境。如判令出境，又須由移民局長簽字，並明告本人以撥浮出境之原因，容限十日內向工商部上訴，否則須候所搭來美船撥回出發地點。照此手續而言，決非一日或數日可以畢事，大約至少亦在一星期以外。此凡曾經被困木屋之華人，無不知之。故孫公羈留之時日若干，可以從此推斷。（五）孫公於被判出境後，始函告伍盤照求助。可一事則在美華人並不知孫公之來，更可知檀香山致公室並無電告舊金山致公堂，及黃三德、唐煥昌等得電後前往碼頭接船等事。黃唐等得盤照面告，始知其詳，事實明甚。以上所陳，現與君三德尚在羅省，那文律師亦在本埠，均可舉而問之。因讀尊序有云：「其有短篇隻字列舉所知，以匡不逮，余引領望之」等語，謹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義，據實奉告，伏惟諒之。並候著安。伍子衍勸。一九四〇年九月五日

馮自由按：伍君此函洵足補充史實，爲益非鮮。惟所稱當日妨阻總理入境爲清領事，而與

保皇黨無一節，殊不盡然。蓋余當日於事，所得總理通信及各方報告，均謂保皇黨從中搆陷所致。伍君謂保皇黨無此勢力，然該黨對於美海關雖無直接之勢力，若間接向清領事囑託，及勾結關員上下其手，則固優優焉之。且據清領事語伍君盤照，謂奉清政府命令而行。依清代外交官職權，外部對於海外僑民之行事，概由公使轉達，從無直接命令領事之例。假令此舉係出自清政府命令，則必經由駐美公使轉飭領事辦理，始符手續。今清領事既始終未提及公使，其爲受人囑託，自無疑義，且其時檀島保皇黨之銜恨總理，甚於敵國。日欲伺機報復，此事總理在檀已有所聞，故從權取得夏威夷出生證書，以備不虞。該黨既偵得總理出發有期，及所乘何船，自必電知舊金山同黨設法妨害登陸，在美彼黨得電，遂預運動清領事及美關員，多方搆陷，以致有此怪劇。不然，清領事何從預知總理行期，而此正式有效之夏威夷出生證書，美關員又豈敢冒昧否認之耶？管見如此，質諸伍君，以爲何如？

大同報之改組

致公堂有機報名大同君報，爲歐築甲所創辦；歐號雲樵，惠州歸善縣人，康有爲之萬木草堂弟子也。在康徒中以能文稱。迭任上海時務報，澳門知報，橫濱清議報等報主筆。己亥（一八九九年）夏秋間，梁啓超及同門多人，在日與總理往還至密，漸趨向革命真理，因有聯合組黨之議。築甲亦贊成人之一。嘗任清議報高談揚武革命，爲諸同門所不敢道。康有爲聞之大怒，既痛責梁啓超等附和革命之非，即勒令啓超赴檀香山開設保皇會，將功贖罪，復擬續築

甲於門牆外。經徐勤、麥孟華等代爲緩頰，乃遣往美國充舊金山文興報主筆。惠屬歸善博羅二縣，素爲三點會淵藪，築甲少居鄉，結識會黨首領頗多，因亦名廁會籍。抵美後，遂憑此資緣聯絡致公堂會員，謂康黨名爲保皇，實則革命，與洪門反清復明之宗旨，實殊途同歸，應彼此合作，共同救國。致公堂會員多爲所動。辛丑壬寅間（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築甲遊說致公堂各職員創辦洪門機關報，該堂大佬黃三德、英文書記唐瓊昌、司庫員朱三進等深聽其議，乃措資設立大同日報，即延築甲任總編輯。大同二字之得名，亦爲築甲所定。蓋康有爲嘗爲橫濱華僑學校題名大同學校，築甲以此名其報館，即表示其繼承康門之統緒也。大同日報出版時，築甲初著大同日報緣起，發揮洪門改革之理由，極爲動聽。復以太平洋客名義，撰一長文，鼓吹廣東獨立，極言粵省有脫離滿清政府之必要，登至數十續，痛快淋漓。讀者莫不擊節稱賞。橫濱清議報特爲印作單行本，題以「新廣東」三字，書出風行一時。康有爲聞之，乃復嚴辭申斥，有「雲樵離經道應逐出門牆」之語。築甲因之論調一變，改倡「洪門應與保皇會合力迫朝廷改專制爲立憲，以立大同之基礎」等說，不敢再作激烈語矣。及癸卯冬，總理抵美被阻，築甲與總辦原爲舊識，以挾檀埠同黨筆戰之嫌，且慮大同報爲所撓奪，力勸黃三德、唐瓊昌等置身事外，勿爲總理助力。迨總理脫離，築甲竟在報上著論排斥，且詆洪門尊重總理爲不智。總理出木屋後，日傳食於基督教徒之中西日報，而於致公堂機關之大同日報若割鴻溝，即以築甲與來宗旨不定，勢難脫離康門範圍之故也。黃三德、唐瓊昌初欲築甲與總理合作，再三勸告，兩

藥甲仍假大同報恣意攻擊，猖獗不休，致公堂各職員以忍無可忍，始逐客之令，並請總理推薦留日學界同志主持筆政。總理首薦馮自由任駐日該報通信記者，且托馮在日物色主筆一人。馮初薦廣西人馬君武。馬以事辭，乃改薦湖北人劉成禺，劉爲湖北學生界編輯，嘗以鼓吹革命，被清使館革除官費學籍。受聘後，自赴上海領取留學生入美護照。因聞馮自由述總理抵美時，被保皇黨搆陷之經過，乃向素日相識之滬保皇會員時報主人狄葆賢（號楚青，列字平子）求得一紙致舊金山保皇黨會長之介紹書，藉免發生阻力。甲辰（一九〇四年）夏，劉自橫濱抵舊金山，時總理已偕黃三德出遊各埠。大同日報自劉到後，革命橫議，鼓盪全美。華僑受其感化者日衆，計總理是次游美之成績，實以改組大同日報爲最著。其後庚戌辛亥（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兩年美洲南北各埠同盟會之成立及籌餉赴義的偉績，均導源於是焉。

洪門致公堂之淵源

洪門團體原名天地會，在海外通稱義興會或義興公司，在美洲曰致公堂，是會始創於清初康熙時代，其時距明亡未久，明之忠臣義士，再三力圖恢復，誓不臣清，前仆後起，卒難挽回世運。二三遺老以清祚已固，興復大業，非一時所能收效。乃欲以種族思想流傳後人，特創設一種秘密團體，爲傳播此種思想之導線，是卽洪門團體之所由起也。在美之致公堂總部設於舊金山大埠，他如紐約、芝加高、波士頓、聖路易、費城、華盛頓、洛山磯、西雅圖、沙加緬都、秣命等百數十埠，皆設分堂，凡有華僑駐在之地，莫不有之，咸隸屬於舊金山。華僑名列

會籍者佔十之八九，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門尚可謀生，若在小埠，則非屬致公堂會員，輒受排擠，故勢力偉大，爲各團體冠。考其歷史，最初由廣東三合會頭領因避清廷摧殘，逃亡海外，遂組織致公堂，以資聯絡。其後太平天國失敗，洪秀全陳金剛舊部亦多遠托美洲，重整旗鼓。然久而久之，故老凋謝，面目漸非，洪門人士能了解宗旨者，百不得一。孫總理於丙申年第一次遊美時，以未列洪門會籍，雖向各埠致公堂職員大講革命仇滿之真理，彼中人士概漠然置之。乃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康有爲於己亥春渡美，初設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於英屬加拿大，復派其弟子梁啓田、徐勤、歐築甲、陳繼儼諸人赴美國設立支會。梁徐等知洪門勢大，可供利用，乃先後投身致公堂，以聯絡彼中之有力者。洪門中人不知其詐，頗爲所愚。各埠致公堂職員之思想較新者，多充保皇會幹事，致公堂英文書記唐瓊昌初任保黨機關文與報譯員。築甲之能入寇致公堂及創辦大同日報，即瓊昌領導之力。癸卯冬總理二次抵美，洪門人士已較前隔通，尤以黃三德、唐瓊昌、朱三進、鄧幹隆數人爲深明大義，總理與黃、唐等無片面之識，一函之介，而黃、唐等竟能仗義營救脫難，且毅然驅逐歐築甲於門外，殆亦洪門本身之種族觀念使然也。

致公堂之總註册

孫總理既助唐瓊昌改組大同報，調知致公堂內容複雜，堂內職員、除三數熱心家外，多半泥守舊習，毫無遠大思想，而各分堂對於總堂之關係，大都陽奉陰違，有名無實，尤以美東各

埠爲尤甚，欲恃其籌餉救國，實屬莫莫其難。乃向堂內各職員建議舉行全美會員總註冊之策，諒謂正美洪門會員既有十數萬人，若能重新舉行登記，不獨足以鞏固團體，回復威信，且可藉此收集鉅款，爲公堂基金及協助國內同志起義之需。且願親往遊歷各埠，勸告洪門手足同勤義舉。各職員大爲贊成。卽請總理起草總註冊章程，並舉總理與黃三德大佬二人出遊各埠，鼓勵進行。總理於是手訂致公堂新章要義及規程八十條，全文已載革命逸史第一集，茲不贅錄。

總理所訂致公堂新章條款最特色者，爲全文中第二條規定「本堂以驅逐肆虐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一項，不獨開闢古今革命黨人之新生面，且足奠定三民主義之基礎。翌年乙巳（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之日，總理首提出入會誓辭之四大綱領，卽此六字也。洪門之宗旨曰反清復明，爲單純的民族主義，總理乃代添入民權主義之創立民國，及民生主義之平均地權二項，意義高深，殊非思想簡單之致公堂人士所能了解，然堂內各職員急欲徵集全體會員之註冊費，以充公堂基金，故對於新章條文，絕未加以詳細研究，一惟總理之馬首是瞻。又其時公堂財政絕不充裕，關於總理及黃三德二人出遊之長途旅費，亦不能多所供應。因是總理乃出其發售革命軍需債券所得之大部以助成之。甲辰春夏間，總理遂偕黃三德出發，取途南方鐵路沿斐士哪、北加非、洛山磯、巴梳斐力士、巴士杰、紐柯連、必珠堡、聖路易、藍蘭達、華盛頓、費城、波地摩、芝加古等數十城市，以達紐約。每到一處，總理必聚眾演說，洪門反清復明乘時救國之宗旨，而黃三德亦必開櫃演戲。（洪門稱招收會員拜盟行禮曰開櫃做

戲。惟是時洪門團體異常散漫，各埠分堂職員身跨保皇會籍者，實繁有徒。雖經總理舌敝唇焦，多方勸諭，而各分堂對於總註冊事，仍屬虛與委蛇，延不舉辦。各埠會員之報名註冊者，寥寥無幾。加以舊金山總堂缺乏相當人材，推行新章使之無效，即總堂本身亦未按照新章條款選舉各部職員，因是總理奔走七八月，慘淡經營，稍獲端緒。而各分堂於總理去後，即已淡然若忘，不復提及登記事宜，此則總堂平日喪失威信有以致之也。總理抵紐約後，以民閉塞，一時不易生效，遂以註冊事委諸貞三德，而轉向留學界及國際方面之運動，特自撰一英文告歐美人書，題曰「中國問題之真解決」，外書中文「革命潮」三字，刊印萬冊，贈各國人士。東京日文革命評論及香港中國日報均譯載之。留美學生與總理時相過從，互討論革命政府之外交財政各問題者，有王寵惠、陳錦濤、薛頌瀛諸人。復由大同日報主筆劉成禺之函介，與留歐學生胡秉柯、賀之才、魏宸組、史青、朱和中等遞遞信息，胡、賀、魏、史、朱等急欲總理赴歐商談國事。各籌集旅資匯寄紐約，迭促總理早日就道。迄乙巳春間，總理遂由美渡歐，成立我團留學比、法、德、英各國學生之革命團體，至於洪籌餉革命之成績，直至七年後辛亥廣州黃花崗一役前，馮自由策動加拿大各埠致公堂變產救國，及武漢舉義前三月，舊金山致公堂與同盟會聯合設立籌餉局，始大見收效，是固總理癸卯甲辰兩年間遊美散播種子之力也。

新湖南作者楊篤生

楊守仁，原名毓麟，字篤生，一號叔壬，其言論文章，散見於報紙雜誌，多署「樞印寒灰」，湖南長沙人。生於清同治壬申（一八七一年），丁酉（一八九七年）科拔貢。性篤厚聰穎，少好學問；及長，精研先儒性理及佛老之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時學使張亨嘉江標咸賞其才識。戊戌（一八九八年）一試春官，分發廣西知縣，不奉任，遂絕意仕進。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敗，清廷假意維新，詔興學以開民智。湘撫陳寶箴學使徐仁鑄頗提倡新學，設時務學堂，聘梁啟超主講席，篤生與唐才常等任教授，嗣戊戌政變，學堂解散，梁遁日本，篤生幾及於難，避鄉數月乃免。己亥（一八九九年）應江蘇學使瞿鴻禨之聘，入幕襄校，所取皆宿學通儒，終以宦途汚濁辭去。庚子辛丑（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館湘紳龍湛霖家極相得，相非地志，不久居也。壬寅（一九〇二年）春挈龍氏學生應原同渡日本，初入宏文學院，繼入早稻田大學，並勸龍氏出資興學。長沙胡子靖創辦明德經止兩校，龍氏嘗竭資以助，篤生實有力焉。居東時有同鄉黃克強、劉揆一、陳天華等最為相得，共發刊遊學譯編三種，專以輸注政治革命種族革命等學說，大半出自其手筆。復著「新湖南」一卷，鼓吹湘省脫離滿清獨立之說甚力，與粵人歐陽甲藩之「新廣東」同風行於世。癸卯甲辰（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九）間俄

吳進佔滿洲，篤生憤清廷外交之失敗及瓜分之禍迫，與留東同學組織拒俄義勇隊，將赴歐，以日政府之壓制，不果。旋復與同志改組義勇隊爲軍國民教育會。更於會中密組一暗殺團。黃克強、周來蘇、蘇鵬等咸預其事，專主張暗殺，研究爆發物十餘種。嘗由馮自由介紹謁橫濱梁慕光，學製炸藥。因拂案觸銀製藥屑失慎，一眼失明。甲辰夏偕周來蘇蘇鵬由日攜炸藥至北京，約張繼自湘至，何海樵自滬至，設機關於天津，謀炸內城宮殿及頤和園，以震動天下人耳目。潛居京城數月，以無隙可乘，失意南歸。是歲八月，黃克強、劉揆一、陳天華、宋教仁等謀在長沙起義。篤生乃與蔡元培、杭辛齋等在滬密設機關，一面接濟湖南，一面結合留東各省同志。會十月湘事敗，黃克強以長沙聖公會黃吉亭牧師之助，脫險至滬，謀再舉。復設機關於上海新開路餘慶里，衆推篤生爲會長。及同志萬福華刺王之春案發，餘慶里機關被搜，檢去手槍炸藥名冊會章等等，按捕黃克強等十餘人，楊毓麟名亦在列。篤生因是改名守仁，以避偵者耳目。繼乃變計滲跡政界，以從事中央革命，謂發難邊區不如襲取首都收效之速。居京數月，賴張伯熙之助任譯學館教員。會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調查憲政，篤生認爲時不可失，遂力謀廁充隨員以行事。先是篤生嘗於甲辰乙巳（一九〇六年）間與同志吳樾、馬鴻亮、楊積厚、莊以鵬、侯景飛、金轍樹諸人組織北方暗殺團，衆多主用手槍，篤生獨主用炸彈，衆如篤生言，出郭門數里之山谷中試之，果猛烈異常。吳樾大喜，願力任狙擊鐵良事。乙巳六月，五大臣出洋事起，樾曰：擊彼五大臣，不尤愈於擊鐵良乎？遂於九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出發北京正陽門車站

之日，決行荆聶之事，以車動力猛，炸彈自行爆發，死之。然清吏未疑及篤生之所爲，故篤生仍得同行。抵東京，與黃克強、張繼、宋教仁等籌商擴大同盟會及實行方略，乃辭退隨員職務，再反上海，約集同志設正利厚成肆爲江海交通機關。丁未（一九〇八年）春與于右任等在滬組織神州日報，極力鼓吹革命，直誅政府之專制，痛陳種族之滅亡。時有魏蕃實者，與汪康年以全湘礦產賣於德人，訂約數年，屢起膠葛，約不能廢。篤生憤甚，乃與同鄉易本義、王延祉、唐支廈、陳家鼎、童堯山等力主廢約，羣推篤生向魏抗爭，篤生謁魏索閱約文研究內容，魏出約，篤生竟袖之走，魏鳴捕不獲，其約乃交由陳家鼎、王延祉等送駐日清使張樞報外務部，卒廢之。神州報出版未久，以鄰居失火，亦遭殃及。篤生緣電桿而下，未葬火窟，竭蹶再振，幸而復刊。是年冬洋醜革命軍敗挫，武昌日知會案破，劉敬安等九人被逮，柳繼忠亦被囚於長沙，篤生嘗多方營救無效。戊申（一九〇九年）春迎其慈母，并攜其弟殿麟至滬，相依一月。時清廷派蒯光典爲留歐學生監督。聘篤生長祕書，篤生以事機未熟，暫難發動，遂隨蒯至歐洲。居英數月，乃留學於蘇格蘭愛伯汀埠。辛亥（一九一一年）夏聞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一役黃克強戰死凶訊，憂傷過度，夜不成寐，後得馮自由由加拿大致書，告以克強僅傷指無恙，用是稍慰。未幾復聞列強有實行瓜分中國之說，神氣沮喪，舊疾復發，頭痛浮腫，愈不成眠。是歲六月十三日忽投利物浦埠之大西洋海岸自盡，死前留書石瑛、吳敬恆，託其將所積英金一百鎊，轉匯黃克強作革命軍費，餘三十鎊託轉寄其老母。其屍後經漁人撈起，由石瑛、吳敬

恆、曹亞伯等葬於利物浦公墓。旅利物浦華僑特爲開會追悼，死年四十。子克念，女克恭，家固小康，以奔走國事中落。其兄德麟亦革命黨員之錚錚者。民元任南京留守祕書，繼任湖南財政廳長，兼辦民黨湘支部長。民一湯縣銘奉袁世凱命督湘，首捕德麟入獄，越四日即被殺，湘人感其操守廉潔，及今猶稱頌弗衰。

猛回頭作者陳天華

陳天華，字星台，別號思黃，湖南新化縣人。性敦篤，善屬文，少時即以光復漢族爲念。遇鄉人之稱頌胡、曾、左、彭功業者，輒唾棄不顧，而有愧色。居常不事家人生產，雖筆驅塵空，慮之怡然。日惟從事著述，專以鼓吹民族主義爲務。所著咸用白語文或通俗文，務使輿夫走卒皆能讀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冊散播於長江沿岸各省，最爲盛行，較之章太炎駁康有爲政見書及鄒容革命軍，有過之無不及。年三十一，尙未娶，或勸之娶，輒泫然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每讀中西史志，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其愛國之忱，發於天性如此。歲癸卯（一九〇三年）留學日本，時值俄兵入據東三省，瓜分之禍日迫，朝野皆束手無計，乃大悲慟，蓄指血成書數十幅，備陳滅亡之慘，郵寄內地各學校，讀者莫不感動。是歲夏，黃克強、劉揆一等組織華興會，謀起義於湖南，聯絡粵、鄂、皖、浙各省黨人，以傾覆政府，天華與焉。甲辰（一九〇四年）秋黃、劉與馬福益等運動漸臻成熟，天華聞之，星夜附輪歸長沙，籌畫布置，晝夜不少輟。計以十月十日清太后六十壽辰，全省官吏在萬壽宮行禮時，預埋炸藥其下以炸斃之，同時分在長沙、岳州、衡州、寶慶、常德五路起事。詎期前不幸事洩，黃、劉、馬諸人先後出走，天華間道走江西至上海，與黃克強、楊守仁、張繼、仇亮等重集會於公共租

界新聞路餘慶里謀再舉。會皖人萬福華憤前桂撫王之春主張聯俄，槍擊之於福州。哈金谷香西菜館而未中。西捕探索至餘慶里機關，黨人以嫌疑被逮者數人，天華不得已重遊日本避之。乙巳（一九〇五年）春天華夢傷過甚，忽發奇想，建於東京駿河台一我國留學生會館，主張用全體留學生名義向清廷請願實行立憲政治，蓋有感於庚子甲辰二役倡義之失敗，企圖別出途徑，潛佈黨人勢力於政界，期有所活動也。留學生會館幹事乃取決於各省同鄉會，黃克強、宋教仁、馮自由等均不以爲然，各同鄉會亦表示異議，事遂無成。是歲秋孫總理自歐洲蒞日本，集合各省革命黨人組織同盟會，天華亦爲發起人之一，被推爲會章起草員。民報成立，復被推爲撰述員，嘗在民報揮革命時代宜行開明專制之說。與同盟會頗布革命方之軍政時期相同。此謂明專制四字，卽梁起超利用以反駁民報所主張民權主義之論據也。又其著獅子吼小說，發揚種族觀念，尤感人至深。民報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界異常憤激。同盟會對於此事亦分爲兩派：一派主張歸國，另在上海辦學，以洗日人取締之恥辱。天華與易本義、秋瑾、田桐等主之！一派主張求學宜忍辱負重，胡漢民、朱執信、汪精衛等主之，兩派互相駁論，爭之至烈。秋瑾、易本義等以是歸國。天華憤不能平，乃作絕命書累萬言，竟於十一月十二日投大森海灣自殺。孫總理時在南洋，聞之哀悼不已。香港同志鄭真公等旋開追悼會於杏花樓，各界臨弔者千餘人，馮自由作聯輓之曰：「生平得愛友二人，星台殉國，近午何之？」（黃克強原字近午，時已赴廣西，久未得消息，故云。）

可嘆吾黨英才，又弱一個。靈爽憑健兒五百，公武（南洋同志通信暗號，稱孫總理原名爲公武。）鳴鐘，自由不死，誓覆虜會政府，實踐三民。天華死時三十有一。遺稿已出版者，有猛回頭，警世鐘，最近政界之評決，國民必讀，最近之方針，中國革命史論等八種，皆風行於世；就中以猛回頭警世鐘二種爲效力至偉。丙午（一九〇六年）秋七月，有浙江人曹柯狗因演講猛回頭爲金華縣令嵩連所殺。天華逝後六載，即辛亥六月，楊守仁（篤生）在英國聞黃克強在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岡一役敗訊，亦憤而自投於倫敦海濱。陳揚皆湘人，亦憂國傷時之人，豈同受汨羅江屈大夫之召耶？不然，何三湘愛國文人投水之多也！

留歐學界與同盟會

在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國同盟會開成立大會於日本東京之前數月，歐洲諸國之我國留學生，已有革命團體之組織，惟尚未確定革命團體之名稱耳。先是孫總理於癸卯（一九〇三年）冬自日本渡美，爲聯絡洪門致公堂參加革命之故，嘗偕致公堂首領黃三德周遊華僑所在地，遊說洪門會員，使回復反清復明之真面目。以其時保皇會勢燄方盛，阻力極鉅，雖經舌敵唇焦，收效尙微。甲辰（一九〇四年）春馮自由騰湖北人劉成禹任舊金山大同日報主筆。劉抵美後，以歐洲留學生多屬鄂籍，且半屬舊友，特專函介紹賀之才（培之）、史青（丹墀）、魏宸組（汪東）、胡秉柯（質齋）四人與孫總理相見。賀等得書，乃函邀孫總理赴歐共商國事。嗣聞孫總理方勾留紐約，以缺少川資未能赴歐就道，遂由留比、法、德三國學生盡力湊集得八千餘佛郎，電匯孫總理作旅費之需。乙巳（一九〇五年）春孫總理由美抵歐，先至比利士京城，寓史青寓所，日與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朱和中（子英）諸人討論組織革命團體方法，衆皆贊同。孫總理乃提議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設民國平均地權」四事爲黨綱領，衆略有詰辯，經孫總理剴切解釋，始無異議。衆又對於誓約稿所載當天發誓及天連紀年二語亦問，亦由孫總理再四說明，乃照原文通過。於是總理及賀、史、魏、胡、朱等先

後填寫誓約，當衆宣言。賀等旋又介紹陳寬沅、喻毓西、李藩昌、程光參、李仁炳、孔慶叙（偉虎）、胡錚、王治輝、劉蔭菴、文貞）諸人先後入會。是爲留歐學界組織革命團體之嚆矢。然是時尚未確定此革命團體之名目也。比京團體既成立，孫總理旋至德、法、英三國向留學界從事聯絡。計留德學生先後加盟者，有劉家倅、周澤春、賓步程、錢匯春、陳匡時、馬德潤等；留法學生先後加盟者，有唐豸、湯壽銘、向國華、馮承鈞、王鴻猷（子匡）、高魯（肅青）、石瑛（衡青）、黃大偉（子蔭）、石鴻嘉等；留英學生先後加盟者，有孫鴻哲、吳敬恆（稚暉）等。於是比、德、法三國京城均有我國革命團體之成立，革命黨人之聲勢爲之一振。惟嘗孫總理客居巴黎，與法國殖民大臣有所接洽之際，忽發覺其貯藏重要文件之小皮篋爲人割破，所有黨員入會誓約及與安南政府有關書札均被竊去，後乃查悉爲王發科、王相楚二人所爲，陳匡時、湯壽銘、向國華三人亦與其謀。事緣王等五人入會後，猝然懼禍反悔，初往利倭尼街孫總理寓所瓦克拉旅館，擬面求總理發還盟單，值總理外出，久候不歸，知總理所有文件素藏小皮篋中，乃以小刀割破皮篋，盡將內貯函牘單據竊取以去。卽由王發科、王相楚二人持詣駐巴黎清公使孫寶琦，自行檢舉，且謂所發見孫某與法政府交涉關於安南之來往書札極有價值，足以立功贖罪等語。孫寶琦聞言大驚，惟不欲遽興黨獄，命使館參贊吳宗濂會同二王將各盟書發還本人，不許藉故生事，一場風波遽爾平息，時張人傑（靜江）方任巴黎使館商務隨員，雖未與革命黨發生關係，然其人思想新穎，家資富厚，頗得孫寶琦信用。或謂寶琦之所以

不加追究，乃張與使館參贊夏循坦二人之力，似非無因也。留歐學界經此次風潮之後，駐比、德、法各革命團體遂決行重新改組，各會員一律再寫誓約，凡品行有虧及信仰不堅者，概從淘汰。黨基由是漸固。未幾，孫總理首途歸，衆復募集旅費以壯行色。是歲秋東京中國同盟會本部成立，留歐學界之革命團體得本部通告，始確定同盟會之名稱，並先後在比、德、法、英、瑞士各國設立通訊處。其所在地如下：

法國巴黎通訊處：魏宸祖、胡秉柯、王鴻猷 M. Wei 70 Bl. St. Germain, Paris, France.
比國京城通訊處：史青、賀之才 M. Chetsing, Boide No. 224, Bruxelles, Belgique.
德國柏林通訊處：朱希中、賓步程、馮承鈞 Dshhochung, 79, Auesburger Str. Berlin.

Germany

比國烈日城通訊處：孔偉虎、劉文貞 M. L. W. tsing, 13, Rue Saucy Liege, Belgique.
英國倫敦通訊處：曹亞伯、吳敬恆、楊篤生 Abai Tsao, care of Mr. Palmer, 76 Shelgate Road, Chapham Common, London, S. W. England

瑞士國通訊處：李仲南 M. Faintepang, 19, Pre du Marche Lausanne, Swiss

自王發科等竊盜盟書，件發生後，賀之才、史青、胡秉柯等有鑒於此，特於同盟會外另組織一公民黨，以爲同盟會之過渡機關。其宗旨祇有同盟會誓約內所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三綱領，而獨刪去平均地權一項。凡會員入會者，須先入公民黨，俟訓練有素，然後正

式加盟爲同盟會員，如王鴻猷、高魯、石漢、黃大偉、楊循祖、石鴻霖等，卽由公民黨而轉入同盟會也。此外尚有巴黎新世紀報之無政府黨一派，此派奉蘇政府主義學者巴枯寧、蒲魯東、托爾斯泰等爲祖師，專提倡廢政府廢宗教廢家庭之學說，以張人傑、李煜瀛（石曾）、吳敬恆、褚民誼爲中堅分子。張人傑爲巴黎骨董商通運公司主人，嘗於乙巳某月與孫總理同舟締議，自願捐助鉅款爲革命資金。總理在東京及河內時，嘗得其協濟數次。至丁未（一九〇七年）六月始在香港加入同盟會。吳敬恆則在倫敦由曹亞伯介紹入會。李石曾、褚民誼聞張人傑已在港入會，始在巴黎繼續加盟。其時孫總理復蒞歐土三次，黨勢日有發展。最後一次爲辛亥九月間，卽武昌革命軍興後一月，嘗邀各科專門畢業之同志歸國參加組織共和政府事宜。故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各部次長及總統府參軍以留歐學生爲多，如外交次長魏宸組、財政次長王鴻猷，實業次長馮君武、海軍次長湯壽潛，及總統府參軍黃大偉、喻毓西、陳寬沆諸人是也。方黃克強推薦湯壽潛任海軍次長時，有留歐同志多人以湯往年曾與謀割，總理皮篋盜取誓約事，提出異議。總督請湯既率領海軍反正有功，吾黨可以不念舊惡。反對者始息議。庸詎知民元以後，湯竟故態復萌，在湘省大殺黨人，以取媚於袁世凱乎？

留歐才進歐洲同盟會成立始末

湖北學生之革命熱，湖北興學最早，學生皆少年英俊，富於感情衝動性，第一批留日學生吳祿禎、劉成禺等首先鼓吹革命排滿，又值三十三年落花夢，新民叢報、中國魂等出版物暢銷

內地，一時學生靡然從風。駭駭萌革命思想矣。會日俄爲東三省事締結密約，學生大憤，乘機集會於會公祠，爲極激烈之演說，武漢人心大震，尋爲當道禁阻，然自是湖北學生亦遂暗中有一革命團體矣。其中堅分子爲李書城，時功玖、孔庚、朱和中、史青、賀之才、胡秉柯、耿觀文、魏宸組、曹亞伯、陳同如、時公璧、馮特民諸人；李書城秘密聯絡軍隊，孔庚密爲代派新民主義報，曹亞伯藉教會爲護符，以日知會爲宣傳機關。陸鄰容以革命軍案被錮兩獄，賀之才乃間道赴上海，密攜革命軍數百冊回鄂，散布鼓吹，幾罹於難。

留比學生與革命黨 湖北當道忌諸人甚，時思有以遠之。癸卯冬選派學生分赴東西洋留學，朱和中遂被派赴德，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被派赴比，未幾李書城、耿觀文、時功玖、孔庚等亦被派赴日。賀等道經上海，遇劉成禺，曰：孫中山先生方在倫敦，諸君此行，可與之會晤共商大計，因作函爲賀等四人介紹。賀等抵比後，被清使楊晏禁之一室，俟待小學。生然。抗爭數月，始獲自由，因劉之介紹函寄往倫敦，並附函約孫來比。時孫寓荷蘭公園友人摩根家中，數月後，始得覆音，云適往某處旅行，不及早答，且云甚願赴比一遊，惟缺少川資云云。賀等卽爲籌款寄去，一面電邀朱和中來比，賀之才與胡秉柯並親至碼頭頭相送。

革命團體之組織 中山先生既至比京，寓史青家中，與賀、魏、胡等暢談數日夜，娓娓不倦，所言皆革命方略及建設事業。賀等介紹喻毓西、孔慶叡、陳寬流、劉蔭蕪、李藩昌、李

仁炳、胡錚、王治輝、程光鑫等相見，彼此極爲融洽。中山先生因提議組織革命團體，衆皆贊同，惟朱和申對於以天運紀年，魏宸組對於當天發誓一層，略有詰辨，中山先生多方解釋，似視起誓爲極重要。衆始無異議，親書筆據，其文曰：

具願書人當天發誓驅除變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 月 日押（指印）

（編者按第一次在北京同盟之願書確係如此東京大會成立之後對於字句微有修改）

中山先生亦依同式親書誓文一紙，交賀等收執。（此紙至今尚存史青處）並同時提議同盟晤面時各種祕密手式口號，如問君從何處來？答，從南方來。問向何處去？答，向北方去。問，貴友爲誰？答，皓東史堅如二人云云。（按此種口號後均修改，僅沿用駢指交鈎握手法。）

中山先生之樂觀 中山先生自內地失敗後，避居海外，四出鼓吹革命，而聞者多擁耳卻走，莫之贊助。無已，惟思聯絡祕密會黨，如三合，三點等會，若輩知識懸疎，不能與共大事，遂快快而多英備。又以旅囊空空，一舉步舟車之費無所出，蟄居愁蹙，其失意之狀可想矣。（此事中山先生親爲余言之）自至北京後，始知知識界中亦有同調，不禁喜出望外。言誓既竟，則爲極痛快之演說，亦若痛飲黃龍卽在目前者，其得意之狀，較之就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時實有過之。（民元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臨時總統任，余亦隨國，相見後，余曰：我輩夙昔志

願，竟成事實矣，何等痛快！中山先生蹙額曰：何來痛快？直苦惱耳。余等並告以東京同志甚多，均可加入同盟，因爲之作函介紹李書城，但肅，時功玖，耿觀文等，中山先生遂決意爲東京之行。

留歐諸國學生之加盟 時朱和中堅請中山先生赴德國，由朱介紹入黨者 有馬德潤，劉家俊，王發科，王相楚，陳康時，錢匯東，周澤春諸人，（一哥馬德潤始終不肯發誓立據）由德返英入黨者僅有孫鴻哲一人，轉道赴法，由陳寬沆先期介紹唐彥，復由唐介紹湯彥銘，向國華等加盟，於是留歐同盟會之氣勢，爲之一振。

王發科等之叛盟 時中山先生與高采烈，擬由巴黎取道東京至日本，會新任安南總督某與伊有舊，素贊助中國革命。中山先生因與法國殖民大臣有所接洽，尙未得要領，遂暫寓利倭尼街之瓦克拉旅館，坐待好音。一日外出，歸寓忽發覺被盜，其唯一行篋爲一小革囊，被刀割一大洞，所有同盟證書及與安南當局有關之重要文件均被竊去，因之大驚，急電比京余等告以狀，余等公推胡秉柯赴法，謀善後策，始查悉爲王發科等叛盟的故。王爲人甚矯情，而膽小如鼠，平日喜談論，飾爲愛國憂民之狀，朱和中爲所給，引爲同志，入黨後，卽萬分懊悔，寢饋不安，日夜與王相楚 陳康時同謀叛盟，遂相偕赴法，巧言說唐彥，唐不爲動，遂與湯彥銘，向國華等合謀同訪中山先生，其本意擬向先生哀求，發還願書，值先生外出不遇，及見其行篋，遂萌祛篋之念。以小刀割之，盡攫所有，急攜赴清館孫琦處，叩頭哭訴，備言悔狀。寶琦不

欲與大獄，（或云寶琦之所以不加追究者乃張人傑，夏循坦進言之力，夏與寶琦爲戚屬，而張則方爲使館商務隨員也。）命吳宗濂將盟書寄還本人，後於密函中發現安南事件，則大驚，急赴法界交部破壞其事，事後先生爲余言，被竊後，惶急之狀，爲倫敦使館被困以來所未有。一則數十同志之生命攸關，二則恐因孔遂失卻聯絡知識階級之機會，三則安南事件爲所破壞，深爲可惜。噫，王發科等之肉，其足食乎。其後陳康時與王相楚自回國後，卽已跡銷聲，惟王發科後更名王燾，聞曾在四川某軍中爲將官云。

同盟會之改組，盟書被竊之消息傳至北京，賀之才、史青等急召集同黨，提議重書誓文事，與會者一致贊同，惟此後撰掃黨員異常慎重，凡品行有虧及信仰不堅者，概從淘汰。計重具願書者，僅有史青、賀之才、魏辰組、胡秉柯、喻毓西、劉蔭蕪、李藩昌、李仁炳、程兆鑫、陳寬沅十人，在法者僅有唐豸一人，在德之朱和中和周澤春、錢懋東三人，於事後特至比國，與賀等協商重組團體，後亦加入。所可幸者，留歐同志受此打擊之後，其志益堅，而團體益固。改組既定，同人遂公籌款項，付中山先生作東歸之計，並先期由賀之才函告東京之李、何、時、耿諸人，述同盟會成立之經過，並令其籌備歡迎。數月後，轟轟烈烈之東京大會遂於是成立矣。

留比同盟會之工作 中山先生屢囑同人專心求學，以爲建國之需，雖鎮南關河口諸役，事前賀之才等屢請回國，躬赴前敵，先生均婉言勸阻，是以在比同志，僅獲從事於宣傳與預備之

工作，其可得而紀者，有如下數則：

一、黨員每月各捐其學費十分之二，存儲生息，以備革命之用。厥後中山先生東奔西馳，常賴此款作川費。

二、每月聚會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設事業。

三、爲擴充黨務起見，由賀之才，史青敏起另組一革命團體，名曰公民黨，其宗旨爲驅除隳廢，恢復中華，建立民國三項。而平均地權不與焉。此黨專爲訓練及聯絡同學中之有志者，以爲加入同盟會之預備。公民黨之中堅分子爲王鴻猷、高魯、石瑛、黃大偉、石鴻嘉諸人，其餘黨員則湖北四一籍之學生占大多數，厥後王鴻猷、石瑛、黃大偉、楊循祖卽由公民黨而轉入同盟會者。

四、黨內設有編譯部，專司報紙上之宣傳，其時外報載中國革命新聞，多助清政府張目。經同人用文字宣傳後，始漸與民黨表同情矣。

五、黨員不素稔意聯絡比國社會黨，冀獲精神上之援助，中山先生二次至比時，賀之才介紹於岡城社會黨首領華靈東之前，因得識加美利好士萬及意邁爾雲地威提，二君在議會勢力甚大，意氏後任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賀惠中山先生往議院之客室相晤。談次，將平均地權一事，發揮盡致，彼等佩服不已，並允盡力援助。惜當時社會黨未執政權，未免力不從心耳。

六、每逢內地預備舉事之前，中山先生必來函報告，一日囑購軍火，於是賀之才四出張羅，卒得奧國退職軍官某擔任接濟步槍三千枝，取價甚微，事已垂成，後因款項不濟，遂中止。

留比同盟會之軼事 一日賀之才導中山先生遊比京之拉甘巴公園，忽遇清使館隨員某，賀大窘，某詢中山先生姓氏，賀急代答曰，此吾友日本人高野也。時南洋一帶，英人禁例甚嚴，中山先生爲旅行便利計，嘗假用日本人名 Takano 譯言高野。某疑信參半，然究亦莫可如何也。比國烈日城開博覽會，駐法清使孫寶琦往觀，張人傑從焉。人傑逢人必談革命，黨員疑爲漢奸，幾欲羣起攢毆之，張急走脫。蓋是時同盟會成立未久，又值割皮包之學發生，而張又隨清使向來，是爲黨人疑之，厚誣張君，亦可笑已。黃大偉初出洋時，頑固特甚，期年尙不肯去豚尾，與之言革命，則掩耳卻走。後經魏宸組、賀之才、陳寬沅等多方勸導，遲之又久，始於辛亥三月黃花岡舉事前一月加入同盟，然一入黨籍，其努力奮鬥反非尋常同志所可及，蓋其天性使然也。（民十四應老友馮君自由之命，寫於北京大學，賀之才追述。）

一民主義與三民主義

一民主義時期 吾國清代革命黨之變遷及進化，可分爲三個時期：從甲申（一六四四）滿清入關至甲午（一八九四）中日之戰爲一民主義時期；在此時期間各省會黨及明末遺民之起兵者，如順治初年之鄭成功、張煌言、閩應元、陳邦彥、陳子壯、瞿式耜、何騰蛟、李成梁等，康熙時之朱一貴等，乾隆時之林爽文等，嘉慶時之劉松、聶傑人、齊王氏、林清、李文成等，道光咸豐時之洪秀全、楊秀清等，皆樹反清復明之旗幟，是爲單純的民族主義，又可謂之一民主義。

二民主義時期 甲午中甘之役既敗，孫總理於是年秋冬間創設興中會，其入會誓詞曰：「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又於選舉會長時，名會長曰「伯理鑾天德」。此職係英文 *President* 之譯音，卽合衆民主國之大總統也。吾國革命黨之具有民權主義的宗旨者，以此爲濫觴。自興中會成立後，繼起之他派革命黨，如日知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咸以提倡共和政體爲號召，非復如昔日舊式革命黨宗旨之單純矣。故自乙未興中會發起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同盟會成立，此十年間可以謂之二民主義時期。

三民主義時期 世人皆知三民主義爲中國同盟會所始創，然在乙巳七月孫總理聯合各派革

命黨組織此會時，其誓章上尙未明白規定三民主義之名辭也。同盟會之誓辭曰：「聯軍入某省某縣人某某，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其處罰。天運某年某月某日云云。」當第一日假座東京赤阪區檜町內西長平宅開會時，孫總理延義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之十六字爲誓約。在座會員有數人對於「平均地權」有疑義要求取消，孫總理乃起而演說世界各國社會革命之歷史及其趨勢。謂：「現代文明國家最難解決者，卽爲社會問題，實較種族政治三大問題同一重要。我國雖因工商業尙未發達，而社會糾紛不多，但爲未雨綢繆計。不可不杜漸防微。所以謀人民全體之福利。欲解決社會問題，則平均地權之方法，乃實行之第一步。本會係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立志遠大，必須將種族政治社會三大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等語。剴切解釋，至一分時之久，衆始無言。故以同盟會誓章而言，則平均地權四字，祇是民生主義之一部，不得謂平均地權卽民生主義也。同盟會成立後五月，卽乙巳十一月二日，其宣傳機關之東京袋報出版發刊詞爲孫總理手撰，其中著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三大主義爲綱領，是爲此三大主義並列之嚆矢。而民生主義四字亦即發見於此時。在民報出版以前，世界各國無民生主義之新名辭也。從同盟會成立以迄今日，可稱爲三民主義時期。

孫總理交社會思想。孫總理在乙未（一八九五）九月廣州失敗之後，即漫遊歐美諸國考察憲政政治社會種種狀況。對於社會問題尤熱心研究。在滬蘇漢爭間（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與章

太炎、梁啟超及留東學界之余等晤談時，復以俄國未來之社會問題及土地問題爲資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與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倉，均在討論之列。其對於歐美學者之經濟思想，最服膺者爲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單稅論，即平均地權之思想所由起也。民報初期嘗命廖仲愷將亨利佐治之名著「進步與貧乏」（Progress and Poverty）譯登報端，廖僅譯數千字而止。考平均地權之名辭，雖載於同盟會誓章，惟此名辭之首次發見，則在於同盟會成立前一年甲辰（一九〇四）孫總理手訂之美洲致公堂新章。蓋當時致公堂嘗爲陸續修訂章會之會員咨據數年。及孫總理到美，該堂職員黃三德等乃將跨黨者驅逐，並請孫總理修訂章程，藉資整理。孫總理乃爲編定規程八十條。其第二條曰：「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與同盟會誓約不差一字。可知孫總理懷此思想已有多載矣。又乙巳夏孫總理在歐洲收攬我國留比、德、法各國學生入黨，其誓約亦與致公堂規程相同。及同盟會興而孫總理此種理想始漸見諸文字。革命黨青年之注意研究社會民生問題者，亦自茲始。

三民主義簡稱之由來 三民主義則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簡稱之代名辭。此簡稱之名辭，始用於香港中國日報，蓋民報出版後，南方各省由中國日報任總代理。余時任中國報社長，以在廣告上介紹民報總稱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爲冗長不便，乃簡略稱之曰三民主義，以資識別。數月以後，海內外各黨報相率從之，遂成爲一普通名辭。猶記丙午（一九〇六）春香港各

界人士副陳英華追悼會於杏花樓，余撰聯輓之曰：「生平得愛友二人，星舍（天華字）殉國，近午（黃興字）何之？可嘆吾黨英才又弱一樹。」（靈爽憑健兒五百，公武（南洋同志通函向聯稱孫文二字曰公武）鳴鐘，自由不死，誓復虜酋政府實踐三民主義）聯為陳少白代書。余作此聯時，海內外同志尚未通用此簡稱之名辭也。胡漢民於丁未（一九〇七）春自日本蒞香港，屢向余言，民族民權民生之三大主義，不啻以簡稱之三民主義代之，且指為不通。及己酉（一九〇八）從南洋歸港，亦常以此為談柄。然是時此名辭在世上已成確定不易，不獨各種刊物通用之，即孫總理自亦以為適合而採用焉。

共進會之誓約，辛亥武昌起義，以共進會為最有功，惟該會之誓約係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人權之十六字，與同盟會誓約所不同者祇差一字，世人多引以為異。考共進會之發起人張伯祥、余晉城、吳辯慈、鄧文輝、居正、焦楚峯、劉公、孫武等皆同盟會會員，其所以別樹一幟另立小組者，即為利便聯絡國內各省秘密會黨之故。且以各派秘密會黨大都知識幼稚，所施與之宣傳資料，除種族主義外，最高限度只能添添民權思想，若語以舉妙幽深之土地問題，殊非彼等所能了解。故特將誓約內地權之一地一字改作一人一字，此其修改誓約採用二民主義之苦衷也。及民國肇建，共進會解散，同盟會亦改組為國民黨。從民二七月討袁至今，中間經過護法驅龍逐莫討陳北伐諸役，三民主義之推行，如日經天，行將化被全球，無遠弗屆，是所望於三民主義之真信徒。

中國同盟會史略

同盟會成立前之革命黨。吾國革命黨人之提倡逐漸建瓴。始於興中會，然興中會自庚辰（一八九九年）秋惠州革命軍之敗挫。及廣州史堅如之謀炸撫署。役以後。黨中健將如楊衢雲。史堅如。鄭士長。黃福。諸人先後斃喪。元氣實力爲之大傷。故往庚申秋以至己未（一九〇五年）夏之五年間。興中會實無如何之軍事動作可言。中則雖有孫文。黃泰。一九〇四年。除夕洪秀福。談在廣州之大舉。其主動。謝纘泰。李紀堂均屬興中會員。然究非出於興中會本部所策動。不能謂興中會有密切關係也。惟我國之留東學生及內地志士。會自經庚子惠州革命失敗。自自立兩役之怒潮所激盪。影響之鉅。得未曾有。計在此時期內。國內外志士之組織革命團體者。辛丑年有（一八九〇年）橫濱總實。王寵惠。馮自由。馮斯樂等之廣東獨立協會。壬寅年有東京章炳麟。秦力山等之支那亡國紀念會。及秦毓璽。董鴻禕。周宏業等之黃會。上海章炳麟。吳敬恆。蔡元培等之中國教育會。癸卯年（一九〇三年）有東京葉瀾。秦毓璽。程家種等之軍國民教育會。及上海章炳麟。吳敬恆。蔡元培等之愛國學社。雲南臨安周雲祥等之保滇會。甲辰年（一九〇四年）有武昌胡蘭亭。黃華亭。劉靜菴之甘知會。及長沙黃軫。馮福益。劉揆一等之華興會及同仇會。上海龔寶銓。蔡元培。陶成章之光復會。此外各地出版之革

命書報，東京有譯書彙編，國英報，湖北學生界，漢粵，浙江潮，江蘇，湖南遊學譯編，三十
世紀之支那，太平天國戰史諸種，橫濱有開智錄，新廣東諸種，上海有蘇報，國民日日報，
機事警聞，警鐘日報，二十世紀美舞台雜誌，章炳麟駁康有為政見書，革命軍，三十三年落花
夢，黃帝魂，清祕史諸種，香港有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檳香山嶺檀山新報及民生日報，舊
金山有大同日報，新加坡有閩南日報，緬甸有倫光新報，蓬蓬勃勃，可謂一時之盛。韓中各華
僑團體至乙巳春夏間，尙保全相當勢力者，爲湖北之日知會，及湖南華興會，江、浙、皖之光
復會。時距長沙舉義失敗及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之獄未遠，各派首領多避地日本，共圖捲土重來
之計，願以各派要均功敵，未能集中力量，各組一大團體，以與清政府抗衡，識者憾焉。
惠州革命失敗後之孫總理，孫總理自庚子惠州革命一役失敗之後，時往來歐美南洋各地，
僑商及學生鼓吹民族主義，以培養革命種子，且屢與各國政黨有力者磋商協助中國革命之方
法。壬寅冬之遊越南，癸卯秋之遊檀島，甲辰春之遊美國，乙巳春之遊歐洲，均收效甚宏。當
癸卯夏由越南抵滬時，曾與閩粵同志十餘人祕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青山，用意至爲遠
大。詎孫總理離日後數月，該校旋以內閣解散。總理時在檀島聞馮自由報告此舉，爲之惋惜不
置。時馮自由在香港中國日報及美國舊金山大同日報之駐東記者，以總理與留東同志傳達消息
概由馮任之，乙巳夏馮得總理在歐德、法、比、英四國成立新革命團體及不日東渡之通信，即
以告留東各省同志，莫不欣喜若狂。及是歲六月中旬，舟抵橫濱，東京同志來商進取者大不乏

人。時各省同志中負人望者，以華興會領袖黃興（黃軫改名）爲最，孫總理前尙未與之認識，蓋是始由日人宮崎寅藏介紹黃及宋教仁、陳天華等數人與總理相見於東京樂樂園。黃等對總理備致傾慕，並願率領華興會全體會員與總理合組新革命團體。總理深表贊同，於是決定某月下旬某日假座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所爲第一次開會地點。孫黃各自通知所識各省同志屆時赴會，此同盟會成立前之大概情形也。按同盟會第一次開會時日，確爲乙巳六月下旬，惟是日爲下旬何日，余已忘之。據亡友田桐謂是六月二十四日，亦有謂二十九日者，以無文證，未敢武斷。查第一次蒞會同志現今生存者尙有十數人，若有人能提出文證以確定是日爲何日者，於建國史料價值之增加，決非淺鮮。

同盟會之第一次開會，及留東各省革命黨同志第一次集會期屆，與會會員孫總理、梁嘉光、馮自由三人自橫濱蒞會，各省同志之由黃興、宋教仁、檀家樞等通知到會者，有張繼、陳天華、田桐、董修武、鄧彥彥、吳春陽、康寶忠、朱炳麟、匡一、魯魯魚、孫元、權道涵、張華、于德坤諸人。由馮自由通知到會者，有馬君武、何天燭、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劉道一、曹亞伯、蔣尊簋、但燾、時功玖、謝良牧諸人。由胡毅生帶到會者，有汪兆銘、朱大符、李文範、張樹桐、古應芬、金卓、杜之秋、姚禮修、張樹雲諸人。由宮崎寅藏通知到會者，有內田良平、宋永節諸人。計蒞會六十餘人中，孫總理屬舊相識者，祇程家樞、馬君武、張繼、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馮自由、宮崎寅藏、內田良平、宋永節等十人，其餘皆

新志也。時甘肅尙未派學生遊學，故是日到場者有十七省人，獨甘肅一省缺席耳。衆推孫總理爲主席，於是總理詳言全國革命黨各派應合組新團體以從事討虜工作之必要。衆無異議。繼復提議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時有主張用對滿同盟會名義者，衆謂請本會屬秘密性質，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再四討論，卒從後說。確定名稱爲中國同盟會。總理更提議本會宗旨擬規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事爲綱領。有數人於平均地權一節略有疑問，總理乃歷舉世界革命之趨勢及當今社會民生問題之重要，謂平均地權卽解決社會問題之第一步方法，吾黨爲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前瞻遠矚，不當專向種族政治二大問題。必須並將來最大困難之社會問題亦連帶解決之。庶可建設一世界最良善富強之國家云云。演說約一時許，衆大鼓掌。曹亞伯首言我憑良心簽名，全場無異議。黃惠信譚公推孫中山先生爲本黨總理，不必經選舉手續，衆咸擊手贊成。卽由總理擬一盟書方式，經衆推黃興、陳天華二人審定，辭句如下。

聯盟人

省

縣本

當

天演奮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無偏無黨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

月

日

中國同盟會會員

會衆簽署盟書後，總理遂領總管人同舉右手向天宣誓如禮。宣誓畢，總理請各幹事會未成立前，衆人盟書暫由我保管。衆之盟書則請諸君舉一人保管。衆推黃興任之。旋總理至隔壁分別

授會員以尚志相見之握手暗號，及三種秘密口號。一曰漢人，二曰中國物事，三曰天下事。隨與各會員一三行新握手禮，欣然道喜曰：爲君等慶賀，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語畢，室之後部木板卒然坍塌，聲如裂帛。總理曰：此乃顛覆滿清之預兆。衆大鼓掌歡呼。衆復推定馬君武、陳震華、宋教仁、汪兆銘爲會章起草員，約於下次開會時提出。

同盟會之第二次成立會 自第一次開會後，留東各省學生逐日加盟者絡繹不絕。是年七月廿三日留學界開大會歡迎孫總理，麴町區富士見樓，蒞會者千三百餘人，後至者多不得入。留學界公然開大會歡迎革命黨首領。前未之聞也。是月中旬同盟會復假赤阪區霞關子爵阪本金彌邸開第三次正式成立大會，阪本邸與清公使館密邇，會員頗有誤投清使館者。是日蒞會人數三百餘人，首通過會章，次選舉幹事。會章採三權分立制，各部幹事，除總理一職已於第一次開會公推外，餘依會章分別票選。茲錄述所通過會章內之組織大略及各部，前後職員姓名如次。

一、執行部 黃下分列六部、

庶務部 此部職權最重要，總理他適時，以庶務總幹事代行一切，前後任之者凡五人：首任爲黃興，與他適，張繼繼之；繼他適，朱炳麟繼之，炳麟他適，孫毓筠繼之，毓筠他適，劉揆一繼之。揆一任此最久，至辛亥革命爲止。

書記部 首任馬君武、陳天華，後以君武赴西京大學，天華旋蹈海死，改任田桐、胡衍

鴻繼，又添入但燾李肇甫。

內務部 首任朱炳麟，繼匡其後事權漸集中於庶務部。此部形同虛設。

外務部 程家樞、廖仲愷主之，後家樞赴北京活動，仲愷亦回國。

會計部 首任劉維燾，維燾以入聯隊未就職，謝良牧繼之，良牧歸國，何天瀚繼之。

總理部 首任谷思慎，思慎他適，程克繼之，後此部亦同虛設。

二、司法部 判事長，首任鄧家彥。判事張繼、何天瀚、檢事宋教仁。此部以任事諸人

先後歸國，一年逐漸無形取消。

三、評議部 議長汪兆銘，議員田桐、曹亞伯、馮自由、梁慕光、胡衍鴻、董修武、范

治煥、張樹枏、熊克武、周承蘇。但懋辛、朱大符、吳崑、胡瑛、康寶忠、吳鼎昌、于德

坤、王琦。此部以各議員先後歸國者衆，一年後同虛設。

此外留東各省會員，亦各就本省會員中舉出一人爲本省分會長，專司本省留學界之入會主

盟事務，茲錄各省分會長前後姓名如下：

直隸：張繼，繼他適。義繼。

河南：杜潛，繼詹昭文。

湖北：時功玖，繼張昉，繼陳鎮藩。

湖南：仇式匡，繼黃興，繼劉揆一。

廣東：何天瀚，繼何天炯。

四川：丁厚扶，繼張治祥，繼賈樹中。

陝西：康寶忠，繼趙世鈺。

廣西：劉編，繼盧汝翼，繼曾彥。

山西：王蔭藩，繼榮福桐，繼榮炳。

江蘇：高劍公，繼梓，繼陳劍虹，繼張魯。

山東：徐鏡心，繼丁維汾。

安徽：吳春陽，繼高蔭祖。

上海：蔡元培。

江西：鍾振川，繼張世膺。

福建：林時埏。

貴州：平剛。

雲南：呂志伊。

浙江：秋瑾，繼陶成章。

同盟會之國內外分會 同盟會既成立，孫總理於是年八月十日首派馮自由，季自重至香港組織香港澳門及廣州各地分會，次依吳春陽之推薦，派蔡元培任上海分會長。其他各省區亦先

後派員組織分會或相當機關。國外分會成立者，以歐洲比、法、德、英國國留學界爲最早，蓋當是年春總理遊歐時，先已成立革命黨團，僅名稱未定耳。越南各埠分會成立於乙巳年冬，以河內爲總匯。南洋英荷兩屬各分會最先成立者爲新加坡，以總理居其地久，且屬交通孔道，各埠分會均附屬之。至戊申年（一九〇八年）秋，更擴充爲南洋支部，以胡漢民任支部長。暹羅分會在南洋組織最晚，至戊申年冬孫總理親往聯絡始告成立。香港分會兼任軍務，責任最重，自馮自由任分會長後，丁未年四月潮州黃岡及惠州七女湖之發難，五月劉恩復在廣州謀炸李準之經營，九月惠州汕尾運械之佈置，皆香港分會直接指揮之。及己酉年（一九〇九年）冬，胡漢民自南洋蒞港，始別組南方支部，將軍務黨務劃分爲二，以後軍務及南方各省黨務由南方支部主持之，香港分會則專任香港黨務。故庚戌新正廣州新軍之役乃發動於南方支部，香港分會不與焉。美國分會成立於庚戌正月初，由香港分會派李是男至舊金山負責籌備，至孫總理親遊北美始舉行開幕式。加拿大分會亦成立於庚戌年（一九一〇）冬，蓋是年夏馮自由應雲高華埠大漢日報之聘，乃著手組織。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之役，以加拿大黨人捐款爲最鉅，此舉大有力焉。菲賓分會成立於辛亥（一九一一）春夏間，是爲香港會員時通消息，助餉不少，同志組織者。其他澳洲及南美中美各國華僑有志者，雖與國內同盟會員時通消息，助餉不少，然以乏人主持之故，至辛亥革命以前，仍未有分會之組織也。及辛亥春，黃與自香港派譚人鳳至滬，宋教仁、陳其美等組織中部同盟會，策動長江沿岸諸省革命工作，是年八月遂有武

昌義師之崛起。

同盟會機關之民報 同盟會初擬設刊一機關雜誌，爲宣傳主義之木鐸，宋教仁、田桐、白逾桓等願取消所辦「二十世紀之支那」月刊，與新黨報合併，衆贊成之。並定名民報。其第一號於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出版。終刊辭出孫總理手撰，文中首揭黨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極爲透闢，是爲此三大主義名詞之新發見，蓋以前世人從未聞有民生主義之新名詞也。早報先後任撰述者，有陳天華、汪兆銘、胡衍鵠、朱大符、宋教仁、章炳麟、劉光漢、但燾、曹侃、湯增壁、汪東諸人；先後充庶務幹事者，有董修武、何天炯、黃樹中、鄧慕韓、吳崑、魯魚、張我華諸人。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界大憤激，陳天華於十一月十二日憤投大森海灣自殺。以是同盟會員中亦分歸國辦學及忍留學之二派。結果卒爲後說所勝。民報因學潮延期一月，第二號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始繼續出版。茲錄其第一號發刊辭原文如次：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蕪詞以爲美，聳聽而無所裨，摘植索塗，不獲則反覆其詞而白惑，求其斟時敷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況大孤懷宏議，遠矚將來者乎。夫繕葺之道，與羣俱進，而擇別取捨，惟其最宜。此羣之歷史與彼羣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先後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爲輿論之母也。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泊自帝

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趨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皆治化焉。其他施維於小己大羣之間，而成爲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虛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爲既往之陳迹，於我爲方來之大患，要爲繕吾羣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嗟乎，所陟卑者，其所視不遠，遊五都之市，見美服而來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爲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強中國以媲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迹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城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觀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翳叔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沈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爲風潮所激，醒其渴睡，且人羣之間，奮發振強，勵精不已，則事半功倍，良非誇嫚。惟夫一羣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能策其羣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羣；吾羣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

職，而吾民報所爲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爲常識，則其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覘之。

民報出版後之經過 民報出版至第五號，適章炳麟於丙午年（一九〇六）六月二十九日在上海監禁期滿出獄，同盟會本部預派時功玖、龔練百、仇亮、胡國樑等至滬歡迎。民報自第六號起，改推炳麟爲總編輯。七月十五日留學界開大會於神田錦輝館歡迎之。十月二十日民報同人更開一週年紀念會于錦輝館，蒞場者六千人，爲留學界空前之盛會。黃興主席，章炳麟讀祝詞，其詞曰：

我漢族昆弟所作民報，倏載至今，適盈一歲。以皇祖軒轅之靈，洋溢八表，方行無闕。自茲以後，惟不懈益厲，爲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饒吹，流大漢之天聲，白日有滅，星球有盡，種族神靈，遠大無極。敢昭告於爾丕顯皇祖軒轅烈祖金天、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漢、新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聖帝，相我子孫，宣揚國光，昭徼民聽。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虜會愛新覺羅氏之命，掃除腥羶，建立民國，家給人壽，四裔來享。嗚呼，發揚蹈厲之音作，而民興起，我先皇亦永有依歸。民報萬歲，漢族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散會時，各館民報紀念特刊「天討」券一枚。是日孫總理演說詞，始闡明民生主義及五權憲法。梁啓超因此在新民叢報對民生主義大肆抨擊。民報與之筆戰經年，至十九號乃止。及戊

申年七月乃至第二十四號，適清政府謀與美國締結盟約，同時駐日清公使乘機向日政府交涉，以封禁民報爲請。日政府慮中美同盟之成，足以妨害己國利權，竟從清吏所求以媚之，遂強加民報以誹倡無政府主義擾亂社會治安等罪名，下令封禁，並沒收是期刊物。黃興、章炳麟、宋教仁等乃委托宮崎重藏代延律師抗爭，不勝，因謀將民報遷往美國出版。黃、章、宋三人赴美護照已由美人宣教師某設法取得，旋因有他項計畫，終不果行。民報停刊後二年，胡漢民、汪精衛等於己酉年（一九〇九）十二月，以法國巴黎漢侶街四號總發行所名義繼續出版，實則仍在日本秘密印刷，僅出兩期，至第二十六號而止。

同盟會成立後之經過 同盟會成立後一年，孫總理、黃興、章炳麟等更編制革命方略，由本部頒布各省實行員，使於義師發動有所準繩。由是國內各省及海外各埠機關林立，人心歸附，如水之就下，黨勢日見發展。清廷大爲恐慌，乃令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政府交涉，要求編逐孫總理出境。日政府爲取媚清會計，卒密令總理離日。總理不得已從之。遂於丁未正月二十日赴南洋籌畫兩粵軍事。未幾鎮南關、河口相繼發難，留東黨員紛紛歸國。是時同盟本部之職權，事實上實隨總理之所在地爲轉移，而總理之所在地，卽爲革命軍事大本營之所在地。總理於丁未春至戊申春駐節河內，及戊申己酉兩年駐節新加坡，此兩地卽無異革命軍大本營之所在地也。己酉秋總理由新加坡遷居檳榔嶼，旋赴美國。庚戌正月在舊金山成立駐美同盟，始將入會誓辭改作「驅除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之十八字，然此項新誓詞僅於美國

閩州之，國內外各地黨部固始終未得接修改誓詞之通告也。是歲春總理自美抵日本，爲清代理公使吳振麟所知，因請日政府拒絕總埋入境，故總理到東未久，日政府卽下逐客令。總理不得已仍渡南洋，旋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諸人至檳榔嶼，規畫廣州大舉。定策後，總理乃遊美國及加拿大，與馮自由李是男等籌集餉精，是爲辛亥三月黃花岡之役。是役失敗後，總理復至舊金山召集致公堂職員及同盟會會員合組洪門籌餉局，以爲籌集義旅之總樞紐，此舉於辛亥各省軍師之發動，及廣州轟炸事件之迭起，至有力焉。在庚戌辛亥之二年間，東京同盟會本部之重要職員，爲劉揆一、何天炯諸人，及武昌革命軍起，各省踵之。留東黨人乃紛紛內渡，參加實行工作，而民風遂以告成。於是乎同盟會黨綱之三大主義，形式上乃畢其二焉。

水牛將軍田桐

田桐字梓琴，號恨海，別署玄玄，湖北蕪陽人。弱冠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學，博學強記，尤工書法，嶄然露頭角。癸卯（一九〇四年）冬東渡留學，結識皖人程家樞（韻笙）、燕人張繼（溥泉）等；益傾心民族主義。翌年夏秋之交，與同鄉劉炳燾（仲文）、白逾桓（楚香）、魯魚（髮青）諸人創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發揚革命真理，及反抗日人佔據遼東，異常盡力。是歲冬黃克強、劉揆一（霖生）等在長沙倡義失敗，陳天華（星台）、宋教仁（遞初）相繼蒞日本，均加入「二十世紀之支那」社，而報務益發展焉。乙巳（一九〇六年）夏六月孫總理自歐抵橫濱，號召留學界之有志者組織中國同盟會，開第一次成立會於東京赤阪區檜町內田良平寓宅，宣誓入會者六十餘人，田其一人也。未幾同盟會機關之民報出世，二十世紀之支那社與之合併，民報撰文有署名恨海者，即田別號也。又田以民報偏重法理考據，不適用於普通社會，乃與高旭（天梅）、雷鐵崖（昭聖）、柳棄疾（亞子）等，另創「復報」以應之。所載田詩有警句云：「大哭一聲黃帝墓，兒孫這樣怎安排？」是為近代白話詩之濫觴。又編集明遺老所記佚事及清代嚴禁各書，名曰亡國慘記。章太炎題辭曰：「浩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除，漢道將何冀！」出版後風行一時。丙午（一九〇七年）某日，田與章太炎、林時瑛、

胡漢民等在牛込區築七八幡町廿一番地孫總理寓所閒談，偶及田舉驅火牛破燕事。田曰：「田單在古代用火牛，吾謂今人可用水牛。若革命軍舉事，清軍馬隊，而革命軍無之，吾人大可預訓練水牛隊以臨陣，必可制勝」云云。章太炎曰：「乃祖用火牛而後人更發明水牛戰術，可謂後先媲美。」衆大笑，自是人咸以水牛將軍稱之。丁未（一九〇八年）春，革黨有事於兩粵，田偕湘人柳聘儂（揚谷）至香港參預機要。是年十月孫總理在越南河內有攻取桂邊鎮南關之計畫，田譚人鳳（樹屏）、何克夫、譚劍英等乘輪赴海防助之，馮自由托其攜帶革命軍債券三箱交孫總理，詎此項債券竟爲海防法關吏扣留，田等亦以是被禁入越境，後田改赴南洋，迭任荷屬爪哇華僑學校教員及新加坡中興日報記者，嘗與保皇黨之總報大開筆戰。撰稿威署名恨海二字，恨海之名，由是大著，總匯報嘗戲撰「藥石」（卽居正在報上之筆名）無靈精衛焉能填恨海」一聯以嘲之。戊申（一九〇九年）雲南河口革命軍敗挫，革黨在南洋基礎漸次動搖，中報因而停刊，田乃主張中央革命之議，謂檮諸各國革命史，各國革命黨無不向中央政府進攻，卒成大業，吾黨歷年均在海疆各省計劃舉事，實不足以酬虜之死命，此後吾黨分一部黨員專京畿一帶從事活動，庶可收擒賊擒王之實效等語，衆皆壯之。田於是變姓名歸國，與宋教仁、白逾桓二人分頭進行，北方民黨多受其部署。旋偕景成創刊國光新聞於北京，以倡導民權立憲聞於時，滿官僚多畏懼之。其報至民國建元益發光燄，至民二袁世凱解散國民黨，田等先後避難南下，始告停刊。民二田當選衆議院議員，及國會先後三次非法解散，

(一、民二袁世凱。二、民六黎元洪。三、民十三段祺瑞。)田均奔走南北，倡導護法，三十餘年如一日。民三孫總理在東京改組中華革命黨，舊同盟會員反對總理毀黨造黨之議者，頗不乏人。獨田與陳其美、居正等率一署名誓詞，毫不躊躇。民十三冬，孫總理養病北平，各省黨員先後北上者絡繹於道，是時民黨內部爲容共事件發生極大糾紛，田愜然憂之，乃於民十四元旦，約馮自由、劉揆一、劉成禺、謝良牧、王斧、丁維汾、于洪起、周震鱗、李煜瀛、王秉謙、蔣尊簋、李根等發起民前同盟舊友新年懇親會於北平中央公園。屆時蒞會者二百數十人，同拍照以誌紀念，甚盛事也。國民革命軍既統一全國，田被徵爲國民政府委員。民十八以其一生研究所得，並綜合古今中外盛衰興亡之道，著爲一策，題曰太平策，即在其獨力創辦之太平雜誌逐期發表之。其書內容所列舉者，有建都篇^{第一}，選舉篇^{第二}，中央篇上(原治)^{第三}，中央篇中(統治)^{第四}，中央篇下(分治)^{第五}，地方篇上(總則)^{第六}，地方篇上(諸制)^{第七}，地方篇下(區劃)^{第八}，兵制篇上(兵制屯田)^{第九}，兵制篇下(處兵)^{第十}，河渠篇上(導河)^{第十一}，河渠篇中(導淮)^{第十二}，河渠篇下(北方諸水)^{第十三}，考試篇^{第十四}，鹽政篇^{第十五}，學制篇^{第十六}，諸篇之後，附以個人研究有素之憲法草案，觀其章目，足知是著結構之雄偉矣。是刊僅出至第三號，而田已歸追山，遺稿竟未能續刊，惜哉。時在民十九年七月二日，春秋五十有二。

按乙巳中國同盟會成立之日，卽爲中國革命黨人各省各派大團結之日，於中華民國之締

造，關係最鉅。凡屬民黨咸欲審定此會成立日期，以誌紀念。余等在場諸老友曾互相查詢，各人祇能記憶是月爲乙巳七月，而不能爲某日，獨田則毅然確定爲陰曆六月二十四日。余以缺乏文證，至今未敢從同。甚望在場諸老友能搜羅當日盟書刊物等件，藉供史料之考證，至所欣幸。

田桐事略補述

田桐，字梓琴，別號玄玄居士，湖北鄂春縣人。父又青，爲名諸生，在鄉設塾授徒，從遊者衆。生四子，梓琴其長也。幼而秉承父訓，於諸子百家及唐宋以來名家文集，靡不兼綜博覽。稍長，文思益進，惟於八股時文，則鄙棄弗置。嘗應州課，試後，父索觀其文，不中當時律令，大怒笞之。揭曉竟列案首，親友咸爲稱異。少好遊，弱冠嘗子身登廬山，遍覽諸名勝，後乃讀書白鹿洞。同學跡之，輒不知所往。年二十二補縣學生。時鄂省學風漸趨維新，乃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學，嶄露頭角。同學中有桃源宋教仁者，少負奇氣，議論縱橫。梓琴與之志同道合，遂共昌言排滿。鄂吏聞之大駭，因有查究校中生徒從嚴懲辦之議。監督紀鉅維、紀曉嵐之遺孫也，夙賞識梓琴才，懼不能庇，諷令他適避禍。梓琴遂於癸卯歲（一九〇三年）東渡日本求學，與黃興、曹亞伯、陳天華、白逾桓、宋教仁、劉揆一等交最密。反滿革命之志，由是益堅。旋與劉仲文、白逾桓、魯魚、宋教仁等創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鼓吹民族主義，不遺餘力。出版達三期，以同志蔡匯東有評論遼東半島文，觸日政府忌，沒其書，嚴究主名。梓琴與教仁幾被逮，稍聞乃解。

乙巳（一九〇五年）夏六月，孫總理自歐洲抵橫濱，梓琴偕黃興、宋教仁、程家棟等數人

往謁之，大傾服。旋應總理召，開各省革命同志聯合大會於東京赤坂區檜町丙田良平寓宅，屆期遂邀「二十世紀」支那「諸同志俱往。是日蒞會宣誓者五十餘人，決定中國同盟會之會名及盟書辭句，一致推舉中山先生爲總理。十日後復假靈南坂子爵坂本金彌邸開成立大會，選舉執行評議執法三部幹事。梓琴被舉爲評議員，兼總理書記。是歲十月，同盟會之機關報出版，梓琴著作頗多，文有署名恨海者。也。時清廷以留日學生多趨向革命，飭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政府商談約束留學生方法。日政府徇其請，特頒支那留學生取締規則以防之。諸生大譁。同去陳天華因之蹈海死。梓琴亦聚有志者多人於弘文學院，主罷課，所在和之。清廷據楊樞報告，詔捕激烈者十八人。梓琴與焉。其中懼怯者多齋金帛走京師求赦。梓琴獨泰然置之。丙午（一九〇六年）復與同志雷鐵崖，高天梅，柳亞子諸人創刊復報月刊，是報文字淺顯，適於通俗社會，故風行一時。又集明末遺老野史，成亡國慘記，嘗出人心益奮。

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孫總理由香港馮自由電，稱許雪秋在潮州籌備舉事已臻成熟，請派留東同志回國相助。遂偕胡漢民、謝良牧、黎仲實、胡毅生諸人離日南下。後數月，梓琴亦至香港，擬入內地參加實行工作。時惠潮兩地軍事已先後敗挫，總撫方駐河內，謀在欽廉及廣西鎮南關繼續大舉，函邀各地同志赴越南集合。梓琴遂偕醴陵譚人鳳、連州何克夫、桂、譚劍英、湘鄉陳樹人等應召。瀕行時，香港同盟會分會長馮由託其攜帶革命軍用券二大元交呈總理。舟抵海防，爲法國關吏發覺，各人均被扣留警署。卽由海防殷商劉岐山保出候訊。總理乃

向越南總督交涉釋放。結果越督祇允將債券給還總理，而攜券者，則以清吏抗議之故，被判處境。梓琴居海防迭接革命軍佔領鎮南關及孫黃諸人同赴前敵消息。以訟事未解，無從參加，因之焦急萬分。及離越仍返香港。旋奉總理命，遣赴新加坡主持中興日報筆政，與保皇黨之南洋總匯報爭論革命民政與君主立憲得失。文戰經年，大受英荷兩屬僑胞之歡迎。戊申（一九〇八年）某月，康徒徐勤擇日在新加坡武善社演講禁煙歷史。梓琴知其必藉此提倡君憲，遂偕孫德彰（總理之兄）、鄧子瑜諸人赴會，擬再師東京革命黨人大鬧政聞社之故智，有以懲創之。果不出所料，徐勤於發言間，竟越出題旨，盛贊清廷宣佈限期立憲之德政。梓琴聞言，義憤填膺，大呼曰打。孫德彰等數十人奔而前，徐勤心反身走，得脫，保皇黨徒由是氣益餒。

孫總理自丁未十月鎮南關一役失敗之後，以越南政府徇清吏請求，諷使離境。故自河內遷地新加坡，寓東陵胡節律一一號。鄰舍有楊圻號雲史者，常熟人，清領事署之副領事也，與梓琴及當地同盟會正副會長陳楚楠、張永福等以鄰居故，頗相認識，與梓琴尤一見如故。時粵督張人駿適密奉廷寄遣兇徒至南洋謀刺總理。清總領事以楊所居與總理寓所密邇，乃使刺客寄寓楊宅乘便行事。楊知清祚將終，對於清吏陰謀，極不贊同。遂密告梓琴，使通知總理預為防範。且向刺客曉示種種利害，刺客大為感動，竟放棄原定計劃掉頭他去。總理因得安然無事。此項義舉，在楊固屬深明順逆，梓琴亦大有力量焉。

戊申庚戌兩年間（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梓琴應荷蘭僑商之約，赴三寶壟、坤甸、泗

水各地設報館，興學校，深得各界信仰。嘗在泗水南僑日報譯載日人大越英三郎所著國記，盡發荷人遭遇華僑之狀。荷政府禁之不可，乃勒令出境。僑商多揮涕相送，如失師保。時距廣州黃花岡一役未遠，梓琴鑒於歷年華人在邊區各省舉事之失敗，乃主張進行中央革命擒賊擒王之議。黃興諸人莫不壯之。梓琴於是變姓名北上，與宋教仁、程家樞、白逾桓等分頭進行。既抵燕京，乃與同志發刊國光新聞為言論機關，表面上以倡導立憲排斥官僚政治為號召，密與井勿幕、續西峯、景定成、熊克武諸人聯絡北方豪俊以襲據京師。屢次企圖，均以清吏戒備嚴密不果。及辛亥秋間，聞黨人連動湖北新軍之計劃已臻成熟，亟擬回鄂督促進行，正摒擋間，而武昌義師已起，遂星夜買舟南下，及抵滬，則譚人鳳、宋教仁、居正等已先期赴鄂矣。

革命軍既光復武昌，以黨中著名首領均未到，乃推清協統黎元洪為都督。黎與諸降將咸意存觀望，故士氣不振。梓琴至滬時，黃興亦自香港至，遂隨黃赴鄂。黃被止為革命軍總司令，梓琴為隨軍參謀。初數次戰頗利，及馮國璋盡率其精銳小攻，漢陽勢危，梓琴獻策，盡取漢陽兵工廠鋼板置濠塹間，以禦銃彈，得相持至月餘始陷。黃興事後語人曰，吾始以梓琴為文士，今乃知其智計，亦大過人也。漢陽既失，黃興乃就江寧求援，梓琴亦隨之行。

民元，南京參議院成立，梓琴止臨時參議院議員。及南北統一，乃北上復辦國光新報，日為文斥袁政府闕失，搗毀隱謀，不少容藉。袁世凱銜之，使農商次長張仲華持十萬元支票來社，辭請該報轉報論調。梓琴令經理李基鴻卻不受，聞者咸為之危。一日銃發於寢室屋顛，梓

琴以外出得。或勸其知所戒備，則笑謝曰，死生有命，吾何懼焉。是歲，宋教仁遇刺於上海車站，國人多疑爲袁氏主使，人心惶惶。孫總理不欲藉此與袁破裂，毅然北上，表示全國統一之至誠。梓琴遂隨總理遊太原，沿途宣揚德音，聽者爲動。民二，正式國會選舉，復由鄂人舉充衆議院議員。開會日，袁世凱令湯化龍、梁士詒、王廣諸人組織御用黨，以妨害議憲。復私借外債以戕戮異己。梓琴知袁包藏禍心，勢將搖動國本，乃南下謁孫總理，力主與兵討賊之議。總理早有是意，以民黨諸都督多乏勇氣，一時未敢輕舉。一日，總理招民黨各將領於自宅，商討進行方略。黃興等皆主持重。梓琴起而怒罵曰，是不足與有爲也。乃聞關至淮上，入張匯滔軍，勸其稱兵獨立。未幾，李烈鈞、柏文蔚各在贛皖發難，黃興亦親赴寧舉兵。時袁氏已先陰爲備，使馮國璋進踞浦口，李純下九江，倪嗣冲奔命淮北。民黨諸軍以準備未周，缺乏聯絡，先後不支。梓琴時參淮軍幕，乃亡命走日本。

民三，孫總理憤癸卯一役由於黨人不用命，及團體散漫，宣佈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各省黨人之曾任軍政要職者，以誓約上有服從總理字樣及須蓋印指模，多表示異議。獨梓琴及陳其美、居正、馮自由等少數人率先贊成之。民五春，袁氏稱帝，總理令陳其美、居正、鄧鏗等在海疆各省出兵討之。梓琴亦被委充中華革命軍湖北總司令。及抵鄂，則起兵者已十數輩。袁將王占元聞之大怖。伏不出，袁死，黎元洪繼，乃解兵復人國會，於時政多所獻替，而倡廢鹽引以利民一事，尤反覆不厭，終於衆議未行。時歐戰方酣，國務總理段祺瑞欲開邊釁以冀

衆，向國會提出戰案。民黨議員咸反對之，梓琴堅持尤力。段大怒，令所部組織公民團包圍兩院，斷絕供給以脅之，繼又授意督軍團，使聯名電請解散國會。總統黎元洪卒從其請，遽於民六年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梓琴遂偕各議員南下，開國會非常會議於廣州，選舉孫總理爲大元帥。稱護法政府焉。

民九，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等與北方軍閥私訂和議，犧牲護法。孫總理命陳炯明自閩南旋師討平之，旋設中國國民黨本部辦事處於廣州，委梓琴爲黨務部長。嗣與師北伐，復委爲大本營宣傳處長。時陳炯明已通款於吳佩孚，遽於六月十六日舉兵叛變，且令叛將葉舉等逮捕韶關大本營職員，變兵搜查韶關行營時，指名嚴索田桐。梓琴厲聲應之曰：老子卽是田桐。遂斃捕。有書一巨篋，叱使變兵負之，或遲疑。乃責之曰：爾等捕我，卽應爲我負物。變兵笑相顧曰：田先生真倔強人也。及解送至廣州，炯明不欲開罪他省民黨，遂令釋之。未幾，吳佩孚已起北方，擁黎元洪復總統任，召集舊國會。梓琴偕民黨諸議員重北上列席，於制憲問題，多所論議。十二年夏，曹錕謀以金錢賄選總統。梓琴語諸議員曰：君等欲貪利受污，則乾坤正氣幾乎息矣。應如滬，議員之拒賄者亦相繼至，假上海湖北會館開會，旋以經費不足散，梓琴仍赴粵從孫總理。

時總理方駐粵，組織大元帥府，見梓琴來，立委爲大本營參議，屬以改組國民黨事。梓琴以其產黨人別有存心，乃力陳容共之非計。總理不能用，遂拂袖去。及蒞滬，乃假南陽橋章太

炎寓所，邀集各省同盟舊友籌商護黨救國方法。決議用公函警告全黨，合謀匡救。函末署名者有梓琴及章炳麟、居正、周震麟、馬君武、劉成禺、茅祖權、謝良牧、但燾、焦靜、管鵬、馮自由等十二人（原函見革命逸史第九一頁）。是函公佈後，不及二稔，而有清黨之舉。

自民十三總理逝世後，梓琴以與國民軍總司令胡景翼有舊，被徵赴洛陽參預帷幄，未幾，景翼死，岳維峻繼。十五年三月，吳佩孚糾合舊部，由湖北趨河南，維峻與戰不利。梓琴率左右退河北，至新鄉，說騎兵獨立旅長鄭庠速以兵扼黃河北岸，遮佩孚北進，南與國民軍第五軍方振武相結以自固，徐圖匡復。振武不敢聽，乃退保順德。先是晉軍已通款佩孚，三月十六日使師長商震來犯。梓琴與孔庚督所部禦之。戰方酣，守北門卒貳於晉，開門請降，遂被俘。商震原屬同盟舊人，特親來勞問。梓琴曰：吾爲囚分也，何勞爲。二十日至太原，晉督軍閻錫山遣參謀長李勉之來迎，主其家。佩孚聞梓琴在晉，索甚急，錫山與梓琴亦有舊，且素服其爲人，不忍也。

是歲秋，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先後平定湘、鄂、閩、贛諸省。梓琴受任爲江漢宣撫使，兼湖北省政府委員。嘗募死士炸燬孫傳芳運載軍實之江水輪船，使革命軍得順流而下。九江、安慶，其智能有足多者。明年，復將政府命，與周震麟入晉，說閻錫山來歸。十七年革命軍定北京，全國統一，先後受任爲國民政府委員及山西政治分會委員，立法院委員，革命黨史編纂委員會委員，皆未就。閒居上海，惟以著述爲事。除獨力發刊太平雜誌外，另著有革命閒話一

卷，扶桑詩話一卷，詩文集十餘卷。性豪放，不事家人生產，得錢輒以分士，晚歲得肝病，十九年秋漸劇，一夕讀報大感傷，咯血斗餘，遂於是歲七月二日逝於上海寓次。配室童夫人，生二子一女，側室王氏無出。

粹琴於所著革命閒話中有「牢騷話」一則，附錄於後：

黨人好作牢騷話，恆聞之曰，同盟會有負於我，國民黨有負於我，□□有負於我，是皆以自身爲革命之客體，非以自身爲革命之主體也。應轉一語曰，同盟會之目的未達，我之責任未盡也，國民黨之目的未達，我之責任未盡也，民國之國是未定，我之本願未償也，孫□□之大業未成，我之體力未弭也。自古四五等功易賞，三等功次之，二等功不易賞，一等功恆未見有受賞者。以牢騷論，余誠有之，不問後來，即當同盟會成立時，余以二十世紀支那社革命團體百餘中心革命人物加入合作，曾爲誰道之哉？蓋致力於天下者，不能自念小功也。

楊卓霖

楊卓霖字公僕，一名恢，湖南醴陵人也。體格魁梧，富有勇力，少以任俠聞於鄉，邑中祕密會黨多樂與之遊。里有鬥爭，輒往勸解，謂同種不宜相仇。事親孝，事師以禮。嘗夜借隣燭讀兵書及中外戰爭稗史，時拍案狂呼曰：大丈夫生不封萬戶侯，當赴鋒鏑死耳，安能與鄉里小兒討無謂生活哉！遂投張春發麾下爲目兵。庚子（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隨張春發軍防禦京津，與八國聯軍接戰，奪勇爭先，手刃日卒數人，連發數十彈皆命中，軍雖敗而未至覆沒，統軍者莫之知，卓霖亦不自言，聯軍旣捷，津沽爲墟，卓霖憤清廷亂政誤國，民氣不振，乃周遊諸省，求江湖豪俠，如關外之紅鬍子，山東之響馬，長江之鹽梟，江西之洪江，浙江之青幫，閩粵之三點，皆欲結其魁傑，旣而察其時機未至，會黨不足與有爲，遂決心轉學陸軍，求入南京將備學堂，爲軍界革命運動之基礎。是時周馥任兩江總督，德國向之要求以南京之獅子山爲租借地。馥將許之，蘇滬人士集議反抗，以忱於官威，敢怒不敢言。卓霖謂國家土地不可以尺寸與人，倘周馥放棄主權，應以賣國論罪，辭甚激昂，聽者皆驚。自是常以手鎗自隨，事爲窺所聞，欲致之死。將備學堂提調陶森甲素器重卓霖爲人，密告卓霖，謂當留此身以有待，徒死無益，幸勉學焉。乃資使東渡日本。而獅子山租借之議亦遂寢。甲辰（一九〇四年）卓霖

至日本，入鐵道學校，每遇困乏，則賴陶森甲及杜雲秋助之。課餘則日至橫濱從粵人李植生學製炸藥及炸彈之術，極有心得。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孫總理黃克強等發起中國同盟會於東京，卓霖以黃克強介紹入會，未幾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事起，留學界全體異議激昂，陳天華更投海以勵之，卓霖益思有所爲，乃遷居橫濱，研習製造各種爆裂彈及施用方法，刻苦逾恆。是時益陽人姚宏業被留學界舉充歸國設學代表，道過橫濱，與卓霖別，相對泣下，各以死相勸。翌年宏業以上海中國公學專事投資黃浦死，卓霖益爲感憤。遂偕同志李發根、廖子良二人由日內渡有所活動。丙午（一九〇六年）十月為醴革命軍起，卓霖在滬聞訊，日謀聯絡各省黨人大舉響應，然萍醴革命軍以事起倉卒，轉瞬即敗，卓霖不爲氣餒，乃大呼曰吾將覓死所矣。仍奮勇進行如故。吳淞有總統周維藩者，卓霖舊交也，卓霖親往遊說，使其率所部反正，周祇允贊助革命，而不願擔任發難。卓霖大爲失望。旋結識兩江總督署密探蕭亮、劉炎二人，蕭劉均湘人，亦留東學生，向充端方走狗，專查探革命黨動作，冒認洪幫會黨頭目，佯稟入革命黨，故設陷阱，使人入彀。卓霖不知其詐，遽用革命軍副司令名義，委蕭劉以南洋淮揚等處革命軍相當職務，復偕李發根、廖子良等攜炸彈具至揚州，聯絡該處會黨頭目，欲謀刺端方以舉事。蕭劉等乃向端方告密，卓霖等三人遂在揚城某茶樓被捕，旋在所寓客店搜出炸彈八枚，製造炸藥料多秤，及革命黨徽文刊物等等。端方委長沙人朱恩黻判其獄，三人各有供辭，卓霖供云：「我是革命黨，嘗閱歐洲歷史，知中國非實行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亡。法國盧梭云，不自由無

寧死。佛家云，衆生一日不出地獄，卽余一日不甘地獄，白蓮禍我黃種，卓霖立志保種救國，是非俟百_五年後史家評論。廖子良、李發根兩人乃我驅來做教習的，受我之害，拖累無辜，懇各位審判官保全二人性命。製造綿花火藥之硝磺酒精各藥水，是我同蕭劉二人買的。十二月十六夜楊卓霖供_一等語。朱委取供後，以卓霖爲同鄉，欲爲減罪，乃回報端方云：卓霖罪涉疑似，必欲誣殺，寧_四我職。獄久不決，而警監何黻章欲要功，力言卓霖罪證確鑿，並及同逮之廖李二人。乃故遣朱恩黻之滬上，親訊卓霖等三人，卓霖知禍已迫，廖_李且不免，乃一以自任，且罵且起，前掀書案，案折，謂事與彼二人無涉，我志不遂，死耳。天下豈有畏死楊卓霖耶！速殺我，母累及無辜，卒由端方判稱「楊恢係孫文黨羽，授爲偽副將軍，令往各處運動。李發根廖子良遊學日本，喜談政治革命，被楊煽誘入會，未授偽職。楊_即就地正法，李廖各予監禁五年」云云。卓霖遂於丁未（一九〇七年）二月就義，死前四十日，嘗請其友傅熊湘寄書其母，溫問有加，不知母逝世已久，未之告也。卓霖死後，無敢視其屍者，萍鄉葉鈞與邑人潘晉獨收之，葬之金陵。

新福州建設人黃乃裳

黃黻臣字乃裳，別號慕華，福建閩清縣人。幼習舉子業，爲閩中名孝廉。甲申（一八八四年）中法戰後，知非改革不足以圖存，遂留心顧炎武、黃梨洲諸家學說，旁及新學史譯本，種族觀念油然而生。閩省士紳及出洋僑民之習新學者，咸推爲泰斗。有二女，一適林博士文慶，一適伍博士連德，均爲蜚聲世界之名醫。文慶向懸壺於新加坡埠，思想新穎，亦有志於改革，故甥舅二人志同道合，相得益彰。甲午（一八九四年）以前新加坡華僑所設「古友軒」會所有星報之發起，林文慶特薦其岳翁任總主筆一席。乃裳以閩人自明末後冀絕滿虜苛政，歷年聚居南洋羣島者數逾百萬，久欲乘機向彼輩大聲疾呼，灌以國家思想。惟是時華僑風氣尙極閉塞，報紙之規模非常幼稚，迨蒞南洋後，審察情勢，亦僅能採漸進主義，使僑胞次第覺悟而已。戊戌（一八九八年）後以南洋各島蘊藏無限富源，更欲利用之經營大墾殖事業，知婆羅洲之英屬沙撈越有千萬頃之原野未經開闢，遂由文慶資助，向沙撈越政府承批山林數萬英畝，闢爲農場，由閩省內地招募工人數十名，作大規模墾殖，命名曰新福州，土人多以新福州王稱之，行之三年而成效漸著，農產品收穫由是日豐。南洋通例向稱大農場曰港門，大農場主人曰港主，凡港主均有包賣煙酒賭博之特權，且因以爲利。乃裳爲基督教徒，素以販運鴉片及款

酒聚賭爲有傷道德，故毅然犧牲此項權利，以爲衆倡。其工人受乃裳陶鎔，亦多戒絕烟酒賭等惡癖。沙政府素恃出售洋烟爲收入餉源，嗣檢查各港門購烟成績，獨新福州一港不能推銷，遂向乃裳再三警告，乃裳絕不爲動，且與沙王發生齟齬。沙王乃取銷乃裳之港主特權，且下逐客令，乃裳因之損失十餘萬金，益悟寄他人籬下而成功之產業爲不可恃矣。壬寅癸卯間（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乃裳年已六十，時林文慶已獲訂交於孫總理，革命思潮駸駸輸入南洋，僑胞風氣爲之一變。乃裳漸與新加坡愛國僑商陳楚楠、張永福等結交，始有吾道不孤之感。癸卯上海蘇報案起，陳震等翻印鄧容著革命軍萬冊，易名圖存篇，分送閩粵各地，藉廣宣傳。乃裳獨賈其勇，親攜五千冊回國擔任實行工作。及抵汕頭，遂結識許雪秋、陳宏生、林受之、曾杏村、許唯心諸人，極力倡導革命。潮梅之有心國事者仰其高年壯志，莫不惟命是從。丁未（一九〇七年）春，許雪秋、陳宏生等在潮州二度舉義，乃裳與有力焉。未幾乃裳回福州養病，仍向紳學工商各界散播革命種子，不遺餘力，所攜之圖存篇幾於人手一編；閩中青年受其感化者，大不乏人。辛亥廣州黃花崗一役，閩省同志死義者二十餘人，就中黃炳忠、卓秋原等皆其門下士也。乃裳認識孫總理在丙午年，時許雪秋、陳芸生、鄧子瑜等均在新加坡，曾對將來起事地點詳細討論，乃裳力主在閩粵邊區發動，然後與滇桂義師互相策應，總理深韙其議。其後雪秋之軍事進行，即奉行此計畫者也。丁未秋，乃裳復遊南洋荷屬爪哇各島，適清政府先後派劉士驥、汪鳳翔赴南洋視學，宣導奴化教育，乃裳深以爲憂，遂與各校民黨教員鄂人田桐、時功

璧、湘人李柱中、陳方度諸人向劉汪等大肆抨擊，劉汪等咸知難而退。是年八月十五日乃裳嘗貽書陳楚楠、張永福，言時功璧宗旨與乃增林文慶同，謂當從教育下手，五年後始可起事。彼在急激派中，以爲時日太賒，不如一二年內即行大舉，此與孫總理意見相合云云。此可見其老當益壯，所志較少年人尤激烈矣。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乃裳時在南洋，以繼不可失，星夜買棹回閩運動響應，並電新加坡閩商籌款接濟；南洋僑商張順善、陳武烈、陳嘉庚、陳先進、殷雪村等立籌措巨款應之。九月十九日福建光復，衆舉孫道仁任都督，乃裳任交通司長。乃裳在任內多所建樹，主張派兵北伐最力。至民元南北統一，始以疾辭退。自是息影林泉，不問外事，民十三以壽終，年已八十餘矣。

鑑湖女俠秋瑾

秋瑾字璿卿，別字競雄，又稱鑑湖女俠。浙江會稽人。少讀書家塾，聰穎好學，有女子才子之稱。其父壽南宦遊閩湘諸省，瑾隨焉。自幼許婚於湘人王延鈞，以父命，非其本願，年十八出嫁，生子女二人。延鈞賦性頑固，醉心利祿，納資爲部郎，需次北京。瑾篤信新學，鄙薄官邪，漸與王意見不合，經同鄉戚友陶大鈞、陳靜齋爲之和解；得，乃相與定約分家產，各自爲謀，瑾得萬金，所託非人，盡耗其資，乃盡以所有飾託大鈞妾荻意代爲變賣，得資後東渡日本留學。

甲辰（一九〇四年）三月至東京，初入駿河台留學生會館日語講習所學習日語，繼轉學於青山實踐女學校。居恆衣和服，不事修飾，慷慨瀟灑，絕無脂粉習氣。日惟與留東之革命黨員相往還，因與湘人劉道一、王時澤、仇亮、劉復權、蜀人彭春陽、贛人曾某等十人相結爲祕密會，以反抗清廷恢復中原爲宗旨。是歲秋馮自由、梁慕光等組織洪門天劍會於橫濱，瑾素有志於祕密會黨之運動，遂偕劉、彭、王、曾諸人報名加盟，受封爲白紙扇之職，白紙扇又稱先生，卽俗所謂軍師也。是歲冬浙人陶成章以事赴日，陶亦隸籍會稽，與瑾同邑，瑾由其戚之介，識之於旅次，知成章與敖嘉熊、龔寶銓（章太炎之婿）等運動浙省黨會有年，因卽以所選

動事，成章盡以其所歷告之，並爲介紹光復會同志機關二處，一函致上海蔡元培，一函致紹興徐錫麟。乙巳（一九〇五年）瑾回國省親，遂謁蔡元培於愛國女學堂，旋往南京，因欲同志辛漢以運動其父執某，使出資襄助革命，無效，乃復歸滬，由滬旋紹，見徐錫麟於熱誠小學堂。瑾之歸里，本爲籌學費計，既抵家，求給於母，母家固不中賞，勉爲籌數百金付之。瑾乃再蒞日，時湘人陳範（夢坡）以蘇報案關係，亡命橫濱，其携來二妾湘芬、信芳均浙籍，系出故家，瑾以其有玷同鄉名譽，乃使脫離陳氏範圍，並勸同鄉學生助以學費。湘芬、信芳因得離陳獨立，瑾之力也。又陳範之女公子攝芬曾發刊女蘇報於上海，名重一時，亦以黨案隨父居日，忽奉父命將嫁粵省商人廖翼朋爲妾，留學界聞之大譁，瑾乃召集女同學開全體大會，向攝芬嚴厲警告。攝芬謂事出父命，不得不從。瑾曰，逼女作妾，卽是亂命，事關女同學全體名譽，非取消不可。衆鼓掌和之。攝芬靦然退席，婚事遂以瓦解。瑾之天性義俠，略見一斑。未幾徐錫麟攜其妻王振漢蒞日本留學，瑾爲之照拂一切。錫麟歸國，振漢仍留日。

乙巳月東京同盟會本報成立後十月，馮自由介紹瑾至黃克強宅入黨。浙人入同盟會者，蔣尊簋爲最早，瑾其第二人也。是歲冬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湘人陳天華憤而投海，民黨學生亦爲歸國設學及忍辱求學二派。瑾與田桐、易本義等主張歸國努力，遂借易本義聯袂歸國；旋創辦中國公學於上海，藉以安置歸國學生。復與敖嘉熊、呂榮祥、丁鏜諸人相交，由嘉熊薦充滬溪女學教員，因與女學生感情不洽辭去。丙午（一九〇六年）春由徐錫麟

之介紹，始入光復會，時浙人董鴻禕方在南洋爪哇辦學，頻招同學往助，易本義、王嘉燾、湯麟鼎、陳華等先後就聘，瑾亦有行意，陶成章、龔寶銓力止之。瑾乃倡設中國女報於上海，是歲八月又與中國公學教員陳伯平等賃屋於虹口祥慶里爲運動機關，因製炸藥失慎，伯平傷目，瑾傷手。迨十月弄鄉醴陵革命軍猝然大舉，全國震驚，各省革命黨集議上海，欲起兵爲援，瑾銳然以漸事自任，乃還紹興，入居大通學堂。是校爲金華、處州、紹興三府會黨薈萃之所，瑾與各會黨首領約，俟湘省舉兵後，卽出爲應援，旋偕王文慶赴諸暨、義烏、金華、蘭溪各地部署一切。十二月十九日至金華，寓於縣人金阿狗家，並訪龍華會首蔣樂山，有所計劃。未幾歸紹興，聞劉道一、楊卓林、寧調元、孫毓筠、胡瑛諸同志先後失敗，或死或囚，接應之舉，爲之頓挫，遂益憤恨，決計不假外力，獨行舉事，而運動益力。

大通學堂原爲徐錫麟、陶成章、許仲鄉等所創，成立於丙午年八月，實爲光復會訓練祕密會黨以兵式體操之機關，數月後成績斐然，錫麟、成章以別有所謀，不暇兼顧，所委託之人又不能勝任，乃於丁未（一九〇七年）正月請瑾主持校事。瑾乃添設體育會，欲令女學生習習兵式體操，已爲督率，編成女國民軍，紳學兩界皆反對之，女學生亦無至者。瑾不得已乃多招金、處、紹三府會黨頭目數十人來習兵操，瑾亦自著軍衣，乘馬出入城中，深爲當地士紳所不悅。瑾於接事之初，嘗極力向地方官吏多方聯絡，故開學之日，知府貴福及山會兩邑令咸致頌詞。貴福並贈瑾對聯一曰，「競爭世界，雄冠全球。」瑾於是益得暢所欲言。正二月間瑾屢

往來杭滬運動軍學兩界，三月間復親歷金處諸邑兩次，既歸大通，復函召各屬會黨入紹興計事，其所最信任之會首爲義烏吳琳謙及金華徐買兒、武昌周非昌，卒得三人之力，使各屬會黨翕然就範。及籌備略竣，乃分光復會職員爲十六級，以所撰七絕詩一首爲本記，詩曰：「蕙蕩源溯浙江潮，爲我中原漢族豪。不使滿胡留片甲，軒轅依舊是天驕。」凡從黃字迄於使字，皆有表記，例如黃字爲首領，首領五人卽以推徐錫麟等。禍字爲協領，無定員，瑾自居協領，源字爲分統，以洪門各會黨首領任之，浙字以下爲部長、副部長等職。各職員均以金指環爲記，指環文字卽以己職銜之代名辭嵌入之，或以ABC等英文字母代之，其勢力遍及金、處、紹、嘉、甯、杭、滬，卽其他府縣會黨亦多受其部勒。

是時徐錫麟在安慶密謀大舉之佈置已漸成熟，遂與瑾相約於五月內分途起事。瑾於四月初乃復編制所屬各洪門會黨爲八軍，用「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字爲八軍記號。定議先由金華越事，處州應之，俟清兵自杭州出攻金處，卽以紹興黨軍渡江，乘虛以襲省城，軍學界爲內應。若攻杭城不拔，則回師紹興，入金華處州。出江西以逼安慶。初定期五月二十六日大舉，旋易爲六月初十日，詎五月初紹興黨人裘文商已集衆在台州樹革命軍旗幟，二十一日義烏黨人以激動事洩被捕，二十三、四等日金華黨案又發，瑾以事機急迫，乃使陳伯平赴安慶告錫麟，錫麟知不能再延，遂於二十六日晚撫恩銘蒞警察學堂閱操時乘機殺之。卒以籌備未熟，與陳伯平、馬宗漢先後被逮死焉。安慶義師遂全局崩潰。清廷於是大興黨獄，株連極衆，大通學堂本錫麟

手創，至是更無可倖免矣。

徐錫麟之敗，瑾於六月初一日閱上海各報始知其事，爲之寢食不安，懷喪異常。是時所規畫之浙省軍事，金華之黨軍已盡破壞，處州府之一部尙無變動消息，嵊縣黨人則又別成一旅，校中諸生相議卽日舉事，先殺貴福，佔領紹城，而後再圖其餘，尤勝於束手待斃。瑾則力主必待嵊縣之兵來然後舉事，且分遣留育學生二十餘人往杭城分頭埋伏，以爲內應。於是藩籬盡撤，而其勢益孤。先是紹興士紳胡道南等素不悅瑾所爲，風聞瑾平日有交結平洋會黨不軌情事，遂挾嫌向貴福告密，貴福亦早有所聞，至是遂微服宵行上省請兵。巡撫張曾敷據報，立派巡防營統領李一智率第一標兵渡江，赴紹興圍捕。當拔隊時，李將各兵身上及隨身各物搜索無遺，恐其有通黨事也。以故兵營中極形騷擾，瑾於初三日得訊，乃令諸生將鎗械藏過。初四日上午王金發、嵊縣來，與瑾商酌十日舉事之約，午膳畢從容而去。未幾卽有黨人歸報，言清兵已來，瑾使再探，回報往東浦，瑾信爲然。衆學生咸勸瑾出奔，瑾不答。學生於是散去者數十人。清兵旋至學堂，不敢遽進。又有學生勸瑾向凌門桑河渡船走者，瑾神色自如，祇令學生及辦事人先走，自居內室端坐不動，蓋自聞徐錫麟死耗，已蓄議不獨生之志矣。清兵攻入前門，不意爲學生擊死數人，傷者亦數人，學生死者二人，瑾束手就擒。貴福使山陰令李宗嶽訊問，瑾不作一語，遂於翌晨四時就義於軒亭口下。蓋貴福與瑾平日頗有往還，慮其供開叛逆，畏之特甚，不敢稍留片時也。瑾既被害，暴屍道路，無敢收葬者。其女友徐寄塵、吳芝英等收其遺

骸，葬之西湖。清吏惡之，滿御史常徽上疏請夷其塚，清吏恐激民變，乃陰囑其兄桐川名遷柩，以還紹興。迨西（一九〇九年）冬其子自湖南來，遷瑾柩歸湖南，與其夫延鈞合葬焉。瑾死時年三十一。迹其生平，行事之勇敢，任事之忠純，處事之公正，慮事之周密，臨時之沈毅，不獨在清季浙江黨人中無出其右，卽以全國黨人而論，亦屬鳳毛麟角。自瑾死後，浙中各會黨如喪考妣，元氣大傷，殆呈一蹶不振之象。黨人經此挫折，苦心孤詣，越五年後，始有辛亥九月杭城之光復。

丙午靖州禹之謨之獄

禹之謨，湖南湘鄉人，少有大志，博學能文，生平喜讀先儒王船山遺著，謂胡、曾、左、彭好大喜功，誤入歧途，皆由不善讀書之過，聞者多目爲狂徒。弱冠嘗遊江浙，飽覽長江沿岸形勢，油然而萌故國河山之感。甲午（一八九四年）清日構釁，慨然投筆從戎。湘軍某統帥以其文弱書生，使任運輸事務，因得往來關內外及遼東西各險要，軍食賴以無缺。戰後以勞績保知縣，因見國是日非，辭不受命。旋赴上海，專心研究各種實業。半年後復遊日本，投身大阪千代田等工廠學習工藝，日有精進。尋以其父春軒病重，忽遽歸國。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譚嗣同等六人死之。之謨謂非我種類，其心必異，倚賴異族政府改行新法，等於與虎謀皮，遂力倡革命救亡之說。庚子（一九〇〇年）七月唐才常、林錫圭謀起兵武漢，之謨亦與其謀。事敗，尙不知，入唐寓，所見邏騎滿室，知有變，乃從容作寄信人得脫。旋往來滬閩，有所計議，久無所成。癸卯（一九三〇年）歸湘潭籌設毛巾廠，延技師教導鄉民以各種紡織事業，邑人多受其惠。甲辰（一九〇四年）復推廣長沙，並附設工校，次年更添設工場，整理機織，晉親自操作，職工咸樂爲之用。又藉湘鄉會館創辦惟一學堂，城中各校賴其力成立者甚多。適日俄媾和，清廷謀以福建向日抵換遼東，湘人羣電北京政府抗爭，之謨實爲之倡，以是湘中教

曾會商會皆推爲會長。乙巳（一九〇五年）秋，孫總理、黃克強、陳天華、宋教仁等組織中國同盟會於東京，克強密函之謨，使在湘設立分會及推銷民報，湘中民黨由之謨紹介入會者，頗不乏人。民報亦由其一手代理，銷路甚盛。丙午（一九〇六年）夏，爲反抗日政府頒佈取締中國留學生而投海之新化人陳天華，及爲創辦上海中國公學失望而投海之益陽人姚宏業，二屍同時歸榔湖湘，之謨主張應公葬嶽麓，以表崇報。清大吏禁之，二槨到日，之謨約全城學生制服行喪禮，萬人整隊送之山陵。當道及鄉紳咸爲側目，以爲民氣伸張至此，殊於政府及官紳不利，非嚴加制裁不足以杜絕禍根。時有長沙學務處總監督俞誥慶者，素行卑污，嘗用學務處燈籠爲前導，宿娼於下等妓館，爲羣學生所窺，捕至瀟溪閣，鯨其面，裸其體，拍其照於士娼胯下。事後，之謨曾當衆斥其無恥，指爲士林敗類。至是俞挾前恨，乘機向湘當局告密，謂之謨爲革命黨魁首，專派送民報邪說，勾結軍學兩界謀起事。清大吏憚之謨名，遲遲不敢發，會六月湘鄉學界抗爭鹽商浮收，風潮甚烈，之謨力言食鹽加稅，已違人心，浮收巨額，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澈消，亦應將浮收之款移充辦學，免入貪囊，湘鄉知縣陶據以上詳，坐之謨以率衆塞署罪，湘撫遽下令逮捕，長沙基督教聖公會牧師黃吉亭與之謨相善，力勸之避。之謨不可，曰：吾輩爲國家爲社會死，義也。各國改革，孰不流血，吾當爲前驅。遂於丙午六月二十一日被捕，士紳等爲之營救申辯者日數十起。清吏格於清議，監致常德，復移靖州。靖州府金蔭鏡（嘉興人，字甸丞），性極殘酷，雖之謨已定罪永遠監禁，仍欲殺之以媚長官。故抵靖後更酷

刑十餘日取供，始以針刺指甲，繼倒懸之，熏椒煙於其口鼻。之謨仍不屈，金憤甚，自燒烙鐵，烙其膚肉，全身焦爛。胥役皆不忍睹。未幾，萍醴革命軍起，全省戒嚴，黨獄因而大興。金牧更藉端羅織，再四刑訊，斷指割舌，身無完膚。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之謨卒被縊殺於靖州之東門。就義之先，猶手書絕命辭，唯拇指已斷，字跡仍端好如恆。死時指金牧曰，我要流血，爲何絞之？辜負我滿腔心事矣。觀者多爲感動。獄中嘗先後作遺書多通，分致全國同胞及親友，敘述捨身救國經過，讀之足以廉頑立懦，擇錄如左：

其一、致全中國國民書

我所最親愛之在世同胞鑒：世界危殆，固由迂腐之舊學所致，亦非印版的科學所能挽回。故余之於學界，有保種存國之宗旨在焉。與若輩以摧殘同種爲手段者，勢不兩立。於是乎有靖州之監禁，不白日而金牧提訊，所發不成理論之問題，無非受人意旨，陰謀祕計，橫爲成見。是以所答動遭無理之駁詰，不能置辭。且曰，爾輩牛馬耳，人欲食則死之，有何愛焉。禹之謨正告同胞曰，身雖禁於囹圄，而志自若，軀殼死耳，我志長存。同胞同胞，其善爲死所，豈可牛馬其身而死，甚勿奴隸其身而生。前途茫茫，死者已矣，存者誠可哀也。我同胞其圖之。因衡慮，終必底於成也。禹之謨四十一歲。丙午十一月十九日靖州獄中遺書。

其二、與同學諸君書

丙午靖州禹之謨之獄

同學諸君御覽，捧讀來書，感愧交增，汗淚並下。敬謔諸君有根柢，琢磨益光，亞東之華盛頓，其在諸君乎！謨本不學無術，動多窒礙，未能於社會建毫末之利益，致增一層阻礙，死罪死罪。至湘學會即能成立，必含多分的奴性，藉奴勢以伸權力，行壓制，可預知也。滿奴亦得利用之，嗚呼危哉，學子其在彀中矣！猗歟幸哉，學子已能自立矣！我所希望之學生自治會，幸賴諸君之大魄力，於大風潮大勢力與大獄之際，放大大光明於黑暗世界。獄中人聞之，喜而不寐，更望諸君以百折不回之氣概，振刷精神，整齊秩序，力求進步，毋少懈怠，毋少退讓，以自治會為政黨會，新國會之基礎，其責任之重大也如此，諸君勉之。吾輩可為清廷之囚犯，不可為自治會之罪人，願諸君務其大者遠者。若目前之小害，無畏焉。今學生自治會成立矣，請再進一步，創立羣治大會，為各省倡，亦惟諸君是賴。鐵路初辦官辦，既而紳辦，兩年之久，毫無影響。今春商會成立，謨於會中再四演說，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有此大權大利之鐵路機會，商界當急取之，勿徬徨也。幸而見信，是以有四月電達商部允歸商辦，兩期即集股二百萬有奇，近有官督商辦之說，是皆前此紳辦者因專權不已屬也。陰險乖，必破壞商辦之局而後快。商界無人才，無魄力，祇可居被動之地位，無原動之資格。湘路之能否專歸商辦，必得學界為之援助，否則一為官辦，資本無著，人皆慳而不前，勢必借洋款，以數百萬贖回之路權，又將去矣。且湖南與之俱亡，謂余不信，試觀甲午三千萬贖回之遼東，隨轉而送之俄人。遼東為建虜發祥之地尙爾，有何愛於湖南？嗚

呼怨讖！欲存湖南，必爭路權，爭路權者，商界學界之天職，責無旁貸，諸君以謾言爲千慮之一得歟！請於學界開會之際，爲謾宣布此意，以俟大多數國民採擇，是爲幸。承諸君存問惠贈，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學生自治會成立之日，謾敬捐銀二元，以答盛情。云云。

其三、致諸弟書

容立、澤蔚、健康六弟如見：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時靖州牧金容鏡提余訊問，毫無意義，所問人名多不知者。余之腳鐐自八月二十六日托人具保狀於吏目，始開去，故提訊可不帶鐐。越日金牧亦未詰予之去鐐。五日入獄，十八日三時金牧又提予訊問曰：汝爲何到這裏來？余曰：爲湘鄉學堂提鹽行陋規學。金牧卽曰：此非原因，可將原因說來。余曰：其爲葬陳天華、姚宏業事乎？金牧曰：不是，尙有原因。余曰：長沙周守所詳，亦不過此二事，他非所知也。又問曰：你認得楊某乎？陳某乎？所問之人皆聞所未聞。余曰：都不認識。金牧曰：你會作對聯乎？你認得報館的人乎？余曰：我不能作對聯，亦不識報館之人。金牧曰：會聞禹之謨三字，如雷貫耳？何以這些人都不認得。然則你所認識者，又是些什麼人？余以各學堂監督教員及商會之人對。金牧曰：僅識此等人，亦不算上等人。所答動遭無禮之斥駁。謂左右曰：拿長刑來，卽當面釘鐐。且曰：你既說不出原因道理來，卽如牛馬一般，牛馬之肉，人欲死則死之，何愛焉。押下去，金牧此訊，心橫成見，不知愛誰意旨。余之生死，久已置之度外，乃於十九日遺書在世同胞，附回公鑒。帶鐐坐牢又一月，不聞動作。余

日以羣學肄言一書，玩索而有得焉。嘆我國民智之劣於羣德羣情，雖以萬倍的顯微鏡亦不見有影兒。十一月十八夜三鼓睡中，提禹之謨，余乃著衣前適，至二道之右側小廳，金牧云：湘撫鄂督有來文云，陳某供稱孫文派你在湖南爲虛無黨，你從實供，還有些什麼人？余曰：余在湘省辦紡織事，三年於茲，不知孫文陳某爲何許人？金牧即呼拿梆子來，褪去余衣，跪於鐵練之上，兩手左右伸開，膝後灣處橫壓一棍，兩端入柱之孔，又以棍橫於脚背灣處，板上三疊，計一尺高，使重壓力盡在膝蓋，胸前橫一棍，使不得移動，金牧即呼打以荆條，鞭有至九百，血耶肉耶？余不得見。金牧即問你是孫文黨乎？余曰：孫文之黨可也，余即孫文亦可也，請速殺，此苦不能受矣。金牧曰：何必殺，就是這樣打死。復曰，你認得譚心休否，余曰，譚心休自四月爲上海公學派回湖南籌款，曾會一面的。金牧又曰，聽得陳統領說你爲陳天華作了一副輓聯，一殺同胞，湖南，救同胞是湖南，云云，余曰：我不曾作輓聯。金牧曰，聞有一種民報是你代爲發賣。余曰：我不開書鋪報館，何能賣報。時轉五鼓，有管禁董某在側，余托其至金牧前代求，稱余能書願死狀，請釋此刑。久之便籤牌放下，自三更至四鼓，赤身跪壓，加以鞭背，幾遺矢溺。數兵扶之下架，腦雖未死，而四肢已不知誰屬。比抬入禁，置於床，至十九日午刻，自膝而下，尚冷如冰，同禁張福二以酒磨三七按摩之，不知有痛。至晚輕摩之，猶麻木不知，重按之始覺有痛，不能步行，如廁必負之而入。聞又欲提訊，死耳，夫復何言。祈諸弟代爲余稟堂上諸位大人，謝撫鞠之恩，悔不孝

之罪。丙午十二月二十日兄之謨靖州獄中遺書。

其四、再致諸弟書

容立、澤蔚、健康六弟如見，昨二十夜親筆所書之信及遺言，已封妥託帶，尙未發行。二鼓後，金牧提訊，至二堂梆子已具。金牧卽呼上梆子，裸其體，照昨書所書情形，兩加用大椒末熏口鼻，金牧親持扇香一大把，燒吾背約二時之久，無所供，拾至戲廳，吊吾右大指及大脚指，懸高八尺，數刻繩斷，大指已經破爛，尋亦斷，又換繫左大指懸之，再用香火灼吾背及膊，徧體無完膚，所訊無非是嬰供稱孫文。又曰，爾昨所講認得這個譚心休，究竟是孫文使來的否？余曰：我只知伊爲中國公學回湘籌款。金牧曰：你不實供，分明他是孫文的黨羽，你爲何不說？又用香火亂燒。余曰：既說是他的黨羽，卽是他的黨羽，我不得講楚。金牧曰：譚心休是幾時來通約你們的？余曰：是四月籌款時會過的。金牧曰：我聽說他有個什麼票據。余曰：不知。金牧曰：昨天你認說是孫文的黨羽，爲何不知他的憑據口號？又拿火來燒，余祇得認供有口號。金牧曰：是何口號，從實供來。余曰：記不得清楚了。言未了，卽用火亂燒，余卽認供曰：口號叫做中國人。金牧曰：不止此一號，尙有何號？我見他勢要執香火近前。余又認供曰：以手加額爲相見之禮。金牧曰：楊懷三你到地底認否？余曰：認不得。金牧曰：他說你在湖南是個頭目，究竟你是何等頭目？余曰：我不是頭目。又拿火來燒，不尙已又認供曰：我是上等頭目。金牧曰：然則你是頭目，你之下還有甚麼

計，是些什麼人？我說無。金牧曰：總有些，你不說，我又要你上火坑。我見其勢太猛，曰：同志即是夥計。金牧曰：你同志有多少？我說不計其數。金牧曰：是何姓名？我說無姓名。問孫文叫你們做什麼事情的？我說救國保種。金牧曰：如何救法？我說先殺人放火，金牧曰：你要殺那一個，予曰：應殺者即殺。金牧曰：你們幾時起事？余曰：我不知期。金牧又來燒，余信口曰：十月間。然則何處起事？余曰：在上海相會。金牧曰：何必要到上海，我想即是湖南，你不見瀏陽醴陵之事乎？你關在禁裏，不然你也是一個。又問，你與孫文同黨，有何好處？余曰：好處就是革命。金牧曰：民報是怎麼發行的？余曰：我不會發行。然則是誰發行？答曰：不曉得。金牧曰：你會看見民報乎？我說看見一本。金牧曰：民報上說的是什麼道理？我說無非中國被外國欺壓，政府不能保護，總要百姓曉得救國。金牧曰：尚有何言？余曰：一時記不起來。他求他釋放下來，徐徐講出，金牧曰：放下來不講，再上火坑。衆役放下，知有無四體，時俯臥在地，氣息奄奄。金牧催說曰：我曉得放下來你就不講了。他說就要把你打死。我即述說一些救國的話。時已五鼓，金牧即標牌收押。兵役捨下，不省人事。遺屎在床，至今二十早七時始蘇，求友書此普告同胞，要知政府詔立憲，再制的兇暴政治，有進無已。將來四億的同胞，其苦慘可想而知。我死矣，哀我同胞。

丙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書於枕邊，禹之謨遺言。

胡漢民入黨時紀實

余甫在逸經半月刊嘗先後記述「未入革命黨前之胡漢民」兩則。近讀某會於編纂史料，所載漢民參加同盟會時日，於事實頗有出入。余爲同盟會第一次開會發起人之一，於當日情形知之最詳，不可不有以正之。

考漢民第一次到日本留學，係在壬寅（一九〇二年）夏間，所學爲日人嘉納治五郎所設宏文學校之速成師範科，期以六個月畢業，惟漢民不待修業期滿，已因事返國。第二次到日本，則在甲辰（一九〇四年），所學爲法政大學之特設速成法政科，期以二年畢業。同行者有汪兆銘、朱大符、葉夏聲、陳融、張樹枏、古應芬、金章等數十人，皆粵督岑春煊所派之官費生也。先是漢民之堂弟毅生已於癸卯（一九〇三年）春夏間負笈東渡，會孫總理自越南蒞日本，旋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青山，各省學生從遊者十四人，毅生其一也。此校開設半載，卽以內闢解散。及翌年漢民來，與毅生同稅居於神田三崎町，漸與黨人相往還。每赴橫濱，恆至華僑學校及余與廖翼朋等寓所敘談，時東京橫濱間尙未有黨人之固定組織也。及乙巳（一九〇五年）六月，孫總理來自歐洲，遂召集各省同志發起中國同盟會，開會之第一日，毅生預得余通知，由渠帶領到會之同鄉學生，有汪兆銘、朱大符、張樹枏、古應芬、李文範、金章、杜之

秋、姚禮修、張蔭廷等九人，皆粵省速成法政生，而漢民及廖仲愷不與焉。蓋漢民、仲愷是時適以事回粵也。開會後約十日，漢民偕其妻陳淑子妹靈媛及仲愷、江譽聰、鄭拜言等同蒞東京，俱寓神田區新宅。江譽聰，字叔穎，係江孔殷之子，嘗從漢民受業，故乃父特托漢民挈之東遊。漢民既知同盟會成立，即由胡毅生介紹偕仲愷向總理宣誓入會。偕來之江譽聰、鄭拜言以同寓故，亦令與盟。惟鄭拜言於簽誓約後，終夜旁惶，恐怖萬狀。仲愷語之曰，日本留學生雖非革命黨，既入黨矣，恐懼何爲！拜言終不自安，不數日竟悄然襍被歸粵。留東粵籍黨人雖者，莫不引爲笑談。江譽聰在日未久，即隨伍廷芳使美爲官學生。辛亥，粵省光復，譽聰以健卒入會之因緣，得與民黨諸幹事奔走往還。民二，國會開會北京，梁士詒代表凱組織一網，粵議員機關，名曰潛社。粵議員之供御用者，頗不乏人。中屬同盟會籍者亦四五人，即譽聰、黎介之力也。漢民入會後數日。而留學界開大會歡迎中山先生於麴町富士見樓。中山先生演說時以聲淚不高，臨時令漢民傳譯，時爲七月十三日。余亦在場也。

鄧師爺十國請醫生

鄧慕韓，三水人，好出奇計，友人多以師爺稱之。胡漢民嘗贈以一聯曰：「祖宗當契口，皇帝是鄉親。」祖宗指漢，帝嬖巨鄧通，皇帝指橫濱華僑洋服商三水人譚敏。一事見逸經第二期革命逸史。慕韓亦作一聯以答之曰：「老豆（粵語父之稱）是師爺」，蓋漢民之父世充各衙署幕賓，粵人咸稱幕賓為師爺。慕韓此聯可謂針鋒相對。丁未（一九〇七年）十月初六日慕韓向余取旅費百元，赴南洋婆羅洲山打根埠籌募革命軍餉，謂有族人鄧某在該埠設商店廣怡和號，是處有華人礦工數萬人，若每人捐資數元，即可獲資數十萬元，囑余代印刷收據十萬備用。余僅以所存香港同盟會空白收據一千張給之。慕韓去後二十餘日，而廣西鎮南關之義師猝發。以鎗彈缺乏，堅守礮台八日而退。（十月二十七日佔領礮台三座十一月初四日撤退。）事後山打根埠華僑問慕韓以革命軍如何撤退鎮南關之理由，慕韓對之曰：「革命軍既佔領鎮南關，用兵甚為得手，恰遇龍州一帶邊防大疫，革命軍乃由越南河內延聘歐美十國名醫前往設法預防；十國名醫咸謂此種時疫非常可畏，實無法防治，祇有撤退避之等語。因是革命軍遂不得不暫時撤退，以保全實力」云云。慕韓居山打根數月，毫無所得，歸香港時，仍將余所給之同盟會收據原封不動納還，余時戲以黨人軼事編作小說章回目，中有一聯曰：「鄧師爺十國請醫

革命逸史

生」，即指此事。

謝逸橋事略

謝元驥字逸橋，廣東梅縣松口堡人。其祖益卿經商南洋英屬檳榔嶼，致富巨萬。伯父夢池世其業，益光大。父可階居鄉，讀書養親，宿學能詩，爲邑名士。生子八人，逸橋其長也。生而跌宕不羣。兒時就塾，跳蕩號咷，羣兒多辟易，賓客盈門，有不當意者，輒侮之。性不好科舉之學，臨場應試，遊戲萬端，常驚其座人，或者彩服跳躑市中，兒童追慕者恆數十輩。遇神廟偶像，輒毀之，或懷歸其家，皮閣壘壘。一時皆呼爲狂生。鄰邑名宿丘逢甲（仙根）奇其行，作謝生行以張之。弱冠父死，漸篤志向學。時清政不綱，喪師失地，日有所聞，朝野洶洶，海內志士多倡言改革。逸橋感懷時事，隱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聞有當代奇人俠客，輒欣然往就之。歲庚子（一九〇〇年）孫總理及楊衢雲等方設革命機關於香港，將在粵謀大舉，逸橋聞其事於惠州黨人，爰偕友人溫靖侯至港訪之，未得見，適惠陽歐築甲（雲樵）在港，與武漢自立軍唐才常通聲氣。逸橋以蕉嶺陳鶴雲之介，得識歐氏談論甚洽，乃相約歸鄉倡辦團防，爲拔趙幟立漢幟之計，薰染甲謂唐才常在鄂籌備已熟，不日可以大舉，欲逸橋在嘉應客屬組織團防，及期異軍突起，足以援應武漢之義師也。逸橋既歸鄉，以倉卒不得款，乃謀諸父執溫柳介及業師饒芙蓉。溫饒向皆提倡新學，咸贊成之。爲寓書其伯父夢池，令出鉅金以襄事。議既

集，衆推饒美裳爲國防總董，逸橋以溫靜侯副之，募勇購械，日事部勒。是歲七月唐才常在漢口事洩被害，逸橋聞之異常悲憤。時鄉中舊紳有與逸橋不睦，而馳名夢池，指逸橋爲交通匪人貽禍鄉族者。夢池得言大驚，遽電令逸橋等停辦團防，聲明不再給資。逸橋知革命之業非旦暮可竣，乃變計留學，挈諸弟良牧適寧等先後東渡日本，此甲辰乙巳間（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事也。是時保皇黨欺騙世人之罪行日益暴露，東遊諸生益傾向革命一途。乙巳秋孫總理自歐洲蒞日本，與馮自由等發起中國同盟會於東京，逸橋之二弟良牧以惠州黨人梁慕光之介，率先受盟，逸橋旋亦踵之，弟兄二人均以與復漢族爲己任。是歲冬孫總理南遊越南，以細於旅費，爰向留學界措集，逸橋昆仲悉力助之。越年歸國，向潮梅各縣力倡革命救國之說，各縣豪俊多傾心焉。旋在松口堡創設師範講習所，傳播革命種子。上而閩之汀漳，下而潮梅各縣，學子相率就學門下惟恐後。丁未（一九〇七年）二月弟良牧與潮安許雪松、澄海陳宏生等謀在饒平發難，襲攻潮州府城，事以復圖黃岡。逸橋之父及伯父向在潮汕鐵路公司佔有巨股，頗有左右該公司能力，至是逸橋乃亟與汕頭供職路局，陰爲是反道地，凡黨人往來運械遞信諸務，皆以一身支吾。是歲四月黃岡義師又敗，黨人余通、余丑、陳湧波、方漢城等紛紛出亡，清吏不捕無人急，逸橋多方脫，或間致諸其家，以是保者甚衆。而逸橋亦屢瀕於危。賴謝氏世雅負德望，當地鉅紳顯吏亦與有連，因得不坐。當是時潮梅之言革命者，羣推逸橋爲祭酒，同志間咸呼之爲大哥，良牧爲三哥云。黃岡既敗，逸橋於是旋里與梁鳴九、溫靜侯、張

谷山、姚雨平等組織體育傳習所，外以養成體育師資爲名，內實爲革命樞機，取法陸軍學校制，日夜肄習武事，以備造次發難，得指揮材。其後殉難於辛亥黃花岡一役之林修明、周垣、郭典三諸烈士，卽出其間。既卒業，姚雨平等赴廣州設機關，運籌巡防及陸軍，逸橋出資佐之，並爲規畫大計，終以財力短絀，克大舉，乃決計赴南洋，爲其伯父夢池權衡商業，欲乘間移其財產之一部，以濟大事。南行謁孫總理於新加坡具述所懷。總理慰勉有加。戊申（一九〇八年）三月河口革命軍敗挫，總理旋至檳榔嶼有所策畫，館於逸橋寓所。庚戌（一九一〇年）新正廣州新軍反正之役復敗，黃克強、趙聲、何克夫自香港來，擬假道緬甸入滇發難，已有成約矣；逸橋良牧兄弟以雲南地僻，不足舉大事，力阻其行。不得，乃走告總理。總理亦以爲然，使黃、趙勉力改圖廣州。趙聲力言舉事廣州，非有預備金十萬元不可。逸橋慨任籌募，約以旬日先集半數始定。卒由英荷兩屬同志勸募如額。黃趙等乃一意往港進取，是爲辛亥三月二十九黃花岡之役；逸橋實間接有力焉。民元南京政府建立，總理令良牧貽書招之，逸橋辭以親老不赴，旋被委充同盟會汕頭分部長。並謝葉楚傖、林百舉等創辦中華新報；未幾改辦大風日報，以作討袁機關。及袁世凱帝制瓦解，遂息影家園，希言利祿。卽以少年時事，恍如隔世。是時其伯父夢池既前卒，家漸中落，惟布衣蔬食，自甘淡泊而已。民九總理開府廣州親蒞汕頭檢閱軍隊，特率胡漢民、姚雨平等赴松口，盤桓謝客三日，嘗邀出任事，逸橋遜謝不遑。總理亦不強之。逸橋向患咯血疾，民十三後鑒於時局糾紛，黨禍日熾，疾益亟。至民十五年五月終

于汕頭寓所，春秋五十有三。遺子一，女二。晚年頗以書畫自娛，願不自愛惜，厥稿大半散佚。逸橋逝後六年，乃弟良牧亦以民二十年六月卒於廣州，民二十五年國民政府追念逸橋良牧兄弟勳功，特令褒揚之。良牧事績另載良牧專傳。

附黃克強辛亥黃花岡一役前致謝逸橋書

乙橋我兄大鑒：怡保手上一函，想已入覽矣。今英屬之款大致已有眉目，惟與十萬之數所差甚遠，而前途待辦之事，有如星火，不可遲以分秒，望兄前許之件，速速決心實行，馳赴港部辦事。弟昨由芙蓉起星，擬赴日郵內渡（十二日開行）時期逼迫，無緣來尊處晤商，至爲歉仄。良牧兄款事，亦趕速收齊，借其管理人返港，切盼切盼。伯先兄昨亦有函來催貴昆仲，意至懇切。因此函與展室兄所商事多（展室現在西貢，須將此函彙寄去）故未呈上，專此即請籌安。良牧兄統此未另。弟與頓首。

東軍都督許雪秋

許雪秋原名有著，雪秋其字也。廣東潮安宏安鄉人。父經商南洋致富，雪秋幼隨父在嶺加坡學習懋遷。性慷慨，任俠好客，縉紳士夫江湖俠客咸樂與之遊，有小孟嘗之稱。其父故後得遺資甚豐，以好交遊，隨手輒盡。壬寅癸卯間（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福州人黃乃裳漫遊南洋馬來半島，鼓吹種族革命，閩粵僑民多為感動。雪秋以黃年高志壯，異常傾倒，遂納交焉。是時保皇黨所設星洲天南新報停刊已久，與中會員尤列組織中和堂，僑商陳楚楠，張永福等創設圖南日報，南洋各埠華僑革命思想日漸萌起。雪秋目擊祖國時局之艱危，隱然有遂滿興華捨我其誰之志。甲辰（一九〇四）秋遂邀同志黃乃裳、陳宏生諸人聯袂歸國。九月至汕頭，即於是月十九晚邀集黃、陳及吳金銘、吳東昇、李杏坡等，在宏安鄉故宅一寄雲深處立壇開會，宣誓傾覆滿清，相約分途擔任招攬同志及籌措軍械軍餉二事。經營數月，得潮屬各縣有名同志吳金彪、蕭竹荷、李子偉、余丑、余適、陳湧波、林鶴松、劉龍蒼、黃得勝、林蒼龍、謝明星、薛金福、林惠卿、羅木斗、劉榮華等數十人，勢力日盛。乙巳（一九〇五）正月十二晚衆舉雪秋任革命軍司令，總領全部職權，陳宏生任閩粵度支部長，吳金銘任參謀長，並議派陳宏生赴福州晤黃乃裳商議閩省響應事，李杏坡擔任聯絡學界事，吳東昇擔任聯絡各省同志事。

吳金銘擔任聯絡饒平會黨余丑、余通、陳湧波等合作。於是各事進行，粗具端倪。更設法向潮汕鐵路當局運動取得承辦鐵路建築工程之特權，密派余丑、余通、陳湧波爲築路工頭，使招集同志七百名充鐵路工人。復由吳金銘以紳士名義稟請道府鎮台，准在潮安上七都祠招募團練四百名，亦以同志充之，均約定三月十五日同時舉事。詎因李杏坡用人不慎，其部下在華美鄉事洩，總兵黃金福遂派哨官梁棟元將杏坡拿獲斬首，吳金銘亦同時被捕，劉龍查乃約邑紳郭君等聯名保釋。旋復日人發雪秋爲軍黨首領，道府派委員陸桂元劉英生密查，雪秋前曾捐納道台銜，與道台某向屬舊識，至是乃身懷手鎗，隻身向潮州道署自殺，侃侃抗辯。道台某以其爲地方大紳，遂不深究。雪秋經此次蹉跌，乃重赴南洋募集餉糧，企圖再舉。丙午某月孫總理自日本至新加坡，雪秋素仰總理名，浼張永福爲介，即加入同盟會。時總理方有志圖粵，聞雪秋歷述早 在潮州經營革命經過，及其所配備各地之潛勢力，深爲嘉許，立委任爲中華民國軍東江都督，使在粵省東江各屬相機發難。自丙午同盟會本部編定革命方略以來，總理依據方略以委任都督，雪秋實爲第一人。是年冬雪秋自汕頭至香港，謁余於中國日報，謂在潮梅籌劃事漸臻成熟，囑代電東京，請總理派同志回國相助，總理派留學生晉人壽義生、皖人方漢成、粵人、瑞麟、李思唐、張煊、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長知、池亭吉等先後至香港。雪秋旋邀集各路主任及衆同志大會於宏安鄉自宅，決議定期丁未（一九〇七）正月初七日分頭大舉，派定蔡乾初擔任籌款。薛金福借喬發生、李思唐、張煊、郭公爲往饒平浮山埠布置一切。屆期率衆於

夜間進攻潮州府城，黃偉齋率潮城內十八館各同志爲內應。余丑、余通、陳湧波、蔡德、吳煥楷、方漢成、方次石赴黃岡，黃德勝赴惠來，羅飛雁赴揭陽，謝逸橋、謝良牧、李次溫、李子偉、吳東昇等暗率同志多人，藏匿於潮汕車站蔡家祠敵山台潮安內城各處，均預備響應，陳雲生、蕭竹荷、擔任運動揭陽礮台兵變反正。各項籌劃均已就緒，乃期至而浮山之衆，因遇風雨大作，旋聚旋散，黃岡一部遂亦無法集合，雪秋知機會已失，遂令各部暫行分散，靜待後命。後數日風聲漸露，同志薛金福、黃志、張順數人被捕見殺，雪秋乃以善後事委諸陳宏生，自赴香港謁余報告起事中變情形。余卽電越南河內向孫總理請示。總理復電謂此後起事時期須與惠州及欽廉義師約定同舉，以便牽制清軍。令雪秋萬勿孟浪從事，致傷元氣。於是衆遂暫停動作，專候惠州欽廉消息，以定進止。雪秋與謝良牧、方瑞麟、李恩唐等同寓香港蘭桂坊守候電音，喬義生、池亨晉駐汕頭幸阪旅館，擔任接洽同志傳達消息等事。迨三月下旬，余丑、陳湧波到港報告黃岡同志已被清吏捕去二人，各同志擬剋日舉暴，以便營救，雪秋亦躍躍欲動，余及胡漢民均再三勸阻。囑其靜候總理命令，務與惠州欽廉同時發動，卽令余陳二人回黃岡設法制止。詎四月十三日，各報紛傳革命黨人於十一日晚在潮州饒平縣黃岡城起事之消息，全粵爲之震動。蓋潮州鎮總兵黃金福據黃岡都司隆啓密報該處地方有黨人聚衆開會情事。初十日特派守備蔡河宗帶兵防範，捕去蔡姓黨徒二人。余丑、陳湧波主張非速舉事，不能營救被捕之同志。遂聚衆七百餘人於十一晚九時往攻協署，血戰一日，卒將全城佔領，擒獲都司隆啓及武弁

蔡河宗、王繩武、許登科等。同時出示布告安民，免除清吏一切苛捐，人民悅服。惟以事起倉卒，主要人員均在香港汕頭未來，暫由余丑主持其事。十四日陳宏生、方漢城、林國英始由汕頭趕至，衆以陳爲雪秋助手，暫推爲臨時司令長，雪秋在香港於十三日始知確訊，即於次日率同志李思唐等十餘人赴汕，然是時清軍已在汕頭附近佈防嚴密，雖欲趕赴戰地督戰，亦不可得矣。黨軍初以主帥乏人，貽誤戎機，延至十四日夜始由陳湧波、余丑先後率兵進攻黃金福大營於泮洲港，劇戰二日，黃軍不支稍退。旋清軍援師四集，黨軍前後受敵，且以七鎗不能及遠，傷亡數十人，遂向黃岡撤退。衆以械劣彈乏，不堪再戰，宣佈解散。雪秋時在汕頭幸阪旅館，與喬義生日人萱野長知等規畫豐順、揭陽、惠陽、潮安各縣響應事。詎十七日晨方漢成等已由黃岡抵汕，報告黨軍解散情形，衆大懷喪。雪秋以清提督李準統兵到汕，擬設法轟炸其連兵輪船，以圖再舉。因戒備嚴密，無懈可擊而止。遂偕諸同志仍至香港守候機會。繼奉孫總理電召，令偕萱野同赴越南河內指示機要，雪秋告總理，謂土艦不敵洋鎗，爲黃岡一役失敗之主因，倘能從外國購運新式軍械至惠州汕尾洋面，彼可預僱大帆船數十艘在海上收接，即在海陸豐沿岸招集黨人大舉發難等語。總理深韙其義，即令萱野回日本辦理購械及租船運輸事宜，並飭雪秋返香港與余等策劃進行。於是雪秋遂派許佛童、范媽魯、林鶴松諸人分頭赴汕尾運動。至八月間已漸告就緒，預備於軍械運到時，可召集汕尾附近萬數千人聽候指揮，同時萱野在長崎收到余匯款一萬元後，亦來電稱購械租船兩事俱妥，囑派熟識汕尾沿岸地形之引港人往日隨

船指導。適同志鄧慕韓於八月十三日東渡就學，余乃托鄧帶領引港人陳二九赴牌戶供萱野調處，彼此約定於船械出發前二日由長崎電告香港。雪秋即親赴汕尾籌備接械，期前須用太號漁船二十艘遊弋該處近海準備接收。該輪適於夜間入港，照紅燈爲號，藉避清吏耳目。嗣九月初一日余等得萱野電知，謂船械約初五日可到，雪秋遂偕同志劉思詠（湘人柳聘儂改名）、譚劍英等多人於初三日晨乘小輪渡赴汕尾。詎是早登輪時，見有清礮石鎮總兵吳祥濂之偵探同舟，懼而登岸折回，僅遺劉思詠等先行。時萱、偕鄧慕韓、陳二九等已於初三日乘幸運丸自長崎啓碇，所購置者爲明治三十八年式村田式快鎗二千枝，每枝附子彈六百發，另短鎗三十枝，日本古刀五十具，將校用軍刀二十具，犬養毅贈之，亦贈最古之寶刀三具，以壯行色。械價除先付萬元外，餘款由萱野至友山下汽船會社主人三上豐夷擔保償還。幸運丸載重三千八百噸，屬山下汽船會社租用，該船原有代三井洋行運煤至香港之約，萱野以無資租用全船，遂以友誼關係，由三上命該船船主將此項軍械順道載往汕尾洋面而起陸。同船尚有萱野邀請之日本同志陸軍大尉定平伍一，及前田九二四郎（宮崎寅藏長弟）、金子克己、三原千尋、望月三郎、日下等諸人，均願爲中國革命効力者。初六日船抵汕尾洋面，久未見有帆船接應，停泊三小時，始見雪秋總一小舟來探消息，萱野實其籌備不善，令速以大船至，雪秋匆匆去，謂數小時後大船必來。詎是時汕尾捷勝沿岸連日因雪秋招集會黨預備大舉，風聲四起，及見白輪停泊近海，沿岸聚觀者萬數千人。清總兵吳祥濂先有所聞，會飭屬戒備。駐守碇附近之小兵輪忽見白輪在

既停留半日，深滋疑惑，乃駛近日輪前偵查行動，日輪船員頗爲恐慌。萱野欲將船駛往外海，伺晚間再來，惟船主以該船原屬三井洋行租用，主張巡駛赴香港卸去存煤，再圖別法。萱野不能阻，船遂南行。雪秋時方設法租用帆船出海，見日輪一去不返，大爲懊喪。幸運九初七日晨抵香港，鄧慕韓、陳二九同赴中國日報謁余，詳述雪秋接械失誤經過。余即邀集胡漢民、萱野、定平、前田、金子及惠州同志溫子純、曾捷夫、曾儀卿等在堅道七十二號機關部開會，討論補救方法。議決俟該輪於三日後三井洋行煤炭起卸竣事時，由萱野率領捷夫子純在港召集之同志五百人，乘原船赴惠州平海洋面將存械交給該處黨人，即在平海大舉發難，並以捷夫儀卿叔姪二人久在其地拜盟立會，信用至厚，故令儀卿先乘小火輪赴平海傳集會黨準備接械，正籌備間，該輪忽因港吏得粵督照會，請扣留私運軍火之船。自領事得訊，令其立即離港，以免發生交涉，遂不及盡卸存煤，匆匆啓碇返日。萱野於事後始知，爲之扼腕不置。而各項損失之巨，均由其友三上任之。是役之失敗，各方咸歸咎於雪秋之籌備不善。然雪秋仍志不少懈，堅約萱野同赴南洋籌款再舉，瀕行由余及胡漢民二人署名代移書南洋同志陳楚楠等云：（原書現由張永福收藏）

楚楠、永福、子麟、子瑜諸兄均鑒：啓者，東江經營之事，海內外屬目，而功成九仞，忽遭意外，爲人力所不能抗者，以致頓挫，（其詳細可由雪兒親自報告）殊足痛惜。茲雪兒等力氣不爲之折，誓爲捲土重來之舉，即彼處機關雖有所阻，而犬勢依然，未嘗取壞，所缺

欠者，則此再圖之經費，日本同志萱野長知君此度爲吾黨之事盡力經營，犧牲甚巨，而未觀成功，亦誓不生還瀛國，因與雪兒同蒞南洋各埠，爲經濟之運動，企集衆腋以圖之。蓋惠爾之事，今雖暫停，而前功未廢，况得戰陣之事如萱野等以爲助，（萱野君外尚有日本陸軍大尉士官數人，萱野君曾在東三省日俄之戰爭時代，屢與馬傑聯合，輒戰勝俄兵。）其成績當出前者期望之外，吾黨有志光復者，斷不因一次之小挫而灰心，加以異國之人猶且盡力如是，尤足生其親感，所望諸兄盡力之所及而補助之，潮事關於大局至重，而可否再圖，純經濟問題之解決，弟等不勝祈盼之至，專此敬請俟安。

弟 馮自由
胡衍鴻 頓首

雪秋三度在潮惠進行軍事之經費，除由孫總理撥款外，所得於新加坡潮州僑商林受之、沈聯芳、潘兆鵬等捐輸者，爲數不貲。迨汕尾一役失敗後，爲重慶南洋，則所相識熱心國事之同鄉，多成強弩之末，無可設法。以是淹留數月，一籌莫展。戊申（一九〇八）二月，孫總理由越南至新加坡，薛方銳意經營，欽州及河口軍事，更無餘力助。雪秋再舉，在荷屬爪哇各島，另倡設光復會。會員浙人陶成章自日本遊南洋，以同盟會幹部措施失當爲辭，在荷屬爪哇各島，另倡設光復會。荷屬各埠同盟會員李燮和、李天鄰、陸環璧等紛然和之。雪秋與陳宏生以失望之餘，遂亦加入光復會，謀別樹一幟。南洋各埠同盟會員之屬潮梅籍者，因之稍受影響。是歲三月，雲南河口革

命軍興，總理特派汪精衛、鄧子瑜二人赴荷屬文島各處籌款接濟，竟受各埠同志反對，無功而回，即陶成章、許雪秋等別樹一幟之結果所致也。雪秋自是息影南洋者三年，至辛亥九月粵省光復，始偕陳宏生、陳湧波等同粵組織南路進行軍，光復潮汕，設司令部於汕頭舊道署。降將吳祥達挾汕尾舊恨忌之，乘雪秋不備，突然派兵圍攻，雪秋、芸生、湧波等均被慘殺。事後吳祥達電告都督陳炯明，誣稱雪秋等縱兵殃民，故不得已行誅等語。陳炯明入黨日淺，竟直與面曲許，不為申理，潮人莫不冤之。雪秋為革命毀家，身後零落，遺子四人，賴華僑同志為之撫養云。

心社創作人劉思復

劉思復（後更名師復）粵之香山縣人，少聰穎好學，十五歲應童子試，補博士弟子員。時國中言新學者方力斥八股文學，指爲亡國弱種之源，思復聞之，大爲感動，遂拋棄學業，專研究科學及算術，饒有心術。壬寅年（一九〇二年）與同邑志士徐桂及族兄樾杭等發起演說社於石岐城，提倡改革，邑中士子從之者頗不乏人，復創辦女學堂一所，不願舊紳士之劇烈反抗，毅然以改良社會振興女學爲己任。甲辰年（一九〇四年）赴日本留學，漸與革命黨人相往還，益有志於光復事業。乙巳（一九〇五年）秋孫總理自歐洲蒞日本，組織中國同盟會於東京，思復亦列名冊籍。旋至橫濱，從惠州人李植生學製炸藥。丙午（一九〇六年）夏秋間孫總理決議在粵大舉，留東粵籍學生先後歸國從事實行工作者數十人，思復其一也。時香港有所謂報已改名東方報，謝英伯、陳樹人等同任筆政，思復至港，謝、陳等力邀襄理撰述，思復允之。旋與安懷女學堂教員丁湘田訂立婚約。丁未（一九〇七年）春香港同盟會機關部以軍界同志郭人漳、趙聲等均奉調來粵充任重要軍職，而孫總理所派許雪秋、鄧子瑜等亦在潮惠兩屬運動發難，將次成熟，乃密設機關於普慶坊備同志棲止，思復與汪精衛、廖平菴數人同寓其內。年二三月間黨部以潮惠舉事在即，粵督岑春煊及水師提督李準均爲黨人大敵，非去其一，不足

以消除阻力，而張黨人之聲勢。因有選任實行委員專任此項任務之議。思復久有此志，且研究爆裂品有素，於是乃慨然請行。汪精衛及余等咸贊成之。思復既受任，初在中國日報四樓密製炸藥，以試驗不便，乃移至寶慶坊機關部，偶因試驗失慎，為水銀炸藥擊傷面部，遂由澳門就醫，而實行計劃一時為之停頓。迨臉傷既愈，儘李紀堂往青山試驗擲彈方法，初擬於惠潮兩地軍事發動期間同時著手，嗣因臉傷未愈，延至四月下旬，始在廣州寬地佈置一切，並由香港機關部派同志張谷山、張伯喬、朱執信諸人助其進行。張谷山字如川，五華縣人，向在梅縣充任教員，鼓吹革命最力，是時方在廣州租定城內舊倉巷鳳翔書院，設一長樂留學公所，為運動軍學兩界之樞紐，張樹楠字伯喬，番禺人，與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同在東京學習速成法政，歸國後常往來港粵間，傳達黨人消息，最為出力。其妻在制台前張大夫第，黨人悔假之作會議所。三張因茲事至港，與思復磋商進行方法。與議者有余及胡漢民、李純堂、劉懋杭諸人。七議李鴻方由汕頭返師回粵未久，應即行誅以示威，使張谷山擔任在鳳翔書院附近寬僻靜地所，以為實行機關之出發點，張伯喬則擔任偵查李準每日來往必經之要路，以便相機行事。議定後，三張於四月二十六日返廣州，思復旋接張伯喬報告，探悉李準每月朔望三日拂曉恆赴總督署參謁，每行必乘怒馬疾馳，大可逆之於道。遂不待張谷山回報，二十九日早乘輪抵省，由谷山繼鳳翔書院中擇一靜密之房舍居之，復攜谷山偕往督署及水師行台二處之前後左右交通道路，詳細查考，以便行事。又以張伯喬所居在制台前，李準來去行踪不能逃過

其耳目，相約五月初一早親見李準入督署時，即到鳳翔書院報以暗號，而思復即可窺伺李於要道而狙擊之。詎伯喬如約於初一日拂曉日親李乘馬入督署後，匆匆過鳳翔書院門外報信時，思復尙未準備竣事，及見李乘馬出督署馳返本師行營，思復仍未外出，知是早之機會全然錯過，如欲捲土重來，又須準備若干時日矣。思復所用炸藥及鐵彈，均由香港製就，分別攜至廣州，彈爲螺旋式，用時以藥粉與砂粒混合，然後配以鐵壳。是早思復起床稍遲，致不及配置完善，初已裝成炸彈一具，迨配置第二具時，鐵殼外之螺旋邊因有餘藥遺置紋上，稍遇摩擦，立行爆炸，聲震若雷。思復被爆炸傷面部及左手下部，五指全廢。谷山聞警往視，則見思復面挺然直立，頭部及手足皆鮮血狼籍，乃搖手使其勿動，自往隣近之圖強醫院，求醫士伍漢持速往救治。傷。繼復趨回書院，見傷者已橫臥床上，神氣尚清，亟問曰：醫生卽來，所有重要什物應速收拾免被軍警搜獲。時榻上之洋氈角置符已配成炸彈一具，思復卽命其移置室外之便溺缸。谷山曰：怕其炸否？思復曰：碰硬則炸，可輕輕拈至溺缸，徐徐放下則不炸矣。谷山微言行事。未幾，同寓之學生工人聞警大集，附近之站崗警察亦來。伍漢持則挈醫學生陳逸川、周演明、黃又斐數人攜藥品匆匆而至，見傷者滿身是血，大駭。初以爲被入用鎗擊傷，並未疑及炸彈爆裂所致。思復自稱三水人李德山。及伍醫士問以如何致傷，則瞠目不答，在旁之警吏謂非通報警局查明不可。谷山知事趨嚴重，遂托辭外出，馳赴豪賢街朱執信宅報警，並卽易服去鬚，繞道佛山而至香港，當圖強醫院學生陳逸川察視傷者時，見床邊籐筐內貯鐵彈二枚，知爲

黨人所爲，復見牀席下外露書函數件，卽收入衣袋內藏之，紛擾良久，警吏因發見鐵彈，漸疑傷者爲革命黨人，巡警道龔心湛令暫昇傷者入韜美醫院，俟傷愈乃審訊究辦。思復既入院，法國醫士恐傷勢延及全體，遂將左手下部全行割去。初二日晨谷山與朱執信先後至香港中國日報告變，余與胡漢民、李紀堂共商挽救之策。翌日余派男女黨員數人至粵，聯絡韜美醫院侍役，謀乘間援思復由醫院後門水道出險。經營數日，卒以警吏防範嚴密而止。粵吏初嚴緝谷山，李準風聞此案以己爲目標，主張從嚴究辦尤力，因谷山無法弋獲，遂疑與圖強醫校有關，特派軍警大搜該校宿舍，無所得，僅檢獲美洲雲高華華英日報記者崔通約致校長伍漢持函件。中有一今日欲謀革命非革命思想普及人心不可一語，指爲與革命黨人往還之證據，遂將伍漢持拘去。伍時在法政學堂肄業，法政學堂校長夏同龢及教員杜之枋等聞之，乃聯名具函爲伍保釋，而伍獄始解。思復傷愈出院，清吏研訊多次，均自稱三水人李德山，因試驗化學受創，絕不肯供招真姓名。後因其聘妻丁湘田到獄視病，粵中各報相率揭載，世人始知所謂李德山者卽劉思復，而思復亦不再於粵吏鞠訊時隱諱矣。粵吏經再四審問，均無左證，準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監禁，思復自是繫香山縣城監獄者兩載。至己酉（一九〇九年）夏陳景華自暹羅歸香港，余知陳與豪紳江孔殷有舊，乃托陳爲思復設法營救，江孔殷受陳托，因向當道說項，而出思復於獄。思復至香港，同盟會諸同志開會於跑馬地榆園以歡迎之。思復在港息影三年，專研究巴黎新世紀報倡導之無政府主義，極爲精進。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武昌革命軍起，粵中黨人亟

謀響應，思復與莫紀彭、林君復等運動駐香山前山鎮之新軍率先反正，號稱香軍，旋率兵會師廣州，聞張鳴岐出走，胡漢民已任都督，遂放棄兵權，不問政事，隱居於杭州西湖白雲菴者數月。復鑒於舊日同志之熱中權利，乃發憤宣傳無政府學說，以爲敵隄功各之倡。初擬設臨鳴等社，發刊各種宣傳品，繼與莫紀彭、林直勉等組織心社於廣州東園，規定十二戒約：(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不吸煙，(四)不用僕役，(五)不婚姻，(六)不稱族姓，(七)不作官吏，(八)不坐轎及人力車，(九)不作議員，(十)不交政黨，(十一)不作陸海軍人，(十二)不奉宗教。凡社員須一律敬謹遵守。癸丑（民國三年）八月龍濟光不學，晦鳴學社被封，思復乃移居上海，編印民聲雜誌，鼓吹無政府主義及世界語，不遺餘力。甲寅（民國四年）四月三月，以積勞成瘵，卒於醫院，時年三十有一。民聲社諸同志特爲營掃墓地於西湖烟霞洞側。以前之心社信徒，自是風流雲散，無復有效忠十二戒約者。

國會議員流血第一人伍漢持

伍漢持，廣東台山縣人，少篤信基督教，肄業佛山西醫學院，既畢業，歷靈於香港油麻地，與革命黨員鄭貫公、史古愚（堅如之兄）、陳典方（少白族弟）崔通約等過從最密，漸萌革命思想。壬寅癸卯間（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史古愚、陳典方、崔通約等組織學校於九龍，維持任衛軍教員。壬寅冬余自日本返國，始識漢持於該校。時俄人謀進佔東三省，清廷有與俄政府訂立密約之議，粵志士桂少偉等聯名致電清廷抗爭，漢持亦列名焉。乙巳（一九〇五年）漢持與李自重、史古愚、陳典方等復創九龍光漢學堂，注重兵式體操。香港各學堂紛紛踵之，全港學堂之尚武精神爲之一振。翌年遷地廣州，夫婦二人合設圖強醫院及產科學堂於舊倉巷。男女生徒從遊者頗不乏人。會粵吏有法政學堂之設，執教鞭者皆留東歸國速成法政畢業學生，杜之杖，朱執信，古應芬，張伯喬，葉夏聲等咸任講師。漢持素熱心時政，且深慕孫總理爲人，以爲當此國步艱難，業醫者非兼嫻行政事，不足以應付時勢。遂毅然向法政學堂報名入學，以年冠諸師長，益刻苦自勵，學業益進，漸諸教員咸器重之。丁未（一九〇七年）四月黨人劉思復，張谷山，張伯喬等在廣州舊倉巷鳳翔書院密設機關，謀暗殺清承帥提督李準。五月朔一清晨，劉思復以襲炸彈不慎，爆傷面部及左手下趾，谷山倉皇赴近隣圖強醫院求漢持速往

診視，漢持與思復谷山等素不相識，且不知爲革命黨人所爲。聞訊乃挈學生陳逸川、周演明、黃又夔三人馳往鳳翔書院，見思復傷狀，且自稱爲三水人李德山，初以爲被人用鎗擊傷，並未疑及炸彈爆裂所致。及察視傷勢時，見床側籐籃內貯鐵彈壳二枚，始覺與黨人有連。繼見床簾下露出書信數件，乃與學生陳逸川各收入衣袋內藏之，期掩滅痕迹。時警吏大集，及發見籐籃內炸彈，咸戰慄無色。巡警道龔心湛令將傷者暫昇入韜美醫院，以便窮究。警局疑此案必與圖強學堂有關係，是晚即派大隊軍警嚴搜校舍，僅檢獲加拿大溫高華埠華英日報記者崔通約致漢持一函，中有：「今日欲謀革命，非革命思想普遍人心不可」等語，遂指爲與革命黨人交通之實證。遂將漢持拘禁繫獄。水師提督李準風聞此案以己爲標的，主張澈底嚴辦。後經法政學堂校長夏同龢及教員杜之枏、古應芬、葉夏聲等聯名具函保釋。粵吏始准漢持取保開釋。舉辭馮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編，茲不贅述。是歲秋孫總理自河內函命余勗色醫學界同志，爲欽廉革命軍救傷之需。余致書漢持約其到香港面商要公。漢持乃派圖強醫院學生周演明前來商洽，頗資得力，後二年，漢持與陳燭明同在法政學堂，以第一期班生畢業。迨民國成立，國民黨粵支部進行籌備國會選舉，漢持亦列名競選，一部分黨員藉口漢持往年於鳳翔書院劉思復被炸傷一案，曾主張報警驗傷，使思復幾罹不測，指爲有意陷害，因而發生異議。胡漢民、劉恩復、張谷山等乃各在報端發表闢謠告白，爲漢持辯認，羣疑始釋。民二春漢持當選衆議院議員，旋挈眷偕葉夏聲等諸議員聯袂北上。余時受國民黨本部招待粵籍議員之托，預覓得北京商

城東莞新館等處爲同鄉議員居所。漢持與葉夏聲同携眷屬下榻其中。詎東莞新館向有時見鬼物作祟之傳聲，旅京莞人相驚伯有，罔不視爲畏途。余等在京日淺，皆不知之。漢持居此未久，夜聞其携來廣東僕婦時作北方口音，「這個那個」之聲，澈宵喧鬧，嗷嗷不休。此僕婦原不解國語，粵語之外，實毫無所知，故漢持等咸咄咄駭詫不置。漢持本基督徒，素不信怪異，惟以家人驚擾不寧，乃不得已移寓騾馬市大街佛照樓旅店以避之，亦異聞也。是歲四月國民黨與進步黨爭選舉，院議長至烈，進步黨獲袁世凱大量金錢之助，其首領湯化龍遂得膺議長，漢持痛諸人民代表之貪利害公，爲之憤恨不已。時有同鄉江某者，乃父太史於乙巳秋嘗托胡漢民挈之東渡留學，卽由胡漢民介入同盟會，以是因緣遂得於辛亥廣東反正後出入廣州同盟會會所，與諸黨人時相委蛇，黨人無疑之者。及民二國會選舉，總統府祕書長梁士詒以與江某知世誼，知其與民黨議員多有往還，特使專任收買粵籍議員之責，以爲袁世凱稱帝之準備。因此西城之甘石橋梁宅，時有粵議員足跡。旋復創設一羅致粵議員之豬仔機關，名曰潛社，粵議員入其彀中者，幾達半數。就中屬同盟會籍者亦有黃某等四人。皆江某牽線之力也。一日江某詣佛照樓訪漢持，代梁士詒致意，餽以交通銀行五千元支票。漢持以財來不義卻之。四月二十七日袁世凱私向五國銀行大借款案成立，漢持大憤，自草一查辦袁世凱十大罪案意見：遍求各議員副署，衆多聞而駭退。簽名者僅得葉夏聲等十人，勉強向國會提出，卒爲議長湯化龍擱置。七月中旬二次革命爆發，贛、寧、皖、粵各省討袁軍相繼大舉，是月二十二日夜，余及國會議員

馮瀚等八人，在李鐵拐斜街公餘俱樂部被逮，拘禁警署。二十六日余獲開釋。翌晨匆匆被出都，迨登車，則赫然漢持偕其長子在焉。蓋自余等被捕後，外傳袁世凱將大捕議員，民黨議員先後赴津避禍者日數十人。漢持獨淡然處之，諸友好以其曾提查辦案，力勸往津暫避，至是日始斷離京也。余適與漢持同一車室，縱談時局，各抒胸臆，咸太息帝制遺孽之誤國殃民不能自己。及抵天津，余寓租界日人旅館。漢持亦寓日租界德義樓客店。方以爲同托庇於外人勢力之下，可期萬全。詎余首途赴滬後十餘日，聞漢持因往法租界佛學樓訪友，竟在華法界路電車中爲天津警備司令楊以德所軍警逮捕，拘禁未久，卽鎗斃。是爲中華民國國會議員流血之第一人，時李準方作天津寓公，或謂李挾丁未劉恩復一案之宿仇，故速其死，在理或然。然袁世凱既痛恨漢持之提查辦案，則先假漢持一人，以對國會全體作敲山震虎之舉，亦意中事，固無待夫李準之搆陷，而漢持亦自有可死之道也。漢持就義之次日，適爲被捕八議員丁象謙常恆芳等，押解到津之時，亦羈禁於綽號屠戶楊以德處聞者多代爲危險，不意楊某因辦伍案過慘，輿論攻擊，竟改易態度，殊出一般意料之外焉。後兩月，余在香港，漢持夫人以其夫生前嘗在康年人壽保險公司購壽險二千元，求余代向該公司保證收款。余從之，是歲十一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取消國會及省會中之國民黨籍議員，國會遂無形解散。參眾兩院議員先後繼漢持被害者，有徐秀鈞、林文英、姚勇忱、徐鏡心諸人。後四年，卽民國四年六月六日，袁世凱以憂憤死，帝制瓦解，國會恢復，漢持求仁得仁，死不虛矣。

南軍都督士和順

王和順字德馨，號壽山，廣西邕甯人。少負奇氣，以行俠尙義聞。弱冠入伍，隸提督劉永福部爲哨官，每戰恆身先士卒，上官多器重之，時清政不綱，洪門會黨潛伏兩粵腹地已久，紛然並起，以反清復明相號召。和順知其可用，思以兵法部之，爲光復祖國用，立棄官入會，以義勇得衆心，名以大著。壬卯癸卯間（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有陸亞發者，廣西著名之遊勇頭領也，與和順素相莫逆，僉以其時清軍在桂兵力異常空虛，大可乘機而動，遂相約分頭舉事。亞發一舉而陷柳州，慶遠，思恩，鬱林各屬，紛紛響應。和順亦佔據南寧，梧州等屬，縣，以相犄角。清將蘇元春等望風而逃，清廷大爲震驚，特令粵督岑春煊以七省之兵臨之，懸賞十萬購陸王二人首級。復遣使招降，餌以祿位，均不爲動。相持兩載，卒以衆寡不敵，亞發死焉。甲辰（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和順率餘衆退至邕屬四塘墟，猶陣斬清幫統吳勝貴以示威，後知事無可爲，乃攜其姪阿福走香港，潛匿九龍光漢學校，由同志史古惑，伍漢持，李自重等庇護之。旋託其姪於李自重，使僱傭於金利源藥材行，遂避地越南西貢，賴堤岸僑商黃景南，李亦愚之助，得免於凍餒。乙巳（一九〇六年）冬孫總理自日本至西貢，將有事於兩粵邊防，和順謁之請益，卽加入同盟會，總理命隨至河內，同寓甘必大街六十一號，解衣推食，禮

遇至優。時總理行館偶乏僕役，各同志內衣或由總理親屬陳四姑親自洗濯，和順引爲不滿，見諸辭色，黃克強不能堪，語總理曰：先生以國士待和順，而和順不禮，盍稍抑之。總理曰：和順出身行伍，舉止粗豪，自所不免，吾爲國納賢，安可因細故與之計較。和順聞之，益爲感奮。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夏間，欽州三那鄉民劉恩裕等，憤清吏苛徵糖捐，聚衆抗官，粵督周馥派統領郭人漳標統趙聲各率兵赴欽彈壓，總理與黃克強以郭趙均屬革命黨員，認爲時機可乘，克強親蒞欽州，駐郭人漳軍中，更委任和順爲中華民國軍南軍都督，專任欽廉軍務，令隨胡毅至廉州，居趙聲營十餘日，由趙給與軍事委員任狀，遂易名張德馨，偕同志霍時安經靈家墟平銀渡至欽州府城，沿途防軍皆信爲政界委員張某，無有知其爲革命黨要人者。居府城一日，卽取道赴那桑，三那父老已派人遠接，時同志梁建葵、梁少廷先已奉命在三那各鄉組織民軍，預備發動，有槍數百枝，劉恩裕之姪顯明率數百人來會，聲勢頗盛。和順初與趙聲約，擬先率黨衆進取南寧，而趙以所部新軍自後尾追，相機暗助，倘得南寧後，攻取他處亦用此法，後以運動南寧清軍目的不達，始變更計劃。和順率黨衆來往三那附近，日謀伺隙而。抵平吉時，劉顯明因和順久無辦法，遽引所部散去，和順以糧食不給，乃率餘衆至板城墟就食，鄉民咸樂供給之。和順留三那數月，迄未得機發難，適駐防城清軍選長劉永德（輝廷）李之焜（輝堂）二人表示有意反正，乃決計在防城起事，派員赴越南向孫總理請示。總理以防城近白龍口，有海上接濟之利，深爲贊成，卽分電香港馮自甫及日本長崎營野長知，令僱

船將在日預購之軍械運至白龍港起岸，備革命軍取用。旋因從日本運械至欽州沿岸，須由河內香港二處輾轉傳遞消息，事實上必不能於最短期間做到，遂不得不改變原議，另覓相當地點爲接械之準備，（著者按總理略傳，謂是役接濟軍械之失敗，由於東京同志某等以明電通告香港中國日報，以致風聲外露所致，實不盡然。蓋運械至白龍港之計畫，經和順與萱野及著者三而詳細研究，認爲配置時間地點人員三者均有窒礙，同向總理提議作罷。故總理遂改將此項軍械撥給許雪秋應用，卽是歲九月由萱野親自乘輪運至惠州汕尾，因事折回之軍械是也。）和順以運動成熟，不能再延，卽於七月下旬率衆二百餘人，從三那之王光山襲取防城。二十七日開始攻擊。二十八日清軍駐防衛字營連長劉輝廷及團長唐浦殊率先響應，駐對河之連長李輝堂繼之，營軍入城，殺清知縣宋鼎元及其幕賓家屬等十九人，四處張貼中華民國軍南軍大都督王告示。卽日率部衆五百人向欽州府城進攻，欲襲取府城爲根據地，適連日大雨連綿，道路溼漉，有礙行軍，行一日夜始遶城外，遙見城上燈火密佈，知已有備，乃下令退卻，駐兵於距城二十里之地。黃克強在城內聞訊，商諸郭人漳，以出巡爲名，帶兵一連出與和順商議進行方法。克強述人漳意，謂城中有欽廉道王瑚及其所部多營爲梗，欲使和順督所部先進攻廣西，佔南寧後，人漳卽設計除王瑚以反正，並允助和順彈藥，以備進攻。和順不贊成此策，仍主攻城之議。克強不得已乃私約以夜間暗襲，屆時由克強帶兵開城接應。詎王瑚早聞郭部有通敵之報，是夜自領親軍巡城，嚴密設備，克強於夜半開城之計遂以不成。初三晚和順引兵至城外，

竟無接應，知事有中變，仍退駐原處。旋得克強密報，告以城中有備，不易下手，仍勸令進取南寧，和順以南寧向駐重兵，且乏內應，亦不易制勝。聞靈山縣城守衛察虛，大可乘隙而襲。於是改議進攻靈山，取道入桂，行三日而至南勞墟，沿途民團多攜械來投，有衆千餘人，惟槍械則不滿千。再行半日抵檀墟，距露山城十二里，城外有一山名六峯山，山下有橋曰環秀橋。相傳環秀二字乃一富戶美婢之名，遺有豔迹，鄉人皆能道之。橋距縣城約半里，和順預使該處間志陳凌初製竹梯三十具，備登城用。詎陳僅製備二具，殊不敷用，乃派精銳二百人先登，登者僅劉梅卿等數十人，後到者因梯拆而退。劉等在城內與防軍苦戰一日，傷亡頗衆。城外黨軍圍城不易下，乃退駐小山，次日有清兵千餘人從南鄉來援，黨軍一面攻城，一面分兵拒敵，劇戰三日，以彈藥告乏，始拔隊退卻。遂由滑石岡、鳳凰山、武厘、北通等處取道回三那。和順以一時無力進取，卽下令解散，並令梁建葵率一部精銳退入千萬大山，以備後圖，已則折回河內，向孫總理報告是役失敗之經過。總理對之慰勉有加，仍令擔任桂邊鎮南、平宜、水口三關之軍事活動。是歲十月初五日和順偕何海榮赴那模村，欲與桂邊憑祥土司李祐卿議奪取鎮南關事。抵文煙及那感墟時，法國兵驚疑爲日本偵探，兩次被逮，再三解說始免。迨至那橫，李祐卿所部遊勇與和順意見不合，拒絕合作。和順知無可爲，乃快挾歸河內，總理於是改派黃明堂、關人甫二人繼續進行鎮南關軍事，而使和順謀取水口關，以爲聲援。至是月二十七日，遂有革命軍佔領鎮南關礮台之舉。是役總理及黃克強等於奪取礮台後，均自河內親臨台上觀

揮，獨和順不預焉。卽以其與李祐卿所部不愜之故也。鎮關之役既敗，總理乃命黃克強率欽廉黨人及越南華僑從越邊進攻欽州，仍令王和順佐黃明堂關人甫畫攻取雲南河口，以甌昆明。戊申（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晚間黃明堂、關人甫、王和順率所部百餘人舉義於滇邊備防（卽河口），血戰一日，佔領山上礮台，誅殺清防務處督辦官王鎮邦，清兵六營盡降，全滇震動。四月初五日和順始督兵沿鐵路進攻，以後方供給不繼，遂屯駐鐵路七十八基羅之點不進。時黃克強方由欽州折回河內，奉總理電委爲國民軍雲南總司令，令統領大軍前進。初八抵河口，見軍專進行復多疲玩不振，而屯兵不進，尤誤戎機，乃力催明堂添兵助和順取昆明。明堂以米糧不足，意甚猶豫，乃派人至前敵約和順來會，共商進攻之策。和順亦以兵少彈缺爲慮。克強遂欲親率一軍襲取蒙自，而將士多不聽號令，乃知本身非有基本軍隊，不能指揮他軍，決計自回河內，擬徵集前在欽州舊部組織基本隊，購置盒子礮多挺，然後再赴前敵。及抵法屬老街，法兵以其貌似日人，遽逮捕之，後悉爲中國革命軍大將，則按照國際法，例當撥送出境。克強遂被法吏遣至新加坡，而革命軍失此導師，士氣爲之一挫。時明堂和順等屯兵不進，衆心漸懈，清廷乃調滇桂兩省之兵數萬人，實施大包圍戰略，和順在泥巴黑附近與清軍相持二十餘日，卒以子彈漸缺，不得已向河口撤退，繼以河內僑商黃隆生等解來米糧忽爲法官禁止通過，將有絕糧之虞。迫得將義軍宣佈解散。除令隊長何護廷馬大等率一部精銳退入桂邊外，明堂和順及將士六百餘人，先後由法官派輪護送至新坡安置。總理特命當地僑商陳楚

楠、張永福設法介紹諸士卒於各埠工廠礦場農園，使各安工業。和順由是息影南洋者三年。至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黃花岡一役之後，始回香港有所活動。是歲八月武昌革命軍起，粵中志士紛紛謀舉民應之。和順不求同盟會南方支部之助，獨日募集餉糧，在惠州發難，與清軍血戰於飛鵝嶺者七晝夜，卒於九月光復惠州。嗣廣州反正，遂率所部十七營暫師羊城，即當日號稱惠軍者是也。民元陳炯明繼胡漢民任粵都督，實行消滅民軍政策，和順不爲屈，遽率所部抗之，不敵出走。旋北遊燕京，欲飽覽天下形勢，袁世凱擬撥致爲己用，特以總統府軍事顧問銜兵擊討者，有中華革命軍及護國軍等等，和順亦組織義軍，以相策應。民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孫總理避至上海，和順乃赴梧州，與滇軍將領張開儒、楊希閔謀回師討逆。迨滇桂軍入粵，重開帥府，始解軍職。自是隱居羊石，口不言功者多載。民廿二以歷年感受山瘴，足痛疾，旋愈旋發。民二十卒以痼疾不治逝世，年六十有六。遺三子四女。妻劉守初亦同盟會員，以其夫身後蕭條，乃發刊華僑通訊社，賣文以自給。中央黨部以和順有功革命，特給恤款年金五百元，以六年爲限。余作聯挽之曰：「欽廉轉戰經旬，復揮河口義師，論功不說黃近午（京強別字）。清廷懸賞十萬，僅博得民國薄恤，當局何忘介子推。」

香港陳楊三家與革命黨

陳楊三家之名辭 陳楊三家者，香港富商陳席儒、陳廣虞、楊西巖三人之簡單稱謂也。二陳爲檀香山華僑大種植家陳芳之子，香山縣人，各得其父資產鉅萬，歸國後歷任香港德忌利士輪船公司買辦，在港商界中素以財雄見稱。楊西巖原名蔚彬，新會縣舉人，嘗任檀香山領事，少受乃祖遺下多量地產，有輪船碼頭曰楊泰興，月獲租值甚豐，時人僉以大地主名之。丙午（一九〇六年）春粵督岑春煊以武力收粵漢鐵路爲官有。陳氏昆仲及楊西巖三人以大股東資格，領導粵省及香港澳門各地股東開會反抗，陳楊三家之名辭，卽自此始。

陳楊三家與粵漢鐵路 丙午某月粵督岑春煊召集粵漢鐵路全體股東開大會於鐵路公司，派幕府洋務委員溫宗堯代表出席，宣布決將鐵路收歸官辦理由。各股東聞之大嘩。粵紳黎國廉（桂裴）遂代表多數股東起而反對，力言強收官辦之違法佔權。溫宗堯憤然大燒檯礮（粵語謂拍桌子爲燒檯礮），拂袖而去。岑督旋下令將聚眾抗官之股東代表黎國廉拘禁繫獄，粵人大爲反對。粵港及海外各報咸力助股東，措辭異常激昂。岑督復嚴禁粵中各報登載反對言論，違者封禁，港商陳席儒、陳廣虞、楊西巖均屬該路大股東，至是遂號召在港股東組織粵路股東維持路權會，函電向清政府極力抗爭，並派代表北上謁同鄉京官戴鴻慈、唐紹儀、伍廷芳等請求協

助。是會爭訟數年，所費不貲，僅電報及廣告等項已耗十數萬元，多由陳楊三家解囊相助。圖爲三家之謀主者，卽爲同盟會香港分會兼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陳楊三家之與革命黨人發生關係，亦在此時。

陳楊三家與革命黨 二陳之父陳芳與檀島希爐埠大畜牧家孫眉（德彰）素有交誼，孫眉卽孫總理長兄，故孫總理在香港澳門開業醫時，以世誼鄉誼之關係，與二陳頗有往還。陳少白於己亥（一八九八年）冬奉孫總理命返港發刊中國日報，由律師何啓富商李紀堂等介紹，漸與二陳結識。楊西巖與陳少白相交始於乙巳（一九〇五年）冬，蓋是時港商有阻止美國禁制華工苛約會之組織，西巖爲發起人之一，何啓與少白同任該會顧問，少白每事指導得宜，西巖極信任之。及爭路事起，陳楊等以少白雄才博學，奉爲導師，凡會中一切計畫莫不言聽計從，所有文電成出少白手筆。時中國日報已由荷理活道遷至德輔道，該報四樓社長室，無形中成爲爭路會事處。每次發出致清政府及各省疆吏電報輒千數百言，亦由少白紹介香港中國電報局譯員之同盟會同志梅縣人梁擴凡任之。中國報雖在香港發行，而銷路之暢達，則有賴於廣州。蓋其時港中商民多缺乏政治思想，於偏重政治之報紙，絕不措意。故中國報出版數年，銷於粵省及海外各埠者殆佔三分之二。迨粵路風潮發生，中國報及各港報均仗義執言，一致抨擊岑督之非理。岑督蒞粵之初，頗能勵精圖治，尤重視中國報，對於該報用人行政之批評，間有採納。及爲港報同聲反對，遂下令禁止港報入口，中國報亦不免焉。其於宣傳主義上之損失，殊非淺

解。

陳楊三家與中國報 先於癸卯（一九〇三年）某月中國報以維持困難，嘗與香港文裕堂印務公司合併，成爲文裕堂印務公司資產之一部。乙巳（一九〇五年）冬因攻擊保皇黨在美洲行騙事，被康有爲之女同璧在香港法院控文裕堂以毀謗名譽之罪，雙方涉訟多月，迄未解決。及丙午夏，文裕堂以營業不佳，有牽累中國報之虞，陳少白深以爲憂，陳楊等以中國報爲爭路事犧牲鉅，嘗語少白，謂倘報館爲訟事不能支持，彼等當合力斥資萬元以助，藉酬黨人協助彼等之勞等語。少白及馮自由等咸信之。及是年八月文裕堂果宣告破產，陳楊等雖於事前知之，而默無一言，少白竟束手無策。馮自由時任該報記者，以此舉關於民黨信譽絕鉅，乃求援於外舅李煜堂，賴其助力。事前以五千元向文裕堂購出中國報，始得免於拍賣。中國報既改組，同時遷於總輔道三百〇一號，馮自由繼任社長。同盟會同志以陳楊等貪言而肥，多懷不滿，至于未（一九〇七年）春革命黨謀在惠潮兩屬發動軍事，孫總理以經費缺乏，乃親書一函致陳楊三人，請合籌軍餉十萬元。該函乃由越南河內寄馮自由，令交少白相機辦理。詎少白得書後，謂陳楊等固非有心革命，向之籌款，徒傷感情，竟退回原函，不允代交。是年四月十一日潮州黃岡革命軍起，馮自由以義師需餉至急，遂將該函直接送交德忌利士輪船公司陳廣虞手收，并遣同志李紀堂訪陳探詢意見。廣虞竟對李聲言，革命黨起事爲妨礙商務，殊屬不智。如此次黃岡作亂，彼之輪船公司營業大受影響，卽爲明證等語。李以廣虞如此措辭，遂據以報告中國

報。同盟會諸同志以陳楊前既不踐協助中國報之約，已屬負義，此次既不助款，尤復公然反對，咸爲憤激。次日中國報即著有「民族與鐵路」一文，痛論「今日救國須以實行民族主義爲根本問題，根本既解決，則其他枝節可以迎刃而解。爭路事件不過枝節之一端，有志救國者應從根本設想」云云。孫總理初意陳楊三人必能輸財助餉，以濟義軍，至是始大失所望。

陳楊三家與陳少白 陳楊等抗爭粵路股權兩載，至岑春煊調任離粵，風潮始息。少白至戊甲（一九〇八年）某月，以計劃爭路之責從此息肩，乃向三家求踐前諾。首商諸陳廣虞，廣虞曰，吾兄弟對此絕無問題，君可先問西巖，西巖能助若干，吾兄弟即可照數相助。少白乃轉商西巖，西巖僅允助資一千元，少白慮廣虞以西巖爲例，私告廣虞，謂西巖允助二千元。廣虞曰，吾人前允酬君等萬元，以答歷年相助之勞，今西巖既允助資二千元，則餘數當由吾兄弟二人湊足此數。於是少白遂得陳楊等酬金實數九千元，卽以此款購置九龍牛池灣田產若干畝，闢建農場，並移家居焉。未幾，孫總理之兄眉以營業失敗，自檀島挈眷歸香港，少白乃假以農場一部，使自種植爲活。己酉（一九〇九年）冬革命黨謀使廣州新軍反正專機漸熟，孫眉擔任在其農場密縫製青天白日旗，備起義之需，事爲少白所知，慮招當地警吏干涉，於彼不利，遂強制孫眉，不許在其農場區域行險。孫眉不得已乃遷灣仔東海旁街七十六號四樓馮宅繼續縫製。是卽庚戌（一九一〇年）新正廣州新軍反正所用之青天白日旗也。越年孫眉以招收黨員事被放逐至廣州灣，其所借農場仍歸少白所有。

民國後之陳楊三家 陳氏昆仲席儒嘗留學美國，知識較乃弟爲開通，戊申冬清帝后逝世，港僑多不遵守所謂國喪，廣虞獨鬚髮、薙，白衣白冠以過市。民元後少白辭廣東外交司長歸職香港，與廣虞及李煜堂等創立粵航輪船公司，並充任該公司協理，即陳李等所薦用。少白所建九龍牛油灣樓宇及農場亦以善價售諸廣虞，即廣虞歷年大興土木之九龍別墅是也。席儒於民國後與陳炯明私交頗篤。民十一六月陳炯明、葉等據粵叛變，私委席爲廣東省長，在職數月，即隨炯明出走。席儒之子永善嘗中炯明委充粵兵工廠總辦，某年在港被人狙擊，彈留腹部數枚乃亡。楊西巖於辛亥粵省反正一役，嘗聯合港商多人輦金附義。民十一孫總理出兵北伐及民十二討陳復粵二役，更其任港地產處總辦變賣悉充餉糈，毀紆難，尤屬難能可貴。要而言之，陳楊等三人在辛亥以前，祇於陳少曰私人有相當關係，實未予革命黨以何種之助力。迨民國成，二陳亦僅向當局權要，虛與委蛇，未立寸功。獨西巖於民九始正式加入國民黨，自粵軍從漳州返席，以迄民十二孫總理重開府廣州，均踴躍輸，始終不懈，以視二陳之缺乏國事觀念相去遠矣。

新世紀主人張靜江

張，傑字靜江，浙江吳興人，上海張園主人之子也。父歿，分得遺產鉅萬，性豪俠，好施與，以體弱足蹙，不良於行。癸卯甲辰間（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孫寶琦任駐法國公使，靜江夤緣得充使館商務隨員，遂在上海巴黎間經營中國古董貿易，設一店曰通運公司，法人之有中國古董癖者，咸趨之若鶩，以是獲利甚豐。旅法數年，漸結識西歐無政府黨諸學者，獲聆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學說，因之思想銳進，立論怪特，隱然以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宣講師自任。時我國留歐學生之傾心革命與理者，大不乏人，以靜江身任使館隨員，而口操激論，疑爲別有作用，多未敢與之往還。某歲比國烈日城開博覽會，靜江隨清公使孫寶琦往觀，逢人必談革命，留比學生賀之才等對之尙懷戒心。乙巳（一九〇六年）夏，孫總理自紐約至巴黎，與留法、德、比、瑞諸國學生胡素柯、魏宸組、賀之才、史青、朱和中諸人發起中國同盟會，靜江猶未與焉。是歲某月靜江乘法輪赴某地，聞總理適乘同舟，乃趨謁總理，自道姓名，謂總理曰：「君非實行革命之孫某乎？聞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甚欲爲君之助，君如有謚，請隨時電知，余當悉力以應」。總理大喜，乃與之互約通電暗號，約定電文A B C D E之次序：A爲一萬元，B爲二萬元，C爲三萬元，D爲

四萬元，已爲五萬元。事後總理猶未敢深信初次相識之靜江能有求必應也。丙午（一九〇七年）冬間總理自南洋至東京，以經濟困乏，束手無策，一日語黃克強曰：「吾昔在法輪中邂逅一張姓友人，其人係供職巴黎清使館，而兼營古董業者，嘗告余至急需款時，可隨時致彼一電，彼必盡力相助，今姑發電一試。」克強聞爲使館人員，頗滋疑慮。及總理按址去電，數日後即有三萬佛郎從法匯到，一時東京同盟會本部爲之頓呈活氣。丁未（一九〇八年）夏間總理移居越南河內，以經營兩粵軍事需款，復電靜江以A字，更電以B字，兩次均如約匯到，數月後兩粵各地軍事之得以旋仆旋起者，靜江之力爲多焉。總理會命胡漢民代作書道謝，並詳述軍事經過。靜江覆書曰：「余深信君必能實行革命，故願盡力助君成此大業。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實無報告事實之必要；若凶報告事實而爲敵人所知，殊於事實進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進，即勝於作長信多多云云。」是年靜江與李煜瀛（真民）吳敬恆（燃）等已在巴黎發刊「新世紀報」，專提倡無政府主義，奇談異說。震驚一世，其資本多由靜江任之，我國人之言無政府主義者自茲始。新世紀出版後數月，靜江以事歸國，舟過香港，嘗登岸訪余於德輔道三百〇一號中國報館。丁未五月孫總理以同盟會香港機關部經營潮惠兩府軍事需款，令余電靜江求助，余遂致電上海福建路四百〇八號通運公司轉靜江乞款。距去電月餘，迄未得覆。是年六月十九日，靜江忽偕周伯年（名覺，浙江人，曾任監察院委員，民二十五身故。）到港，謂港地氣候溫暖，於其足疾適宜，特於此養病。余卽夕宴之於杏花樓，並引見李紀堂、胡漢民、

余育之等。靜江縱談所篤信之無政府與宗教無家庭等學說，論議生風，所談男女關係之界說，尤見天真。據謂「世人過分重視性的關係，最爲錯誤。蓋社會所以劃分男女關係，如此明顯，乃傳統的習慣使然，而種種罪惡卽緣是產生。此種習慣未嘗不可改革，譬如我們的手可握手禮，口可以行接吻禮，則性的關係又何嘗不可用以行禮乎？」此種思想，頗與瀏陽譚嗣同著仁學所說相似，世俗聞之，爲詫異不置矣。余又胡漢民復約晤靜江伯年於堅道七十號同盟會機關部，余知彼在歐尚未入會，乃請伊與伯年補行入會手續，兩人無異議。及見同盟會盟書有當天發誓字樣。靜江曰：「余爲無政府黨，不信有天，如許余不用「當天」二字，當可如命。」余與胡漢民乃破例許之，余時詢以曾否接到余一月前之函電。靜江愕然曰：「余得君電，卽由某西商銀行電匯君名收五千元，豈未收到乎？」余答曰：「無之」。靜江大異。余等遂約李紀堂同赴該行辦事房查詢。始知靜江所發英文「馮自由」三字爲浙江口音 Von Tsu Yao，銀行譯作黃聚祐，持以問中國報營業部，答以並無黃姓其人，而銀行遂以投遞不到寫書。靜江謂其過在於銀行，要求銀行補償延擱之利息，銀行固不允其究也。此款經余等交涉多次，至七月十三日始由金利源藥材行保證收回。靜江借寓香港黃泥涌蓮愉園兩月，乃返上海。庚戌（一九一一年）夏間余赴加拿大，舟過上海時嘗登陸訪之，而靜江已他適，僅獲見其夥伴周伯年而已。庚戌辛亥間陳其美、周澆游諸人屢圖在蘇浙各地舉義，所需餉械，以靜江籌措之力爲多。民國肇建，總理初擬提出靜江爲南京政府財政部長，靜江堅拒不就。癸丑（民二）八月南方討袁軍失

敗，翌年總理另創中華革命黨於東京，特邀靜江任中華革命黨財政部長，靜江毅然不辭，惟以宿疾不克東渡供職，概由次長廖仲凱用靜江印章代行職權，靜江不過問也。觀靜江爲人，自投身革命黨以來，祇盡義務而不問權利，三十餘年如一日，孫總理初遇之舟中，卽稱之曰奇人；及後更譽之曰革命聖人。就靜江生平言之，誠非虛譽。

記劉光漢變節始末

劉光漢原名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少聰慧好學，尤研精歷史掌故，文名藉甚。中癸卯（一九〇三年）科舉人。弱冠後，漸與革命黨人相往還，油然而萌光復漢族之志。甲辰（一九〇四年）秋冬間蔡元培、龔寶銓、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於上海，光漢以蔡元培之介入會。是年冬俄人進兵東三省，全國騷然，蔡氏乃與光漢發起「俄事警聞」，日以危言，警惕國人。旋改名「警鐘日報」，隱然以繼承革命系統之「蘇報」及「國民日日報」自任。且延林獬及陳法病、汪允中、林宗素爲編輯。出版數月，因辱詈德人，德領事遂邀集各國領事封禁報館，且欲逮治光漢。警鐘日報由是停刊。光漢乃匿居於浙江平湖大俠熊嘉熊家。時教方創設溫台會館，爲浙西黨人之交通機關，因光漢來投，引爲臂助，頗資得力。光漢寓嘉熊處半年，因安徽友人之招，乃往蕪湖。歷任安徽公學、皖江中學、赭山學堂各校教職，與張通典、蘇曼殊、范光啓諸人同事。復爲上海「國粹學報」撰述，專提倡民族主義，影響教育界甚巨。及丙午（一九〇六年）六月，章太炎以蘇報案期滿出獄，東京「民報」推章爲總編輯。光漢聞之，遂於丁未（一九〇七年）正月偕其妻何震及姻弟汪公權蒞日本，均加入同盟會。光漢且在民報撰述，署名章裔。時梁啓超方在「新民叢報」大發揮「滿洲本爲明朝藩屬，中國亡於滿洲絕非亡國」之

說。光漢乃條舉史事，爲文數萬言以駁斥之。義正辭嚴，深爲海內外稱賞。光漢未婦時與章太炎、蘇曼殊同居，漸與日本社會黨之急激派北輝次郎、和田三郎等遊，遂心醉社會主義。尋發刊「天義報月刊」，極力鼓吹社會主義學說，是爲我國人發刊社會主義機關報之嚆矢。其妻何震，極提倡父母姓並重之說，自號其姓名曰何殷震。光漢復介紹日人北輝和田二人爲同盟會員，欲援引二人任同盟會幹事，以庶務幹事劉揆一反對而止。光漢心術所提議改組同盟會奪奪幹部職權之策不成，漸有異志。會是時清吏肅王善耆、鐵良、端方等鑒於徐錫麟之暗殺，咸有戒心。各自設法向黨人施展金錢政束，使爲己用。肅王首羅致皖省黨員程家樞，遣至東京，願貢獻萬金於同盟會本部，以盡友誼。聲明絕無條件。劉揆一等以渴不飲盜泉拒之。端方亦授意敗類學生多人從中作祟，或伺隙離間，或用金錢賈收。黨人之意志薄弱者，間爲所愚。光漢之婦何震及其姻弟汪公權，其人也。向汪不獨從此入於偵探一流，且形同夫婦，宣言公公妻不諱。適光漢因事與章太炎、陶成章等大起衝突，又以勾結日人謀奪黨權，不理人口，何汪等乘之，日夜慫恿光漢，使入官場，以圖報復。光漢外恨黨人，內懼艷妻，遂不得不挺而走險，始真爲汪督端方之偵探矣。戊申（一九〇八年）冬光漢偕何震汪公權歸上海，亟欲立功自見。初聞陶成章自南洋返國。以陶名列徐錫麟案通緝之列，日與兩江督標中軍官米占元往各碼頭查探成章行蹤。久之不得，無以復端方之命，意甚焦灼。己酉（一九〇九年）夏黨人陳其美、張恭、王金發等日集江浙兩省同志計畫大舉，以上海馬霍路德福里爲機關。時光漢逆迹尙未顯

者，故開會時常獲列席，衆咸不之疑。因將黨人開會詳情密告端方，端方乃命上海道向租界當局交涉，即派警吏查抄黨人機關。陳其美適外出，周淡游、褚輔成易工人服裝混脫，僅張恭一人被捕解送南京。黨人大舉計畫因而事洩中止。王金發偵爲光漢所爲，怒挾鎗勸之，責其變節賣友，將處以死刑。光漢跪地乞命，謂必以一己生命保全張恭。恭因得移禁上元獄，待不死。光漢由是不敢再至上海。汪公權以爲無慮，仍時至上海偵探黨人舉動，卒爲王金發鎗斃示儆，聞者快之。案發後，金發借其友一人亡命香港，訪馮自由求庇。馮乃出之於灣仔東海旁街七十六號四樓自宅，此已酉冬間之事也。辛亥革命，民國成立，光漢深恐黨人追究前罪，閉門不出。民黨亦無與往還者。民四袁世凱自謀稱帝，袁克定、梁士詒等獻策，主張羅致失意無行之老革命黨人，許以厚利，使之上書勸進，庶收舉國人心一致擁戴之實效。袁聽其議。時光漢已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潦倒半生，受命之下，如膺丸錫。故洪憲籌安會六君其中，光漢與湖南李燮和、胡瑛，安徽孫毓筠四人皆同盟會員，獨光漢於民元前三年曾一度變節耳。洪憲既敗，光漢仍掌北京大學教席如故。近年以病逝世，身後如何，黨人故舊無知之者。詒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劉光漢之痛再，殆楊雄華歆之流亞歟！

光復軍司令李燮和

李柱中字燮和，湖南安化縣人。少有大志，沈毅寡言，不尙空論，喜與祕密黨遊，甲辰（一九〇四年）黃克強、劉揆一、馬福益等在湘省組織華興會革命機關，謀於是年九月在長沙、岳州、衡州、寶慶、常德等處，分五路大舉。燮和爲黃克強所設長沙明德學堂學生，亦華興會會員，因得參與機密，分任重要職務。及黃等預定於清那拉后萬壽日轟炸塔城萬壽宮，擊殺全省文武官吏之計畫。先期事洩，黨人紛紛出亡，燮和與焉。乙巳（一九〇五年）東京同盟會成立未久，燮和亦東渡留學，遂由黃克強介紹入會。丙午（一九〇六年）冬湖南瀏陽、江西萍鄉等處哥老會首領姜守旦、龔春台等猝然舉兵，攻佔瀏陽、醴陵、萍鄉數縣，聲勢浩大。清廷震驚，特令湘、鄂、贛、蘇四省派兵會攻。留東同盟會員得訊，先後回國欲投義師者，頗不乏人。燮和其一也。

燮和歸抵上海，聞萍瀏黨軍已一蹶不振，而漢口革命機關之日知會主任劉敬菴等亦被捕繫獄，知湘鄂事無可爲，乃改途赴香港，欲謁黃克強面商捲土重來之策。時黃克強已往東京，燮和居香港中國日報兩月，專候黃面以定進止。同寓中國日報三樓者，尙有潮州同志許雪秋之子國人，年各不滿十歲，蓋許是時適赴南洋籌餉以供潮汕起事之需。潑行，以其四子托余照料。

余故同歎之於中國日報也。變和株守無聊，乃日與許氏四子作捉迷藏之戲，見者爲之捧腹。無何，黃克強報書，謂暫不能離日，囑變和自取途徑。變和以湘鄂督撫通緝黨人名單已各在在列，不便再入內地活動，爰求計於余。會南洋荷屬同志李天鄰、曾連慶等有托余物色學校教習之舉，余遂以變和應之。變和在文島濱港中華學堂及雙溪烈埠啓智學堂設教三載，成績斐然，深得華僑信仰。丁未（一九〇七年）冬陶成章至南洋，欲向華僑募款在江浙二省起事，同盟會幹部以黨章不許私人向會員籌餉，力阻其議。陶大憤，乃藉口幹部措置失當，另用光復會名義自行募捐，復遍遊荷屬羣島，大倡光復會。變和與失意黨人許雪秋、陳芸生及僑商會選慶、蔣報禮諸人紛然和之，駁駁有取同盟會而代之之勢。戊申（一九〇八年）三月雲南河口革命軍起事，汪精衛、鄧子瑜奉孫總理命往荷屬籌餉，至文島時，因大受光復會員反對，無功而返；卽以不得變和之助力所致也。庚戌（一九一〇年）冬黃克強至南洋籌措廣州起義軍餉，以荷屬各教員變和及陳方度等多屬湘籍同鄉，且與已感情密切，遂力勸捐除意見，同任艱巨。變和等欣然從之。是役荷屬同志共募款三萬餘元，變和與有方焉。未幾陳方度回國，與柳聘儂、黃一歐、胡國樑等同入廣州巡警教練所作學生，冀可充內應。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廣州之大舉失敗，同志死者甚多，惟方度等幸皆出險。不久變和亦回國，在上海專事聯絡駐吳淞上海等處之湘籍防軍，期於他省事發時勃起反正。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駐滬黨人亟圖援應，變和與陳其美各分途進取，變和所運動之防

營，尤爲得力。九月十三日，其美先率民軍，殲冒險攻江甯製造局，爲清軍所擒，鎮守一夜，變和聞警，乃令所預約之防營管帶陳漢欽率所部立即發動，出其美於險，旋組織滬軍都督府。各防軍初推變和爲都督，陳漢欽爲上海總司令。後以變和與其美意見不合，紳商各界多屬意其美。陳漢欽從中排解，力勸變和退讓，以免內鬩。時駐吳淞粵軍濟字營早受變和約束，亦同日反正。變和乃讓都督於其美，自領所部移駐吳淞，另設軍政分府，稱吳淞都督，專改稱光復軍司令。及民元南京政府成立，變和遂辭職引退，由是閉戶閒居，不復與聞政事。

民四秋，袁世凱決計改民主制爲帝制，召集總統府及參議院各親信，商討改變團體進行程序。梁士詒、袁克定、楊度等獻策，謂宜賄買當今失意窮困之老革命黨員，使之上書勸進，以表示舉國一致擁戴之公意。楊度復推薦變和及胡瑛二人，謂李胡皆嘗奔走革命，建立殊勳，現俱潦倒窮乏，不得志於民黨，彼與有鄉誼友誼之關係，可以引爲我用等語。於是百楊發此籌安會，以厚利許給變和及胡瑛、劉師培、孫毓筠、嚴復諸人，使署名請願帝制。變和於辛亥上海護督一役，原非出自本願，解職後閒居附載，尤鬱鬱焉歎，至是遂爲楊度甘言所誘，先列名爲籌安會六發起人之一。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籌死，帝制瓦解，變和憶見故人，自是蟠伏家園，謝絕世事。數載後以病逝世，海內故舊，無有知其民五以後狀況者。

章太炎於中華民國開國革命史序文評變和曰：「自你錫麟死，光復會未有達者，李變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員耳，而能復振其業，返比滬海，與湘軍伐者相結，江甯製造局之役，事敗

氣燄，乃以數百人宵突其門而舉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則李燮和爲之也。又曰：「綜觀開國以來十餘年中，贊帝制，背民國，延外患，參賄選，及諸背義賣友之事，革命黨之不肖者皆優爲之，獨復辟事不與，則事前訓練之功猶不可沒」云云。若燮和者，屢參義舉，功成不居，迨貧無立錫，始謁顏附袁自污，爲天下笑，其亦可謂革命黨之不肖者歟！

（編者按：陳方度、黃一歐、柳聘儂、胡國樑皆由湘籍同志龔超（敬夫）託其戚張通典（伯純）荐與巡警教練所長夏壽華者，張謂此輩均爲湘人，可收作學生。夏與張不但亦皆爲湘籍，且夏以張爲巡警道王秉必之文案，可藉以自固，故允之。事敗後，巡警道有囑張備文疵拿龔之手條置於張之辦公桌上，適張未查，爲龔所見，龔將手條藏於桌上所覆之氈毯下，卽由巡警道署後門至巡警教練所，告知陳、黃、柳、胡促其速逃，龔本人亦隨往。）

民國前之李登同

李福林字登同，粵之番禺大塘鄉人。民國前，人皆知其綽號燈筒，而莫有知其名福林者。燈筒二字亦以其好手持燈筒而稱之，厥後乃就俗稱之燈筒二字易爲登同，因以爲號焉。性任俠，好抱不平，清末羊城附近南番順各縣多盜，剽掠以外，尤嗜械鬥，大塘鄉爲衆鄉淵藪，鄉人以登同得物不歸私有，且分配公平，咸奉爲頭領。大塘鄰近各鄉有失物者，登同輒以價，頗有路不拾遺之風。每遇糾紛，大事發生，登同恆指定聚之地點，召集各縣頭領赴會，各處頭領見其信號，莫不惟命是聽。乙巳丙午間（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清廷命岑春煊督粵，岑治盜嚴，各縣綠林魁首多奔南洋避之，登同與其族弟李菱與焉。時革命黨人方以收編登同會黨綠林爲起事方略之一。如乙未（一八九五年）重陽廣州一役之大礮梁、李杞候、艾泉等，庚子（一九〇〇年）閏八月惠州三洲田一役之黃福、黃耀廷、江恭喜等，壬寅（一九〇二年）除夕廣州一役之曾捷卿、劉、嬌等，甲辰（一九〇四年）九月長之馬福益、何少卿等，丁未（一九〇七年）四月潮州黃岡一役之余丑、陳湧波、余通等，皆當地有名之會黨綠林也。丁未孫總理歷遊英屬馬來羣島及法屬越南，是歲十月廣州鎮門關一役前後，登同攜偕譚義、黎廣、李菱、蒞越南海防，獲交僑 劉岐山、甄壁等。由劉甄等紹介加入同盟會，並引見總理，請示教

國方略，願於革命黨在廣州發難時，號召綠林數千人，借械鬥爲名，集中於附城各鄉伺機響應。總理違其議，令於歸粵時與粵港諸同志協商進行，並專函紹介與余及朱執信、胡毅生諸人相見。未幾，登同及譚義、黎廣、李菱等由南洋至香港，持總理介函訪余於中國日報社，余款之於杏花樓，相與約定聯絡方法。即以登同族人在羊城所設菲菜欄新和號及南關旁街泉馨茶樓，河南大塘鄉萬馨茶樓三處爲通信地點。時余方主持粵中黨務軍務，各種軍械均由余設法保藏，因贈登同以駁壳鎗一枝。登同謂攜帶不便，容俟歸鄉後乃派人來取，一月後吳遣族人借其妾至港領取，蓋爲安全計，特將駁壳機件拆開，而裹諸婦人身上，可免偵者耳目也。登同得鎗大喜，語胡毅生云：「某次各江綠林大會，各出其武器相示，獨陸蘭清有駁壳鎗一枝，稱爲全省第一。此後當不使阿蘭專美於前」云云。其又黨人中時至大塘鄉與登同往還者，有胡毅生、朱執信、李文範、徐宗漢數人。某日登同族弟李菱以號書鬚髮者忽蒞港訪余，狀極狼狽，據稱適攜妾來港擬赴南洋，登時保良局巡差謂其來歷不明，遽將其妾拘去，特請余助等語。余遂親詣保良局爲之保釋，幸後粵報載李菱在大塘鄉被清兵捕獲鎗決，蓋清兵偽裝花轎迎親，誘鄉民往觀，李菱不知其計，竟爲所擒云。己酉六月廿九年，粵黃克強趙燾等謀運動廣州新軍反正，預定凱悅映典統領新軍二標起事，而登同則率眷鄉綠林在外響應。因綠林多有鎗之彈，故特使李海雲携款駐大塘爲專任購彈事，復以女黨員徐宗漢往來傳遞消息，各種籌備日臻成熟。詎是役竟因少數新軍於除夜鬧事，映倪典統領缺乏鎗彈之新軍猝然舉義，兵敗身

殉。登河以事起倉卒，無法接應，爲之扼腕不置。庚戌（一九一〇年）冬，孫總理黃克強、趙聲、胡漢民等召集華僑同志在新加坡開會，決議募款在廣州再圖大舉。登河時在南洋，亦與其盛。辛亥三月廣州黃花崗一役，登河與其族人李雍、李湛、李伍、李田等原擔任率領番禺各鄉民軍，齊集大沙地附近，以爲城中義軍之響應。詎事前因得革命軍聯絡員告以決定改期，遂不果行。及是歲八月武昌革命軍興，各省相繼反正。清吏張鳴岐、龍濟光等猶負隅自固，登河乃號召舟部組織民軍，與南海陸鎮、三水陸蘭清、順德譚毅、會師廣州，卽所謂福軍是也。民元年八月，秦巡遊各省稽查革命動靜，至廣州時嘗詣河南海幢寺福軍司令部訪登，同敘舊，則距其未初見時已六年矣。

廣東戲劇家與革命運動

廣東號稱革命策源地，世人咸歸功於新學警報之宣傳，然劇本之激浪鼓譟，維新誌士之現身說法，亦豈有大力焉。在庚子年（一八九九）拳亂以前，粵中風氣尚極閉塞，壯夫健婦，雖維新變法者，寥落如晨星。及庚子以後，清廷辱國喪師之罪，舉國詞憤，民智因而大開，有志之士，主張非實行革命排滿，不足以救世者，續紛並起，或期以報紙鼓吹，或則藉演說唱導，然皆未能深入民間，使種族思想普遍於各級社會，以收實效。職是之故，志革命主義之香港各報，遂有編撰戲曲唱本以引人及勝之舉。最先發起者為己亥年（一九〇〇）二月出版世稱革命元祖之中國日報，該報前在附刊之旬報增刊「鼓吹鑼」一門，由楊肖歐、黃魯逸、黃魯記著撰，作戲曲歌謠，或諷刺時政得失，或稱頌愛國英雄，甚諧雜出，感入至深。其後在香港出版者，有世界公報、廣東報、有所謂報、東方報、少年報等，在廣州出版者，有時事畫報、羣報、國民報、人權報、南越報、平民報、天民報、中原報、齊民報等，均淫詼劇歌謠一門，其旨趣或作風略與中國報相彷彿。此外香港廣州保守派各報，以俗尚所趨，亦多踵而效之。歌唱之風，在盛極一時。甲辰乙巳間（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有陸軍學生前輩程宇儀者，在陶模督粵時代，與鍾永建同辦陸軍學堂，夙有志於社會教育，時方賦閒家居，與與中會員陳少白、李紀堂等過從

甚盛，以其時民衆識字者寡，徒恃文字宣傳，實難普遍收效。於是建議創設戲劇學校，編製各種愛國劇本，招收幼童，授以相當教育，俟其學業有成，乃使出而實行表演。如是方可以掃除優伶平時不良之習慣，一新世人之耳目。陳李深體其議，陳允襄助編製劇本，李願捐助巨資以爲之倡，定名「采南」歌戲班。訓育一年始成，乙巳冬在各鄉市及香港、澳門等處開演。所排新劇頗博世人好評，實開粵省劇界革命之先聲。惜乎創設不及二載，而資本已折閱無餘。此幼童劇團遂不得已宣布解散，有志者咸爲扼腕。未幾復有香港各報記者黃魯逸、黃軒霄、歐博明、盧騷魂、黃世仲、李孟哲、盧博郎諸人組織「優天社」於澳門，各欲親身粉墨登場，爲社會現身說法，以棉力弗繼，未及出演，數月而散。黃魯逸志不少懈，更邀黃軒霄、陳鐵軍等組織「優天」劇團，慘淡經營，歷一載餘始克出世，是爲新時志士獻身舞台之嚆矢。粵人通稱新劇曰志士班。示與舊式戲班有別。該班出演數載，戒績斐然，可觀明時亦因事出艱。戒甲年（一九〇六）陳鐵軍又組織一社，名振天聲，所編劇本多偏重推翻專制，及暴露滿虜虐政，時遭地方官吏之干涉，以當日民氣日強，官吏有所畏憚，倖免於禍。是歲十月清光緒帝母子相繼逝世。清制國喪期內禁止演劇，該班乃藉賑災募款爲名，遠赴南洋諸埠遊歷演唱。所編諸戲本，名爲勸人禁煙禁賭，實則暗中宣傳革革，於南洋華僑民智之啓導，厥功非鮮。自乙巳迄己酉之四五年間，文經報界之熱心鼓吹，及志士之現身說法，其影響所及，遂使在舊式戲班之諸名伶，亦漸有排演愛國新劇之傾向。就中最有力者爲人壽年班主角梁項三（蛇王蘇）豆皮

梅、新白菜等所演「岳飛報國仇」一劇。梁垣三飾宋徽宗后，豆皮梅飾李若冰，新白菜飾岳飛，均能表揚忠義，喚起一般遺民之民族觀念，其收效之速，較新劇團之宣傳更有過無不及。中國日報嘗贈梁垣三等以「石破天驚」橫幃，用旌其功也。洵非虛譽。同時廣州、香港、澳門各地志士組織新劇團者，有陳俊朋等之現身說法社，李德興等之移風社，梁俠儂等之現身說法台，分道揚鑣，一時稱盛。振天聲社自南洋返香港，乃與現身說法社合併，易名曰振南天，未幾又解散。庚戌（一九〇八年）後振天聲社諸同志得陳少伯之助，另組「白話配景新劇社」，剔除舊套，眼界一新，極受社會欣賞，是為白話配景劇之濫觴。繼起者復有「珠璣幻景」及「清平樂」、「天人觀社」諸社，均屬新劇團之錚錚者。此種劇團咸對舊官僚梅嬉笑怒罵之能事，卒能引起人心趨向於革命排滿之大道。及辛亥革命軍起，諸劇員躬身參與義舉者尤不乏人，是更由演劇之舞台工作，進而為實行工作矣。茲就各新劇團之歷史及人物依次述之：

(一) 採南歌：此劇團原名天演公司，地點設於廣州河南海幢寺諸天閣，發起人為程子儀、李紀堂、陳少伯、粵中富紳黎獨廉、鍾仲珏、鍾錫璜、潘珮瑜等多出資贊助之。資本共三萬元。公司先設戲劇學校，招收十二齡至十六齡幼童八十人，授以普通教育，其次乃授以戲劇常識。所編劇本，如地府革命、黃帝征蚩尤、六國朝宗、文天祥殉國、俠男兒、兒女英雄等等，或破除迷信，或刺諷時政，或揚忠義，或排斥異族，均為有益世道入心之作。開設二載，以資本折閱淨盡，因而閉歇。所訓育人材頗為鼎盛，諸童伶於解散後，多改就舊式戲班，無有能

記憶本身劇團之如何宗旨矣。其後舊式戲班之名角，如李元亨、戴謙吉、利慶紅、揚州家、賽子龍、余秋耀、觀榮、大眼鏡、新麗湘、馮公存諸人，皆采歌栽培之弟子也。

(二)優天影 此劇團為報界志士黃魯逸、黃軒霄等所組織，初名優天社，設於澳門，數月後因經濟不支解散，未幾復活，更名優天影社，開演後大受世人歡迎。演員中以姜雲俠、鄭君可為最著名。所排演劇本，最得人欣賞者為火燒沙頭一劇，劇中首引清吏殺女俠秋瑾三事為導線，頗足發人深省。此外如崇獄紅蓮、夢後鐘等劇，均寓戒除煙賭之深意，於移風易俗，至有裨益。此劇團關係人物，僅就余記憶力所及，述載如下：

第一屆社員錄：黃魯逸、黃軒霄、黃叔允、鄭友廉、鄭笏臣、梁松之、陳鐵五、陳鐵軍、梁俠儂、李一天、劉少榮、葉瑩堂、黃世仲、歐博明、盧顯魂、李孟賢、盧博郎、龐一鳳、衛滄海、劉漢在、吳仁甫、何侶俠。

第二屆社員錄：黃魯逸、黃軒霄、姜雲俠、鄭君可、鄭鐵軍、龐一鳳、徐懋乾、黃伯強、李丹、梁松之、龍笏臣、鄭友廉、葉瑩堂、何少榮、區博明。

(三)振天聲 優天影社解散後，一部份社員陳鐵軍等於戊申年另組「振天聲」劇團以繼之，社址設於廣州荔枝灣彭園。所排劇本，有熊飛（明末抗清之英雄東莞人）起義、八博沙、擊秦、剃頭痛、填婢報等劇。就中以剃頭痛一劇，為最能動人觀聽，嘗惹起清吏之嫉，置于沙蓋一極有興味之滑稽歷史劇也。清初某遺民詩云：「聞道頭堪剃，誰人不剃頭！有頭者要剃。」

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的。請看剃者，人亦剃其頭！此詩編入劇本唱白之內，可謂大膽絕倫。出演數月後，忽值清廷帝后同時死亡。清制國喪例禁演戲，陳鐵軍乃商諸陳少白，請其代向香港籌賑八水災公所建議，願率全體演員同往南洋各埠，為該公所籌款賑災。一為災民請命，二則暗中向華僑宣傳革命，陳少白力助其成，遂由該公所選派黃詠台帶領振天聲劇團南遊諸埠，所至各地，備受僑胞歡迎。抵新加坡時，祠謁孫總理於晚晴園，其有未加入同盟者，一律奉手宣誓，孫總理勸至，諸人益為感奮。事為保皇會機關之總報所聞，遂著論反對該劇團之籌賑水災，謂該團員盡革命分子，華僑捐款賑災，即無異贊助反大逆。革命黨之中輿報因是與之肇戰經月，南洋華僑對革命之認識，由此愈深，至今新加坡華僑前同盟會分會長陳楚楠尚保藏民元四年前振天聲戲券一紙，誠一碩果僅存之紀念品也。該社社員錄如下：

陳鐵軍、陳鐵五、盧我讓、陳有全、黃叔允、黃少允、鞠春白、彭瀛漁、何侶俠、衛滄海、經俠鵬、李一天、吳仁甫、劉漢在、梁煥熙、張志賢、張恨民、區壽山、黃詠台。

(四)現身說法社 此劇團為陳俊朋等所組織，社址設於香港，成立未久即與振天聲合併，易名振南天。其社員錄載如下：

陳俊朋、黃子覺、黃志縉、謝持久、駱鐵蒼、胡可為、胡孝思、劉俠民、謝沃波、黃自立、鄭校之、蔡忠信、陳廷亞、呂少初、韋勤。

(五) 移風社 此劇團設於廣州市河南。發起人爲李德興等。成立未久，旋即解散，故效果不著。其社員錄如下：

李德馨、梁醒公、李瑞莊、李鐵漢、雷漱石、鄭拔初、李少帆、廖十五、周少保、陳鋼軍、范志揚。

(六) 現身法台 此劇團發起人爲梁俠儂，社址設於番禺花埭，成立久暫及社員姓名不詳。

(七) 振南天 振天聲劇團自南洋歸香港，以保皇黨會向清吏告密，謂該團在南洋鼓動革命仇滿，故不能再在內地立足，因而宣布解散，旋與現身說法社合作，更名曰振南天，未幾亦解散。

(八) 振天聲白話劇社 辛亥春陳少白、黃詠治等以振天聲社解散後，諸同好不可無所寄託，遂由陳少白向香港富商陳庚如商借一千元，另創白話配景新劇，粵省之有白話劇自茲始。初由陳少白手編自由花，賸世界，父之過，愚也直諸劇，情文絕佳，觀者嘆爲空前之作。繼起者更有琳瑯幻境，清平樂，天人觀社等等，可與振天聲先後媲美。民國以後，諸劇社先後解散，惟琳瑯幻境巍然獨存，歷久不衰。該社社員胡津霖等之毅力，有足多者，除振天聲社員外，他社人物未能詳悉，錄載如下：

黃詠治、梁少偉、盧我讓、張恨民、陳甦亞、梁秀初、何侶俠、羅谷甫、衛滄海、衛漢鐵、何少俠、劉漢在、歐壽山、胡孝思、邱錫源。

緬甸華僑與中國革命

華僑教育與新舊思想

華僑之居緬甸者，以仰光一埠爲最衆，數約貳千人。聞籍漳泉人居首，廣東次之，而風氣之開則遠在南洋英荷兩屬之後。癸卯年（一九〇三）冬，始有閩人林國軍與陳金柱誠語，陳甘泉、莊銀安、徐贊周諸人創辦中華義學於仰光夫埠，是爲緬僑興學之濫觴。此校至甲辰年（一九〇四）始開課，學生僅六十餘人耳。同時莊銀安、徐贊周、陳甘泉三人另設一益商夜學，以利僑胞之甘閒不暇攻讀者，中華義學至乙巳年（一九〇五）春添授英文課程，日見發達，學額增至百二十餘人。是時康有爲方由印度蒞緬，以解救清光緒帝舉行新政，號召僑商受惑者大不乏人，相與設置保皇會於五十尺路，康以莊銀安在僑商中負重望，遂親訪銀安備致推崇，擬延爲仰光保皇會長。銀安初以康爲熱心愛國，遂亦虛與委蛇，獨陳甘泉至張革命排滿最力，謂康歷年偽造衣帶詔以欺騙僑胞，美溯南洋各地華人多已深悔入彀，登報脫黨，吾等胡爲此時甘心墮其陷阱。因是僑商中仍分爲保皇與非保皇二派，除陳甘泉、徐贊周二三人外，尚無人敢昌言革命也。是歲春間湘人秦力山力山事略載革命逸史者集第廿五頁）自香港蒞星洲，欲在南洋各埠大鼓吹革命，聞緬甸華僑風氣閉塞，遂以閩人秦竹癡之介，於五月初五日舟

既仰光寓嶺甘泉宅，始相見，如故。引之。銀安，歷遞康梁棍騙華僑及己身與唐式常陸庚子
年（一九〇〇）漢口一役失敗之經過。銀安如太學初醒，事據宣佈與保皇會脫關係，其後康徒
以黨勢潰散，計不得逞，乃強中銀安為叛徒，職是故也。時陳嘉莊、徐等贊請力由重修中華
義學堂，稱為民族主義教育。力山乃為該學撰序文，凡二千餘言，其結論曰：「創作每生於感
情，感觸則生刺激。刺激者，即母來之惡現象是也。感觸者，即純惡現象而有所難堪者也。
諸君以故國之淪亡，受激而刺，刺激之情動於中，痛楚自已，而此之義學，類以成算，則吾友有以
為諸君違者焉。夫刺激有生自歷史者，有隸自地理上者。仰光歷史，上吾人之刺激為何，則中國
民族史，詳編大書而痛書之。曰：永懷帝徽，精義遠而承緬甸。又曰：三桂弑帝，蓋即吾漢民族三
千餘年古國之始，始見滅是已。仰光地理，上吾人之刺激為何，曰：此即英國解繫中國腹，揚揚孟江流
域，北根據地是也。不識黨事諸君，觀過去而察將來，其將何異離離初學，蓋使此學校立於太平
印度南洋之風濤簸蕩中，而有以挽神州之陸沉耶。云云。該校董專願為感動，因有新舊兩派
之分，步乘幾劫，以星洲同志陳楚楠等為領袖，旋有清政府所派總辦員薩君陸奉命到緬，宣傳滿
清德政，擬將中華義學改稱中華學校，願負責向北京學部領取每年助學金若干，各董均囑於利
祿，竟從其請，贊周、甘泉、銀安數人抗爭無效，乃與該校脫離關係，另將所設益商夜學改
組為日學。歷聘國內學者陳仲赫、曾瑋清、陳允洛等到仰主持學務，是校提倡國民教育，歷久弗
衰。辛亥光復後，改名共和學校。僑商中先後由該校畢業而出服務社會者，實繁有徒。如殷商張

耀琪、雷太聲、陳瑞璧諸人其尤著者也。

秦力山與仰光新報

仰光新報設於緬甸仰光大埠勒達街二十號。其股東新舊不一，至爲複雜，故報社毫無宗旨。莊銀安初任是報經理，以主筆政者不得其人，且動輒受股東制肘，故不能有鮮明主張，特一保守式之報紙而已。秦力山初至仰光時，見該報形式腐敗，遂向銀安痛言革新。該報言論之必要，並願代撰論文，以喚起一般僑胞之迷夢。銀安乃爲介紹於該報編輯。力山因著革命箴言二十四章，凡六萬餘言，寄出後，各埠人士，風動之時。據力山於乙巳六月二十日自滇邊致星洲圖南報陳楚楠書略云：「頃著有說革命一書，已寄贈仰報。該報但銷數千份，此書若在貴報重登，或得照郵書一例能翻刻成本送人尤妙也。（其有六七萬字）惟此書成於十三日之內，以弟先欲入刑恐趕不及，多有理論未完全之處。將來公如肯俯就災梨，望囑詩耀兩兄爲之校斧，或於同胞之條理與理論，均不無小補，弟因郵書徒專謾罵而不言理，故不得已而有此作也。書中駁詰康黨之處甚多，可一懲其煩蝕。孫君逸仙自巴黎來信言，六月過星，約相待一晷，惜弟已出緬甸矣。」等語。先是力山離仰光後未久，有滇邊平崖主司牙安仁與遊印度途經緬甸，與僑商丘仁恩相識，見其譏吐不凡，有志仇滿，爰介見銀安，贊周、甘泉諸人，各傾吐心腹，引爲知己。安仁歸時慨然以舉兵滇邊爲己任，並以物色人材相托。及力山二次到仰，徐、陳、莊等遂介紹力山入滇爲安仁助。力山素有志聯絡滇人反清，聞之太喜，遂於是歲

夏秋間如緬甸新都滿得禮埠，與寓該處之滇省志士李瑞伯結識。居數日，再進緬邊蜡屏投滇人張石泉處。石泉時任該地英官譯員，富有民族思想，與力山尤爲莫逆。因有蘭譜之盟。力山寓蜡屏多日，嘗賦詩詞多章，所著革命箴言全文即成於此時，是文僅刊至十六章，卽爲該報之頑固派董事所反對，竟將餘稿入章強行燬滅，讀者莫不引爲憾事。然其效力實是造成後來旅緬華僑之革命思想，厥功不空湮沒也。是歲冬力山復至仰光，改變裝束，欲親授北京實行暗殺，行程未定，而吳樹轟炸清五大臣之事起，旋得同志蔡鳴歧自北京來書，謂各省關津因吳案戒嚴，切囑不宜輕進。力山正猶豫不決，適于崖土司刁安仁派人求助，謂于崖方開辦軍國民學堂，缺乏體育及師範教員，敦促力山等代延教員多人，力山於是挈陳仲赫、陳守禮、李貞壯、陳仁和、謝玉兔等五人欣然就道，及抵于崖，安仁深喜得人，乃將地方民政委諸其弟，而以校務付托力山，自率男女十餘輩東渡日本留學，力山乃爲作書介紹孫總理黃克強等，是爲革命黨人與雲南土司發生關係之開始。安仁既東渡，力山以校務爲土司幕友把持，無法改善，大有去志。丙午（一九〇六年）秋贊周、甘泉、銀安等以仰光雜報爲頑固派操縱，乃組織一商務調查會月報，名爲振興實業，實以發揮民族主義爲宗旨，延張石泉及閩人蕭少珊爲編輯。出版數冊，迄無起色。嗣悉力山不得志於于崖，遂函邀緬土持是報，力山得書，乃別擇教員承乏，越期離滇，詎瀕行時忽染重病，以誤投藥餌，竟致不起，是歲十月十一日卒於于崖，享年二十有九。是誠革命黨人莫大之損失也。

旅緬黨人之不幸時期

秦力山既逝，刁敏仁在日聞此兇耗，恐校務廢弛，乃偕留東同志蜀人王羣、滇人林春華、饒克昌及日本教習小室等數輩躬滇，以振興農桑爲名，其實以訓練軍事教育爲嚮旨。詎事機不密，遽爲保皇黨報紙揭諸報端。滇督錫良乃派專員探取祕密，故安仁等歸于崖未久，卽得滇督嚴令，不許該校教授兵式體操。王、林、饒等以安仁一籌莫展，乃散而之他。踰陳甘泉，莊銀安所經營墾荒事業亦不幸失敗，二人各虧折鉅萬。甘泉以此得病逝世。黨人共此重心，不免大受影響，此丁未（一九〇七年）事也，又是歲夏六月有雲南同盟會員楊秋帆者（名振鴻號思復），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及任雲南雜誌編輯，在士官學校時，清廷對其甚不穩，請學校將其開除，指名通緝，但後又其爲滇邊騰衝府防軍司令。以練兵守灶有方，遂爲某國駐騰領事所忌，嗾之清吏，楊不得其位，出亡緬甸，張石泉爲介紹於徐贊周，贊周禮之甚優。無何，滇督仍向緬當局索取逃犯，許予緬官以重利，贊泉乃設法遣之東渡，張石泉回籍德禮後，旋因獵失足墮水死。莊銀安、徐贊周以同志迭遭變故，而清吏及康黨均氣餒逼人，頓形懷畏。故自丙午冬秦力山逝世以至戊申（一九〇八年）春，可稱爲緬甸革命黨人最不振之時期。

同盟會及閱書報社

同盟會之在南洋各地成立分會，以緬甸暹羅二處爲最遲，蓋緬暹華僑風氣開塞，遠不如英荷兩屬之開通也。戊申春三月，王羣由日本帶來同盟會本部委任證書，徐贊周、陳仲赫、陳鍾

靈三人率先加盟，陳守禮、張源、陳國章、沈繼昌、林水都、王永和、林金源等十餘人繼之，旋於第一次成立大會於仰光大賀胥園，會所附設於益商學校內，以外間反對者衆，進行不易，開幕三月，僅得會員三十七人。未幾河口革命軍敗將黃子和杜韓甫逃亡至緬，因與贊周等商設機關報，以張黨勢，復得檳榔嶼同志陳新政函介仰光殷商陳玉著、張永福（與星洲之張永福同名）、陳金任、曾廣庇多人入股，報社賴以成立。是歲八月朔日同盟會機關之光華報出版，主筆二人爲漢人楊秋帆及鄂人居正（覺生），均由孫總理自星洲推荐而來。出版月餘，黨勢大振，會員增至四百餘人。同盟會會所遂由益商學校遷於河濱街與百尺路轉角之三數。其初定名演說社，以避忌者之耳目，後改稱覺民書報社，會移日以發達。是秋九月孫總理特派汪兆銘、吳應培二人到緬，各黨員異常歡迎。汪等乃爲改訂緬甸分會章程。遂於是冬十二月二十日選舉正式職員如左：

正會長	莊銀安	副會長	盧喜福	財政	陳栽春
會計	沈繼昌	庶務	陳振川	書記	林鐵漢
主盟員	莊銀安、何蔭山、陳仲赫、劉莊君、盧喜福、曹沛霖、林致和				
調查員	曹樹三、陳文豹、林清良、池叔蘋、鄭國興、利榮、何煥堯、張源、何普泉、陳羣英、丘啓川				
宣傳員	林鐵漢、李警魂、何可人、周之武、梅宗武、沈屏東				

徵收員 李龍、黃鏡波、林水都、劉保生、林金輝、吳加豪、何若稽、林己巳
 評議員 張志成、徐贊周、陳鍾靈、陳仲赫、傅劍秋、黃連錦、陳雲祥、洪錫福、林登庸、雷振新、陳御卿、黎直卿、曾國漢、陳紹平、黃文儒、李海國、陳漢生、陳美全、黃卯寅、楊秋毫、陳正忠、魏聲畝、龔效、陳玉著、朱棹棠、何篤生、曹煥翔、周之武、黃秀、張復、許慶力、林一葉

光華日報出版後數月，同盟會特派居正、陳仲赫二人赴緬甸各埠擴張黨務，多設分會，所過二十餘埠，均指定熱心同志為主盟人，因之成績卓著。與英荷兩屬羣島相伯仲，計所增設各分會開列如下：

埠名	主盟人	埠名	主盟人	埠名	主盟人
木各具	陳虞卿 鄭耀蒸	新彭澤	陳就正	貓宇	蔡壽 李景興
沙巨	陳延謨	渺略	蘇細仕	瑞帽	陳巽南 李廣
毛淡棉	丘伯鐘 朱綽業	力不丹	丘景芳	卑謬	楊景藩 林幼雨
居脈	杜啓仁	繞彬九	陳振玉	敏建	陳紹平
					常壽山

洞遇	陳區珍 杜子乾	榜地	區伯揚	洞枝	黃錫三
彬文那	楊明察 昌袞	知畝	盧省三	瓦城	陳太嵩 劉觀於 楊名
與沙搭	陳顯陣 杜明敵	勃臥	李宜琳	密沙	陳章遜
蒙摩	尹壽生	仁蘭姜	鄭庇	勃生	陳子卿
吉桃	陳文造				

緬甸各埠同盟會分會雖次第成立，然因各地當局不斷干涉及清吏偵探密佈之故，多不敢公然書同盟會三字，在大埠則稱書報社，小埠則假個人寓所或商店作通訊處，如仰光分會外稱覺民書報社，瓦城分會外稱振漢書報社，吉桃分會外稱義民書報社是也。茲將各埠書報社名列下：

埠名	書報社名	埠名	書報社名	埠名	書報社名
仰光	覺民	毛淡棉	漢聲	望瀨	啓智

勃	生	漢	興	同	遇	益	華	仁	蘭	姜	協	漢
勃	臥	培	民	木	各具	愛	羣	繞	彬	九	振	華
吉	桃	義	民	密	沙	興	漢	知	模	漢	羣	
瓦	城	振	漢	丹	老	新	民	秉	禮	光	智	民
貓	宇	振	民	杰	柳	巾	演	進	士	瓦	務	民

緬甸同盟會成立後，以先後籌款維持黨報之故，對於孫總理所需求不能多量協助，戊申十一月汪兆銘回星洲，莊銀安等募款二千八百元以應之，同時陶成章亦以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費名義籌餉，銀安等亦助以千元。己酉（一九〇九年）春孫總理以河口敗軍將士羣集南洋，給養困難，思赴美洲募集鉅資再圖大舉，特派胡漢民赴緬籌措旅費，銀安等復贖金二千餘元濟之。此外協助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及楊秋帆、居正、呂志伊、陳仲赫、黃克強、李雁南、鄭坤諸同志來往滇粵舟車各費，亦為數不貲。據徐贊潤所藏緬甸同盟會人名總冊，從戊申三月成立日起至辛亥年止，實發給會員底號共二千三百四十三人，所載姓名年齡籍貫皆備。查民國成立後國內外各地之同盟會員名冊，大都因事燬滅，或已遺失，獨緬甸名冊今尚保存，洵

屬難能可貴。

光華報及進化報

光華報地址在仰光白尺路舊門牌六十二號，初由黨員陳瑞、陳守金、陳玉禧、李海國、陳清波、陳文豹、莊銀安、徐贊周諸人集資緬幣八千餘盾，以三千盾承購舊日仰光新報之鉛字印機趕行出版。莊銀安任經理，陳仲赫副之，總主筆爲楊秋吼，居正三人，先後聘理編輯者有黃大哀、何榮祿、蘇鐵石、傅春帆、陳紹平、林文曲、黃蘭士、徐贊周諸人。其股本多半招自該埠普通商人，非盡黨員也。是報初出版即大倡革命排滿，尤抨擊康梁不遺餘力，康黨嫉之如眼中刺。陶成章所著浙案紀事，即在是報登載。未幾秋吼以事入滇，其弟人呂慈伊筆名天民，自代，康黨初噤此報股東之非黨員解散報業，計不得逞。會清帝母子同時斃命，天民在報上徵聯曰：「攝政王興，攝政王亡，建虜與亡兩攝政，一應者多，惜無佳構。時黨員盧喜福忽發奇想，私電袁世凱請立漢人爲帝，乘機革命，以傾覆滿祚。清廷因是根究電報來源，遂向英公使交涉，重訂電報新約，以後緬甸華僑有電達本國政府者，不得代爲轉遞，此例至民國成立後二十餘年猶未廢除也。時康黨乘勢以商人名義公呈清廷，請簡派領事駐緬，清廷准之。未幾遂首派蜀人蕭永熙到仰光充任領事一職。是歲光華報因清領事藉爲喪家黠主事，屢向商人敲詐取財，天民特用「領事神主」四字爲撰一聯，加以譏刺，蕭永熙老羞成怒，遂以行文抄沒本籍財產爲辭，威脅該報之七股東代表令即停止營業。七代表獨李海國一人堅決拒之，餘六人協

於聲勢，竟視顏屈從，是報遂不免於停版拍賣，且爲康黨間接出資購得，聞者莫不切齒。康黨既獲奪是報，乃易名商務報，延張石朋、李牙聰二人爲主筆，石朋筆名頑石，牙聰綽號聾子，皆保皇會員也。同盟會以報被獲奪，遂開全體大會籌募復輿股本，一夜得資一萬三千餘元，是冬十一月朔日乃得第二之光華報繼起。地址在五十尺路三號，先後司經理者有譚仲赫、黃水田、陳漢平等，主筆除耆儒爲居正、呂志伊二人。是報復獲遂與商務報友朋筆戰，未及數月，商務報記者張有朋自承理屈，願依革命真理，毅然脫離該報。李牙聰因亦緘口無聲，時人戲撰一聯曰：「坐公（居正筆名）說法，頑石點頭。天民示威，聾子投地。」即指此事。無何，商務報以寡助歇業，民黨努力爲之簽張，庚戌（一九一〇年）夏康黨與清領事合謀僱陷光華報以洩忿，由蕭永熙密電請外部，酌以危辭。清外部遽向英公使交涉，謂光華報鼓吹無政府主義，請將該報董事人驅逐離粵。英使以告緬甸總督，緬督遂下令遞解居正、陳漢平二人出境。其驅逐令有「押送廣東交清官辦理」字樣。舟過星洲時，幸該埠團警會領延律師向星洲當局極力依法抗爭，因得改爲自由出境，亦云險矣。光華報受此摧殘，元氣大損，同時復有封報捕人之謠諑，報中職員人人自危，莊銀安首避去檳榔嶼，其他職員亦多隱匿別境，因之光華報遂不免第二案之停刊。銀安既蒞檳榔嶼，乃與僑橫同志陳統政、黃金慶、徐滄濤等措資舉辦第三之光華報于其地，聘東京鴉聲雜誌記者蜀人雷昭性（鉄崖）爲主筆。于是冬十月一日出版。其志實在繼承仰光光華報之系統，不欲使其一旦中斷也。然仰光光華報甫停刊月餘，呂志

伊、陳鍾靈、徐贊周、李海國、魏聲畝、陳震川、丘思道諸人卽已著手與第三次之機關報，故光華曰進化，卽以舊光華報資產充之。陳鍾靈任經理，呂志伊仍司筆政，其鼓吹之勇敢，不讓於前，清領事終無法以抑制之。此庚戌春二月事也。進化報出版僅八月，康黨復勾結地方警吏，藉假查賬爲名，向該報任意摧殘，終以公理不勝暴力，不得已實行停刊。呂志伊以是離仰歸國，事後徐贊周乃聯絡張永福、楊子貞、曾上苑諸人，以學務總會名義，承買進化報機器鉛字，另設立緬甸公報，仍以宣傳革命爲務，至民國成立猶屹立弗衰。屈指同盟會員在緬甸之四次辦報，所耗逾六萬元，其經歷之險阻艱難，殊非筆墨所能形容矣。

黨人之雲南革命運動

聯絡滇邊土司爲革命黨人進行方略之一，自秦力山逝世後，黨人蒞緬甸者仍運動不輟。己酉秋楊秋帆以同志林春華由滇邊永安來緬，報告該處防軍已運動成熟，可以一呼而起，秋帆遂於是冬十月闖道天騰衝。與同志張文光在永昌舉義，因攻清軍不克，走蒲陽，黨人再起，以感染瘴氣，舊疾復發，咯血而亡，同志彭言草以白布裹其屍葬之。十二月居正得刁安仁等書，謂蒙化、順寧、永昌、蒙自、騰越、大理、龍陵各地均已聯絡成熟，囑派同志赴干崖籌商大舉，遂偕陳仲赫同赴干崖。詎抵干崖時，安仁以清吏已有防備，急事洩瓦解，令居等秘居破廟中靜候時機。居等以發動無期，不得已仍返仰光候之。庚戌夏六月黃克強自香港來，亦撥入滇企圖起事，呂志伊介紹克強與滇人寸尊福相見，寸願贖萬金作滇邊起事義餉。兼行，適緬甸匪

首親產與英人爲難。各地戒嚴，途無所出，遂以折回。時克強審察滇邊形勢，謂其地交通困難，經營十雲南不如一廣東。因決計回廣州發動。是即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是役仰光同志參加者二人，一爲李羣，號雁南，一爲鄭坤，李殉難，葬於花園。鄭則足部中彈獲救。時陳仲赫亦回香港，謀北上加入暗殺團，居港機關數月，後因病返閩。及辛亥八月武昌舉義，刁安仁張文光于九月初亦舉兵佔領騰越，卽電緬甸同盟會求助餉糈，緬分會遂籌集巨餉應之，並派同志吳鎮福、王懷、李西靈、寸尊福、饒潛川、楊大森、祝宗榮等入騰越効力，詎張文光據騰越後，以濫作威福，縱兵擾民，大受各方指摘。乃推安仁出任軍政府代表，赴寧滬報告光復經過，而誘過於彼。安仁不知其詐，欣然就道。未幾張文光爲省軍所殺，安仁至南京，旋被滇師長李根源控以勾結土匪覬覦內亂等罪，被禁警署。及南北統一，復移繫北京，得孫總理黃克強宋教仁等仗義營救，其獄始解。出獄後以悲憤過度，宿疾復發，歿於北京德國醫院。至緬甸同盟會所派入滇人員至大理府時，被守吏趙藩冤殺者，有王懷一人，無故監禁者有楊大森、祝宗榮二人，旅緬僑胞至今猶稱冤不置。

莊銀安 辛亥革命

辛亥武昌起義後，相繼響應者七八省，南洋各埠黨人以閩省尙無聲無臭，乃公推莊銀安爲總代表，回廈門督促進行。及福建光復，銀安旋爲閩督孫道仁聘充顧問，廈門參事會亦舉爲議長兼副財政長。旋以吏治無法澄清，官僚習氣太重，謂爲換湯不換藥，大悖原定革命方略，

拂袖歸緬，創辦同油廠，獲資甚豐。民二年馮自由長臨時稽勛局時，嘗發出聘書三百餘通，延請海內外各埠辛亥前有功革命者為稽勛局名譽審議，錄委名亦在列。其後得銀安復書如下：

自由先生大鑒，奉到三月十九日惠書，不棄芻蕘，辱荷寵任，撫躬自問，感與慚俱。弟不殉之身，銷聲鷺島，見聞寡陋，固敢以言評勛。第邦基既已維新，而功人詎令埋沒，報功崇德，固國家所宜然。竊為闡幽，亦後死者之責任。管見所及，謹當奉聞。先生民國偉人，權衡能合節，革命先覺，網羅定不遺珠。附呈勞績表一冊，請希垂鑒。並頌勛綏，不盡。

弟莊銀安上言。 民國二年五月十八日

南洋請教員之笑話

庚子（一九〇〇年）以後，南洋英荷兩屬華僑風氣漸開，各埠紛紛創設華童學校，咸用國語教授，其教員多由祖國聘來。余于香港中國日報時，各埠學校託余延聘教員者有多處，經余代聘者有鄂人田桐、時功璧、湘人易本義、陳方度、李柱中（號燮和後爲洪憲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皖人楊希說等十餘人，多屬留東學生。中有粵人張口口者，同盟會員張伯喬之族兄也，丙午（一九〇六年）秋冬間余受新加坡中興公司張子貞之託，囑爲爪哇某埠延聘能通國語之教員，張伯喬初薦其族弟梅仙，謂其畢業某中學，足以勝任愉快，余納之。及期來者爲梅仙之胞兄口口，而非梅仙，一年逾不惑之冬烘學究也。以系出番禺捕屬，國語頗精，惟酸氣逼人，似不知新學爲何物者，謂乃弟以事不能踐約，特薦伊以代。余以該校需教員至急，未便改議，遂亦聽之。時香港時疫盛行，各船公司例須出示檢驗身體憑證，方允售票。余乃引口口至屈臣氏大樓，訪佐賴醫生檢驗身體。及登升降機，口口目所未見，詢余曰：「此卽赴新加坡之火船乎？」余恐爲旁人見笑，未遽置答。司機者詢余等何往。口口答曰：「往新加坡」。余曰：「非也，乃往佐賴醫生處。」司機者大笑曰：「胡爲說往新加坡？」司機之西人咸爲捧腹。及機停登樓，口口復詢余曰：「如此便檢驗了身體乎？」余笑舉升降機之效用告之，彼始減默無

言。次日余均購日輪二等船位，派人送之登輪。據送者回報，此君對於洋刀叉器具及抽水馬桶用法，毫無所知。在船未久，已被侍役竊笑不已。余知此君在沿途舟中又不免鬧幾許笑話矣。無何，余得新加坡同盟會分會長陳楚楠書，謂張君子貞以所聘新教員張口口迂腐頑固，大不滿意，因其嫻熟英語，尙能相安無等語。丁未（一九〇七年）二月有前在惠州三洲田起義之同志黃廷，奉孫總理命自新到坡，至香港參與潮惠軍事，語余曰：「彼一日爲某客棧玉碼頭接客，遇一新上岸而後復無措之廣府人張口口，逢人自道姓名，謂是香港獨自由騰來充當教員，要見陳楚楠張緘忠（子慎）二人。彼見其走頭無路，乃之指導一切」云云。一年後，南洋歸客爲余信，「張子貞對於所聘教員六人，終以張口口爲最滿意，蓋各教員多屬留學學生，往往因事鼓動風潮，常有聚眾挾情事，獨張每次均置身事外，惟保送飯碗是務，深得校中諸董事之歡云。」張某後此何時罷職歸國，後無所聞。

上海神州日報小史

神州日報之創辦人 溥末革命黨人在上海之言論機關自癸卯（一九〇三年）蘇報被國民日日報乙巳（一九〇五年）鐘報等相繼被封禁後爲才口詰舌諸將及三年。至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始有陝西涇陽人李右軍（伯循）、湖南常德楊守仁、篤望等發刊神州日報，以爲東京留學界所刊民報、復報、洞庭、渡鵬聲各報之呼應。李右軍於甲辰（一九〇四年）歲次印行半壁樓詩集譏諷時政，被陝撫拜允指爲革命黨，嚴令通緝。語間關逃滬乘桴樂善震旦學院。翌年以外籍教員干涉事散學，遂與同學葉仲裕等別組復旦公學於吳淞。旋約楊篤生、葉仲裕、金懷秋、王博沙、汪壽臣、張俊卿、黃禎祥、譚份人、鄒力子等組織育報，以圖振作生氣。發揚正論。議定後親赴日本，向留東諸同悉募股。秦隴豫晉學界協會特開會贊成，爲集款二千數百元。時同盟會成立甫經一載，孫總統適駐京，右任由同鄉會員介紹加入黨籍，未幾專歲歸國，而神州日報遂於丁未二月二十日出世。

神州日報之內容 神州日報之成立，頗得當代名流如袁英圖、馬相伯、黃晦聞等之贊助。題報眉者爲南溥、張季直、魯、；蓋張時任復旦中國南公學董董，魯君祥等希師友之關係。而首懸壁直額爲平湖翁懷秋所書。着任自在社社長。楊篤生、汪允申、言撰社論。自編其刊之。並刊

詞署答三函，卽由篤生、无生二人主稿，與右任參訂而成。此文意內言外，隱含民族主義之精神，與昔年蘇報及國民日日報大刀闊斧之論調，殊有不同。蓋自蘇報案以後，清吏對於富有革命色采之書報，文網周密，一般新學家咸具戒心，不得不用旁敲側擊之文字，以作迂迴之宣傳也。此報體裁特重社論一欄，所下時政批評，針針見血，足以廉頑立懦，附刊之說部小品文字，以芳馨悱惻之詞，寫小雅詩人之旨，亦足使讀者之種族觀念，油然而生。此外尙有學界新聞，專以培養學力，提倡體育爲主。故尤爲青年學子所歡迎。又其與別報不同之特點，在於不用清胡君主年號，而以丁未二字代之，出版數月，銷路日盛，屢屢爲舊時各報而上之，非無故也。

神州日報之中斷，是報刊行未及一載，以隣居失火，不幸殃及，編輯印刷營業三部悉付一炬。楊篤生緣電桿而下得免。事後于右任以一技無力恢復辭退。仍由葉德裕、汪允中、楊篤生諸人踴躍再振，辛而復版。逾年楊篤生渡英倫留學，舊日發起人留者僅葉汪數人耳。

復版後之神州日報，于右任離神州報後，旋由輿論日報聘充編輯，未幾復先後發刊民呼、民吁兩報，均被清吏藉故封禁。庚戌（一九一〇年）九月更創設民立日報，與神州日報宗旨略同，而革命色澤較爲濃厚。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革命軍進攻督署一役，神州報所載發難紀事及殉義諸烈士傳記，表彰譽美，惟恐不力，與民立報可稱一時瑜亮。辛亥革命之一舉成功，該報與有力焉。惟自民國成立以後，該報屢易其主，絕無宗旨可言。舊時民黨中人以其反覆無

常。有玷黃年神州立報之主旨，咸爲扼腕不釋。良五黃執憲帝制瓦解後未久，該報以營業不佳，宣告閉歇。至二十六年某月，有蔣光堂者以光復神州報爲號召，在滬重刊神州日報。然已大非昔年之本來面目矣。

神州日報發刊詞。丁未神州日報發刊辭。高古典雅，本。所讀據懷舊感念。古之幽情。文中歷舉吾國往古各種智慧及宗教觀念社會主義。主慶帝國法律純系文學思想冒險進取等種種特色，如數家珍。美益足光祖宗。也。茲錄載如左。

自始哲吐京時，達人飄然以爲不以微言閑議。激蕩民心。而轉移國步者。誠。以東政大平，垂經世先王之誥，瞻顧小雅，偏重文詞諫之辭。紛鑿鑿於九歌。託悲憤於五經。亦有發攄至論。刺切等愚，仇國成書，罪言屬稿。學角巾而播暉，揭留都而省泣。邈然高蹈，憤我先民。自歐俗中更，競開報紙。漸期之學。蔚爲大宗。以纂述之餘，訂爲專律。千萬毛髮。法蘭西霸王之勳。世並貞與，識美利聚文章之富。詳述吾華，條流粗具。子以揮政略之雄辯。陳志士之危言。塗澤雪國魂，昭蘇羣治。同易衆聽。之紀綱民極。較之仰天獨唱，衆心不止者，厥用愈繁焉。夫趨趨闢說，裨官雜事。抽毫而悉具，則陳一紙而汲衆流。莊言諸論，良如儻辯，授簡而並陳。則費寸陰而登壯健。山川自古。方象猶存。顯瞻周道。翻茂草以無時。惆悵新亭。在橫流之有託。此神州日報之所爲作也。且夫赤縣起于崑崙，拍墳離于瀛

海。文化肇造，實首此方，猶歟鑠哉。三朝七曜，建黃中之極，五幣九棘，垂丹書之制。方牙雅契，已有司海司陸之命。桑邱當壁，乃受韃韃旄人之畫，觀象察法，開物成務，視彼嗟鹹金塔，想像聲明，軼蕩銅門，留傳制作者，後先相距，猶以稗子而擬成人矣。粵自三季，蛻燼以還，漸有今不若古之謂。圖錄灰於巨燼，綿蕪王乎霸術。廢武蹈踵，禾絹既無其才，因循就簡，羣盲競捫其籥。坐使狼腥歧舌之衆，遂成積薪後來之勢。咄咄禹甸，渺渺塗懷，痛何草之不黃，風古人而難覓。矧以媯黃慘慄，蠻觸紛呶，覩國者既有其人，論世者因而夷我。遂令神明之宅，廣漠之都，冠裳禮義所留遺，風雨陰陽所和會者。日損月蹙，患此淪胥。嗟乎，百王陵謝，小儒方案其珠，九州雲雷，萬馬齊瘖其口。文武之道，既墜於周原，龍蛇之災，更延於大陸，豈不以民樸澆散，羣德陵夷，朝廷有西園諧價之聲，縉紳無北門終翼之守，處士對魯連蹈海之志，細民缺周整恤緯之思。四維不張，一流將盡，用致此耶！而登墟墓者，必思德於九京，瞻禾黍者，必興悲於七廟。嗚呼！有之戀，未絕於粉榆，一姓之哀，尚崇於伏臘。况復出入皇天帝霸，四千餘載，綿歷正統，僞餘朝，服吠畝者，割蒼梧紫塞，雁門瀚海以爲町畦，食名氏者，綜七略九流四部百家以爲。山崇嶽峻，重瞳睇耳耳項駢脅之所降神，河曲江平，綠書赤字金馬碧鷄之所流耀。教。理，羣儒俠魁祖聖神謨略之光華，物曲官能，極睿知心肝入丁精英之劍迹。必有芬烈以康厄運，豈其天公易醉，而金策終淪，于氣方收，而寶符不出。遂以糝糠烈，弁髦淳史。伊州技藝，無所待於百年，宗國夷

言，已先廢其五典。晉大夫之忘祖，徒襲衣冠，宋右師之卑祭，更無魂魄。將何以間諷隱存，隱譜垂三統，持五運哉！夫徐舒雍華，厥生秀民，義畫農耕，聿開神龕。指雨膏作，啓閭龍鏡，地之圖；滄版初傳，讓德操戈之隙。四遊翰運，開地動之先河；三正授時，契日輪之恆暑。西陵織手，貽人利于全球；上國華蟲，飾蜚英于百代。是爲神州人種智慧之特色。搏搏大地，渾渾烝民，牽煙旣昭，宗法斯建。然而禡神道者，清之以祭師，誣帝謂者，價之以天使。靜言歐洲政教分離之始，實爲一年兇殘遭會之機。此州自古以遠，民事昭晰，絕地天之通，罔有降假，廢雲鳥之紀，以奠陰陽。魂舒魄慘，識類性通德之宜；日薄星迴，驗育物位天之則，是爲神州宗教觀念之特色。封建既息，階級遂平，寶漿織屨者，徒步而取公卿，揭竿斬木者，赤手而論大寶。故英倫貴族議院之改革，無所庸其動勳，日本藩閥政治之弛廢，不足論其輕重。是爲神州社會主義之特色。因仍宗法，以建國家，雷霆萬鈞，積重難返。然而立天順人之微旨，旁礴乾坤；外夷內夏之大防，昭垂雲漢。及其奮鵠已出，白馬方來，則有握拳碎齒，激悲憤於傾輔，剖腹納肝，擔忠貞於末路。亦有嶽嶽貫虹之氣，哀哀三戶之謠，矢一瞑於黃冠，望歸來於朱鳥。沈井中之祕史，干城上之浮圖。漢尼拔之崎嶇道路，蔑以加茲，瑪志尼之慘憺生平，詎能相尚。是爲神州國家主義之特色。建世之神階，恢大同之上德，聖心廣大，仁智斯闕。乃若禹名所極，指大秦泰遠而方遙，衍說所周，眇少海重瀛而畢具。建冠裳以會萬國，崇封禪以召百靈。彼夫亞力山大之武功，該撒糊標之戰

略沙漠力慶之盛業，奪破窟之野心。較厥歲年，曠乎後矣。其爲神州帝國主義之特色。文明法系，約有四宗，震且一隅，淵源最古。三代以降，枝葉彌繁。周官六典，實職官通則之准。韓，玉制一篇，具民刑訴訟之略。滌罪專律，鄧稼已越爲竹刑。民法正文，蕭憚用懸於金布。稱名既黜，軌跡未闕。然而檢羅憲法，悉賡文。遠在千年以後，守憲章之契，文實爲並誓所苞，溥天人之消息，尙貴民權，黠中外之會通。自宏邦禮。愚爲神州法律統系之特色。踴躍騰騰，文字以滋。主形主聲，蒼依紫分。期遠必行，存行左。與申西各適其宜。而果極轉輸之州，南施馬來之旅。謬文假字，諛語苛歌。雖形韻之太殊，實本文之樞。若其齟齬文洽，桃遜民俗，甄鑠之富，赫於瓊瑤，流別之繁，溢於溟海。是爲神州文學感之特色。環遶瀛海，檢探島夷，披縹帶之愁棘，觸寒暄之冰雪。歐風所播，逸足稱尋。然而張翥鑿空，實在西歷之前，甘英持節，遠臨鹹海之外，逐世以遠，華傭所覓，關漢大利，在土。蔚爲上腹，相美利堅滿運之車，致之海道。蒙獫霜露，嘉惠人羣，援節論功，厥唇留贊。是爲神州冒險性實之特色。過此以往，更僕難終。實編演之驕子，忝壤之俊民。非猶秦、漢、隋、唐、印度諸族所可同日語也。夫誦荷馬詩，希臘所由光復；讀布匹英雄之傳，意人遂以稱典。斯拉夫民族，以成一族而蹶東陲，得爾曼森林，序再接再厲而摧強敵。况以開明風擅，靈賦夙甄，縱橫二萬餘里，交軌於同。男女西商，感人，風靈身存。繼秦孝才，積職效每踐。賦薪。訴帝曩以駭誠，待華陶而與直。何遠不可以食荷禧新，是持堂構者歟！然則指陳

得喪，窮極端委。輒策頑儒，導啓貞元。匪勞者之自歌，實適人之可徇。且夫訓芳間俗，地
官之洪軌也。陳諸觀風，未衷常識也。棄我取人，師善之夷徒也。澆穢尋藝，知今之寶筏
也。勞求四國，不無罪書燕證之規。俯仰一疑，夫昭鶚視鷹騰之象。諒有禮於楨蓮，或無諄
於卮。顧以簡牘方陳，質文易眩。綜其流極，厥有四端。繁詞既騁，神鑑周。既論世而
忘業，亦復敵而放矢。憐之株，或流於堅白。歲位之術，蓋補於魯意。此一弊也。魯有
虎，傳言春三犬。清澗門誰，蕭柳者爲衆。不疑盜嫂，魯參殺大甲。採齊東之謾，爲中朝之
故事。又一弊也。重難生翻之義，爲釋於見聞。美官賜黜之儀，何關於懲勸。二則委巷諛聞
環。一則底卒粉飾之虛文。錄其者，輒難終。辭之者，皆昏欲睡。又一弊也。甘陵商部，
迄成錫燕之災。蜀洛，屏。卒釀靖康之禍。蓋大廈將傾之日，味同舟再濟之機。隨鄉曲之宴
私，樽品評於岸。之弊也。遂心未絕，纏綿彌多，是則宏達厥澤，嘗惟吾黨所衣。儻
嗟乎。卽因求果，彌懷復集。震之哀，振晴。靈。靈辭披髮纓冠之請。歡娛曠野，惶燕雀之
焚劫，太河。懷蟻蝓。全盛里。傷亭。四夫之責。釋。雷得訪之。嗟我兄弟，孰非軒冕
之神孫。講續陽秋。儒紀中原。文。空言可託，有。流。以陳辭。來曾太難。冀。口
舌之有補。矯矯風雲之氣，會扶白日再中。昭昭天祖之靈，眷我皇圖億祀。

謝英伯之鼾聲

謝英伯之鼾聲，名聞天下，識與不識，莫不知之。余于壬寅（一九〇三年）冬間識英伯于杜鹿笙，杜枚叔昆仲家，其時英伯猶未以鼻息如震之名顯于當世也。丙午（一九〇六年）英伯在香港東方報記者，挈眷移居蘭桂坊，一夕有印度警差過其門，聞屋內吼聲如震，疑有大劫架，扣門詢之，英伯之婦吳氏告以是其夫臨睡時鼻息之聲，屋中並無他犬等語。印度警差去後復來，聞吼聲較前更巨，遂再扣門查究，經謝婦再三解釋，均不置信。卒由謝婦喚醒英伯，用英語說明始已。又辛亥（一九一一年）某月英伯自香港赴檀香山就自由新報之聘，有某次登廁，竟酣睡馬桶上，多時不醒，西人乘客以廁門久閉，屢呼不應，乃令侍役設法啓之，侍役聞鼾聲咻咻，始知其中大有人在，遂狂敲廁門不已，良久英伯始睡眼惺忪而出，乘客無不捧腹。又英伯足跡所至各地旅店，如澳門、華盛頓、紐約等處，常因鼾聲驚擾隣室旅客，致為店主入下逐客令，此等事不一而足，書不勝書。民八英伯及余等組織一俱樂部於廣州大東旅館，名九九俱樂部，英伯初提議定名鼾社，余以鼾之一字，為英伯個人所獨擅而反對之。英伯殆以鼾主其自命矣，陝西富平人胡景翼（笠僧）亦一大胖子，向以鼾聲著名，在講堂向軍隊訓話時，甫數語，即鼾吼大作，與英伯在某校讀書之姿勢相仿，可謂無獨有偶。民十四景翼任國民軍陝軍總

司令，駐軍開封，反對賄選之國會議員多往開封謁之，景翼教於談話間對衆蒞座，咻咻作獅子吼。中有皖人凌毅（蕉菴）語之曰：「有廣東老同志謝英伯體胖嗜睡，無一不與君相似，惜未擊之同來，與君一較長短。」景翼曰：「謝君若來，吾必倒屣以迎，吾二人大可開一室以各顯身手，爲世界胖子留一段佳話。」舉座爲之絕倒。英伯伯民五在美娶洋婦後，駢聲駢較未娶時賂滅，余一日叩英伯以是否黃白適婚之效，英伯頗以爲然。冷英伯既與美婦離異十餘年，不知其駢聲駢較昔何如耳。

（編者按：此文刊於大風旬刊第七期，即民二十七年五月五日時在英伯逝世一年以前。英伯生平軼事甚多，容作傳記補述之。）

是男得余寄到香港中國同盟會委任主盟員證書，始與旅美同志黃芸蘇、張藹蘊、溫雄飛、黃伯輝數人發起少年學社於舊金山，以爲革命運動之基礎。蓋當時旅美華僑風氣尙極閉塞，是男等均年少言輕，素不爲華僑各團體所重視，故未敢直接倡言革命，以招惹多數頑固僑胞之反感也。未幾復組織一美洲少年週刊，由黃芸蘇、黃超五、溫雄飛等分任撰述，而印刷費則是男獨任之。漸與各埠華僑之有志者發生密切之聯絡，宗旨日益明顯，舊金山之保皇黨人咸以「少年亡」三字嘲之。又與黃芸蘇、張藹蘊等前設金門兩等學堂，以培植革命青年爲宗旨，僑界子弟頭腦爲之一新。是歲臘月香港同盟會謀運動廣州新軍反正，特電旅美孫總理求助發動費三萬元，總理時在紐約，得電後，奔在於紐約，披主頓、芝加哥三埠，向華僑籌款，結果僅得港幣八千元，大失所望。乃星夜乘車向美西，擬繼續籌足二萬之數。抵舊金山時已近除夕，是男偕少年學社會員迎之，是爲是男獲議總理之始。總理旋請致公堂及少年學社集款接濟廣州新軍反正之急需。致公堂以一時無此能力辭，少年學社則僅有會員十餘人，多屬教員及工界，亦愛莫能助。癸庚戌正月初旬，僅由是男將其父商店所存會項湊足港幣千元，電匯香港應急。計庚戌新正廣州新軍反正一役，余在中國日報前後經手收到美國捐款港幣几千元，其中一千元師是男個人之義捐也。是時孫總理鑒於美洲黨勢之不振，遂命少年學社即改稱爲中國同盟會，各會員須一一加盟，委任是男爲會長。由是全美各埠分會次第成立，又會務漸見發展。庚戌夏余應加拿大大致公堂之招，自香港赴雲高華埠，主持大漢報報筆政，以兼爲舊金山大同日報撰

友與博男同聲呼應，相得益彰。於是歲冬是男等復集資改組少年中國晨報，美洲之建立同盟軍機關報自始。辛亥十一月二十九日廣州一役失敗之後，孫總理自加拿大渡美，與謝黃金山洪門致公黨懇同盟軍不能合作，殊足妨害革命事業之進行。遂由同盟會員一律加入洪門團體，以利害相維，是男等從之。旋與致公黨總理黃三德等創設洪門籌餉局，委任是男為會計，並發行東華民國金幣券，以供國內各省起義之需。券之兩面均有會請孫益侯署待，即是男也。會中男復為籌款，組織新劇團，親自粉墨登場，飾小生一角。居恆矚於音樂，不事黨謀，會曲自響，過行雲，金門士女咸大為傾倒。每往來唐人街史，亦頗有聲望。是男等。臨事則電話紛來，餽品雜至，幾有擲果盈車之譽。是歲五月，余自加拿大赴舊金山，亦助是男等募集軍餉，及武昌革命軍興，致公黨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三團體推余代奉歸國。是男等送余登輪，以甘菓香糖一包為贈，余謂適遇某術，釋某女士餽以此物，謹以轉贈云云。惜余僅抵滬間，行館時，始覺此物係融化淨盡，無可入口。蘇未幾，某美人之貽者，民既感其，盛美羣人相繼回國，其子獨甚，男幸甚。法年，始終擔延少年報編輯職務，絕無他志。中聞黨人黨部派別無數之政爭，是男咸置身事外，不作左看相，因之深得一般黨員愛戴。是民十甫，粵總理命歸國，任廣州總統府秘書。民二十，任廣州中山紀念堂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以見蘇於林直勉辭去。民二十三年，任中央革命債務調查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民二十六年，六叔肺疾歸廣州，是歲五月二十八日逝世。國民政府以其有功革命，特下令褒揚，並賜予公葬。余嘗作聯輓之曰：粵唐

李靖，代有賢孫
爲鐵肺人。」

記倡義夫淵，勳績永銘金幣券。驅曲周郎，偏多短命，歎收功亦豈，延壽難

關外大俠蔣大同

蔣大同原名衛平，直隸永、府人。少有大志，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考入永平師範學校，恆讀黃黎州、項亭山、王船山諸家學說，慨然興故疆河山之感。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因讀瀏陽譚嗣同仁學一書，極慕譚嗣同爲人，乃改號慕譚。肄業師範不久，嫌其迂腐，轉入永平中學。會保定陸軍速成學校成立，卽棄文學武。謂國家危急至此，非振興武事決不以救國，銳然以練兵救國爲己任。於是刻苦精進，成績斐然，同校五百人無出其右。乙巳（一九〇五年）美國宣佈禁華工入境苛例，舉國大憤，粵人馮夏威且自殺於上海美領事署前，以警告國人，大同聞之，義憤填膺，遂糾合同學，提倡抵制美貨，以爲內外各埠在約會之應聲。北京日日報主筆浙江彭其仲亦同聲，亦合鼓吹，其相號召。北方抵制美貨之風潮，一時大盛，不期爲駐京美使所偵知，遂向清外務部請名治。清外部卽電保定陸軍速成學校督辦馮璋捕之。馮愛惜大同之才，密令逃逸，而以先逸去聞。適趙爾巽出使盛京將軍，馮暗中推薦之，彭翼仲與趙亦有誼，更爲之游揚。時距甲辰（一九〇四年）日俄戰後未遠，關外猶未建置行省。大同至奉，趙極推重，乃爲之擘劃新政，培植教育，振興實業，又與閻震、陳、徐子等創辦遼陽陸軍小學，及瀋陽勸學公所、商業專門學校、官話字母總塾等各種教育，遂潛文化因

之大興，關外地廣人稀，滿清入據中土以來，二百六十餘年中向禁止漢人移植，而山東直隸流民往往因乞食流亡，混合日衆，但與土著雜處，語言亦異，及蔣大同之宣話字母總塾成立，僅六閱月即已分設六十餘處，語言統一，收效極鉅。稍爾巽愛其才，欲委以勸學所督辦一職，大同不欲仕于異族政府之下，初意祇求作事，不願作官，及趙勳其入仕，竟辭而去。徧歷關外及蒙古各地，知中俄之關係日益迫切，遂向俄人專心研究俄文，以備後用。又藉販書爲業，向東三省各地推售各種革命救國之書報。某日旅行黑河，賣書于齊齊哈爾府官宋小濂，宋聆其言論，觀其丰采，知其非書販小販，留爲上賓，求其襄助辦學。大同以不作官拒之。宋對之愈加敬禮。時留東同盟會本部已派聯絡員至東三省擴張黨務，大同與商震、徐子、劉乾一等均先後加入，黨勢日盛。未幾復隻身旅行於西伯利亞邊境一帶，沿途觀察形勢，調查風土人情，及俄人對於東東之軍事設備，以熟諳俄語，多有所得。蓋大同以滿蒙沿邊前後被俄人侵略之土地不下數萬方里，我非恢復故物，抵禦外侮，無以生存，故有志預其熟悉敵情，以爲軍事外交之準備也。及入俄境，俄吏見其形迹可疑，拘留於警所，檢其日記簿繪有各處險要略圖，指爲國事秘密偵探，收之世界著名之西伯利亞監獄。獄囚萬餘人，非俄國無政府黨卽中國紅鬍子，紅鬍子待新犯極兇刻，大同入獄未久，卽以國語向數十老犯演說國事，紅鬍子皆奉之如神明，食必先進蔣先生，獄中禁讀書報，大同乃每日口講指畫，教老犯讀四書古文，不一年而江湖大盜皆化爲孔門弟子矣。羣獄卒亦漸爲大同所感化，俄犯見紅鬍子多受大同薰陶，性質一變，遂亦

羣請蔣先生授課，大同乃以俄語講解中國歷史倫理。俄囚大半屬政治犯，尤易於感動，不半年皆感格，稱大同爲東方聖人，功德所得各地，俄人崇拜者日衆。沿西伯利亞各城鎮紳商遂聯名向俄皇保釋，俄皇特旨釋放之。出獄之日，老犯萬餘人同聲痛哭，聲震鐵棚，俄官吏相戒失色。據實電奏俄皇，俄皇電諭謂將大同如再入境，應特別注意。已酉（一九〇九年）大同釋歸長春，又創辦長春日報，極力鼓吹國權及抨擊僞立憲。清吏漸疑之。先是安慶革命軍首領熊成基於戊申（一九〇八年）十月失敗之後，嘗以名張建勳，隻身變裝至長春投大同，大同乃召商震、徐子、徐竹平等密會于長春，商定進行方針，成基遂之東京謀舉。己酉十二月成基至哈爾濱，日所活動，竟爲漢奸臧冠三所賣。案發，長春日報主筆徐竹亦被捕。大同以時在榆關得免，然清吏藉此大興黨獄，羅織愈甚。大同不得已再走黑河避之。是時宋小濂已遷黑河道尹，正與俄國發四十八旗屯界交涉，束手無策。見大同至，大喜，謂之曰：得君來此，國亦可以不受俄人侵略，大同亦慨然以挽回國權自任，允與俄國周旋。甫入俄境，俄吏見其名刺，即動目相顧曰：此昔年出西伯利亞大鐵獄之獄號哭敬不忍其去之蔣先生也。亟捕之，宋子濂聞訊，迭向俄吏交涉多次，俄吏佯允送還，舟過黑河，俄派哥薩克騎兵一隊，乘其半渡而襲擊之，大同死時，猶高呼一殺我一人，毋累舟子，一聲未歇而舟已沉，土人哀之，收其尸葬于黑水之濱，宋子濂聞訊，爲之哀悼不置。然憚俄人強悍，竟不敢過問。夫蔣大同固中國革命黨之聖賢也，俄國獄囚嘗稱之曰東方聖人，可謂言之無愧，乃不死于清吏之虐政，而死於俄人之忌

刻，雖熊成基、譚百村之死，不同，其死於救國一種之神聖事業，則無異。今之黨人若能化私爲公，澈底自悟，事事奉蔣大同爲模範，全國一心誓保吾國，則外侮雖強，不足慮也。

湖南都督焦達峯

焦達峯原名大鵬，字鞠菴，湖南瀏陽縣人，父充某鄉團總，家頗殷實，有田五百餘畝。少讀書家塾，聰穎冠儕輩。年十四入瀏陽高等小學，漸解時學，聞邑人有志同道合先輩譚嗣同、唐才常殉國事迹者，輒傾耳靜聽，如有所得。稍長，才氣煥發，尤嗜體育運動，如擊球競走論事，皆所擅長。惟清政不綱，外患迭起，湘省教員於授課時，往往以所謂中興名臣胡林翼、曾軍藩、左宗棠、彭玉麟諸人勉勵學子。達峯怫然語人曰，胡、曾、左、彭自殘同種，貽羞本省，何稱道！吾惟有從譚嗣同、唐才常之後耳。偶從日本清議報獲讀衡陽劫火生所作，有「前後譚唐殉忠義，國民千古哭瀏陽」之句，則哦聲諷誦，恆不去口。年十八入長沙高等學堂遊學預備科，研究日文，進步甚速。居長沙二年，漸與各秘密會黨頭目及留日歸湘之革命黨人遊。揮金土，人多目爲豪士，而革命思想亦愈奮發。諸友中以湘鄉人禹之謨遊從最密。禹於甲辰丙午間（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年）在湘結興學校開工廠以提倡革命，最爲激烈，極器重達峯志節，凡秘密籌畫，多使參與，達峯以是增益不淺。

丙午（一九〇六年）年二十，遂決志東渡求學。其父嘗先後爲鬻田三百畝以供給之。蒞日後，旋入同盟會，日與黃克強劉揆一等研究長江沿岸起義方略。初擬學習陸軍，以日政府不許

私費生入校，不果，乃入東斌學校。東斌固立之初級軍事學校，乃日人專為中國自留學生不得入陸軍學校而設者也。丁未（一九〇七年）同盟會新設十部，中有聯絡部，專以聯絡各省秘密黨為宗旨，達峯被推為調查部長。未幾達峯及同志川人張伯祥、余晉城、吳祥慈、贛人鄧文輝、鄂人劉仲文等以同盟會內部複雜，長江各省會黨頭目皆腦筋簡單，非另設小團體，並委用熟悉會黨情形者分途招納，不易收功。又以同盟會誓約內之「平均地權」四字意義高深，非知識幼稚之會黨所能了解，故另約一部同盟會員組織共會，以專司此項聯絡任務；且將「平均地權」改作「平均人權」，以免收攬會黨時多費唇舌。此事進行異常秘密，同盟會員除有關係者外，多不知之。達峯於立會前嘗舉以告黃克強。黃以為不可，會與駁論數次。及聞其已告成立，而孫總理方在越南籌畫軍事，未便商討，遂亦置之不論。戊申（一九〇八年）四月雲南河口革命軍失敗，黃克強自南洋重蒞日本，旋組織軍事講習所於大森，以供同志研究陸軍之術，達峯與焉。

是歲九月共推會推舉主要會員回國分途進行軍事，湖南軍事定議由達峯負責。十二月達峯抵漢口，與鄂省同志磋商入手方法。旋還湘。己酉（一九〇九年）三月再來鄂，偕鄂同志合設總機關於漢口，分機關於武昌，惟絀於經費，支持不易。適有瀏陽布商劉肯堂、周海文販夏布至漢口，因以鄉誼關係說之入會，劉周從之。且以賣布所得捐充黨費，兩機關賴以不廢。七月達峯偕劉周返湘，易名左耀國，密赴瀏陽、醴陵、萍鄉等處聯絡當地會黨頭目相約合作。

辛亥（一九一一年）二月譚鳳自粵來湘，云黃克強等謀在粵大舉，約達峯任湘籌備響應。峯乃偕楊晉康、熊心逸、鍾劍秋等赴漢口，與鄂同志居止，孫武、鄧玉麟諸人規劃湘鄂同時起義事，衆以經濟之乏，束手無策。居正獻計，謂廣濟縣西北隣蕪州之洗馬坡有一達城廟，內供金菩薩一尊，所值不貲，吾黨若設法盜取，大可供革命資金之用。衆推達峯與居正二先往洗馬坡查探。達峯等於一月查探事畢回漢口，即聞廣州爭敗，衆仍擬二次盜取菩薩充軍餉。志不少懈。達峯且謂此事以精練拳棒之武士任之不可，可以回湘徵調武士前來。達峯去後，居正、鄧文錦、查光佛等迫不及待，嘗於五月中旬約數人赴達城廟附近三角山，謀盜取佛像，以不得當而返。至六月初旬，達峯、楊任、謝介僧等率率湖南漢七人蒞漢，是月中旬達峯即領七人續工作，十五日晚出大鐘鑿通達城廟牆，盜取金菩薩而出，以天將曉，行人漸衆，一僧且鳴鑼報警，不得已將菩薩棄諸廟旁池塘而去，此數月奔馳之籌餉計，遂一日付諸水泡矣。衆聞此舉功虧一簣，頗形懊喪。會四川爭風潮大起，湘鄂各省遂起響應，全國震動，衆認爲機不可失，決計兩省同時大舉。達峯即返湘，召陳作新、楊任、謝介僧、鄒永成、王炎、李洽、曾杰、閻鴻福、楊守貞、袁劍非、文經緯、易宗義、成邦杰、吳作霖、唐溶、譚恂、伍仕鈞、張顯慶、徐鴻斌、安定超、袁天錫、王楚章、吳瑞卿、曹政典、劉子培、龍源諸人約定進行方略，各分任聯絡軍隊會黨及政商學界諸項工作，籌劃數月，漸臻成熟。

是夜八月十九武昌革命軍突起，湘省軍政亦余誠格等聞警，一日數驚，達峯急部署一切，擬於十六日舉兵應之。定四哥老會在城內先舉火爲號，而新軍繼起響應，以湘撫余誠格防軍總領黃忠浩預備嚴密，果。至九月初一日晨，達峯以布置就緒，乃自與敢死隊於小吳門，令陳作新撲北門，軍界同志安定超、李金山、王盛壽、丁秉堯、張加勛、楊雨農、劉清安、劉光榮、譚芳、彭友勝諸人預受命，各以所部反正，遂佔軍械局諮議局各機關，合攻撫署。余誠格、黃忠浩卜守軍士應戰，皆不聽命，革命軍遂攻陷撫署。余誠格已先逃，黃忠浩由撫署後遁出，爲革命軍所獲。衆其仇義最力，殺之於小吳門。又勸業道曾綬若營務總辦王毓江長沙縣知縣沈瀛均，犯順伏誅，翌日軍民代表及革命黨人大會於諮議局商組軍政府，公推達峯爲大都督，陳作新爲副都督，達峯力辭，且諮議局長譚延闓自代。譚堅拒，達峯如就職。軍政府之下設軍務參謀兩部，以閻鴻禔、袁劍非、吳作霖、楊世杰、閻鴻飛等分任之。時余誠格雖逃，滿清軍隊猶未肅清，諮議局議員之屬君主立憲黨者亦多懷異志，雖經軍政安民鎮撫，人心迄未安定。初二日夜午果有藩署之親兵隊突攻官設局，革命黨以夏季佑被害，王猷傷腿，賴安定紹等率新軍四十九標五十標數營，將其包圍繳械遣散，逆謀未得逞。達峯爲孚洽與情探衆議計，延譚延闓爲軍務院長，事無大小，悉以諮詢諮議局舊紳，由是軍民兩政多由舊紳把持。譚人鳳偕鄂都督衛隊營長劉佐龍自武昌解械款抵長沙，見都督大權旁落，大礙軍事進行，力主解散舊紳所設議事機關，達峯一秉大公，認譚議爲窒礙難行，且慮發生內變，婉言謝

之，譚慨然而去。時鄂中乞援之電，一日數至，達峯關懷全局，一意以出師援鄂爲務。嗣得譚、鳳解來械款，卽命原新軍一協擴爲兩協，擬令王隆中率四十九標先發，五十九標駐岳州，豫備隊，長沙祇留少數軍警維持秩序。詎新軍前駐寧鄉益陽之五十標梅馨將國經兩營，已於初三日陸續回省城，君憲黨陳樹藩、向瑞琮、黃誠齋諸人方謀顛覆革命政府，遂散種種蜚語，陰使標統梅馨等謀殺焦陳二督，藉便私圖。於時揚言武昌濟餉數十萬爲焦陳二督剋扣，時達峯正議編練各縣民軍，第二次援鄂之舉，瀏醴醴陵人聞風來省投効者，絡繹於途。反對者復引爲口實，謂：者均係會匪，焦督卽著名之洪江會首姜守旦變名，新軍起義各弁兵有功未邀升賞，卽因焦督蓄意黜退舊伍，而妄以會匪所致。因之謠言四起，形勢險惡。達峯之泰然，且當衆自請辭職率師援鄂，以讓賢路，而償素志。衆不許，乃仍令新軍四十九標依原定計劃於初七日出發，四十九標將領多屬起義同志，達峯以急湖北之難，遽調遣離省，因之藩籬盡去，授匪以隙，殺機之伏，已在是矣。援鄂軍出發後之第四日卽九月初一日，城外商店受奸人煽動，發生紙幣擠兌風潮，市民洶洶，舊紳詭請都督親往彈壓，達峯命副都督陳作新前往，陳督御馬出，甫至北城門口，卽爲變兵所害。陳督既死，叛將梅馨乃揚言爲故總兵黃忠浩報仇，詎陳爲匪，並言陳匪已去，焦匪尙在，宜並去之。遂揮所部衝入督府，達峯正與閻鴻飛、曾杰、文經緯、袁劍非、易宗羲等討論繼續援鄂以解決湘西糾紛等事，聞變，同志有勸之匿避者。達峯曰，安用避爲！我爲種族革命，凡我族之附義者，不問其曾爲官僚，抑爲紳士，余皆容之。今

諮議局紳媽動資忠浩殘部叛變，既殺副督都，又欲殺余，遂不用譚石屏（人鳳字）之言，將若輩沈除，今竟爲一輩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殘害我湘也。且余信革命終當成功，若輩反覆，自有天譴。言畢，即親出外向殘兵宣慰，變兵遽一執之，送至政府門外，達峯乃望義旗而呼曰：諸君幸勿擾亂秩序。變兵自刺，遂死，年方二十五耳。

君憲黨舊紳以陰謀得逞，遂譚延闓爲都督。譚既就職，同時安民告示遍貼市衢，卽任向瑞球爲軍務部長，升梅馨余欽翼爲師長，因恐出發援鄂之革命各隊歸罪，乃將殺害焦陳二督之罪名，加諸亂兵身上。主謀作亂諸兇威勢逍遙法外。時勸方部隊已開，鮎魚套，聞變皆泣不成聲，徒以漢上戰事方急，未便回師討賊。以分革命之勢，亦惟有沫血飲泣，與積軍拚生死而已。譚延闓復任後，君憲派大權在握，對於援鄂，意存觀望，未再加遣一兵。及聞黃克強登壇拜將，心有所懾，故革命黨人在湘尙能相安。事。迨南京政府成立，梅馨等益有戒心，冬向革命黨權要曲意交歡，藉消公憤。譚延闓移葬達峯於嶽麓山。民國五年劉人熙督湘，始立石塚上，題曰「瀏水墮淚之碑」。民國十六年余方編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聞友劉揆一來滬，下榻租界西門路永裕里梅宅，爰詣梅宅訪劉話舊，並詳詢甲辰（一九〇四年）華興會倡義始末。及後始知其居停主人卽爲當年殺害焦達。因以升官發財之陸軍中將梅馨，爲之愕眙者久之。吾於達峯本無一面之識，然以同盟情感所關，忽耳梅馨名，有如電之觸腦。則與達峯素誼厚交而又有同志同鄉之誼如劉者，竟能忘仇親敵，有類姻好。其通權達變，實非常人所及，

吾雖淺陋，殊愧無此雅量也。時梅馨以失兵柄居上海，旋患乳癰，將死。達峯友鄧玉麟往視，曰，得毋焦公爲厲耶！馨嘆曰：當時直爲人作獵狗耳。民元孫大總統追贈達峯大將軍，其後章太炎爲作贊曰：達峯年少蹶起，義屈元著；而其言卒中，智勇仁彊，實出儕輩上，故能平行湘漢，制其綰轂，桀然爲義帥樹標，盛哉。斯陳項亞已。夫首義者固多強死，街轡不整，陳玉且有莊賈之禍，又況於餘子。重以民黨日偷，惡直上諛，揚浮名，沒實功，達峯已死，而後來者掩以上勛，衆口幡幡，又曷足校讖！

鄭佐治

鄭林號佐治，粵之台山縣人。以己卯（一八七九年）三月生於美國舊金山都板街八百號。父業雜貨商，幼隨母回國求學。性任俠，好抱不平。鄉人遭土豪欺侮者，輒相拯濟。年弱冠娶婦，得子二，父死，家漸中落。仍渡滬謀生活。初從族人葉習西廚業，頗堪自給。每於工作餘暇，瀏覽新報，漸具國家思想。時清政不綱，國內各省之革命義師，山鳴谷應。前仆後踵。旅美僑胞發刊日報以鼓吹革命者，舊金山有大同日報，檀香山有自由新報。雲南華有大漢日報，發聲振聵，收效卓著。佐治涉獵得，隱然萌步武東壁如、徐錫麟之志。己酉（一九〇九年）秋冬間，與香港同盟會員李是男與有同志者，乘餘暇，初組織少年學社於舊金山，以提倡民族主義為號召。佐治聞之，亟報名為會員。時華僑風氣尚多閉塞，各埠保皇黨徒勢未少衰，李等猶未敢公然大聲疾呼。以獨樹幟也。庚戌（一九〇〇年）正月，廣州新軍反正，孫總理適於是時行抵舊金山。少年學社聞會聽迎之。孫總理令改組為中國同盟會北美支部，是為同盟會在美之濫觴。佐治自盟後，雄心勃勃，日思獻身作一革命軍。而卒可得。是歲，孫同盟會之言論，機關少年中國晨報，在舊金山刊行。張勳為之，擬美十月革命，溥瀾軍夫函載，詢貝勒赴美考察軍政，將遣經舊金山。旅美中華總商會及中華會館得訊，特備開會歡迎。並檢贈之。以表

善志焉。

鄭佐治

第三六七

輩忘親事仇，異常憤激，遂約同志香山朱卓文各挾手鎗，擬伺載洵過屋倫碼頭狙擊之。蓋謂載洵此來，名雖考察軍政，實則歸國後將頒行偽立憲，以籠絡漢人，大足爲革命前途障礙，非先除之不足以絕後患也。先是清員勒載濤嘗於六月前遊美，道經此埠唐人街時，被兒童擲以爆竹，受虛驚，故此次載洵來此，清領事預求當地警長嚴密保護。以是美警署分派偵探多人預伏屋倫車站四面，偵伺觀衆，以備不虞。及載洵在美東車抵屋倫站，佐治與朱卓文同廁身人叢中預備行事。詎佐治形迹早爲美探所疑，當其以手向褲囊欲拔鎗時，即被美探馬佛麥緬等以強力制止。朱卓文知事機已洩，乃乘間逸去。時清領事及華商多人羣集車站鞠躬迎迓，均未知載洵遭此險。迨美探查覺佐治所懷者爲實彈手鎗，遂拘解至總警署，控以蓄意殺人之罪。同盟會以佐治此舉由於愛國熱忱所致，特延美國社會黨法律顧問華利斯爲之辯護，並派朱卓文辦理此案。方佐治拘至法院時，美檢察長訊以是否有意暗殺載洵及其暗殺之理由。佐治侃侃而談，直認不諱，對曰：余年三十一，向往卜技利埠西人學生兄弟會所充當廚工。去年曾加入舊金山中國少年學社爲會員，該社乃以推翻外族專制建立民主政治爲宗旨。如一九一七六年七月四日之美國獨立然。此次滿洲皇族載洵來遊美國，並非爲中國謀公益，實欲興建海軍，以壓制革命黨，使漢人受滿會束縛。我聞其來，早已密購手鎗，立意殺之，以除國家大害。祇我一人起意，並無他人知之，今所謀不成，殊屬可惜。然我既決心爲國犧牲，雖坐電椅而死，亦毫無悔意。我例我死後必有無數之我繼續進行云云。依美國通例，凡殺人嫌疑犯未經發見其實證據而堅不承認

者，十九可以援 脫罪。往年在美傳 僑堂門之風，最爲盛行，被獲之兇手多能經過辯護手續而獲逍遙法外，卽爲明證。佐治此次僅有身懷兇器之嫌疑，尙無拔鎗在手之行動，若矢口不認，則按律祇受身懷兇器之輕罪處分。今佐治乃慷慨供招，惟恐不盡，雖由華利斯律師多片辯護，卒無能爲力，經屋倫第第四高等法院數度研訊之後，陪審員十二人根據佐治供辭，竟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後梁山埠頓獄監禁。事前華利斯律師嘗詣獄訪佐治，囑將供辭否認，以便脫罪。佐治曰：吾此舉在於喚起我國民族之革命精神，及予滿洲君臣以嚴厲之警告，萬死不辭，安用脫罪爲。同盟會於佐治入獄後，定議每星期派員慰問，以盡黨誼。民元夏南北統一，旅美同盟會致電北京國務總理唐紹儀，請向美政府交涉釋放佐治。唐令駐美公使向美政府婉商。美政府據法院查覆，稱佐治在獄三載，治事勤勞，學業精進，乃下特赦令釋之。佐治既出獄，遂買棹歸粵，期享受革命方略中所載優待國民權利。及抵羊城，自詣都督府投刺求謁，當局以非素識，拒之。兇者繼歷訪國民黨諸幹事話舊，黨部對之亦殊冷淡。佐治大爲失望，喟然語人曰：吾昔讀東周列國漢義，范蠡言，越王勾踐，與其患難而不可與安樂。觀今日吾國革命黨人，誰非勾踐者，而今而後，吾知所以自處矣。於是憤然渡美，隱居小埠，費度其廚工之生活。余於民三年重遊新大陸，嘗周遊全美百數十埠募集討袁餉，見國民黨各分部會所尙多照佐治照像，與殉國烈士同列。余到處查詢佐治蹤跡，竟無有知之者。嗚呼，若佐治者，其革命黨人中之神龍歟！

溫生財

溫生財略歷。溫生財字練生，廣東梅縣井塘鄉人也。父迎盛，母林氏，生子六人，生財居四，性剛烈，家貧淡，少失怙，依母而成人。雖無力就學，少讀詩書，然幼得賢母慈訓，且受基督教會陶鑄，故大義深明，廉介自若。甫弱冠，即誓志從戎；離鄉井來粵嶠，得親戚介紹，撥入行伍，充營步卒。而本省，而浙江，而安徽，而台灣。生財奔走，飽歷風霜，無非爲異族効力。然目擊政之腐敗，乃潔身引退返香港，而改習機器。嗣因與同業意見不合，復自鬻其身，拋祖國而遠渡南洋。至荷屬日裏埠作種煙工，不堪其虐，復逃走英屬。備嘗辛苦。幸善機順德音，得順德華僑機器行中招呼，留爲同業，始得業機器度日，寄身於吡叻錫鑛之中，時有革命黨員在此宣傳革命，生財乃翻然起舞，由盟友張十敬介紹爲同盟會員。以是日發革命熱，逢星期必到會所聽演講。己酉（一九〇九年）秋乃與同業組織廣益堂於吡叻之咖啡山，日則手足胼胝，謀工資以爲支持之用；夜則聚首一堂討論國事，研究進行之方。辛亥（一九一一年）二月初旬見時事日非，瓜分日迫，因而實行暗殺之熱度，益高漲而不可制。乃憤然回國，有所進行。本欲北上燕京，謀刺滿虜，奈川貨無幾，介紹無人。未幾金盡囊空，不得已屈身廣東九鐵路傭工，寄居東市街之小屋，徐圖機會。時黃克強、趙伯先等方謀在粵大舉，省垣機關林

立，生財與港粵兩地黨人絕少往來，故並不知之。

殺孚琦概況 辛亥三月初旬，駐粵滿將軍增祺被召入京，都統孚琦承其乏。初十日飛機師馮如在燕塘演試飛機，生財探悉孚琦親往參觀，乃預伏要路中相機行事。是日午刻孚琦偕其子出東郊，所帶旗兵多人，擁衛嚴密。觀飛機畢，四時自燕塘返，經農林試驗場，入視一週。旋返至諮議局前商店麒麟閣門首，人叢中突出一人，身穿藍色蓑蓑衫褲，面黑而矮，闖至轎前，迎面放槍擊之。中孚琦額，孚大呼，旗兵以事起倉卒，相顧錯愕。該刺客續放槍，復中頭部，孚即不能言。旗兵互相走避，時因看飛機者散場，行人擁擠，但見刺客飛舞其中，與夫已將與乘下逃去。刺客復放槍兩響，中孚頭部腹部，前後共四響，旋棄槍向東門一躍而逸，時孚子乘輿雜衆人中，隨役扶之下，趨入諮議局，一霎間，發難場所只餘孚屍獨在輿中，氣息已絕。久之與夫始返原處。孚子入議局，初欲借用局兵護衛回署，後乃電告總督都統各官，各官至，始命衛隊多人擁護孚子返署。刺客何人，即溫生財也。

被逮時情形 當生財鎗時，諮議局守衛巡士鄭家森聞聲出視，適見遊人奔避，生財獨自跳舞人叢中，四面顧盼，旋乃將鎗棄去，雍容而行。鄭即尾隨其後。生財行至竹林，將身上外衫脫去，棄之林中，鄭暗隨之。途遇河南偵探隊黃熙林會同跟追，轉向盤龍里，出水勝街，與站崗巡警相遇。鄭乃上前將生財拘持，並鳴號召諸巡士，與生財互相糾纏。時生財大喊「去那媽」一聲，顛撲數次，卒被拿獲，解向二區分駐所，其兇器亦於屍場附近拾得，係五響手槍。

祇除空碼壳四顆。獲案時，適警道王秉恩在諮議局，巡官飛報，王勸即就近解交番禺縣，由番令用無頂轎，派兵數十名護押至營務處嚴密會訊，十一日又將介紹生財往廣九鐵路僱之薦人二名及其屋主拿獲。

供詞之壯烈。生財於清吏初次審訊時，供稱溫姓名生財，四十二歲，順德人。六歲時被人拐往大批叻，十餘歲回粵，在某提學處當長隨數年。又在台灣鎮張其光部保五品頂戴。回粵後再往南洋充當煙膏錫礦等苦工，又曾入公益學堂稍習英語，習聞孫文等排滿革命說，遂入其黨。去年乘利生輪船回香港，在客棧居住。帶有友，荐函，在廣九鐵路做工，故常往來港澳深邇等處。親居省城東市街均安店對面。無教母兄弟妻子，即為順德何村人亦記。生不賭不飲，祇好嫖。此次刺殺將軍，係為四萬萬同胞復仇，先刺滿人，後刺漢官，今義務已盡，心殊快樂。獨恨吾無日金舟津費，否則入京師可以大得志。今日約難達，吾心猶有憾焉。又言我一人，手槍一枝，竟嚇散數旗兵，如入無人之境。可見官兵無用，將來對待外人必不可靠。又言手槍自外洋帶來，只剩五粒子彈，平時出門常攜在身，聞演飛機，連續二日均前去觀看。詰以同黨則稱村八省皆有，以廣東為最多。詰以何人主使，則稱出自自已。詰其同黨何在，則稱遍地皆是，惟伊頌頭無字，故不能識。今事出我手，則我提革命黨。侃侃而談，絕無懼色。此連日訊問之情形也。又生財自言，是日係在旗人所開茶店飲茶，聞將軍至，乃出而擊之。獲我之警兵本非我敵手，因自己目的已達，不忍傷及同胞，故聽其立功。且詰之曰，你

們不過想陞官，請勿動搖，可隨你個同行。在緝捕局訊問時，通問官云：李奎將軍與爾何仇，何以將他殺斃。答云：方令政治腐敗，民、聊生，皆係滿人爲之。此案係爲四萬萬同胞雪憤。問官又詰其同黨。答云：係主人所做之事，並無同黨。詰以何不約幫手，答云：此事非比鄉中械鬥，人多可壯聲威，若所約者，偶一不慎，洩漏出來，豈不誤事。況人亦屬無用，即如昨日將軍前呼後擁百十人甚多，何曾我一聲鎗，即驚行跑潰云云。問官恐其迴護同黨，變嚇以此處刑法利害。答云：何不拿來一試呀。問官亦無以難之。是日訊問時，又傳其同居之何福等三人至堂，實訊。何福係在廣東鐵路磨機器者，對生財哭曰：吾聞得爾其死將軍，我已嚇得魂不附體。今又奉官傳案。生財答云：此係殺一人贖做之事，與別人無涉。爾不用慌。又供稱：已故知縣沈某即沈學司之伯父，及現在候補知縣榮勳（粵省駐防）均係舊黨。問官恐其說謊，即請榮勳到場，已隔別三十餘年，尙能認識。生財頰上仍穿舊藍布衣，頭髮頗長，氣體甚粗，滿口北音，最能操上海旗工各處語言。訊畢，當堂收其掌櫃，細據此定讞。

張鳴岐之審訊 中未幾，水師提督李準復往營務處，親提生財審訊。據供實係嘉應州人。訊至行刺情形，在財眉飛色舞，揚揚得意。雙手拍腿而言：自謂放第一鎗，即見各衛隊走散，心甚暢快，接連放三鎗，見均中要害，更爲欣慰。並對李云：吾二十餘年前，即已識爾，彼時爾方爲大少，今已爲大人，因教以爲將之道，謂爲統領者，應知何恩感此濟。堂云：若能用命，應如何紀律嚴明，方爲良將。絮絮不絕。再訊問同黨主謀姓名，堅不吐實。喝用四人踏扛，仍不吐。

十四日已刻張鳴岐親訊生財，先由兵勇用無頂轎將生財押赴督署，轎簾密蓋，外垂鐵練，一警差執之。前後各擁槍械頗衆。在二堂開審，中設長公案，張坐左，春石都統坐右，兩邊列公案二，左藩司陳夔麟及巡警道兼營務處差王秉恩，右提法司俞宗穎及廣協兼營務處差黃培松。兩邊又另設兩案，一史廳承，一文檢察長。張親自訊問，先問生財姓名籍貫，皆操粵語以答。錄事言汝能操北音，可用北語直說。生財遂改操國語，侃侃而談，詞氣鎮定。但以在營務處曾經陋扛，雙足受傷，不能步履，且釘腳錄四度，故以四人掖之而行。然其狀態軒渠，並無半點畏縮氣象。所供均非排滿革命等語。及供至初放一鎗，各衛隊員役均慌忙奪路而走，故放心再擊三鎗從容而遁云云。張問曰，一將軍死，一將軍來，於事何濟。生財曰，殺一儆百，我願已償。張乃不復問。轉請春石都統覆究，冀得特別供詞。而春聞生財供詞，似有無限感慨。且其時天烏地暗，大雨傾盆，故不再訊，仍交回番禺縣收押。

就義時演說 生財禁在番署時，常派差役四人勇丁十人輪流看守，其手腳頸項均用鐵練鎖牢，不能舉動，每飯必須役人旁餉。十六日張督奉京電，即傳文武屬官密議數小時，不動聲色。十七日正午張督升堂，提法司巡警道旁坐，隨由番署提出生財，張訊驗畢，問曰，不錯了麼。生財答曰，不錯了，不用多講。即押出督署頭門外。番禹顏令設公案訊之，生財乃痛斥官場腐敗情形。已而喝令網綁，時生財伸直兩手，劊手竟不能屈。未幾生財云，吾今可任你綁，然後綁之。遂用竹籬昇坐，兵勇數百人及文武各官押至大東門外諮議局前，生財神色自若，絕

無怯容，沿途自言自笑，若不知轉眼即爲斷頭鬼者。迨至惠愛街一帶，乃大聲笑曰，今日殺代同胞復仇，各同胞務須發奮做人方好，既而曰，許多事歸我一身擔任，快死快生，再來擊賊。時兩旁觀者人山人海，與平時決囚迥異。東較場兵警重列，禁止路人觀看。番禺縣知事一到，喝令行刑，而生財即爲國就義矣。事後，上海民立報評曰：「粵語『丟那媽』三字，經溫烈士一呼，而增無上之榮譽」，信然。

清季之西北革命運動

留東學界與西北革命 清季各省革命風潮之洶湧，實以留日各該省學生爲其主動，西北諸省其最著者也。當乙巳年（一九〇三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東京，第一日與會者有十七省學生，十八省中只有甘肅一省因未派生出洋，故尙無人參加。計當些西北各省學生先後入黨者：直隸有張繼、杜義誥人，山西有谷思慎（仲言）、王蔭藩、榮福桐、榮炳、景定成（梅九）、朱炳麟、燕斌、景耀月諸人，陝西有康寶忠、鄒子良、曹雨亭、趙世銓、于右任諸人。時任駐日之山西同盟分會長者爲谷思慎，任該會評議長者爲景定成，任陝西同盟分會長者爲康寶忠，任該會評議長者爲趙世銓，彼等更另設一明明社，專介紹西北各省人加入同盟會，先經該會審查後始引進之。丙午（一九〇四年）某月上海復旦大學學生于右任爲創辦神州日報東渡，向留日學界募股。秦、隴、豫、晉四省學生協會爲集款二千數百元以助之，即明明社號召之力也。時他省學生與秦晉學生景定成、谷思慎、鄒子良、王蔭藩往還最密者，有湖南之陳家鼎（漢元）、仇亮（式匡），江西之鄧元輝、李烈鈞，江蘇之何子奇，山東之商震（正子）、陳輔等。陳家鼎與同鄉寧調元方發刊洞庭波雜誌，因歸葬蹈海烈士陳天華於嶽麓，卷長沙清吏之注意，將被逮捕，仍亡命東京，遂與景定成、杜義等議辦大洞庭波組織，易名曰漢賊。陳家鼎任

編輯，景定成撰小說並譯述，杜羲仇亮投稿，因文字淺顯激昂，極受社會歡迎。與民氣、復報、鵲聲各雜誌分道揚鑣，有異曲同工之妙。惜以財力不繼，僅出兩期而止。

西北革命之動機。未幾山東同黨陳幹偕商震東渡，邀景定成、陳家鼎二人赴青島，創辦震旦公學，擬聯絡青島船廠工人發起同盟罷工，抵抗強權，工人漸能實行。旋為德人偵知，遂下逐客令，此戊申年（一九〇八年）事，是為北方社會運動之開端，同時兼寓種族革命於其中也。時景定成事先已入北京有所謀畫，遇陝西同志井勿幕，遂偕遊山西。及抵太原，乃召集當地黨員討論起義方略，羣以陝西民性強悍，地勢雄峻，可為西北諸省之革命根據地，因決定秦晉聯絡發動計畫，井勿幕歸抵西安，乃介紹定成任西安高等學堂教習，以期交通軍政士紳各界。時鄒子良已由日先返，努力擴張黨勢，成效日著。勿幕與焦子靜、師子敬諸人更組織健本學堂於富平會館，謀樹革命根基，胡景翼即出身此校。當時為年雖幼，已嶄然露頭角，投身同盟會矣。由是革命黨勢力日張，不許保皇立憲派入潼關一步焉。井勿幕等以同志日衆，乃多設分會及通訊機關。由景定成作四言密語為黨員刺章，曰：祕露死決，接交寧缺，分途並進，破壞建設。又公推李仲特為會長，井勿幕、張奎光、鄒子良、曹寅侯（樹勛）、王山等任軍事責任，陳慧亭、常銘卿、茹卓亭、郭希仁、劉允臣、李元鼎（子詒）等任文字宣傳及教育事業，寇遐李仲山等任運動綠林會黨，景定成、杜羲、焦子靜、師子敬、張翊初、馬開臣等任聯絡各部分責任，常祕密集議於開元寺馬開臣學塾及雁塔上，頗極一時之盛。此已酉庚戌間（一

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事也。

國風日報與北方革命（庚戌辛亥間（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景定成、杜義二人以陝西革命萌芽漸次暴長，乃相偕離秦，杜義北上，定成赴日本，與宋教仁、趙世鈺、陳嘉鼎等商定進行策略。因留學外抗爭河南礦權等，定成被推為爭礦代表之一，遂得乘機公然入都，與湖北同志自逾桓創辦國風日報，提倡中央革命。慳穆家禮（韻生）、田季衡兩同志聯絡清肅王民政部尙書善耆爲之保障，頗能口誅筆伐，不避權貴。及辛亥八月武昌舉義，更乃大張旗鼓，爲北方革命言論之中心。又密納四川同志彭家珍於報社，謀炸清室要人袁良弼死焉。奇功以立，國風日報與有力焉。

武昌舉義與秦軍響應，辛亥武昌革命軍起，他嘗義師之響應，除湖海外，當以陝西、山西二省爲最早。此即秦晉同盟會員事先聯絡駐省新軍將校之力也。嘗革命軍佔領武昌之警報傳至西安，黨人井勿幕、鄒子良、李仲特、曹寅侯等厚密議通告新軍同志將領，期發動，以兵士爲會者衆，風聲外洩，謠言大起。清將軍文瑞巡撫錢能訓異當震驚，出預以軍械庫槍枝彈藥分給旗兵，加意防備。且將新軍之有革命嫌疑者盡移諸邊遠州縣，而代以防營。第二標第三隊同志將校錢鼎以事勢緊急，遂提議從速發難，擬以九月八日爲期，入衆贊成之，詎新軍第一標第三隊及第三標第三隊均定九月移駐，交瑞臣大興監獄，兵士及學生被逮者幾百餘人。衆大憤，遂於九月一日大會於森林，決定先期大舉，即以第二標第一隊長張鳳翽率所部佔軍械局，第三隊長

張益謙佔城門，錢鼎率陸軍中學堂學生佔布政使銀庫及各機關，文瑞率所部旗兵戰不勝，退守滿城。當夜同盟會員及各軍將領開會，軍械局，公推張鳳翽爲陝州統帥，錢鼎副之。後做各省例改稱都督及副都督，時文瑞仍據守滿城，頑抗二日夜，力盡乃投井死。旋亦復推井勿幕爲招討使，出兵河東，於是井勿幕率偏師由大慶關渡河，進佔蒲州解良，攻克運城，河東一隅義軍聲勢爲之一振。張鳳翽拒敵潼關，得失數次，始終不懈。西路則由曹寅侯集民軍十萬，多無械，持刀上陣，不計危險，力拒甘肅升允所率之甘軍，苦戰數月，使敵軍不能下乾州以窺西安，厥功甚偉。鄒子良、張開臣既努力於光復西安之役，功成乃散癡權利，退而組織新村於耀縣，開西北社會革命之先河，可誌也。迄民元二月清帝退位，張鳳翽、張伯英諸將領時尙駐兵華陰縣，與清軍相持，會景定成渡河西來，因同議善後方略，詎升允尙恃強來攻醴泉，及聞清政瓦解，始議退師，而劉斌已據秦州宣佈獨立，升允懼斷其歸路。乃棄軍走，醴泉圍解，秦局因以大定。

山西獨立與吳祿貞被刺 湖北、湖南、陝西各省舉義消息傳至太原，山西同盟會員乃力促新軍同志姚維藩、閻錫山、溫壽泉發動，正計劃中，忽傳陝西革命軍將出師攻晉，清巡撫陸鍾琦大恐，欲派新軍一部移守潼關以阻之。新軍參謀姚維藩到各同志主張在被調防之前剋期大舉，衆然之，遂以八日爲期，即統軍中選敢死隊五百人，以五十人往攻撫署，以四百五十人往攻旗城，是日拂曉新軍攻入撫署，陸鍾琦殉清廷，藩司王慶平提法按李盛鐸等被獲，旋即釋

放，遂推閻錫山爲都督，溫壽泉爲副都督。時景定成尙在北京，聞變卽繞道歸晉，與同志仇亮、姚太素、史可軒，續桐溪（西峯）諸人共參督幕。清廷聞太原之變，卽任陸軍統制吳祿貞（綬卿）爲晉撫，令率兵平亂。祿貞早年附和革命，庚子（一九〇〇年）八月漢口自立軍之役，嘗與唐才常同謀，後在北方亦時與黨人往還甚密。及受晉督之命，黨人氣勢爲之大張，祿貞一面與統制張紹曾合謀，擬以陸軍第六鎮與第二鎮同時發動，一由石家莊，一由灤州，各登火車，假清君側爲名，會北京，一面密約同志姚薦楠、孫榮、石德純等在京策應。時清廷決定起用袁世凱爲內閣總理，但世凱因祿貞在石家莊，不敢北上。此時清廷極爲恐懼，一面準備擁溥儀逃往熱河，一面則派袁克定多方拉攏民黨，竭力遊說祿貞作合，祿貞置之不理。九月十六日中夜，祿貞在石家莊車站臥室中遽遭暗殺。張紹曾原係世凱私黨，比卽焚燬革命以告，中止進攻北京。斯時閻錫山已派景定成、仇亮、姚太素、史可軒等赴石家莊協議進行。景定成等既至娘子關，前敵總指揮姚以价迎入司令部商談，夜將半，石家莊忽來電話，先報告旗兵潰變，次報告吳祿貞被刺已死，衆大駭，咸謂吳爲奸人所害，軍心必憤激，欲爲主帥報仇，應赴石家莊一觀究竟，遂共乘車到石莊，遇六鎮參謀何遂，相抱痛哭。景定成等說明來意，並集軍隊圍定吳帥首死屍舉哀，其狀甚慘。更對衆宣言是爲清廷派人來刺殺者，軍無主帥，推何參謀爲統領，北向報仇。各兵士乃振其纓白布之腕，齊聲高呼，願爲吳統帥復仇。旋由旅吳鴻昌邀入司令部議，主張繼吳帥革命，議決電張紹曾由灤州攻北京，由山西擔任聯軍軍費及糧種。

條件，電報隨發，決定吳鴻昌集吳軍爲吳統帥，喪宣誓。景定成等數人乃外出集合來石晉軍向之訓話。旋有人報告吳鴻昌自行率軍退走於正定方面，無術追回，乃其去。而議運回吳祿貞所截之法，國砲彈鎗彈於太原，因此事爲吳帥致死之由，蓋不欲供毒器於進攻武漢之清軍，而特行截留以示反清決心，可謂烈士一片心血。且在議決條件中，若不運回，勢仍歸清軍劫去，何啻覆寇以兵。景定成等雖力主張由正太鐵路運回，庶不負死者志願。然來石莊之山西革命軍兵少力薄，未能堅守石莊，僅毀壞鐵路十餘里，以絕敵人交通，而換其軍心，終爲袁世凱偷渡北。袁世凱既秉清政，遂派段祺瑞率三路兵攻娘子關，相持月餘，娘子關失守，太原隨之，革命軍乃分走南北，繼續苦鬥，幸續桐溪已攻克大同，雁門關之清軍不戰自潰，閻錫山始有退步。景定成等隨軍東下，由黨人楊鏡甫、李鳴鳳（歧山）先後擔任行都督，得衆萬餘，遂下絳州，據襄陵，攻平陽，戰功卓著。直至清帝退位，南北統一，乃停止軍事行動。時袁世凱不欲山西落於黨人之手，特派李盛鐸主晉政，晉代表孔庚力爭，謂大同河東均在黨人掌握，必須調李盛鐸回京，而允閻都督返太原，晉政乃可收拾。國務總長唐紹儀力玉成其事，袁世凱勉從唐議，晉局始定。

民元後之秦晉革命黨 民元後陝西、山西兩省有功革命之同盟會員，至今尚生存者寥寥無幾。陝西黨人已逝世者，有井勿幕、錢鼎、鄒炳炎、曹寅侯、朱向辰、張義安、郭希仁、鄒子良、張開臣、張樂成、南南山、王紹文、社友梅、深如測、胡景翼諸人，隴中三原鄒炳炎係於

癸丑（一九一三年）見殺於張鳳翽、臨潼曹賓侯於癸卯過鄂、被黎元洪逮捕、旋處死。山西黨人已逝世者，有李鳴鳳、續桐溪等，就中李鳴鳳是於護法之役爲陳樹藩所害。

鄂黨六三盜金菩薩

盜菩薩案之緣起 辛亥二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一役之前，黃克強在香港預派譚人鳳攜款至上海、漢口、長沙各地，分謁蘇、浙、皖、贛、湘、鄂各省黨人，令準備發難以響應廣州革命軍。是歲正月二十五日譚到漢口，邀集居正、孫武、楊舒武諸人面授起義方略，及給與運動費八百元。居等受命，乃設置機關三處，以漢口法租界長清里八十八號爲總機關，武昌胭脂山某號爲分機關，武昌黃土坡某酒館爲軍界招所。三機關成立後，兵士紛紛加盟，食指日繁，不滿三月，此八百金遂漸次銷耗，黃土坡酒店亦瀕於倒閉。黨人等深恐無以爲繼，羣聚議籌款方法。乃由居正建議，謂廣濟縣西北隣蘄州，距其祖居約八十里，有地名洗馬坡者，其地有一廟宇，曰蓮城廟，內供金菩薩一座。鄉人謂靈異異常，每年爲之許願裝金者，時有所聞，故此像所值不貲。吾黨若設法竊取，大可供革命資金之用。衆聞之，均極贊成，議定先派居正焦燾二人往洗馬坡查探廟中情形，以便相機進行。

第一次之失敗 居焦二人既受命，遂於是年三月下旬乘舟至武穴，登陸後先至廣濟居正家二宿，翌晨赴洗馬坡，中途經田家河，二人順入田桐宅慰問田母。田母殺鷄饗之。比晚抵達城廟，宿廟前一野店。天曉廟門大啓，乃市香燭入內，見四壁高聳，結構宏偉。內分三進，每

進三大間，左廂有橫屋，金菩薩像卽位於中間正殿之左一神龕內，裝有玻璃門。門外幡幔蛛網交橫其上，神像烟燻，幾不能辨其真相。居正門口剪去辮髮，不便叩頭，乃在旁燃香點燭，達峯遂伏地拜叩，默祝菩薩施捨金身，助成革命救民事業。和尚亦喃喃有詞，一若相切驚人禱告也者。達峯拜罷，捐奉香資一元，請和尚啓玻璃門，以便瞻仰神像。和尚許之，達峯以手試探像身，屹然不動。和尚意似不悅。達峯恐其見疑，遂相偕辭出，仍遷程返居家。居等計議以此事非一二人所能爲力，決取道回漢口，向各同志求切，時在三月二十八日，卽廣州黃花崗一役之前一日也。

第二次之失敗 廣州革命軍既敗，湘鄂二省黨人仍繼續進行，不爲少懈。是年四月居正等以經濟困乏，仍欲力求菩薩施捨金身，以濟軍用。焦達峯乃自告奮勇，謂此事必須精練拳棒之大力士任之，乃易爲力。湘中健兒好身手者不乏其人，彼可返長沙徵調前來，衆壯其言，達峯遂行，未幾查光佛、劉文錦等數人相繼至漢口，各談運動成績，咸主張以武昌爲難根據地。繼議籌措餉源事，居正謂達峯已回湘調人來，稍候數日，吾等卽再請菩薩金身。查光佛曰：事急矣，不必候達峯，吾聞距達城廟二十里有三角山，贛贛州名勝，山中有小溪，產綠毛龜，小者曰金龜，富者多寶之。吾人名入山捕出，亦一無本生利之一法。衆謂吾人目的殊不在此，菩薩未請到，何必節外生枝。光佛曰，三角山距達城廟甚近，上有寺觀，吾等多已去辦，到山上卽可冒認和尚，隱匿寺中，下山至達城廟，一夜可往返，儘可於夜中請菩薩金身同

上三角山，卽在山中用爐鎔化，煉成金丹，以濟衆生，豈不甚便。衆然其議。遂由居正、查光佛、劉文錦數人取道奔三角山，此行不經武穴，至蕪州城卽登陸，行一日始抵山麓，劉文錦偶遇老友陳愚溪，一山房務農之世子也，堅留信宿，衆咸安之。晨居等別友登山，見山澗險峭，卽緣毛龜出產處。山巔有禪林曰三角寺，內泄僧房數宇，衆乃稅居一室，每日出資使比丘下山買米糴酒肉，一住經旬，或探而至達城廟道路，或準備安爐鎔金工作，事未得當，而資斧已漸告罄，衆咸焦急不已。時有蕪州城鄉紳張梅溪者，素與居正友善，其家卽居三角山西兩及達城廟東北，距廟甚邇，聞居等在山，乃約至其家度端午節，居等應召而往。鄉俗是日例必拜禱，達城廟香火尤盛，張梅溪村居等往遊，廟僧以張爲地方紳董，招待特優。且導往暹觀佛像，衆於金菩薩最爲關切，巡遶不忍云。及歸張家，衆於飽醉後，卽乘酒興圖入奪取菩薩上山，迨抵寺門，則是晚天氣酷熱，鄉人多露坐閑談，而廟內燈火輝煌，尤難下手，遂各失意而返；越日仍首途返漢口。

第三次之失敗 是時鄂省軍界運動益臻成熟，需費孔殷，六月初焦達峯、黎先誠（意達）、楊任、鄒成、謝介僧等在長清里八十八號議決作第三次盜金菩薩之舉，並推鄒成負責籌款，購買鎔斧電器等應用工具，與派人回約人前來之路費。不久由焦派至瀏陽之黎先誠率會黨中之存臂力者黎大漢等大力士四人蒞漢。焦等知居查等第二次盜菩薩失敗，遂謂此次回湘，帶來大個子均好身手，若入廟必可邀菩薩低眉，願施捨金身救苦救難，衆咸鼓舞。居正等乃典質

衣物充旅費，由達峯率健兒七人作第三次之探險。六月十五日至洗馬坡，將及達城廟，大雨如注。達峯謂天助吾輩成功。令派分兩路前進。達峯等四人循後山坡逼近廟牆，命出大錐鑿透後壁成洞，穴孔僅可容身，衆依次爬入，至神龕前，將玻璃門劈開，二人手攀菩薩金身，堅不可動。繼以鐵錐鑿其空，始搖搖倒地，卽以三人牽曳，後殿，盡力鑿之，久久始斷其一手，及零碎小塊。達峯命挾全身以走。及出洞，天將曉，鄉人已有巡田隴間。達峯曰，敗矣，速將菩薩投諸池塘毋爲鄉人所見，後此有機會可再來取。而此金菩薩遂由刃刮而入水刮矣。達峯既出，中途遇分路來會之四人，指爲誤事，埋怨不已。行數里，聞鄉人駭汗相告，謂昨晚有大盜劫去金菩薩，和尙已鳴鑼告警，四處追尋云。焦等於是分途疾走，大漢於路上一茶店爲糧差四人所捕，閉置土室中，糧差奔赴達城廟報信求賞，大方士乘間逃逸，糧差大憤，乃遣人關照漕河鎮各旅店，不許容留生客。查悉達峯等駐宿某店，羣相注目。達峯隊中有鄧二者，湖南哥老會頭目也，以糧差多廁身會黨，乃會用中海底（哥老會祕密記號謂之海底）與之接談，漸相暱，達峯出資法酒，呼糧差共飲，糧差知鄧二等誼屬同調，遂以中途捕獲大漢及脫逃事告之，並出所獲包裹，檢出電器錐斧等物，曰此非君等所有乎，君等止江湖，須明白本地規矩，敵處規矩與湖南大同小異，此間因達城廟菩薩被盜，風聲甚緊，來往不易，我當爲君等想一善法。遂囑購草紙二細，束一包袱式，並教以手邊擔負落店安放各種暗號，曰如法泡製，走盡蕪州，無人留難矣。更爲焦等雇一小舟，珍重告別而去。是晚舟抵蕪州城，適遇大漢等四人亦至，各相慰

間，並述經過。達峯曰，右等貪其食睡，致有此失，若革命軍打仗時如此失誤，必難免軍法從事也。衆唯唯，次日抵漢口，至機關部報告。座中有嘲達峯爲吞沒金菩薩。達峯憤然曰，豈有此理。而此經營半載之盜菩薩案遂由此結束。

菩薩有靈革命成功，盜菩薩案結束後，不滿兩月，而武昌革命軍猝然起事，一舉成功。迷信者謂爲菩薩有靈之所致。焦達峯於光復湘省之役，任都督未久，卽爲姦人謀殺，迷信者又附會爲祈偶像一臂之報。以上紀事，多出湘鄂兩省老友所述。查光佛字競生，民元嘗佐余在臨時稽勛局審議員。所記武漢發難間各種事實，均屬珍貴史料，更以梅川居士（居正別署）所著辛亥劄記證之，異曲同工，益足徵信。

女監學榮陞監印官

女監學之出身 辛亥革命，鄂軍都督府之外，另設總監察一員，位極尊嚴，羣推共濟會首領劉公任之，總監察府有監印官劉一女士，中華民國開國最初委任之女職員也。女士真姓名，世人多不知之。其母爲粵產，寄籍沔陽，夫家屬誰，隣里莫悉其底蘊。女生而貌美，雅善交際，其母居爲奇貨，時引邑中青年上其家茶話，因而得資。沔陽勸學所長某往來至密，一般學子每過所長在座，咸逡巡不敢前，相率錫女以一沔陽監學」之徽號。是卽女監學得此榮稱之由來也。女幼字回教徒丁姓，以賣燒牛肉爲業。嫁後本蕙，丁某暴卒，丁之親屬以女多外遇疑之，羣以謀殺非控之縣官。邑有少年偵知其事，倉卒挾女私逃，欲據爲己有。女特涉長途，足痛難堪，乃辭少年曰：吾不能再行，丁某固非余所害，自首當可脫罪。遂四步自投縣署。縣令提訊時，女泣陳曲，悲惻動人，原告丁姓俯首無言，沔陽學界聞之，各士紳爭相營救，尤以勸學所長某爲最力。縣令公子某亦求其母向乃父說項，縣令意爲之動。勸學所長某乃密派人向丁之親屬疏解，卒以四百金銷案。旋由縣署宣布堂諭，就犯婦擇配，願領得者例給官銀二十元。卒由新堤富王某某領得之。女既離王某某，提鎮，以室有大婦，頗遭藐視，大爲震懼，陷，均以王某某愛護備至，計不得售。大婦憤甚，遽以毒藥投諸豆漿，使女皇王某某飲之，冀借此

陷女於罪。女察知大婦毒計，知不可留，乃乘間逃歸母家，相借乘舟至漢口。旬日後果聞王某暴卒，大婦以女已逃，無所歸罪，乃託辭急病身死云。女既偕母抵漢，悵悵無所之，每使其投身妓院作賣笑生活；女以貧甚，亦不能拒。行道上忽邂逅一似曾相識之青年學生，兩相問訊，竟是沔陽舊識，遂舉前後經過歷歷告之。青年曰：漢口居大不易，吾當遍告邑中同學，爲君謀之。女遂隨青年渡江，至武昌，青年安置母女於脂胭山下一小館，復向同鄉釀金送之入成求學。女天資聰穎，課績良優，沔陽監學所長某待訊，頗至武昌慰問，且補助之。時脂胭山下設有黨人機關分部，故黨人亦多與女相識。

女監學與黨人之因緣 劉公，號仲文，原名湘，襄陽人也。家頗富厚，性復慷慨。丁未（一九〇七年）留學日本，投身同盟會，雅爲同鄉黨人所推重。時同盟會員中以利便運動國內秘密會黨之故，另有其進會之組織，羣推仲文爲領袖，蓋欲利用其資財以從事革命活動也。庚戌（一九一〇年）仲文自日歸國，以家庭束縛，鬱鬱不樂，會清廷有考試留學生之舉，其家命仲文北上應試，仲文頗有做法徐錫麟之志，遂語其家長，鬻萬一不第，則須納粟捐道台銜，以爲進身之階。家長許之，辛亥七月仲文身懷白銀五千兩至漢，將取道北上，黨人時正待款濟急，聞仲文來，大喜。叩其來意，知將罄金入都，遂極力阻其成行。並告以軍界之運動已大有端倪，吾輩應以全力赴之，萬不可錯過此良好時機等語。仲文甚沉默，迄無表示。諸同志知其囊貯多金，有提議用強逼手段，使其全數捐輸充發動費者。楊玉如與仲文感情至厚，謂此舉不

宜孟浪從事，彼有女友某綽約多姿，現在某校肄業，雖其身不正，然近與吾黨多人結識，已薰染革命色彩，居常輒以紅拂紅線自居。仲文居此無聊，吾等若預授計某女士，使爲吾黨效力，由余介見仲文，使互生好感，漸成室家之好，則吾黨有此內援，必於籌餉進行大有裨益云云。衆咸稱善，遂由楊玉如依計行事。仲文一見女監學，大爲傾倒，邂逅數日，即營金屋貯之。並邀楊玉如夫婦同居，金屋在武昌雄楚樓，地頗佳勝，女監學得人而事，喜可鑿矣。

劉仲文、楊玉如遷寓雄楚樓後，雄楚樓遂成一黨人機關，每日賓朋滿座。仲文如夫人招待如禮，衆咸善之。諸同志尙戴仲文湖北革命黨首領，預備於發難時推爲鄂軍大都督。於是由楊玉如、孫武、彭楚藩等先後向仲文進言，請其將北上納官之白金五千兩盡數提出作發動資金。仲文如夫人亦在旁力爲贊助。仲文詳詢已往運動經過後，乃出匯單交彭楚藩兌銀。楚藩曰：吾等祇取銀五千元，餘仍交仲文作費用費。衆得此款後，即席商分配之法，決定尅日大舉。仲文與其夫人以風聲漸緊急，遂先期于八月初旬由雄楚樓移居漢口俄租界寶善里一號，以便與同里之十一號及十四號機關部相聯絡。至是月十七日晚，十四號機關部因孫武等製配炸彈失慎，猝然爆炸，孫武炸傷面部，一時風聲外露，漢口洋務督辦吳愷元即會同俄領事率警探同往搜捕，因查悉十一號與十四號有連，遂復搜及十一號，當場捕獲戶劉宗耀及少婦等數人，所謂劉宗耀即仲文，而女即監學也。據是月十九、二十等日漢口各報所載，略謂洋務公所吳愷元會同俄領事查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機關時，適有無辯者二人在門外窺察，據稱住在武昌小朝

街時來訪友者，惟據該人報稱，此人係本里一號租戶，遂即拿獲襄陽人劉宗耀一名，又有一人送一少婦來敲門，亦被拘，該少婦作沔陽州口音，據稱其夫名龍種糾云。

總監察府之監印官，寶善里之機關破獲後，劉仲文夫婦及革命黨員先後被逮者三十餘人，在彭楚藩、劉堯激、楊宏勝三烈士受刑不屈，死之。武昌新軍同志聞訊，乃於廿九夜大舉發動，清吏瑞激、張彪等聞風而逃，局勢大定。乘以劉仲文甫在漢口獄中脫出，倉卒不能渡江，黃巢在滬亦難趕到。遂由蔡濟民、劉廣藻等奮至協統黎元洪住宅，從床下強牽黎至諮議局，推作革命軍都督，黎遲疑未決，蔡濟民以手鎗擬之，始允署名。都督府既成立，劉仲文初在謀略處主持一切，諸同志以劉仲文既不得任都督，又未任部長，乃推爲總監察，以監督都督府以下各職同，仲文於就職日，首先委任劉一夫爲總監察府監印官，劉一即仲文如夫人，亦即多年前名勳一時之沔陽女監學也。民元春南北統一後，總監察旋即裁撤，民二秋各省討袁軍失敗，仲文以憂傷時事，未幾亦死。其如夫人世如何，迄無所聞，或其鄉人能知一二耳。

彭家珍事略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先世系出湖南，以作宦入蜀，遂家焉。父仕勛官王事，嘗一度考察日本，頗有志興革。家珍生，而母患心疾，其父實兼任撫育之勞。年十六，從父命考入武備學堂，成績斐然可觀。既卒業，復往日本專攻軍事學，饒有心得。時留東同鄉學生甚衆，就中主激革命論者頗不乏人。家珍與彼等遊，油然萌保種救亡捨我其誰之志。嘗與同志數四討論進行方略，以爲邊省革命不足以制虜殲命，因力主投軍政界，實行中央革命之策。同志咸隨其議，而病進取之不易也。乙巳（一九〇五年）春歸國，賴其父執某之掄揚，見知於川督錫良。錫以其豐資英敏，學識宏富，甚器重之。遂從錫良入滇，供職陸軍學堂任教練官。繼調赴瀋陽，充奉天講武堂及東三省學兵營講師。新軍第二十鎮內軍官之有革命思想者，多出其門下，商震、程起陸、熊斌、劉驥數人，其最著也。時清政不綱，南方各省之革命風潮勃發不已。家珍日與同志謀在軍界發動，迄未如願。會趙爾巽代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家珍乃謀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爾巽許之。因是得與駐瀋州陸軍第二十鎮同志軍官王金銘、施從雲、馮玉祥、朱霽青、郭鳳山諸人暗通聲氣，密謀大舉。站有免費乘車券，乃私贈黨人作來往京奉沿路之用，前後罄數萬紙。其後瀋州義軍之反正及京津同盟會之活動，此舉與有力焉。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湖南、陝西、山西各省先後響應，清廷震驚，迅令京奉各鎮停止秋操，並調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率所部前往長江平亂。時二十鎮適駐灤州，紹曾遂按兵不動，與第二混成協統藍天蔚、三鎮統制盧永祥、二十鎮統領伍祥禎等乘機聯名向清廷要求立憲。家珍與二十鎮中將領早有聯絡，知紹曾等蓄謀進兵南苑以佔據北京，故陰爲之助。時清廷方由歐洲購取大幫軍械，繞道西伯利亞經京奉鐵路輸送前敵，東督趙爾巽特派彭家珍、劉其達、張允仁等負責押運。道經灤州，家珍利用機會，先與其學生商震、程起陸等商定扣留方法，乃密電紹曾，請其狂瀆派兵截扣，原電略云：朝廷無立憲之意，不惜購買軍火自相殘殺，珍恭逢運輸之役，苦無挽救之方。軍火到灤，望公等妥爲保護等語。紹曾得電，乃將軍火截留，並電告鄂軍政府以扣截經過。清廷得電大駭，因頒布憲法十九信條及特赦黨人之舉，惜乎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與張紹曾、藍天蔚協攻北京之計劃，因吳祿貞在石家莊被刺而致瓦解，而清廷亦罷紹曾職而代以潘鍾盈。紹曾虎頭蛇尾，竟違反衆議，自願解除兵柄子身以去，致令家珍扣留軍械之深意竟成水泡，良可慨也。

張紹曾既解職，家珍雖極失望，仍極力策動施從雲、王金銘、馮玉祥以所部舉兵反正，時汪兆銘、黃復生已出獄，北方革命同志張煊、趙鐵橋、羅偉章、杜黃裳、陳憲民、黃子賓等二十餘人組織京津同盟會，以爲中央革命之樞紐。並賃天津俄租界洋房爲機關。家珍與焉。衆議舉家珍與黃復生、趙鐵橋、羅偉章等往滬，製造炸彈，並聯絡南方黨人請求接濟。家珍、復生

以是留滬研究製彈方法。四川旅滬黨人欲推家珍回蜀主兵事。家珍曰，北京爲清虜根據地，四川枝葉也，拔其根本，枝葉自萎，吾願任其難，四川之行，非吾意也。於是江蘇都督程德全乃任家珍爲北方招討使。黨人亦推之爲北方暗殺部部长。由秦皇島密運軍械炸彈入京，是歲十一月抵津，乃銳意進行工作，使同志呂紹、劉癩移等分任所事，已則毅然以狙擊滿清權要自任。

時清廷起用袁世凱爲內閣總理，且予南北議和全權。世凱挾和議以自重，禁衛軍總領兼軍諮處副辦良弼知世凱有異志，乃組織宗社黨以制裁之，目的在擁護清室阻撓共和，世凱威嚇清帝退位之計劃，因之大受影響。會馮國璋攻下漢陽，而王金銘、施從雲等舉灤州，亦如曇花一現。清會主張頓趨強硬，南北和議以是中斷。家珍奮然曰，專急矣，良弼梟雄也，此獠不滅，終爲革命大患，吾不急除之，人其謂我何！遂挾炸彈日夜伺之，以良弼防衛森嚴，苦不得機會。饒思再三，忽憶前任奉天講武堂教習時，該校監督崇恭與弼友善，乃擬派其學生熊斌、劉升之兼程赴奉，用崇恭名致電於弼，僞稱趙爾巽憤宗社將亡，舉恭來京，共圖挽救，預計電到後，即同志各懷彈，持崇恭名刺分赴良弼、蔭昌、鐵良等宅，誘而殺之。以此商諸同志，衆慮其謀太險，徒刃無益。家珍慨然曰，赴義豈能相強，我一入爲之可矣。遂偕杜黃裳、趙鐵橋，陳憲民數人入京，稅居中西旅社，求良弼小照得之。翌十二月初六日，始探悉清室內廷於是月初八日假臘八賞賜喇嘛恩粥典禮，召集諸親貴密議南北戰事，默計機會難得，遂避人作絕

命書寄同志，並囑其僕伍煥章晨將衣物運津交民意報館。及期乃服標統制服，身佩軍刀，乘車詣金臺旅館，言自瀋陽來，因軍事來京，懷出崇恭名刺予之。遂命車入前門，先至軍諮府及良弼舊宅，均不遇，復詣紅羅廠良弼新宅。閩人答赴攝政王府未歸，乃趨候門外。有頃，良弼馳施而來，遂回車踵之。甫入門，弼下車，家珍亦下，出崇恭刺求見。弼曰，養夜至此，胡匆迫乃爾。家珍乘其不備，擲一彈未中，又擲之，轟然一聲，階石齧裂，良弼被炸斷左股，暈絕臥地，彈觸石反射家珍頭部重傷而殞。同時斃命者有弼衛兵八人馬弁一人。弼良久始蘇，喚其教讀康譔暨至，謂之曰，我輩軍人，死何足惜，吾見政府不可爲，故組織宗社黨以圖挽救，令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長吁一聲，血湧而逝。是役家珍同黨均以事前措置有方，未及於難。時袁世凱方謀奪取清室政權，以宗社黨作梗，異常棘手，及良弼遇刺，乃私謂慶王奕劻曰，家珍爲奉天講武堂及東三省學兵營教練官有年，二十鎮中下級軍官多出其門，溧州兵變皆其勾結，今近畿迭世暴舉，足徵革命黨勢力已及肘腋，此後禍變將防不勝防矣。奕劻以告清太后隆裕，清室震慄，由是遜位之局乃定。是則南北和議阻力之消除及清帝遜位之決心，實家珍一彈之力有以致之，厥功偉焉。

旅美華僑組織空軍始末記

吾國人之組織空軍，始於辛亥革命一役，在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舉義之前，孫總理已使美洲致公堂黃三德、唐瓊昌、朱三晉及同盟會李是男、黃芸聲諸人合設洪門籌餉局（又稱國民救濟局）於舊金山，以供國內各省發動軍事之需。嗣鄂省軍興，各省紛紛響應。余先期奉孫總理電召自加拿大至美襄助募款。是歲九月有芝加哥埠黨員梅培建議組織飛機隊，請由籌餉局撥款購機，並僱用美國機師回國參與戰事。余及籌餉局諸幹事均贊成之，遂委托梅培以購機及延聘機師等事，使就近斟酌辦理。惟其時黨人咸缺乏航空知識，華僑青年在美國飛機學校肄業者，祇譚根、林福元二人。譚屬同盟會籍，甫畢業而未取得萬國航空執照；林係帝國憲政會會員，由世界日報供給學費，余等以宗旨不同，未便約其參加。梅在美經營月餘，僱得美人飛機工程師威爾霍斯（Wilcox）一名，及購置寇蒂斯（Curtis）廠製單翼飛機六架。另有同志學習工程助手李綺菴、余夔二人。威機師之僱用條件為期限一年，工資美金一萬元。十月下旬威機師及李余同到舊金山，余與細談，始知威爾霍斯為一修理飛機工程之專家，並不諳練駕駛之術，若無飛行專家同行，則所購飛機等於無用。乃親訪譚根，請其隨機返國，專任空軍統領之責。譚以萬國航空執照尚未頒到為辭；但允於頒到後立即趕回參加。余等遂不得不令威機師等

先期至上海候之。時余已受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三團體之委託，以旅美華僑革命黨總代表之名義，回國參與組織臨時政府事宜，與威機師等先後率飛機二架蒞滬，尙有飛機四架則於兩月後由梅喬林等攜回。南京政府既成立，各飛機均運抵南京，由總統府撥地開闢飛機場，特令旅美歸國黨員鄺灼等駐守機場四週，以資拱護。二十日後第一飛機裝置竣事，然未飛行即已損壞。詎上海各報紛紛記載，竟稱余爲飛機師，謂馮某第一次試飛，已飛至四千尺以上，孫大總統深爲嘉許等語。蓋一年前曾有飛行家馮如在粵試演飛機失事，各報以爲余即馮如，故有此種誤會。某日駐寧美國領事訪外交部長王寵惠，謂其夫人畢生未見飛機，欲於定期飛演之日同往參觀。王外長以告總統，總統詭之於余，余曰：「譚根尙未返國，此間尙無正式飛機師，倘俟飛機裝置完善，亦恐無人能飛，暫時似不宜請外賓參觀云云。」王外長遂婉辭謝美領事。民元二月第二飛機裝置已妥，惟譚根仍無歸國消息，總統以有機而乏人駕駛，深爲失望。總統府庶務科長朱卓文自告奮勇，謂在美時曾隨美機師某凌空數次，大可藉此一顯身手。及試飛日，余及總統府各職員同往參觀。朱卓文周身是胆，毅然登機，詎此機離地不及三尺，即墮地損壞，朱所戴軍帽被毀作數片，頸部僅有微傷，亦云幸矣。無何南北和議告成，一日孫總統、唐少川、胡漢民及余閒談，偶及飛機效用事。余曰：「此次由美帶回飛機，因余等絕無航空知識，誤以爲凡飛機工程師皆能精於駕駛，祇僱有修機員，而無駕駛員，遂致此機等於完全無用，非常可惜等語。」唐少川曰：「機雖無用，亦有大效，蓋北京各報曾轉載滬電，謂革命軍

飛機凌空數千尺，威力如何偉大，袁世凱卽以之威嚇清隆裕太后，隆裕爲之動色，下淚請其退位之果決，此亦原因之一云。南京政府解散後，美機師卽給資遣回本國，此項飛機由朱章文指責收藏，後無所聞。余任稽勛局長時，嘗於民五秋間向袁世凱建議組織飛機隊，並薦譚根回國任編練之責。袁飭參謀部向余協議進行，卒無結果。同時譚根在美發起飛船公司，向華僑招股成立，擬遍遊檀香山菲律賓各地飛演謀利，純屬營業性質，附股者多國民黨員。民二七月贛軍討袁軍起，余於是月下旬脫險出都，蒞滬日知譚根方率飛行公司人員在檀香山各埠飛演，遂電該埠自由新報轉譚，令速攜飛機回國參加討袁義舉。譚覆電上海民立報轉余，索匯旅費三萬元，余無以應。民三譚率同夥至日本謁孫總理於東京，總理委任譚爲中華革命軍飛機隊長，譚後遊菲律賓，藉飛機營利，以得菲島國民黨員之助，獲資甚豐，然其爲人賦性忌刻，見利忘義，漸與國民黨同志不協。民四歸粵，在香港、廣州等處飛演，輿動一時，粵督龍濟光探悉譚與民黨頗有淵源，以其屬美國籍民，不敢加害，乃誘以鉅利，譚爲所動，竟與民黨脫離關係，而世人亦不齒之。譚得資後，遂拋棄航空生活，優游自得，卒以暴病身死聞。民三旅美國民黨員張洛川、湯漢弼等組織一秘密團體，曰救國社，嘗集款訓練航空人材，作二次討袁軍之預備，同志之應募助學者，有朱漢彝、劉恢漢二人，均在美西山的古航空學校畢業。乃朱劉等於學成後同改就別業，無志回國服務，殊屬憾事。民四五間旅加拿大各埠國民黨分部先後派黨員至飛行學校肄業，造就航空人材頗不乏人。民五討袁軍興，居正奉孫總理命起兵於山東濰縣，

所部有華僑飛機團，以夏重民、伍橫貫爲正副團長，參與團員多歸自加拿大。然成立未久，而袁世凱已伏天誅，各團員未得一試其技。同時旅美國民黨支部亦撥款養成航空人材，先後應募者有李光輝、張惠長、蔡司度、陳慶雲、楊仙逸、周寶衡、黃光銳等數十人。民九九月陳炯明自閩回師討莫榮新一役，張惠長、楊仙逸、陳慶雲陸續駕駛飛機轟炸莫軍，立功至偉。回憶當日朱執信孫贛生及余等設立機關部於香港東京酒店，密由美國購入飛機數架，使楊仙逸、張惠長、陳慶雲等由澳門飛入粵省，一舉而攻陷虎門，再舉而克復廣州。當飛機飛達廣州，投炸彈於德宣街督軍公署時，莫榮新、郭椿森、楊永泰、李根源等方集桂系及政學系諸首要在公署開軍事會議，及聞一聲炸彈爆發，乃倉皇作鳥獸散，甚爲廣州有史以來之飛機炸彈第一聲，是不可以不紀也。溯自辛亥以至民九，美洲華僑黨員組織空軍者五次，一爲民元南京總統府之飛機隊，二爲民三美洲救國社之訓育航空人材，三爲早年孫總理對於譚延闓飛機隊長之委任，四爲民五山東濰縣之士華革命軍東北軍飛機團，五爲民九討桂逐莫之飛機隊。第一二三四之四次，或以技術欠精，或以組織缺陷，或以時期過短，或以服務不忠，均不能施諸實用。至民九討莫一役始奏膚功，今之言空軍者，飲水思源，當亦知所本矣。

粵記者陳耿夫被害始末

陳耿夫原名友亭，廣東南海縣西樵鄉人，少讀書鄉塾，學冠儕輩。稍長，以家貧不能自活，乃之越南海防謀生，初依其戚某任商肆司賬。歲乙巳（一九〇五年）旅美華僑馮夏威以積美政府頒佈華工禁約，自殺於上海美領事署門前，各省志士大憤，紛紛組織拒約會及鼓吹抵制美貨，以圖挽救。耿夫聞之，乃向僑胞盡力提倡，爲嶺內拒約會之聲援。僑商劉岐山、甄璧、林煥廷等深爲感動，爰假海防台灣街三十二號萬新樓爲拒約會辦事處，風聲所及，西貢、堤岸、金邊各埠僑胞亦相繼發起，耿夫之力爲多焉。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孫總理自日本蒞河內，越南各埠同盟會次第成立，海防黨員舉劉岐山爲分會長，耿夫爲書記。丁戊兩年革命軍先後在欽州之防城、廣西之鎮南關、欽州之馬篤山、雲南之河口等處舉義，海防實爲粵、桂、滇三省交通樞紐，黨人購械軍餉，多出此道。耿夫力助劉岐山等措置供應，餉械賴以不梗。戊申（一九〇八年）三月河口之役既敗，黃克強、胡漢民暨僑商黃隆生、甄吉庭、劉岐山諸人以不容於越南政府，先後他適；黨人歷年在粵、桂、滇三省邊區之軍事活動，遂因而停頓。耿夫亦於己酉（一九〇九年）秋赴香港，訪余求相當工作。余乃以中國日報記者一席處之。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倪映典以廣州新軍反正不成，死之。耿夫以在海外宣傳革命，功效遠不若內地

之著，遂決計親至廣州創辦報館，爲文字上直接鼓吹。旋發刊人權報於城西洞神坊，與國民報、平民報、天民報、齊民報、軍國民報等各倡急激論調，爲廣州黃花岡一役辭後民黨報紙一時之盛，耿夫亦視此時代之工作爲彼一生最得意事業。及辛亥九月廣東反正，耿夫專心在同盟會辦理黨務，不求仕進，旋同盟會發刊民誼雜誌，耿夫任編輯人。

民二秋各省討袁軍失敗，是冬耿夫亦亡命日本，與余邂逅於東京。嘗語余曰：吾在人權報執筆時，洞神坊及十八甫等處各商戶，無不識吾姓名。每外出商戶及路人多嘖嘖相指，謂此即某報記者陳某云云。時在座同志夏重民等，皆戲言洞神坊居戶應爲耿夫建立銅像以誌紀念。余亦口占一絕戲贈之曰：「銅像巍巍陳耿夫，洞神坊裏大規模，卻嫌不及西鄉胖，辜負昂昂藏七尺軀。」蓋東京上野公園有日本維新偉人西鄉隆盛銅像，耿夫身長體瘦，遠不及西鄉之肥碩也。民三余任舊金山發刊民口雜誌，耿夫恆撰文寄余，藉筆資自給。未幾歸香港，與林煥廷等創辦現象報，大倡討袁救國之論，以措辭過激，爲當道干涉，乃偕鄂同志曹亞伯聯袂周遊南洋英屬羣島，向僑胞力闢暫停革命之說。蓋日民四日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款之後，革命黨分裂爲急進緩進二派。孫總理向領導中華革命黨主張急進，謂非倒袁不足以救亡。其他歐事研究會及水利速成社一派，則主張緩進，謂因日人亟圖侵略，應暫停革命工作，以免增加時局之嚴重。耿夫亞伯均屬中華革命黨，性情剛烈，每至一部，輒向緩進派大肆抨擊，緩進派俱懼見之。汪精衛、陳璧君時在檳榔嶼，態度曖昧，尤觸二人之怒。民四春夏間，耿夫謀在吉隆坡組

繼報館，以振作僑胞勇氣，各埠同志鄧澤如、李源水、鄭螺生、李孝章諸人咸樂爲之助。將有成議，而袁世凱稱帝之一幕竟成事實。國內護國之師，風起雲湧，耿夫遂放棄辦報南洋之計劃，仍奔走香港廣東之間，有所盡力。

民五年六月袁世凱暴死，帝制瓦解，耿夫乃在廣州續辦民主報，以敢言稱。時政學系有言論機關曰中華新報，容伯挺爲總編輯，中華革命黨在粵毫無勢力，獨耿夫以私人資格挺身作老民黨喉舌耳。民六七月孫總理率海軍南下建樹護法軍政府，桂軍閻陸榮廷、陳炳焜、莫榮新等深恐粵省地盤動搖，事事加以阻撓，耿夫聯絡廣州報界公會謁誠擁護總理。高唱粵人自治之說，大招桂軍閻所忌。民七七月政學系楊永泰及粵督軍莫榮新非常國會議長吳景濂諸人合謀推翻軍政府，改組大元帥一職爲七總裁制，孫大元帥因而去粵。耿夫屢著論斥總裁制爲不法，辭甚激烈。時任粵財政廳長爲楊某，與督軍府參謀長郭某，皆政學會重要份子。楊某嘗函聘耿夫充財廳參議，爲耿夫所卻，知其不肖就範，意甚銜之。會桂系軍政界內發生嫌隙，桂籍國會議員會彥、蒙經皆出身同盟會員，因事與督軍府參謀長郭某大生意見，適桂籍駐軍將領亦有二派，反對政學系一派忽發佈宣言，排擊郭等利用軍人禍害粵桂之種種罪狀，耿夫遽以此匿名傳單轉載報端，楊某閱之，遂乘機藉圖報復，卽與郭某向莫榮新進言，謂陳某屢造謠擾亂軍心，非立處重刑，不足以示警。莫榮新謂陳某是老革命黨，若殺之，恐孫某見怪，楊某謂口說已離粵，彼等現皆失勢，殊不足慮，請下決心等語。莫遂命郭某立下手令拿捕耿夫鎗斃，

並封禁民主報，而耿夫遂於被逮後兩小時以鎗斃聞矣。當耿夫在民主報被逮之後，其夫人周仲雅及其弟仲猷聞耗，急趨永漢南路余宅求助。余立訪會彥請其援手。會謂楊郭二人向來心狠手辣，恐此時已來不及，姑試一爲之。余稟托友人轉求海軍總司令林葆懌向當局營救。正在奔走間，而護法統領歐陽榮之自督軍府出，謂耿夫業於是日清晨遇害，雖多方設法亦無能爲力矣。耿夫既遇害，身後蕭條，孀妻慘痛，余乃以港商余威李煜堂及友好廖仲愷、覃超、會彥、李茂之、歐陽榮之籌募捐二千餘元以恤之。民八廣東報界組織記者團赴日本考察彼國實況。余以香港大光報及香港晨報代表名義加入該團。舟次上海，嘗謁孫總理備述耿夫被政敵慘殺始末，總理爲之惋惜不置。

民十一年八月國會二度恢復。謀殺耿夫之楊某郭某，均爲參議員。余於民六當選參議院第三屆華僑區參議員，至是始獲出席會議。與楊郭爲同僚。時楊某挾政學系公款數十萬，與研究系之王家襄爭選第三屆議長一席，至爲劇烈。凡同僚充投楊票者，楊某概分別報酬一二千元不等。粵籍及華僑議員以鄉土情誼，多入彀中。獨有余等數人宣言楊某曾主謀推翻護法軍政府及陷害民主報記者陳耿夫，實爲中華革命黨及護法同人公敵，誓必反對其當選議長。楊大窘，乃遣郭某詣香廠東方飯店訪余爲楊說項，並請勿重提前事。願貢三千元爲余壽。余曰：真正革命黨人決不爲臭銅錢污損人格，楊於民元夏秋間在北京加入同盟會，乃余簽名介紹，故以鄉誼友誼而言，余不獨應投楊票，且可助其成事。但從公議黨義而言，楊某確曾主謀推翻護法軍政府

及陷害老同志陳耿夫，人所共悉。如余勉強投票舉之，既斷損天良，亦爲愧對死友。且耿夫係越南華僑老同志，余之議員乃華僑公選，倘因此徇私害公，後必爲海外僑衆所不容云云。郭某曾任莫榮新之參謀長，與楊實爲同謀，余答彼之辭，無殊一石二鳥。彼聞余言，乃懷喪抱愧而去。楊某知余作梗，遂向參衆兩院民黨各議員，大講親善政策。謂胡漢民如來京競第三屆參議員職，彼願擁胡爲議長，今胡既不來，民黨各議員若投己票，自遠勝於此席爲研究系所得。倘民黨肯一致助之，彼可助焦某得副議長，以相報酬等語。民黨議員多爲所動，羣勸余勿再破壞楊之好事。余曰：君等皆與耿夫有舊誼，胡爲與仇者合作？吾頭雖斷，不能爲仇者助也。老友湘人周某怫然曰：老馮是華僑，華僑多居外洋，不通遠世情，吾等惟有置之可矣。選舉之日，楊某以運動成熟，意氣揚揚，其二妾亦高坐旁聽席，恣聽好音。余知楊勢在必得，勉寫「三千元」三字於選票上投之，當選票收集將次唱名之際，余忽憤不可耐，遽登發言臺上，向議院職員奪取選票，一一撕毀，立將廢票紛紛散放於各議員席次，如粵劇之大撒金錢者然。及下臺時，更將餘票拋擲於華僑議員陳壽如、沈智夫等頂上，揚言曰：吾今日足以報死友陳耿夫矣。於是全場騷然，主席黃錫銓亟搖鈴散會。翌晨北京各報標題咸天書曰：「參議院議長流產，馮某莫天女散花。」美洲及南洋之國民黨分部有拍電向余致賀者多起。事後楊某乃授意華僑議員陳壽如等，各提出臨時動議，謂余搗亂議場，應受除名處分，卒以各議員多拒絕署名而止，自茲而後，參議院遂無法可以產生議長，直至民十三賄選總統曹錕被逐，猶代以輪值委員

制也。

民十六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胡漢民任立法院院長，有人向胡推薦楊某爲立法院委員。胡曰：楊某昔曾反對孫總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引用之。後數年，楊某遭逢時會，志得意滿，一日遇余於南京中央飯店。傲然語余曰：爲君之故，遲余官運十數年，今尙記前事否？余曰：君前反對總理及主謀顛覆護法軍政府，故余昔年反對君之當選議長。惟吾黨於民十二反對曹錕賄選一役，君曾追隨拒賄議員南下，故余對此久已淡然若忘。但老友陳耿夫之血，至今仍未滿溢，則猶耿耿不能去懷耳。嗚呼，耿夫九原有靈，其能瞑目否乎？

唐少川之生平

唐少川（紹儀）爲手定辛亥南北和議開國四大元勛之一。自中山、克強、秩庸三先生先後逝世，至今巋然獨存者，惟少川一人而已。考先生生平，素以骨鯁風節聞，自清季作吏以迄於今，不慕虛榮，不畏強禦，數十年如一日。人有以非禮或不義干之者，輒遭白眼，時人莫不敬之憚之，或有以少川爲高傲峭直，不合時宜者，余以爲此適足以發示其人格之純潔及偉大，誠非世俗朝秦暮楚爭權奪利之流所可同日語也。

自八一三抗戰以還，少川以高年多疾，淹留滬上，足跡不下樓者七八月。日軍閱以此老身鎮中外重望，極欲假其名義以資號召，因賄使少川平日往還素密之友好及世姪某某等，多方遊說，餌以偽組織大總統一席。少川既不爲動，且語其世姪岑某曰：「汝本身虧欠公款之官司尙未取銷。一有拘票，卽當重入囹圄，還談什麼政治？」又語其老友溫陳二人曰：「國民政府之外不容有第二政府，毋再饒舌。」此種斬釘截鐵之辭，殊令熱心勸進之某某聞而汗流浹背，然昧者不察，以訛傳訛，竟有謂少川將參加偽組織之蜚語。迨偽組織揭曉，真相畢露，而外間尙有惑於某某傀儡之招搖，疑少川爲別有作用者，是何異謂成王聽政，周公猶有不利之圖，曾子居家，參母未釋殺人之惑乎？

以余所知，自民二十六、七月老日蘆溝橋一變之後，少川實爲主張抗戰最力之一人。當民二十五年秋自滬赴帖嶺時，法俄二國適有邀請我國參加同盟之舉，少川力勸當局毅然加入，卒因他種關係未果。識者謂苟其時少川建議如得實現，成立中俄法三國同盟，則前年冬之西安事件可不發生，而去歲蘆溝橋及上海戰爭亦不致爆發，爲之扼腕不置。於此足見少川之能深慮遠慮，洞燭機先矣。少川生平事業有益於國利民福世道人心者，指不勝屈。今就余記憶力所及，略舉其犖犖大者數端如下。

一、保全康梁祖墓 己亥庚子間（清光緒二十五年）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慕僚隨任者，有徐廣陞、于式枚、王存善（王克敏之父）及少川等數人，而少川年最少。一日清晨，衆聚內花廳謁李督閒談，李子經芳侍焉。忽來廷寄上諭一電，令將康有爲、梁啓超二人祖墓剝毀。李督閱後，問諸幕僚應如何辦理。衆俱唯唯莫敢置答，獨少川起言曰：「罪人不孥，古有明訓。若株連及於黨人祖墳，似太殘忍，尤礙各國觀瞻。還請傅相三思。」李督作色曰：「你好大的膽子！皇上的諭旨也可以反抗，豈不是大逆不道嗎？」座衆爲之慄然。少川立趨外摒擋行裝，擬即日赴天津。李經芳以告乃父，李督即命經芳留少川勿行，並囑是晚靈內室共膳。及時，同席者僅李督及少川二人，各行役均遣令外出。李督溫語謂少川曰：「少年人脾氣真大！你當我兒子及衆人面前批評皇上的諭旨，豈不是教人犯上？我因此不能不教訓你一兩句話。其實我對於剝毀兩人祖墳事，也不以爲然。你何必多慮？」云云。由是賓主相安。

如初。而毀滅康梁祖墓一事，卒以發掘一二無主荒墳虛報塞責。此事底蘊，康梁師徒至民元後始知其詳，嘗先後向少川竭誠叩謝云。

二、完成辛亥和議 辛亥武昌舉義，各省陸續響應。九月六日漢陽失陷，武昌危急。袁世凱別有會心，特向清廷推薦少川爲全權代表，與革命軍議和。少川抵鄂晤黎元洪，極稱袁世凱亦主共和，以礙於清廷勢力，一時未能宣佈。十月二十八日南北代表開會於上海南京路市政廳，雙方議決展停戰期十五日，嗣又展期七日，時清軍利在速戰，少川乃倡議停戰，以緩馮國璋之進攻武昌，其用意固別有在也。故和議告成後，黃克強嘗語少川曰：「君若遇來數日，武昌勢必不守。」則當日武昌情勢之嚴重，可概見矣。少川既左袒革命軍，名爲清廷代表，實則事畢爲革命軍設計。雙方代表初議決召集國民會議以解決國體之方法，亦爲和緩清軍攻勢之一種策略。袁世凱以清室貴要意見龐雜，遂不允承認所議決國民會議召集辦法，少川憤而辭職，世凱允之，致電革命軍代表伍廷芳，謂嗣後應商事件宜直接電商。未幾南京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當選臨時大總統。世凱詰責南京組織臨時政府事，和議幾致決裂，後知事無可爲，仍密使少川與臨時政府交涉。孫總統表示如世凱促成共和，願以總統一席相讓。世凱乃下大決心，授意段祺瑞，使聯合各將領四十六人迫清廷宣布退位。清隆裕太后懼於威勢，遂不得不屈意以從，少川時假上海南洋路老友趙鳳昌宅爲辦事處。黃克強、陳英士、張季直等恆到趙宅探候和議消息。清帝遜位諭旨之文辭卽在趙宅起草，乃出張季直手

筆，原稿今尚由趙宅保存之。世凱得少川電，即遣梁士詒持遜位電稿入宮，謁請隆裕太后誦旨。隆裕讀之再三，流淚不止，悽然謂士詒曰：「祖宗三百年基業，如此便了結乎？」士詒跪叩曰：「請太后顧念皇室，勿使羅流血慘禍。」隆裕乃親筆將電文「遜位」二字改作「讓位」，並刪去贅字，揮淚而退。此張元二月十九日事也。少川既完成清帝退位之大功。遂赴南京謁孫總統，陳述一切經過。總統獎譽備至，且邀少川加入國會，少川欣然從之。總統復命府中秘書及各部總次長與少川分別拍照，以誌紀念。少川自是不獨爲國宣勞，且亦爲黨盡力，直至於今。

三、雜護約法內閣 中華民國約法規定政府爲責任內閣制。少川既任國務總理，事事咸格遵約法。袁世凱以每有設施，輒爲國務總理依據約法拒絕副署，致不能爲所欲爲，深滋不悅。內務總長趙秉鈞常不出席國務會議，財政總長熊希齡因與同盟會不洽，對於借外款事件及發放各省民軍餉糈問題，時向少川作梗。袁由是與少川感情日漸疏遠，一日袁語少川曰：「吾老矣，少川，子其爲總統乎！」少川知不可爲，浩然有去志。時直隸士紳及諮議局羣推王芝祥任本省都督，少川亦贊成之。嘗徵求袁同意，袁佯面許之，而陰使直隸五路軍界來電反對，遂以軍界反對爲辭，另委以他事。少川不得已提出辭職，袁仍力挽之。又袁批准張勳請發欠餉三十萬兩。少川謂張勳此人擁兵自固，必不可問，祇允給予三萬元。袁乃派段祺瑞、熊希齡、梁士詒先後詣少川疏通，要求照給原額。少川持之甚堅，謂欲其非法給予，惟

有辭職之一途。會王芝祥督直問題被阻，少川爭之不得，而辭職亦爲世凱所不許，遂於翌日斷然出京，留呈辭職。國民黨閣員王寵惠、蔡元培、宋教仁、王正廷等以少川既去，本黨政綱不能實行，遂亦聯袂辭職。少川與袁數十年友誼，竟因維護約法而一旦中斷。此種政治家純潔高尚之風度，在歐美各國庶幾有之，我國則鮮見鮮聞也。

四、首倡反對帝制 袁世凱既解散國民黨及國會，帝制自爲之形跡，日益顯露，至民國八月，遂陰使楊度、嚴復等六人發起籌安會，請願實施帝制，復在御用之立法院發表變更國體之宣言。時汪兆銘夫婦方匿居上海靶子路少川府中。少川乃約蔡元培及兆銘二人聯名，率先回世凱嚴厲警告，俾即取消帝制野心，並辭職以謝天下。電又首稱世凱爲「慰廷先生」，會載國內各報。袁得電讀之，氣扼不語者多時，喟然向梁士詒嘆曰：「鶴卿、精衛二人來電，如此措辭，殊不足異。獨少川以數十年老友，對我如此稱謂，如何可堪？」自此電發出後，全國各省反對帝制者紛紛響應，而洪憲僞朝遂以告終。是可見少川犧牲友誼保障民國之一斑。

五、拒就段閣外長 民五，六月，袁世凱憂憤死。黎元洪繼任總統，恢復民元約法及舊國會，任命少川爲外交總長。少川北上至天津。國務總理段祺瑞以少川平日守正不阿，慮於己不利，陰使張勳及各省督軍通電反對少川就職。少川知祺瑞與陝虜武人朋比爲奸，必爲國家大患，不欲與之同流合污，乃拒不接事，毅然中途折回南下。翌年夏秋間遂有接濟公民團

包圍衆議院，及督軍團威脅黎元洪解散國會，張勳擁清廢帝復辟等種種暴舉，層出不窮。至是中外人士咸服少川之具有先見云。

六、反對政系毀法 民六七月，孫總理率海軍及國會議員赴粵，創立護法軍政府，少川偕伍廷芳從之。翌年政學系及陸榮廷系謀犧牲護法，以向北方軍閥議和，因改組軍政府爲總裁制，別選總裁七人，少川與焉。民九，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等在粵殘殺異己，多行不義，且與北方軍閥私訂和議條款，取消西南自主。少川及孫、伍、唐（繼堯）各總裁咸否認之。是年六月少川與伍廷芳相繼離粵，國會亦宣布移雲南開會。政學系李根源、楊永泰、章士釗、韓玉辰等乃建議改選總裁以補之，於是改選溫宗堯等爲總裁，並委任溫宗堯兼外交部長，陳錦濤爲財政部長。溫陳二人就職不及一月，而陳炯明奉孫總理率兵入粵，岑春煊等咸作鳥獸散。於此可知少川與溫陳二人在昔實爲政敵；且當時七總裁中之粵籍三總裁，既差與毀法禍粵之岑陸莫等伍，而溫陳二人乃見利忘義，靦然從逆，是不獨爲護法各省所不齒，抑亦爲鄉人所共棄矣。語有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溫陳二人之自甘墮落，固不自今日始，安可與嫉惡如仇終始一貫如少川者薰蕕並列耶？

七、拒收不義捐款 民十四段祺瑞任執政時，安福系閥員饑不擇食，不惜犧牲國家絕大利益，私向法國收取多年未解決之債款內金佛朗餘利。時人稱爲安福系賣國債款之一種。因之全國文化團體及國民黨將領均堅決表示異議。廣州之國民黨本部亦通電反對之。安福閥員

乃提出餽餘一部，分別津貼。文化團體，藉資疏解，北京及各省之著名大學中學各有所獲，咸帖然就範。上海復旦大學亦得分潤補助金六萬元。少川時任該大學董事長，該校當局特收據請少川簽字。少川謂此屬賣國借款之唾餘，義不當收受，嚴厲拒絕副署。當時全國各大中學之當局獲此意外收入，無不喜氣洋洋。就中始終維持正義不徇情面者，獨少川一人耳。

八、領導全國統一 兩粵自民二十宣佈獨立，並設置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務會議以來，形同割據，已歷多載。某等每假西南兩機關以徇私，粵人莫不怨聲載道。少川蒿目時艱，久有去志。迨民二十五，五月胡漢民逝世未久，某等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耀武陳兵，向中央無故挑釁。少川不能復忍，遂即通電辭退西南政務常委一席，毅然晉京出席中央會議，復與孫督生領導兩粵中委倡議取消西南兩機關。某等知大勢已去，始倉皇出走，而全國統一之局成矣。此種旋乾轉坤救時定亂之絕大手腕，惟少川能之。世間依違兩可者流無此魄力也。

就上述八端言之，足徵少川崇尚法治，守正不阿，固屬難能可貴。而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尤非常人所能企及。今少川年近八十矣，而充壯慷慨，不讓青年，憂國熱腸，且老過之。際茲外侮憑陵，危於累卵。昔呂太公以匹夫而興周，郭汾士以單騎而卻虜，同是耄年，同是報國，以古律今，豈遑多讓？謹祝此翁，老而益壯，倘能扶杖出山，同任勞怨，扶危定傾，國是庶有豸乎。

著者：按此文載於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五日出版之香港大風旬刊。時在少川在滬遇害前五
月。惜哉。

章太炎陰司聽訟述異

民三，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北平龍泉寺時，以憤懣過度，積思成幻，晚間入夢，嘗爲地府邀往攝理閻羅王判斷獄事。當日曾往龍泉寺探候之友好，有聽太炎述之者，輒轉相告，詫爲異事。余於民十七，某日訪太炎於滬同孚路同福里，偶詢及之。據言：「有一夜朦朧間，見有差官及輿馬強迎之至一大衙署，羣擁之升公座，卽有數狀判官者持公文多件，請其署名牘尾，與世上官署之普通牘略同。事畢，仍由輿馬送歸，自後每夕皆然。嘗在夢中問判官以何事，判官以地府請其攝理閻羅王對。如是者殆及半年，雖日久生厭，決意不去，然到夜身不由主，常爲差官挾擁以去，直至恢復自由南下之後，方不作此夢」云云。余素不信鬼神之說，雖太炎言之鑿鑿，亦祇姑妄聽之。然太炎向守怪力亂神之誠，非深厚之老友，輒不肯爲道隻字，度亦不過以夢寐視之而已。民五，三月，太炎答黃宗仰（烏目山僧）書，述此事最詳，書云：「仰上人侍者：快接覆書，神氣爲開，所問幻夢專狀，今試筆述，願上人評之。去歲，十二月初，夜夢有人持刺請吃午餐，閱其主名，則王荃也。（王，震澤人，明武宗時賢相。）走及門外，已有馬車，乘車至其宅中，主人以大餐相餉，旁有陪客，印度人歐洲人漢人皆具，各出名刺。漢人有夏侯玄、梅堯臣。余問王公，讀史知先生明德，而素無杯酒之歡，今茲召飲，情有所惑。」

王曰，與君共理簿書事耳。梅君則總檢察，吾輩皆裁判官，以九人分主五洲刑事，而我與君則主亞東事件者也。余問王曰，生死爲壽量所限，輪回業力所牽，大自在天尙不能爲其主宰，而况吾儕！梅氏答曰，生死輪轉，本無主者，此地唯受控訴，得有傳訊逮捕等耳。傳訊者不肯死，逮捕則死矣。既判決處分後，至彼期滿釋放，釋放後又趣生諸道，則亦非此所主也。余念此論，頗合佛法，與世俗傳言饒摩主輪回生死者不同，因復問言，鐵牀銅柱，誰制此法者？皆答曰，此處本無制法之人，吾輩受任，亦是閻浮提人公舉，無有任命之者，法律則參用漢唐明清及遠西日本諸法，本無鐵牀銅柱事也。受罪重者禁錮一劫，短則百年，而笞杖之與死刑，皆所不用，吾輩尙疑獄卒私刑，以鐵牀鐵柱困苦獄囚，曾遣人微往視之皆云無有，而據受罪期滿者言，則云確受此痛。余曰，獄卒私刑，非視察所能得，吾此來當與諸公力除此弊何如？王答曰，固吾心也。遂退。明日復夢到署視事。自此夕夢之，所判亦無重大案件，唯械鬥謀殺詐欺取財爲多，如此幻夢不已。而日曜之夜，則無此夢，余甚厭之，去歲夢此者平日，一日自書請假信條焚之，夜亦無夢，明夕復如故，相續至今已四月矣。余因疑獄卒私刑，一夕盡換獄卒，往詢囚徒云，仍有鐵牀銅柱諸苦，因問此具何在，囚徒皆指目所在，余則不見。歸而太悟，佛與本說此爲化現，初無有人逼迫之者，實罪人業力所現耳。余之夢此，是亦業感也。今春以人參船安五臟，買得服之，並於晚飯後宴坐觀心一小時頃，思欲去此幻夢，終不可得。來示謂不作聖解，此義鄙人本自了然，但比量上知其幻妄，而現量上不能除此翳垢，自思此由瞋

心所現故耳，吾輩處世，本多見不平事狀；三歲以來，身遭患苦，而京師故人，際學生七八人外，其餘皆俛仰炎涼，無有足音過我者。更值去國體變更問題，心之瞋恚益復熾然，以此業感而得餘摩地位，固其所宜，息嗔唯有慈觀，恐一行三昧亦有不著。慈觀見涅槃經，雖說其義，而無其法，亦竟無從下手耳，想上人必有以教我。也。（下略）章炳麟和南，三月三十日。」等語。觀此，則太炎直將所夢公一箋啓，而結語謂「瞋心及業感所現，有以致之。佛典奧妙，非余末學所知。聞太炎前歲彌留之際，相傳在旁親友多目擊有祥光一團自病者頭頂上向窗間飛出，則世俗所謂生有自來之說，似非無據。」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94875渝瀏)

革命逸史(第二集)

渝版瀏陽紙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馮 自 由

重慶白象街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許權版
翻印必究
所有權

9/4/33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世圖字第三三四三號

